

伏魔聖手（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中原大高手，異域有奇逢。爲一頁經文，鬧得滿城風雨，爭一隻手套，掀起軒然巨波，正是案中有案，奇中更奇！本故事行文流暢，寫情細膩，令人閱後有蕩氣迴腸之感，是一篇不可多得之超級金牌鉅著，敬請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4.00

第25年

28

編者話 龍乘風是本刊基本作者之一，他的作品久已迎合讀者興趣，尤以雪刀浪子故事集，更爲一般讀者所喜愛，今期的﹂伏魔聖手﹂，故事內容不但描寫細膩，行文流暢，而且題材之新穎脫俗，保証令你從所未睹。是講述幾個中原高手在異域之奇逢際遇，由於爲了一頁經文，一隻手套而掀起軒然巨波，風雨滿城，浪子龍城璧羣俠等人，插手其間，發覺案中有案，奇中更奇，耐人尋味，欲知眞相如何？敬請先睹爲快。

＊＊　＊＊　＊＊

神槍雙傑故事﹂人間魔鬼﹂今期終結，故事發展峯廻路轉，難以逆料。下期另篇﹂星島火玫瑰﹂繼續刋出，愛好槍戰刺激閱讀的讀者敬希留意。

＊＊　＊＊　＊＊

恐怖詭異的﹂湖海驚魂錄﹂故事下期刋出一篇﹂鴉神﹂。顧名思義，烏鴉是一種不祥之鳥，然而，一隻烏鴉飛臨風家屋頂，對着風公子長鳴，於是不祥之事便接二連三發生，接着更有一隻自稱﹂鴉神﹂的巨鳥出現了，牠能口吐人言，奇哉怪也！終於引出了一段充滿情慾愛恨的故事，下期話你知。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	港幣$109.00
	一年	港幣$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	港幣$128.00
	一年	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	港幣$182.00
	一年	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28期
（總號126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伏魔聖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眞小人毒丈夫

午間，半空上烏雲密佈，一場大雨就快要落下來了。

這裏是漓江西岸的一座鎮甸，在這鎮甸左右，都是峭壁如崖，峯巒重叠，加上蜿蜒曲折，猶如玉帶一般的漓江，更是顯得四周山明水秀，風景清雅絕俗。

雖然天色惡劣，但在江面之上，仍然有一艘狹長的漁舟，徐徐地往南順水輕推而來。

過了不久，只聽得雷聲隆隆，黃豆般大小的雨點已急驟地洒了下來。

這眞是一場罕見的大雨，雨水把遠山秀麗的景色完全遮掩，連江面之上也是一片迷濛，視野在霎眼間變得模糊不清。

但大雨並沒有讓這艘漁舟停止下來，船家仍然把櫓槳不斷地撐動着。

這艘漁舟雖然狹窄，但却也裝有船篷，而在這時候，在船篷之內，正躺着一個身形長大的壯漢，雖然外面的雨嘩啦嘩啦地响個不停，但對船家來說，却還是這壯漢所發出來的鼻鼾聲更加响亮一些。

這壯漢身上穿着的衣裳，質料粗糙，剪裁工夫更是第八流貨色，而且垢積滿佈，鋪在上面的泥塵沒半斤也有六七兩，所以當他在漓江上游呼叫船家的時候，這船家連看也懶得看他一眼。

壯漢光火了，從江邊踢起一塊拳頭般大小的石頭，就向船家怒擲過去。

船家閃避不及，右肩給石頭擊中，疼得連眼淚也掉了下來，他又驚又怒，正待破口大罵，誰知嘴巴才張開，又有一塊石頭急射過來，而且不偏不倚正撞進他的口腔裏。

這一撞更要命，最少撞碎了船家三枚牙齒。

這船家叫方喜，他一直覺得自己的牙齒好看，連自己的姐姐和妹子都比不上。

但忽然間，他的牙給人撞碎了，他這一驚自然是非同小可。

但等到他把石頭從嘴裏拿出來，想把石頭擲入江中的時候，他又再吃了一驚，而且這一驚更加厲害，竟然連雙手也抖顫起來。

因爲打碎他幾顆牙齒的，根本就不是石頭，而是一錠沉甸甸，黃澄澄的金子。

這錠金子，最少也有五兩，而方喜只差一點點就把它擲進江底裏。

那壯漢又在岸邊說：「這是船資，只要你把俺載到二崖鎮，這錠金子就是你的了。」

方喜傻住了，若不是滿嘴都是腥苦的血，他還以爲這是一場荒唐的夢。

但這件事雖然荒唐，却不是夢，那一錠金子已在他的手裏。

壯漢又在催促：「他奶奶個熊，你載不載？」

「載！載！載！」方喜稍爲定了定神，立刻就點頭如搗蒜，而且臉上還眉開眼笑，簡直比網了幾百斤大魚還更高興。

幾百斤魚獲當然遠遠比不上這錠金子，而打落三幾顆牙齒，在這錠金子面前也是同樣變得微不足道。

直到那時候，方喜才完全相信「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這兩句不朽的至理名言。

× × ×

舟行兩個時辰後，二崖鎮就在眼前。

然而，一場傾盆大雨，又把二崖鎮的風貌遮掩着，但無論怎樣，這位財神爺要找的地方已經到了。

若不是運氣奇佳，不要說兩個時辰，就算再過二十年，方喜也未必能夠擁有幾兩金子。

一想到這裏，方喜又從心底裏笑了出來。

認識方喜這位船家的人，都知道他平時難得一笑。

能夠讓他發笑的，也許就只有「錢」字而已。

他又在想：「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八個字眞是一點也不錯，今天雖然不見

了幾顆牙齒，但却大發橫財，哈哈！哈哈！」但就在他心裏發笑的時候，後面忽然响起了「崩」的一聲。

方喜陡地呆住，兩眼往上邊朝望，在那刹那間，他只看見一支染滿了血漿的利箭，正從自己額角上穿了出來。

他這一望的時間當然極之短促，他甚至連驚呼也未曾發出，就已咕咚一聲掉進江水裏。

而那一直酣睡着的壯漢，也已驚醒過來，雖然他看來睡得昏昏沉沉，但當他一睜開雙目的時候，眼神立刻就清醒得像是森林裏的豹子。

當船家方喜腦後中箭，而又尚未掉進江水的時候，這壯漢已身形斜起，把船篷猛力衝破，身子有如野豹般躍登岸上。

雖然雨勢十分之大，但壯漢已看見後面有一艘漁舟趕了上來。

在這艘漁舟上，船首站着了兩個人，這兩人一高一矮，但却由矮的一個撐着傘子，遮着那身材高瘦的人。

這柄傘子精緻華麗，而且比一般傘子大上幾乎一倍，所以雖然雨勢極大，但那身材高瘦的人身上並沒有沾到甚麽雨水。

但矮子却已濕了大半邊身，那是因爲他人矮小，而且手裏撐着的雨傘又只是儘量遮着那身材高瘦的人。

只見那高瘦的人面色青白，好像一個餓壞了的病漢，但他身上衣飾華麗，腰際更掛着兩塊價值不菲的玉珮，這種人自然是不會缺乏營養的。

雖然撐着傘子的是那矮漢，但這華服男子的兩手也並不閒着，這時候，只見他

左手持弓，右手搭箭拉弦，「崩」的一聲又是一箭向岸上射了過去。

他這一箭，正是向那壯漢背後射過去的，但壯漢遠比船家方喜矯捷，他耳聽背後响起破空之聲，立刻就俯身伏下。

他才俯伏下去，利箭已在他頭頂上不足兩寸之處射過。

這壯漢雖然絕非胆量細小的人，但這一箭仍然使他為之心中駭然。

他是識貨的行家，他知道，敵人這一箭只是隨便施為的，倘若眞要取他性命，自己是否能够及時閃避，實在還是大有疑問。

但無論怎樣，自己是萬萬不能在這時候停頓下來的。

壯漢立刻又再躍起，以疾迅無倫的速度向二崖鎮飛掠過去。

那華服男子淡淡一笑，道：「彭大俠，我有話要跟你說，何必走得這樣急？」

壯漢沒有回頭，也沒有答話，脚步却走得更急了。

他疾衝了差不多半里路，那華服男子的聲音又在後面傳了過來，緩緩地道：「到了這時候，你若還不肯停下來跟蘇某談談，那眞是太愚不可及了。」

壯漢心中陡地一沉，他已全力施展輕功，但那華服男子仍然是輕描淡寫地便追了上來。

壯漢知道這一次是無法逃脫的了，但只要還有一口氣，他仍然要向前方衝去。

這壯漢姓彭，由於他練的是「破山拳」，一雙拳頭便是他的武器，所以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彭鐵拳，後來甚至索性就叫他彭破山。

彭破山是渭水老人的弟子，渭水老人是中原武林怪傑，五五二十五式「陰陽攝血散手」威震黑白兩道，但他傳授給彭破山的武功，却是有三十六式的破山拳，渭水老人沒有解釋原因，彭破山也沒有問渭水老人何以不教自己陰陽攝血散手，總之師父怎樣教下來，自己就怎樣去學，既不追問，心下也無疑惑。

因為彭破山尊敬師父，也信任師父。

可是，在五年前，渭水老人死了。

彭破山沒有看見師父怎樣死，但江湖上人人都說，渭水老人跟一個神秘的蒙面人在硃砂峯上決戰，結果兩人都從峻崖上跌了下去。

親眼目睹這一樁慘劇發生的總共有五個人，其中有三個都是名滿天下的大俠高手。

別人的說話，人們也許還會有所懷疑，但陝北鐵海棠，天目山萬熙賢和雁蕩「怒金剛」巢虎嘯的說話，却是誰也不必懷疑的。

這三人都是名負一時的絕頂高手，而且各自雄踞一方，人人都有着顯赫的家世和龐大的基業，以他們的身份，當然不會信口雌黃，揑造事實。

渭水老人死後，彭破山就變了，從前，他不喝酒，不賭博，也不隨便跟別人動武，但在這幾年來，他經常喝得醉薰薰，經常輸得身無分文，而且還經常跟流氓打架。

所以，有人說彭破山也變成了一個流氓。

但彭破山不在乎別人怎樣說，因為他只聽一個人的說話，也只害怕這人會不高興。

那是他的師父渭水老人。

可是，自從渭水老人從硃砂峯掉下來後，這世間上已沒有任何人與任何事可以讓他感到忌憚。

做流氓也好，做混蛋也好，却又有何妨？

但這時候，背後那人居然叫他「彭大俠」。

彭破山當然明白，這三個字絕不是恭維，而是挖苦。而他更明白，就算自己能够再跑三百里，最後還是逃不出敵人掌心的。

所以，他突然回頭，一拳就向那華服男子的臉上打了過去。

這一拳簡單而直接，但勢道兇猛，勁力驚人，正是破山拳精義之所在。

華服男子却哈哈一笑，只見他右手輕舒，長弓向前一擋，彭破山的拳頭不偏不倚，正撞在弓背之上。

彭破山這一拳勁勢雖然厲害，但這長弓結實堅固，也不知道是用甚麼材料製成，居然在如此猛力撞擊之下，依然絲毫不損。

彭破山一擊不中，身子突然一側，在地上打了一個滾，接着左拳直搗而出，攻向華服男子的小腹。

這時候，華服男子雖然追出了半里，那矮漢仍然撑着雨傘緊隨其後，彭破山這一拳才打出，那矮漢立刻就揮動左手，一把寒光四射的七首有如閃電般刺向他左腕大脈。

彭破山不管，他這一拳絕不退縮，就算把整條臂膀都卸了下來，他還是要先打了這一拳再說。

但那矮漢雖然貌不驚人，身手却極靈捷，就在彭破山這一拳眼看可以擊中華服男子之際，七首已刺中了彭破山的左腕。

彭破山又驚又怒，身形霍聲躍起，臉色蒼白地倒退了開去。

華服男子在雨傘之下輕輕搖頭，嘆道：「這算是甚麼破山拳？簡直就像是流氓打架。」

彭破山怒道：「你懂個屁！」說着，咬牙又再揮拳而來。

那矮漢冷笑一聲，把雨傘遞給華服男子，道：「殺鷄焉用牛刀，讓奴才來教訓教訓他！」

華服男子接過雨傘，臉色却是同時一沉，但他也沒有說甚麼，只是冷冷的瞧着矮漢跟彭破山動手。

彭破山怒視着矮漢，罵道：「程大志，你本來也算得上是一號人物，但如今却簡直比豬狗還更不如！」

那矮漢道：「能够為蘇帮主効勞，正是程某三生有幸，旁人是妒忌也妒忌不來的。」

「放你媽的臭狗屁！荊州程家莊出了你這種混蛋，眞是十八代祖宗蒙羞，連三十六代子子孫孫都見不得人！」彭破山雖然身陷險境，但罵人的功夫却還是十分了得。

程大志給他罵得面如紫醬，怒火中燒，掌中七首奇招迭出，只聽見「嗤」一聲

響，彭破山胸前已給劃出了一道口子。

程大志得勢不饒人，只見七首寒光閃動連發九招，處處緊逼着彭破山，大有要置他於死命之勢。

彭破山咬着牙連閃八招，但第九招却是再也閃避不及，七首已插在了他左肩之上。

這一插之力，十分之大，而且好像還插在彭破山左胛骨之中，以致程大志想把七首拔出之際，竟然未能一下子就完全拔了出來。

而就在這一瞬間，彭破山的右拳已飛起。

程大志連續兩次把彭破山刺傷，心中未免大有輕視對手之意，但就在他自以為穩操勝券之際，彭破山的拳頭突然不知從何而來，一拳就擊在他咽喉之上！

程大志終於把七首拔出來了，但他才把七首拔出，兩手已然鬆軟無力，結果七首比他更早跌落在地上。

程大志終於倒下了，又有誰的脖子能够挨得起這麼一拳？

「好拳法！」華服男子忽然喝采，道：「這才是破山拳的眞功夫！」

彭破山喘着氣，兩眼直瞪着他，說道：「你早已應該知道，程大志不是俺的對手！」

華服男子淡淡地一笑，道：「荊州程家的武功，自然難望渭水老人項背。」

彭破山道：「但你為甚麼還要讓他白白送死？」

華服男子嘆了口氣，道：「這是他自己要逞強，那又有甚麼好說？」

彭破山道：「但這混蛋對你好像很忠心，難道你一點也不可惜？」

華服男子搖搖頭，道：「眞正對本帮主忠心的人，絕不會是一個混蛋。」

彭破山奇道：「哦？你也說他是個混蛋？」

華服男子冷冷一笑，道：「一個只會阿諛奉承，而又欺善怕惡之輩，自然就是混蛋。」

彭破山皺了皺眉，道：「他常拍馬屁嗎？」

華服男子道：「天天都拍，似乎一個時辰不向本帮主歌功頌德三四次，他就會屁股害疔瘡一般。」

彭破山道：「你聽得很肉麻嗎？」

華服男子道：「簡直聽一次就想吐一次。」

彭破山道：「既然這樣，又何苦讓這種人跟隨在自己左右？」

華服男子道：「實不相瞞，這混蛋是本帮主的大舅子。」

「大舅子，既然是大舅子，怎會自稱奴才？」彭破山怔住。

華服男子道：「就是這樣，本帮主才給他弄得發昏。」

彭破山道：「這也可算是奇男賤漢，他媽的不倫不類。」

華服男子沉默了一會，忽然道：「聽說尊駕近月以來，手風欠順，輸了不少銀子。」

彭破山哼了一聲，道：「這種事，不勞蘇帮主來費心。」

華服男子道：「彭兄交遊廣闊，那是衆所週知的，但在此時此地，你想找個朋友來帮忙帮忙，恐怕就不是那麼容易如願以償了。」

彭破山道：「俺早已窮慣，用不着別人來帮忙。」

華服男子道：「但『賭神』金至尊的欠債，江湖上只有一種人可以不還。」

彭破山的臉色忽然變了。

華服男子淡淡一笑，接道：「金至尊是個怎樣的人，彭兄一定會很清楚，早兩天，本帮主聽到了一個消息，雷猴兒已給賭神老金轟爆了腦袋，老金的手下還用銀勺子嚐過他的猴子腦哩。」

彭破山怒跳起來，叫道：「賭神為甚麼要殺雷猴兒，俺知道，雷猴兒最憎恨賭博，他絕對不會欠下老金一文錢！」

華服男子道：「雷猴兒雖然沒有欠老金一文錢，但你却欠老金五千兩。」

彭破山道：「這又跟雷猴兒有甚麼相干？」

華服男子道：「那是因為你們兩個是好朋友。」

彭破山的臉色變得更難看，臉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簌簌發抖起來。

華服男子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老金不但殺了雷猴兒，接着還要向小張飛、沙老先生、胡瞎子、嚴菜婆、朱六等人下手，他說，你一天不還錢，他就把你所有的朋友一個一個殺掉！」

彭破山渾身顫抖，突然口中鮮血狂噴，軟弱無力地跪了下去。他只覺得耳際「嗡嗡」地响個不停，雖然張大了口，但除了鮮血不斷流出來之外，却連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華服男子目注着他，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接道：「彭兄，這件事情，本帮主本來是不會向你提起的，但老金生性殘酷，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雷猴兒已死，那是決計無法再活過來的了，但小張飛等人，個個都待你有如親兄弟一般，難道你忍心讓他們一個一個為你而無辜遇害嗎？」

彭破山用力地搖頭，嘶啞着聲音說：「不能！不能！俺可以死，他們一個都不能死。」

華服男子「唔」的一聲，道：「你果然是個很够義氣的朋友，但五千兩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你能一下子就清還嗎？」

彭破山怒道：「這殺千刀的老賊害死了雷猴兒，俺要他償命。」

華服男子搖搖頭，道：「憑你的本領，又怎能殺得了賭神金至尊？要解決問題，只靠匹夫之勇那是不行的，常言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雷猴兒這一筆帳，你日後慢慢再算不遲，但為了小張飛等人安危着想，五千兩欠債你是一定要先還的。」

彭破山茫然地點點頭，道：「不錯，一筆帳還一筆帳，賭債是應該首先還給老金的，但五千兩……五千兩……俺往哪裏去找五千兩？」

華服男子道：「本帮主可以給你五千兩。」

彭破山一愣，道：「無功不受祿，俺為甚麼要接受你的恩惠？」

華服男子道：「你並不是接受本帮主的恩惠，咱們只是公平交易。」

彭破山眼色一變，道：「這是甚麼意

思？」

華服男子緩緩地說道：「本帮主給你五千兩銀票，你就用一隻鹿皮手套來交換好了。」

彭破山怔怔地望着他，過了半晌才怪聲笑道：「蘇希哲，你總算說出心裏的話了！」

原來這華服男子叫蘇希哲，是冀北神弓帮帮主。

神弓帮是冀北武林之中第一大帮會，這位蘇帮主自然也是一個極厲害的人物。

只聽見蘇希哲嘆了一聲，道：「這一隻鹿皮手套，對你來說，可算是不祥之物，換上是我，就算倒賠五千兩，也要把它遠遠抛掉。」

彭破山冷冷一笑，道：「甚麼吉祥不吉祥，俺從來不信這個邪，金至尊的事，俺自然會有辦法解決，那鹿皮手套，你還是免開尊口好了！」

蘇希哲皺眉道：「為了別人的事而自惹麻煩，那又何苦呢？而且，那人已經埋在一坯黃土之下，你就算把鹿皮手套讓了給本帮主，他也是無可奈何的。」

彭破山兩眉倒竪，勃然道：「正因為他已死了，所以俺答應過要為他做的事情，更加非要好好辦妥不可。」

蘇希哲道：「就算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也得要看着情況而定，倘若你現在立時就要死了，那又怎能把事情辦妥？」

彭破山挺着胸膛，嘿嘿笑道：「大丈夫生則生，死則死，俺可不怕，而且就算這樣死了，在九泉之下也無愧面對先師，無愧再遇萬老前輩！」

蘇希哲嘿嘿一笑，道：「甚麼萬老前輩？你以為他是個正人君子嗎？你若到了森羅殿上瞧瞧那面照妖鏡，就可以看見這老賊暗地裏幹盡不知多少傷天害理的勾當，那時候不把你氣得吐血才怪！」

彭破山道：「蘇希哲，你不必含血噴人誣衊萬大俠了，總之無論怎樣，那鹿皮手套你是永遠無法得到的！」

蘇希哲冷冷道：「彭鐵拳，蘇某敬重你是一條漢子，所以才一直手下留情，但你却連一點面子也不給蘇某，眞是冥頑不靈，比驢子還蠢！」

彭破山狂笑一聲，道：「對付你這種邪惡之徒，蠢驢却最中用，你大不了把俺砍為肉醬，但那鹿皮手套，你也同樣永遠找不着了。」

蘇希哲不禁眉頭一皺，他一直沒有下殺手殺害彭破山，就是唯恐自己想得到的東西，彭破山根本就沒有帶在身上。

這時候，只見彭破山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那鹿皮手套顯然不在他身上了。

蘇希哲知道，對付這種「蠢驢」，必須軟硬兼施，如今利誘不行，只好把他擒下，然後才慢慢用嚴刑迫使他說出鹿皮手套在甚麼地方。

彭破山的拳頭雖然厲害，但蘇希哲却還沒有把他放在眼內，而且他已受傷不輕，只要自己一出手，在十招八招之內把他制住，絕對不是甚麼難事。

這時候，雨勢漸漸竭止，蘇希哲悠閒地把雨傘和長弓擱在路旁一塊大石上，然後才從容不逼地出手。

彭破山以鐵拳成名江湖，蘇希哲也不用兵刃，赤手空拳便上前來對付他。

彭破山知道這一戰凶多吉少，但他是個極倔強的人，雖然形勢惡劣，但依然負創頑抗，絕不畏縮。

破山神拳本來威力甚大，但他在負創之餘，拳頭的力道和速度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而且蘇希哲的武功本來也已遠在彭破山之上，是以這一戰不必打下去，也可以知道結果如何了。

但蘇希哲只想擒下彭破山，所以只是一味與他游鬥，儘量消耗他的氣力。

而破山神拳這種武功，本來就不利於持久作戰，彭破山連續打出了八九拳，一口眞氣換轉不來，右脇下終於給蘇希哲掃了一掌。

這一掌雖然並不致命，但也沉重異常，彭破山「哇」的一聲，又再吐出了一口鮮血。

這時候，彭破山已是搖搖晃晃，連站也站不穩了，蘇希哲成竹在胸，伸指便向他百勞穴上點去。

但他這一指還沒戳點下去，猛然聽得背後有人大聲喝道：「住手！住手！誰敢在二崖鎮上動手動脚，哼！眞是不成體統之至！」

蘇希哲聽見這人聲音宏亮，內力充沛，不禁心中一凜，那一指便再也沒有點在彭破山的百勞上穴。

他緩緩地轉過身子，只見在一株老大的榆樹下，品字型般站着了三個赤袍怪人。這三人的相貌都是同樣地古怪，只見六隻眼睛全是倒三角似的，兼且鼻大唇闊，看來甚是突兀，也甚是滑稽。

剛才大聲喝止蘇希哲的，就是站在最前面的一個怪人。

他的話才說完，站在左邊的怪人立時接道：「這人沒有動手動脚，他只是動指而已，所以，你應該說『住指』才對！」

站在右邊的怪人哈哈一笑，道：「這位先生把手指舞動，顯然是食指大動了，二崖鎮雖然地方細小，但却有好酒家，在好酒家裏當然會有好酒菜，閣下大可前往品嚐一番，咱們無論如何一定奉陪。」語聲一頓，接着又急急補充：「只要你肯付帳，咱們一定奉陪。」

站在最前面的怪人怒瞪了他一眼，喝道：「老三你瘋了！」

那老三一呆，道：「老大，你怎麼說我瘋了？」

老大又瞪着站在左邊的怪人，道：「老二，師父以前怎樣教誨咱們？」

那老二立時應聲說道：「師父教誨咱們，不可盜世欺名，不可見利忘義，不可貪多務得，不可趨炎附勢，不可躭於逸樂，不可胡說八道，不可當衆放……」

「放你媽個屁！」老大倏地喝道：「師父常說不可輕信人言，不可貪圖飲食，以免中了奸人毒計，這兩項戒條你怎麼都忘記了？」

老二「唉」的一聲，道：「誰說我已忘記？只是未曾說到這兩戒而已。」

老大冷冷一笑，目光一轉盯着老三：「你聽見沒有？」

老三道：「我昨晚挖清了耳垢，自然句句聽得清楚。師父的意思，大概是貪圖飲食就會中毒，而且這人來歷不明，咱們

還是不要貪這種便宜的好。」

老大這才滿意地點頭道：「對了，這才不愧是中原武林的第一流下等法師。」

蘇希哲自始至終一言未發，只是沉着地凝視着眼前三個怪人，當他聽到「第一流下等法師」之際，不禁為之莫名其妙，但隨即又忖道：「原來是三個瘋子。」

就在此際，那老二道：「這厮是不是瘋子？怎麼老是目不轉睛的瞧着咱們？」

蘇希哲終於忍不住道：「你說誰是瘋子？」

老二道：「當然就是你這個動指之人，你叫甚麼名字？為甚麼在這裏打人？給你打的人又是何方神聖？你們有甚麼過節？可否化干戈為玉帛？若不肯罷休會不會打出人命？打出人命又如何？如何之後却又如何如何？……」他越問越遠，也越問越是稀奇古怪，到最後還弄出了一大串「如何如何」來，眞是令人為之匪夷所思。

蘇希哲聽到這裏，心下已有了計較，忙抱拳笑道：「在下姓郭名世顯，是梧州總捕頭徐長芳八拜之交，半個月前，徐總捕頭緝拿採花大盜胡狼，却給胡狼用毒計殺害了，在下看不過去，所以追踪三百里，直到此刻才有機會把胡狼截逮下來！」

老三哈哈一笑，道：「眞是大驚小怪，胡狼只是一個盜採花草的傢伙而已，又不是甚麼嚴重的罪狀，居然也弄得天翻地覆，哈哈……哈哈……」

「你懂個屁！」老大陡地喝道：「師父常說，採花大盜都是淫賊，叫咱們見一個殺一個，見十個殺五雙，由此可見，採花之罪，實在罪大惡極，不可輕宥。」

老三道：「老二經常採摘別人種植的玫瑰、茉莉、蓮花、牡丹，那算不算也是個採花大盜？」

老二忙道：「採花大盜不是這樣的，倘若這樣也算是採花大盜，世上許多女子也是採花大盜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婆娘們，妞兒們，一瞧見漂亮的花兒就忍不住要伸手採摘，但她們却是從來也不會被人叫做採花大盜的。」

老三道：「那麼，要怎樣才算是個採花大盜？」

老二搖搖頭：「師父可沒有說。」

老大道：「管他怎樣採花，總之，採花大盜是大壞人，那是一定錯不了的。」

老二冷冷一笑，瞧着彭破山道：「你就是採花大盜胡狼嗎？」

彭破山氣得連肺也炸開了，他怒極反笑，厲聲道：「對了，俺就是採花大盜胡狼，你們快把俺殺了，免得俺又再去做壞事！」

老大怒喝一聲，大聲罵道：「惡賊，你今天撞進二崖鎮，正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老二道：「報應不爽，甚麼最爽？」

老大橫了他一眼，道：「這還用問嗎，當然是秋高氣爽！」

老三搖搖頭，道：「不對，太原武林大豪『賽孟嘗』陸聖秋最爽。」

老二道：「這是個人又如何爽法？」

老三道：「武林中人都說他仗義疏財，為人疏爽，當然是最爽者也。」

老大大不以為然，道：「手段疏爽不算最爽，最爽的還是一斤只有兩隻的花膏斑紋大海蝦，將之煮熟，一口咬下那才香甜爽滑，其爽無比！」

老三道：「你又錯了，大海蝦生吃才最爽，煮熟了就軟綿綿，爽他娘個屁！」

老二接道：「昔年劉備有馬名的顱，關公有馬曰赤兎，項羽騎的是烏騅，尚有始皇的七名，李廣為漢武帝怒斬大宛王而奪獲之血汗寶馬，此等名駒，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步頭爽健混身是勁，那才是爽之又爽。」

老大道：「劉備的顱，關公赤兎，項羽烏騅，始皇七名及李廣之血汗寶馬雖然跑的甚快，但若論最爽者，還是不及唐公肅爽，此馬連名字都有一個爽字，自然是最為爽快之馬也。」

老三道：「我說馬肉粗靱如牛皮，一點也爽不起來，倒是京師城內莫半仙師傅自製的銀絲麵條，堪稱天下麵食之中最爽最滑者。」

老二又搖搖頭，道：「我說統統都不對，爽約才是最爽的……」

蘇希哲越往下聽越覺稀奇，心想：「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這三個瘋瘋癲癲的傢伙倒可算是瘋子中的奇人。」雖然他已看出，這三個怪人都身懷莫測高深的武功，但自己三言兩語就已把他們騙倒，大可不必担心三人會對自己有所不利。

彭破山的心情却沒有那麼輕鬆了，他知道現在自己插翅難飛，與其落在蘇希哲手裏飽受折磨，倒不如早一點到黃泉會見師父好了。

雖然，「此一去也」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但事情發展至此，那也只能怨句命蹇時乖，無可奈何了。

他知道，蘇希哲是絕對捨不得殺害自己的，既然決意求死，最好的方法就是儘量激怒這三個怪人，所以他接着厲聲道：「俺是奪命無常，勾魂使者，一天不殺人放火就會頭疼，今天若教俺逃脫了，早晚要你們四人肝腸寸斷，腦漿塗地身亡！」

老三勃然大怒，喝道：「斗胆！你這惡賊死期已到，還敢在這裏張牙舞爪？」

老二道：「本法師瞧見你滿嘴爛牙就覺倒胃，單是這條罪狀，便容你不得！」

老大道：「少廢話，咱們先斃了這惡賊，也省得夜長夢多！」

三怪接着同時大喝，作勢便欲怒撲過去。

蘇希哲忙道：「且慢！」

老三道：「甚麼且慢？莫不是急驚風遇上慢郎中了？」

蘇希哲道：「這人是重犯，自然罪大惡極，應判死刑，但國有國法，咱們絕不能濫用私刑，郭某雖然材料有限，但對付這惡賊自信還是游刃有餘，所以，這姓胡的採花大盜，郭某是一定要活捉回去，才好向梧州官府大人交待的。」

老大點點頭，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說到這裏「唔」了一聲，但忽然又兩眉倒竪，怒目圓睜地喝道：「老子操你奶奶個熊，殺！」

蘇希哲臉色一變，還沒有弄清楚怎麼一回事，三怪已向他狂攻過來。

這一着大大出乎蘇希哲意料之外，他一直只担心三怪會殺了彭破山，誰知到了最後關頭，三怪出手對付的居然不是彭破

山，而是自己。

彭破山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這三個怪人究竟在弄甚麽玄虛，但三怪既然跟蘇希哲打了起來，他也就樂得清閒，索性倚坐在一塊大石後觀戰。

蘇希哲以一敵三，再也不敢怠慢，以一套「崩步移形百變掌」穿梭在三怪之間，這一套武功總共一百招，五十主攻五十主守，算來恰巧就是攻守參半，但這時候蘇希哲使出來的，全是守勢招式，連一掌攻勢也沒有使用出來。

「三位英雄，這算是甚麽？」蘇希哲守了一輪，忍不住要問個究竟。

三怪同時冷笑，拳脚攻勢依然不斷，只聽得老大喝罵道：「你到底是何方鳥漢，竟敢胡亂冒充是徐長芳八拜之交？」

蘇希哲心中一凜，原來這三個怪物老早就不相信自己編造的故事。

只聽見老二接着道：「甚麽郭世顯，簡直就是亂吹法螺，你何不說自己是郭子儀？」

老三道：「郭子儀是那一門那一派的高手？」

老二眼珠一轉，半晌才道：「聽說是嵩陽郭家，鐵劍山莊的著名劍客。」

老大怒道：「不懂就少放……少放厥辭！郭子儀是甚麽人，師父不是在八年前的中秋夜說過嗎？他是唐朝的大人物，人稱郭令公者是也！」

老三道：「郭令公有甚麽豐功偉績？比之咱們的師父又如何？」

老大道：「咱們的師父是武林高人，郭令公却是唐玄宗時的朔方節度使，他累官太尉中書令，又封為汾陽郡王，所以也有人叫他做郭汾陽。咱們的師父固然極了不起，但這位郭令公更是威鎮四夷的兵馬大元帥，在永泰元年，回紇、吐蕃率師數十萬兵圍困涇陽，唐代江山大有危如纍卵之勢，全賴郭子儀冒着性命危險，說服回紇，與回紇大軍訂定盟約擊退吐蕃，這才救了大唐半壁江山！」

老二讚嘆道：「眞乃大英雄也！」

老大道：「郭子儀當然是大英雄，相比下來，郭世顯又算是甚麽東西？況且這斯本來就不姓郭，乃是姓蘇名希哲，是神弓帮的王八帮主！」

老二冷笑道：「師父早就對咱們說過，神弓帮只有一個好人，那是前任帮主『金弓無影箭』趙立豪，但這位趙帮主誤交匪人，結果被奸徒害得身敗名裂，最後還死在燕山之下。」

老三問道：「是誰把趙立豪害得這樣慘？」

老大道：「這還用說嗎？」

老三道：「你不說我又怎麽知道？」

老大道：「就是現在這個王八帮主蘇希哲！」

老二道：「這等人面獸心之徒，留在世間只會弄得臭氣薰天，非殺不可！非殺不可！」

三人你一言我一語的，雖然嘴裏說得口沫橫飛，但六隻拳頭却沒有一刻停頓下來，說到這時，蘇希哲已挨了兩拳，只見他左頰高腫，右半邊身子也給打得連手也抬不起來。

這樣再打下去，蘇希哲就算是鐵鑄金剛，銅澆羅漢，恐怕也會給打得變成一團爛銅廢鐵。

但就在這時候，彭破山的脖子上也挨了一刀！

× × ×

鮮紅刺目的血，從彭破山頸際流了出來。

一把寒光四射，鋒利無匹的鋼刀仍然架在他咽喉上，只要握着這把刀的手輕輕按下去，彭破山的喉管立刻就會被割斷。

握着這把利刀的，是個青衣漢子，這人的身材雖然矮小瘦削，但出手却快如閃電，而且滿臉都是驃悍之色。

「快放開帮主，否則彭破山就死定了！」青衣漢子沉聲喝道。

老大皺了皺眉，大聲喝道：「你是甚麽人？」

青衣漢子道：「神弓帮第六分堂堂主譚五通！」

老大道：「蘇希哲多行不義，必遭天譴，你來冒死救他，乃是蠢材！」

譚五通道：「少廢話，你們放不放帮主？」

老大道：「你先放了這姓彭的呆漢再說。」

譚五通搖頭道：「不行，你們先放了帮主，我才放彭破山！」

老大也搖頭不迭，道：「不行，咱們若先放了蘇希哲，那便等於承認咱們輸了，但咱們分明是佔了上風的，却要認輸，豈非太不像話嗎？」

老二接道：「師父常教導咱們要正經一點，不像話的事情儘量少做為妙，所以還是由你先放了姓彭的，咱們才可以放這姓蘇的。」

老三道：「你若不肯，大可以一刀把這姓彭的宰掉，咱們不向你追究便是——他媽媽的龜兒子。」

他先說「咱們不向你追究便是」，但過了一會才又說「他媽媽的龜兒子」，這兩句話若分開來聽固然可以獨立，但若連湊在一起，却是變成「咱們不向你追究便是他媽媽的龜兒子」了。

譚五通的臉色變了，一時間實在拿不定主意應該如何處置。

驀地，蘇希哲怒罵了起來：「蠢材，三位既然已說過會放本帮主，那就決計不會反悔，你老是用刀子架着彭大俠的脖子，豈不是貽笑大方，敗壞了咱們神弓帮的威名嗎？」

譚五通聞言，再也不容猶豫，立刻就把彭破山放了。

但彭破山已因失血過多而暈迷過去。

這時候，只聽見「砰」然一聲，蘇希哲的肚子上又再挨了一拳。

打他這一拳的是老二，接着老三又在他的屁股上用力地踢上一脚，可憐這位威震冀北武林的神弓帮帮主，面對着這三個怪人，居然變得一籌莫展，只有挨揍的份兒。

譚五通急忙上前扶着蘇希哲：「帮主小心！」

蘇希哲緊緊捏着他的手，喘着氣道：「譚兄弟，這一次多虧你救了我，剛才我一時着急，辱罵了你，你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譚五通忙道：「帮主如此言重，折煞小的了。」

老大冷冷一笑，道：「怎麽啦？是不是不捨得離開這裏？」

蘇希哲面色鐵青，抱拳道：「三位手下留情，蘇某自當銘感於心，永誌不忘，敢問三位仁兄尊姓大名？」

老大呵呵一笑，道：「原來你現在還不知道咱們是何方神聖，那也難怪你會栽了這個大觔斗了。」

老二道：「咱們是同父異母的同胞兄弟。」

老三又說道：「咱們不但同父異母，而且也同祖父同祖母，又更同曾祖父曾祖母。」

老大道：「咱們的姓氏，就在百家姓裏，但到底姓甚麽，咱們在三十幾年前就已忘記了。」

老二道：「咱們在孩童時候，便已闖蕩江湖，到處撒尿。」

老三道：「咱們撒尿在土豪劣紳的臉上，他們若敢反抗，咱們就在這些王八蛋的額上打一記爆栗。」

老大道：「到了後來，咱們跟隨着一個野和尚到東海雙妖島打架，這個野和尚功夫了得，曾經在濟南一口氣殺了十二個兔崽子。」

老二道：「這十二個兔崽子，原來都是雙妖島的殺手，野和尚殺了他們，知道『東海雙妖』司空鯨和司空鯊一定會找他算帳，所以他不等雙妖找上門，自己就揚帆出海，殺進雙妖島去。」

蘇希哲聽到這裏，心中恍然，忖道：「那野和尚是有少林狂僧之稱的千葉大師，他年歲不輕，輩份也極高，但却行事奇特，早已給少林寺趕出門牆之外。」

只聽見老三接道：「咱們跟着野和尚殺進雙妖島，把島上的嘍囉小卒殺得落花流水，誰知那兩個妖怪極是陰險，島上早已佈置了厲害的埋伏，野和尚殺得性起，一個不留神便掉進一座刀山裏，登時萬刃穿胸氣絕身亡。」

老二搖頭道：「你眼睛一定大有毛病，穿過野和尚身子的尖刃只有十一件，又何來萬刃穿胸？」

老三哼一聲，道：「這是籠統的說法，人人都說三千煩惱絲，其實一算之下，說是三萬煩惱絲也嫌太少了。」

老大道：「那可不一定，煩惱絲或多或少，那是人人不同的，就像那野和尚，他頭上就連一縷煩惱絲也沒有。」

老三道：「野和尚不是沒有煩惱絲，只是刮得乾乾淨淨而已。」

老二道：「但縱然如此，野和尚還是有不少煩惱，倒是在十一刃穿胸之後，他的煩惱就完全消失了。」

老大道：「野和尚一死了之，固然是他媽媽的十分痛快，只苦了咱們，跟着他闖進雙妖島，以為可以威風一番，誰知後來却變成了階下之囚。」

老二道：「那島上的牢獄黑沉沉地，又霉又臭，極不滋味，咱們給關進去之後，一連三天都沒有食水，也沒有食物，眞是嘴裏淡出鳥來。」

老三道：「到了第四天，咱們聽見有脚步聲傳來，又聽見有人說：『食物來啦！』咱們十分歡喜，心想雙妖雖然可惡，但到底還是不捨得把咱們三個少年英雄活活餓死渴死。」

老大道：「誰知道他們送進牢子裏的東西，只有一隻大盆，一個大砧板和一把尖刀，我問那斯：『食物和水在甚麽地方？』那斯奸笑着回答：『你們總共有三個人，已經有肉可吃，又有血可以解渴補身，又何必向老子哀求？』他媽媽的，原來雙妖竟然要咱們手足相殘，吃人肉和喝人血來保存性命。」

老二道：「咱們是親兄弟，這等禽獸不如的事情，自然決不會做，只好睜着眼齊齊等死。」

老三道：「但過了不久，咱們就聽見外面傳來陣陣激戰之聲，不久，一個高大英俊的人，揪着一個獨眼漢子來到牢獄，這才把咱們放了。」

老大道：「咱們三人甫脫險境，老三便已暈迷過去，他體力單薄，又挨不得飢渴，這場刦數沒有取掉他的性命，可算是上蒼保祐。」

老二道：「你說錯了，師父常說：『人定勝天。』這一次咱們大難不死，是全仗師父殺入雙妖島，把司空鯨和司空鯊雙雙宰了，咱們才能夠重睹天日。」

老三道：「那高大英俊的男人，後來便成為咱們的恩師，他老人家姓高，名諱是上一下冲，江湖上人人都稱呼他做『海角巨靈神』！」

老大道：「他老人家人材出衆，武功高強，又是威震東海的海蛟島島主，也只有他這樣了不起的人材，才會調敎出咱們三個這樣了不起的弟子。」

老二說道：「咱們哥兒三人練成了一身的武功，在江湖上已極負盛名，有人叫咱們『東海三俠』、有人叫咱們做『海蛟島三條龍』，也有人稱呼咱們是『海角三雄』。」

老三道：「但咱們眞正的外號，是『中原三大法師』，咱們武功出神入化，法力無邊，專門對付邪魔外道，大殺天下魑魅魍魎，可說是人見人愛，鬼見鬼愁，所以嘛，蘇帮主今日栽在咱們手裏，絕對不能算是甚麽恥辱。」

蘇希哲強忍怒氣，顫聲笑道：「三位大法師雖然忘了姓氏，但是總該有個稱呼罷？」

老大道：「這個自然，先說我這個老人，本人忝為東海海蛟島島主海角巨靈神高一冲先生座下首席大弟子，又是中原三大法師之首，精通七十二種拳法，一百零八種掌法，又是點穴高手，刀法名家，生平最恨吹牛之人，拍馬屁拍牛屁拍豬屁者更為本法師所不容，至於本法師法號，乃是智智。」

老二道：「我是仁仁大法師。」

老三道：「我是勇勇大法師。」

蘇希哲又抱了抱拳，道：「原來是智智，仁仁、勇勇三位大法師，今日活命之恩，蘇某自當永遠記住，告辭了。」

老大一擺手，道：「請便！不送！」

老二道：「快滾！」

老三却笑道：「有空請來挨揍。」

蘇希哲鐵青着臉，終於帶着譚五通走了。

兩人轉了一個彎角，又穿過了一叢竹林，蘇希哲忽然彎着腰，神情痛苦地蹲了下來，譚五通吃了一驚，忙道：「帮主，你不舒服嗎？」

只見蘇希哲臉色倏地又變得陰晴不定，他抬着頭，望着譚五通道：「小帮主在冀北武林向來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想不到如今到了廣西，却栽得如此之慘。」

譚五通吸一口氣，道：「勝負本乃兵家常事，況且帮主以寡敵衆，可說是雖敗不辱。」

蘇希哲搖搖頭，道：「雖然蘇某以寡敵衆，但這三個却不是武林上的成名高手，只是高一冲的三個渾徒兒而已，唉，這件事若傳揚開去，又還有誰會瞧得起咱們神弓帮？」

譚五通忙道：「帮主，屬下是決不會說的。」

蘇希哲道：「你不要誤會，難道我還會不相信你嗎？」

譚五通吁了口氣，道：「帮主如此信任屬下，屬下感激得很。」

蘇希哲嘆道：「要說感激的應該是我這個不中用的帮主……」說到這裏，忽然眼色一變，伸手向西方一指，顫聲道：「高……高一冲來了！」

譚五通吃了一驚，向蘇希哲所指的方向望去，但也就在此際，一把鋒利的七首突然從譚五通左脇之下刺了進去！

譚五通的臉上，陡地現出了十分訝異的神情，他直到這時，才知道甚麽叫做「恩將仇報」。

他長長地吸了一口氣，緩緩地轉過臉，兩眼瞪得老大，直瞪着蘇希哲。

只見蘇希哲瞳孔收縮，面上的神色陰森惡毒已極：「爲了神弓帮在江湖上的威名，你非要保守秘密不可。」

譚五通面色蒼白，半晌才道：「你……你好狠……」

蘇希哲獰笑一聲，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你既要救本帮主，就得救人須救澈，你在清醒之時，固然可以守口如瓶，只可惜你平時喜歡灌幾斤迷魂湯下肚，一旦醉了，又有甚麽話說不出來？」

譚五通咬牙道：「現在我是再也不會洩露此事了，但還有中原三大法師……他們決不會不說的……」

蘇希哲臉色一寒，冷笑道：「這三個渾人瘋瘋癲癲，經常吹牛，就算他們說了，別人也不會相信！」他嘴裏這樣說，臉上的神情却已變得異常難看。

譚五通也在冷笑，接着，他在冷笑中倒下。

蘇希哲咳嗽了兩聲，兩手緊握着染滿鮮血的七首。漓江就在他面前，他忽然把七首用力擲入江水之中……

鐵佛翁血戰金至尊

二崖鎭雖然並不遼闊壯麗，但却寧靜整潔，綠蔭夾道，加上四周水秀山明，更是令人覺得恬靜幽雅，風物宜人。

在二崖鎭東北，又有一座山崖，崖下林樹蒼鬱，到了半山可見三五茅亭竹壁，一派清涼超俗的景色。

從茅亭轉西而行，有一道小澗，只見澗水清涼，流聲淙淙悅耳。

這時候，雖無陽光照射，却也再無風雨，在如此雅靜的環境下，正是詩人墨客吟哦一番的好地方。

就在澗水西方，此刻正有一個白衣儒士，不斷搖頭擺腦地吟哦着，但他語聲嘶啞，嗓子又是十分低沉，旁人實在很難可以聽得清楚，他吟哦着的到底是那一首詩詞，又或者是否興緻飛來，自行創作吟詠一番。倏地，一陣舒緩的樂聲，從山下飄了上來。白衣儒士不再吟哦了，他嘴角露出微笑，靜心聆聽着這悠揚的音樂。

這樂聲他當然絕不陌生，那是二崖鎭上彈得最好的一首琵琶。

對白衣儒士來說，這琵琶之聲不但是二崖鎭上最好的，就是整個廣西，整個中原以至整個天下，都沒有任何人彈奏的琵琶可與之比擬。

這儒士大概三十左右年紀，長得星眉朗目，英挺不凡，當他聽見山下傳來琵琶聲響後，立時面露喜悅之色。

他聆聽了一陣，便展動身形，下山而去。

白衣儒士是沿着澗水而行的，而這條溪澗並不怎麽曲折，他很快就來到了溪澗下的一座水潭。

這水潭四周怪石嶙峋，但在怪石以外，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只見數十株大樹圍繞着水潭生長，在山崖之間更有紫藤左繞右曲的垂掛下來。

但令白衣儒士最心醉的並不是這等幽雅景色，而是那動人的琵琶聲響。

這琵琶之聲並不急促，每一段節奏都是那麽悠揚動聽，樂章的格調，更是迴旋婉轉，就像是鳥語鶯聲，又似是綿綿細雨，一點一滴不斷地叩着白衣儒士的心弦。

這琵琶之聲固然奇妙溫柔，彈奏琵琶之人，更是容貌清麗絕倫。

那是一個年華雙十的紫袍少女，只見她眉目如畫，肌膚瑩白，雖然穿着一襲寬闊的長袍，但却還是掩飾不住窈窕身段那種娉婷之態。

這時候，她坐在一塊扁平大石上，抱着琵琶輕輕彈奏，那種神態是嬌柔雅緻，風韻動人。

琵琶聲伴着澗水淙淙之聲響了很久，終於漸漸停了下來，白衣儒士這才深深的吸了口氣，讚道：「慕霞師妹，妳這首『翠屏秋月』眞是太好、太美妙了。」

紫袍少女緩緩地在大石上站起，目注着白衣儒士微笑道：「只可惜它一點也不合時宜，若想要看秋月，最少還要再等百多天才行。」

白衣儒士笑了笑，道：「百多天不算甚麽，只要是心愛所鍾，就算是等一百幾十載，那也是要等下去的。」

紫袍少女的臉立時紅了，她跺了跺腳：「你又在發甚麽神經？」

白衣儒士看見她有點生氣的樣子，說話便不敢再過份，連忙長長一揖，嘆道：「師妹息怒，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幾個月以來，我跟中原三大法師相處得太多了，說不定將來眞的會患上神經病呢。」

紫袍少女「噗哧」一笑：「那三個怪物雖然瘋瘋癲癲，但武功却眞還不錯。」

白衣儒士道：「他們武功固然很好，但心腸更好。」

紫袍少女說道：「但那些不瞭解他們的人，却以爲他們不是蠢材，就一定是白痴。」

白衣儒士道：「有時候，他們的確很蠢，但有時候却又會忽然聰明起來。」

紫袍少女道：「你說，這是不是大智若愚？」

白衣儒士搖搖頭，道：「大智若愚是眞眞正正大有智慧，極度聰明之仕，而智智仁仁勇勇這三個人，無論怎樣都不能算是大智若愚之輩。」

紫袍少女道：「那麽他們三人該算是那一種人？」

白衣儒士回答道：「一種極古怪的怪人。」

紫袍少女想了想，道：「不錯，他們有時候很胡塗，但有時候却連最精明的人也會給他們弄得啼笑皆非，一籌莫展。」

白衣儒士道：「幸好他們心腸很好，並不是爲非作歹之徒。」

紫袍少女道：「他們若是壞人，我爹也不會容許三人留在鎭上。」

白衣儒士道：「但師父說，中原三大法師已準備離開這裏，他們要闖蕩江湖，抱打不平，替天行道，鋤強扶弱，刦富濟貧……」

紫袍少女皺着眉，道：「難怪說近朱者赤了，一口氣說出重重叠叠的辭彙，正是他們的看家本領。」

白衣儒士微微一笑，道：「妳千萬不要誤會，這幾句充滿俠義氣息的話兒，全是三位法師對師父說，然後師父又再轉述給我聽的。」

紫袍少女嘆了口氣，道：「他們雖然俠骨柔腸，但却不知世途險惡，要是眞的遇上大奸大惡之徒，必然會大大吃虧，甚至是被歹人加以利用。」

白衣儒士淡淡一笑，說道：「要是遇上大奸大惡之徒，就算是妳也不見得可以逢凶化吉，這又何苦担心到別人的頭上去呢？」

紫袍少女「嗄」的一聲，然後瞪着他說：「你這下子可提醒我啦，誰知道你是不是個大奸大惡之徒？」

白衣儒士笑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世事最可怕的就是當局者迷。」

這一句「當局者迷」，紫袍少女的臉龐又再紅了，她鼓脹着腮，哼聲說道：「你敢再胡說八道，我以後永遠再也不理睬你了。」

白衣儒士忙道：「師妹別生氣，我不敢再胡說八道了。」他說得一本正經似的，但他裝得越是正經，紫袍少女也就越發忍俊不禁，終於「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白衣儒士看見她時嗔時喜，不禁看得有點痴了。

就在他看得出神之際，後面忽然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紫袍少女一聽這脚步聲，便知道來者是誰，她黛眉一蹙，道：「寶象跑得這樣急，不知道出了甚麽事？」

寶象是白衣儒士的書僮，才十七八歲年紀，但身子却已胖大得很驚人。

紫袍少女的說話剛停下來，寶象已連跑帶跌地出現了。

白衣儒士皺了皺眉，目注着寶象道：「有甚麽事？」

寶象豎起了三隻手指，道：「那三個渾人——」他才說到這裏，白衣儒士已陡地喝道：「住嘴，二崖鎭上沒有渾人，只有三位大法師。」

寶象嚥了一口唾沫，只得改口道：「那三位大法師好生麻煩，今天居然抬了一個死人回來。」

白衣儒士一怔，奇道：「他們怎會把一個死人抬了回來？」

寶象道：「小的怎麽知道？」

白衣儒士沉吟着，道：「師父呢？」

寶象道：「老太爺很生氣，大罵三位法師胡作非爲，甚麽事情不好幹，居然把這種晦氣的事情帶到青雲館來。」

紫袍少女嘆息一聲，道：「這三位大法師也未免是太胡鬧了，難怪爹會這樣生氣。」

寶象嘀咕着道：「小的早就知道他們不是甚麽好東西……」

「放肆……」白衣儒士面上陡地露出憤怒之色：「他們不是好東西，難道你又是天下間一等一的好人了？」

紫袍少女橫了他一眼，道：「師哥，你今天怎麽總是罵着寶象？」

白衣儒士道：「他瞧不起人，這就是不可饒恕的罪孽。」

寶象垂着臉，說道：「小的下次不敢了。」

白衣儒士這才面色稍緩，但隨即又神情沉重起來，道：「這件事情，只怕大有蹺蹊，就算三大法師把一個死人抬了回來，其中必有原因，師父是明白事理的長者，斷不會就此大動肝火。」

紫袍少女也同意白衣儒士的見解，便問寶象：「師父除了大罵三位法師之外，還有甚麽話說？」

寶象道：「老爺子罵得很兇，後來又叫快腿蕭勝趕往大城裏買副棺木回來。」

紫袍少女道：「然後呢？」

寶象道：「蕭勝很快就把一副棺木買回來，接着老爺子就把那個死人放進棺木裏，叫三位大法師把它遠遠帶走，以後永遠再也不要回來！」

紫袍少女大奇，道：「這倒古怪，爹從來都不是這麽絕情的人。」

寶象道：「老爺子把三位法師趕走後，就叫小的找尋你們，說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們說。」

白衣儒士一頓左足，怒道：「你眞是個笨人，說來說去，其實這句話才最重要，但却偏偏到最後才說出來！」

紫袍少女吸了口氣，道：「不要罵了，爹從來都不是大驚小怪的人，他說事情很重要，那就一定絕不尋常，咱們馬上回去再說。」

白衣儒士點點頭，兩人也不再說話，匆匆施展八步趕蟬輕功，向二崖鎭飛掠而去。

寶象也在追趕，他也學過八步趕蟬這種輕功，但他人又肥內力又淺薄，自然落後甚遠。

轉瞬之間，兩人已消失了踪影，寶象

急得滿頭大汗，正要再發力窮追，背後忽然有人笑嘻嘻的說：「寶象哥哥，你跑得這麼快，急死奴奴啦。」

這人語聲甜美，笑聲更是宛若銀鈴一般，寶象不由怔住，回頭望去。

只見在背後說話的，是個年紀十九二十左右的妙齡女郎，她明眸皓齒，笑容可愛，身上還穿着一套質料高貴，顏色鮮艷奪目的衣裳。

寶象看見自己背後居然跟着一個這樣美麗的女郎，不禁爲之傻住了。

他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道：「妳是誰？爲甚麼要跟着我走？」

妙齡女郎嫣然一笑，道：「我爲甚麼不能跟着你走？」

寶象道：「妳怎知道我叫寶象？」

妙齡女郎笑了笑，道：「我知道的事還多着呢。」

寶象道：「妳還知道甚麼？」

妙齡女郎道：「我知道你家公子姓沈，叫沈匡湖，而他的師父，是靑雲館的主人，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鐵佛翁』董崇安。」

寶象一怔，道：「妳怎會知道得如此詳細？」

妙齡女郎淡淡地一笑，道：「這又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秘密，我知道又有甚麼稀奇？」

寶象道：「妳叫甚麼名字？」

妙齡女郎一撥腮邊長髮，道：「女兒家的名字，是不能隨便亂說的。」

寶象道：「那麼小的告辭了，否則公子會不高興。」

妙齡女郎嫣然一笑，說道：「你不要再跟着沈匡湖了，他老是喜歡罵人，尤其是你這位寶象哥哥，他對你實在是太不客氣了。」

寶象吃了一驚，連忙雙手亂搖，道：「我叫妳一聲姑奶奶好了，這種說話，妳是萬萬說不得的，若給別人聽見，那可是天大的麻煩。」

妙齡女郎道：「你已經年紀不小啦，怎能老是跟隨着那種公子哥兒？須知寧爲鷄口，莫爲牛後，就算沈匡湖平時肯指點你三招兩式武功，日後你的成就也一定不外爾爾，我勸你還是不如另投明師，保證不出三年，你一定可以擊敗沈匡湖，也好讓他知道，寶象哥哥是不容欺侮的。」

寶象面色大變，急忙用手掩着耳朶：「妳不要再說，我不聽，我不聽！」

妙齡女郎一直都是笑容可掬的，但這時候却忽然面色一寒，冷冷道：「好一個死心眼的奴才，你既然不想聽，那麼也不必活下去了。」

寶象雖然掩着耳朶，但這兩三句說話，他仍然是聽得見的。

他一聽之下，心中便怒火陡升，怒道：「妳我無怨無仇，爲甚麼你偏偏要來害我？」

妙齡女郎冷冷一笑，道：「你這個殺千刀的奴才聽住了，像你這種庸才，就算有個天下第一高手親自教你武功，你還是朽木不可雕的，剛才本姑娘只是逗着你高興，你若對我千依百順，那還罷了，誰知你是個完全不識時務的狗奴才，留在世間也只是浪費米飯而已……」

寶象怒不可遏，喝道：「野丫頭，妳再不住口，我……我就揍妳！」

妙齡女郎嘿嘿一笑，道：「你是甚麼東西？居然也敢說揍我？」

寶象怒道：「妳若不是女流之輩，我……我早已經把妳打得頭焦額爛，體無完膚？」

妙齡女郎「哦」的一聲，道：「原來你是不屑跟女子動手，眞是大英雄，大豪傑的本色啊。」

寶象道：「寶象不是大英雄，也不是大豪傑，但却還有幾根硬骨頭！」

妙齡女郎冷冷一笑，道：「好！本姑娘就看着你的骨頭究竟有多硬！」

冷笑聲中，突然一掌推出去，直拍寶象的胸膛。

寶象雖然不願意跟女子動武，但這時候爲勢所逼，已無法不奮起應戰。

妙齡女郎這一掌平推過來，氣勢並不如何驚人，寶象心想：「畢竟是女流之輩，這算是甚麼功夫？」

誰知妙齡女郎這一掌才推出去，她的左腿也接着飛踢起來。

寶象急用手擋，但妙齡女郎這一踢之勢才踢出一半，又已縮了回去，寶象擋了個空，心知不妙，正要變招自保，妙齡女郎的右掌已插向他的咽喉！

這一掌疾迅無比，而且狠毒異常，寶象驚呼一聲，想要閃躲已是太遲。

他以爲會遭受到重創了，但妙齡女郎這一掌並未眞的用力插下去，只是用指尖在他頦子上輕輕劃了一下。

饒是如此，寶象也已給嚇得面無人色，他急於拿穩了樁，兩手向前左右揮舞，在這一瞬間，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幾招動作是甚麼功夫。

等到他兩手停頓下來的時候，那妙齡女郎已消失了影踪。

寶象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然後又左顧右盼，四周再也沒有任何人的影子。

他暗暗嘆道：「雖然只是女流之輩，但武功眞還不賴，幸好她只是志在唬唬嚇嚇寶象，否則剛才一掌用力插了下來，這下子恐怕就得完了。」想到這裏，不禁驚出一身冷汗，但在驚惶之餘，又爲之暗自慶幸。

他害怕再遇上那妙齡女郎，當下不敢停留，匆匆返回靑雲館。

可是，他却未能瞧見，當自己的頦子給妙齡女郎劃破了一點點肌膚，他的一張臉龐漸漸呈現出灰黑之色！

×　×　×

二崖鎭雖然不是大地方，但靑雲館却佔地甚廣，所以曾經有人這樣說：「一座靑雲館，已佔了二崖鎭的一半。」

這話雖然誇張一些，但靑雲館門庭極之深廣，却是事實。

只是，靑雲館並不代表富貴門楣，它沒有紅牆碧瓦，也沒有懾人的豪華氣象，從古拙的兩大門扇一直穿過前院，花園，以至每一座亭台樓閣，每一幢高高矮矮的房舍，看來都是那麼沉實樸素，甚至有點像深沉的廟宇。

這也難怪，「鐵佛翁」董崇安本來就是一個不尚奢華的人，倘若靑雲館佈置得太金碧輝煌，那反而不像是鐵佛翁的地方

了。

認識董崇安的人，都知道他崇尚佛學，雖然他一直都沒有出家爲僧，但是從三十歲那時候開始，他就只吃素菜，戒除腥葷。

鐵佛翁是吃素的，他最不想看見的事情就是流血。

幸而，他從未禁止靑雲館中任何人喝酒吃肉，就算有人捧着一大碗狗肉在他面前大快朶頤，他也不會稍有微辭，或者是面露不悅之色的。

正如他的弟子沈匡湖說：「師父是個明白事理的長者。」鐵佛翁自己吃素，但却從不叫別人一起奉陪，他甚至笑道：「倘若有一天老夫出家削髮爲僧，總不成叫弟子和女兒也一起當和尚、做尼姑罷？」

鐵佛翁不但明白事理，而且涵養極佳，絕對不會隨便亂發脾氣。

但這一天，靑雲館裏上上下下每一個人都知道，董老爺子曾經大動肝火，把中原三大法師趕了出去。

這只是在不久之前發生的事，但等到沈匡湖和董綦霞回來的時候，靑雲館裏又已發生了另一件更嚴重事情。

鐵佛翁正在練武廳上，跟一個來歷不明的靑袍老者苦拚內家掌力！

×　×　×

鐵佛翁是沈匡湖的授業恩師，更是董綦霞的父親，他們都知道，鐵佛翁武功深不可測，一般武林高手絕對接不住他三招兩式。

但那錦袍老者顯然不是尋常人物，只見鐵佛翁不斷狂攻猛打，但錦袍老者仍然一掌一掌地接了下來。

沈匡湖心中一凜，暗道：「這老者武功極高，可不知道是何方神聖。」

鐵佛翁驀然看見沈匡湖和女兒一起回來，立時喝道：「你們先退出去，待我收拾了這老賊，再跟你們慢慢細說。」

那錦袍老者冷冷一笑，道：「誰是個賊，大家心照不宣好了。」

鐵佛翁一面應戰，一面冷冷笑道：「你要取萬熙賢的東西，該往天目山去找，怎麼居然翻到老夫的巢穴來？」

那錦袍老者嘿嘿冷笑，道：「董老爺子，你不要裝蒜了，你今天若不把東西拿出來，金某誓不干休！」

鐵佛翁怒道：「金至尊，你欺人太甚了！」說到這裏，從兵器架上抄了一桿銀槍，霎眼間，只見千百道銀光在空中暴閃，立時把錦袍老者逼退了七八尺。

金至尊臉色一沉，也從身上撒出了兵刄，他的兵刄不是一件，而是一雙足有兩尺長的金箸，看來就像是炸油條或者是用來煮麵的筷子。

鐵佛翁沉喝一聲，銀槍再度疾攻。

這一輪疾攻，有若長江大河滾滾而下，金至尊雖然已把金箸撒在手中，但一時間還是只能連連閃避而已。

鐵佛翁要搶制先機，槍下絕不容情，轉眼之間，兩人交手又已六十餘招。

若是尋常之輩，早已給鐵佛翁這一輪急攻殺得手忙脚亂，甚至一敗塗地，但金至尊是武林中極厲害的黑道高手，他一身武功固然深不可測，臨敵經驗尤爲豐富，這時候眼見鐵佛翁既已搶佔了上風，他也就索性一味穩守，別看這雙金箸份量遠遜銀槍，當金至尊只求自保之際，居然也能使出類似刀法中「鐵門閂」的招式，鐵佛翁雖然以「兵中之霸」的長槍疾攻，依然無法傷得了敵人分毫。

這時候，沈匡湖和董綦霞仍然站在練武廳外觀戰，他們並未聽從鐵佛翁之言離去。

董綦霞越看越是顫胆驚心，不由自主地握緊着沈匡湖的手。

沈匡湖忽然給師妹握住了手，不由心中一蕩，怔怔地瞧着董綦霞的俏臉。

董綦霞却似渾然不覺，只是緊張地問：「叫金至尊的是甚麼人？」

沈匡湖吸了一口氣，道：「他是一個大惡人，只要是有錢可賺，甚麼勾當也照做不虞。」

董綦霞又道：「這金至尊的武功很厲害嗎？」

沈匡湖道：「他能夠跟師父暫時打成平手，當然絕非弱者。」

董綦霞心中一凜，道：「我爹會不會有危險？」

沈匡湖沉吟半晌，最後却還是欲言又止。

就在這時候，董綦霞忽然尖叫起來，目中露出了驚惶之色。

因爲她看見寶象回來了。

在二崖鎭，人人都知道沈公子的書僮寶象又白又胖，但如今，在寶象白臉龐上，竟然籠罩着一層極可怕的紫黑之氣。

「寶象！」董綦霞失聲驚呼，她甚至懷疑這人究竟是不是寶象。

在她的心裏，實在絕不願意見寶象變成這副樣子。

她只希望這是自己眼花繚亂，認錯了人。

但眼前這胖子不是寶象又是誰？她失望了，回來的正是寶象。

董綦霞放開了沈匡湖的手，她看見寶象脚步踉蹌，好像連站也站不穩了，正想上前扶他一把，沈匡湖已陡地喝止：「不能扶他，他身上全是劇毒！」

寶象慘笑一聲，不斷地點頭。

董綦霞又驚又怒：「寶象，是誰下的毒手？」

寶象張開了嘴，但他還沒有說出半個字，喉嚨裏已湧出一灘瘀腥的血漿後，就再也支持不住，仰天栽倒在地上。

「寶象！」董綦霞的身子在發顫，聲音也同樣顫抖得很厲害。

沈匡湖拉住了她，不讓她走過去。

「他已經死了。」沈匡湖的聲音也是極其難過，但却比師妹鎭定得多。

董綦霞的眼睛裏噙着淚花，悲聲說道：「他還只不過是個大孩子，是誰這麼狠毒，用這種滅絕人性的手段來對付他？」

沈匡湖沉聲道：「師妹，妳不要難過，咱們一定可以找到兇徒，爲寶象昭雪寃仇的。」

就在這片刻之間，練武廳內的激戰已然有了變化，只見金至尊左臂之上血流如注，顯然是中了一槍，但鐵佛翁的情況更加不妙，原來就在董綦霞爲了寶象而發出驚呼之際，鐵佛翁略一分神，金至尊立刻趁機把其中一根金箸脫手射出，果然一箸

就射入了鐵佛翁右邊的胸口之上。

沈匡湖看見師父中了金箸，這等傷勢看實非同小可，當下再不猶疑，立刻展動身形，向金至尊疾標了過去。他還未曾接近金至尊，鐵佛翁已厲聲喝道：「匡湖速退，你不是這老賊的對手！」

但沈匡湖救師心切，那裏管對方是何方神聖，只聽得「錚」一聲，一股寒芒突然自左向右，由上至下斜斜地削向金至尊胸腹要害。

他這一劍出手奇快，而他所用的劍，也是奇特異常，刀是採用西域一種上佳玄鐵，由關外鑄劍名匠方公劍親自鑄造的，這把劍既軟薄又鋒利，不用的時候還可以捲起藏在袖中，而使用的時候更是方便靈捷，只要順勢揮手，劍鋒立刻可以彈射出來，端的厲害之極。

就在那電光石火的剎那間，軟劍巳劃在金至尊的胸腹之間，只聽得「嗤」一聲響，金至尊的胸口巳給劃開了一道口子。

沈匡湖一出劍劃中了敵人，不禁精神立刻大振，正要再進招，却見一道金光突然有如蛇兒般纏了過來。

原來沈匡湖在兵刃上佔了便宜，金至尊一時不察才會給他的軟劍劃破了衣服，但當這一劍劃在金至尊身上的時候，金至尊也巳儘量把身軀向後斜彎開去，所以最後雖然還是中劍，但却只是損毀了衣服而並未受傷。

金至尊是黑道上成名巳久的一等高手，如今眼見連鐵佛翁董崇安都要敗在他一雙金箸之下，忽然間却竟給一個武林後輩劃破了自己的衣服，縱使未曾受到甚麽傷害，也已使金至尊驚怒交集之極。金至尊本來就是個兇殘暴戾的大魔頭，平時就算有人多瞧他一眼也會惹來殺身之禍，沈匡湖這一劍之仇，他自然是非報不可。

金至尊手中還有一根金箸，雖然比軟劍略短，在他手中施展起來，這根金箸就像是一條兇猛惡毒的金蛇，一下子就向沈匡湖咽喉撲疾過去。

「匡湖速退！」鐵佛翁知道金至尊這一箸非同小可，但自己身受重傷，正是自身難保，只好大聲喝退徒兒，希望他可以逃過這場刧數。

但金至尊殺機巳動，沈匡湖眼看再也無法閃躲開去。

然而，也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半空突然飛來一道銀光，只聽「叮」一聲響，金至尊的金箸立刻被這銀光震蕩開去。

金至尊不禁爲之面色驟變，過了一會，他巳看見那道銀光是甚麽東西了。

原來那是一枚姆指頭般粗細的鋼丸。

能夠用這種鋼丸淩空震開自己這一箸的人，自然是武林中的絕頂高手了，這人功力之深，肯定絕不會在鐵佛翁和自己之下。

是以金至尊爲之震駭住了，但更令他難以置信的就是發射鋼丸的人，原來竟然只是個長髮披肩，年紀輕輕的妙齡女郎！

黑煞天刑玉令

金至尊呆住了，沈匡湖和鐵佛翁也是滿臉驚詫之色。

誰也很難想像得到，一個如此年輕的女郎，竟然可以用鋼丸震開了金至尊的金箸。

激戰立刻停頓，練武廳內只有那妙齡女郎甜美的笑聲。

金至尊眉毛一揚，抱拳道：「姑娘好俊的功夫！」

妙齡女郎淡然一笑，道：「這不算甚麽，皮毛功夫而巳。」

金至尊臉色一寒，冷冷道：「姑娘可是青雲館中人？」

妙齡女郎搖搖頭，道：「我家距離廣西很遙遠，這青雲館嘛，我還是第一次進來。」

金至尊眉頭一皺，鐵佛翁巳站了出來，大聲說道：「老夫董崇安，是這裏的主人，昔才承蒙姑娘仗義相救小徒，老夫十分感激，但這畢竟是青雲館的事，青雲館中人當可自行解決，姑娘若有要事，老夫委實不敢強留，請恕老夫有事在身，無法相送……」說到這裏，重重咳嗽一聲，然後又對董慕霞說：「霞兒，送客！」

董慕霞知道父親一來生性倔強，不願別人插手帮助青雲館，二來他也是担心這女郎不知天高地厚，倘若因自己的事而惹上了金至尊這個厲害的大魔頭，對她這個女兒家來說，那可是天大的痲煩。

這妙齡女郎出手救了沈匡湖，董慕霞的心中自然也是十分感激，但父親既巳這樣說，她也只好準備把這女郎送出青雲館外了。

可是，董慕霞却又担心父親和師兄的安危，父親胸前中了金箸，固然形勢惡劣，師兄沈匡湖看來也絕不是金至尊的對手，想到這裏，她巳決定先行對付了金至尊，然後才依從父親的命令，把這妙齡女郎送出館外。

但就在她心念電轉之際，妙齡女郎巳淡淡地笑道：「當晚輩還遠在洛陽的時候，便巳聽人說過，青雲館的董老爺子是個鐵佛翁，也是個老頑固，就算是跟杭州老祖宗唐老人相比亦不遑多讓，如今一見，果然是絲毫不假！」

鐵佛翁一愕，抱拳道：「姑娘此話怎講？」

妙齡女郎眼珠子一翻，道：「董老爺子武藝卓絕，那是衆所週知的，但金老魔如今佔了上風，此刻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眼下唯一可以擊退這老賊的人，似乎就只有晚輩一個，而晚輩也從來沒說過有甚麽要事，但董老爺子却偏要說甚麽『不敢強留』，這不是太荒唐了麽？」

鐵佛翁是青雲館之主，可說是從來也沒有人敢這樣搶白他一番的，但這位妙齡女郎却是毫不客氣侃侃而談，鐵佛翁雖然涵養甚佳，這時也不禁爲之面上變色。

但他身受重傷，而且沈匡湖的性命又是這妙齡女郎所救的，所以雖然給搶白了一頓，最後還是忍了下來，反而呵呵一笑，抱拳道：「姑娘罵得好！罵得有理！」

妙齡女郎「嗯」一聲，道：「董老爺子言重了，你是武林前輩，我這個黃毛丫頭怎敢罵你來着？再說，我也不是甚麽好人，雖然剛才用鋼丸救了你徒兒一命，但那只是一時技癢而巳，下次再有這樣的事情，我也許會袖手旁觀，坐視不理哩！」

沈匡湖眉頭一皺，心想：「這女兒家

雖然身懷絕頂武功，但却怪裏怪氣的，可不知道她是甚麽門路的人物？」

這時候，只聽見鐵佛翁又是呵呵一笑，道：「姑娘妙人妙語，正是：『箏因落籜方成竹，魚爲奔波始化龍，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讚舊人。』倘若犬女劣徒有妳這等神采，老夫就算是折壽十年，也是心甘情願。敢問姑娘貴姓？」

妙齡女郎道：「晚輩姓樓，是黃鶴樓的樓，我叫樓雪衣。」

「好美的姑娘，好美的名字，」鐵佛翁道：「聽姑娘的口音，似是北方人氏，倒不知道令尊大人怎樣稱呼？」

樓雪衣聽見最後一句說話，臉色立時爲之沉了下來，道：「他早巳死了。」

金至尊突然冷笑，道：「就算是個死人，也總該有個名字。」

樓雪衣的臉色更寒冷，她冷冷地盯着金至尊，冷冷地笑道：「金盛雲，你好大的胆子！」

她這「金盛雲」三個字甫出口，金至尊的面色忽然就唰地變得蒼白起來。

「妳……妳到底是甚麽人？」他好像給人重重擊了一拳似的，連聲音也變得有點沙啞起來。

樓雪衣冷冷一笑，道：「金盛雲，你不必知道我的眞正身份，反正你不是早巳目中無人，要在江湖上自立門戶的嗎？」

金至尊聽到這裏，臉色變得更難看了：「妳……妳是不是想要那麂皮手套？」

樓雪衣冷冷道：「麂皮手套的事，不必你來費心，現在，我只想跟你算一算舊帳。」

沈匡湖心中一怔，忖道：「這位樓姑娘年紀輕輕，但金至尊對她却是越來越忌憚，在這一老一少之間，又還有甚麽舊帳必須清算？」

只聽金至尊沙啞着嗓子，道：「妳憑甚麽資格來向老夫翻算舊帳？」

樓雪衣面罩寒霜，左手倏地一翻，立刻亮出了一面黑色的玉牌來。

黑玉牌甫亮出，更奇怪的事情又發生了。

金至尊這位江湖巨擘，一代梟雄，竟然不由自主地雙膝一屈，在樓雪衣的面前跪了下去。

他跪的也許不是樓雪衣這個人，而是她手裏的一面黑玉牌。

但姑勿論如何，金至尊這一跪，畢竟是大出衆人意料之外的。

然而，樓雪衣却是例外，她兩眼直視着屈膝跪下的金至尊，臉上的神情簡直就是無動於衷。

「金盛雲，你還認得這塊令牌，總算老眼尚未昏花。」

「樓堂主，屬下這十餘年來，一直懸念着老盟主對待屬下的好處，若不是老盟主突然神秘失踪，屬下也絕不敢在外面胡混。」

樓雪衣冷冷道：「既然連你也知道自己胡混，那就好辦了，本堂主念在上天好生之德，今天饒你不死……」

「多謝堂主不殺之恩！」金至尊連忙說。

「且慢高興！」樓雪衣却立時叱道：「雖然死罪可免，活罪却是難饒，你若是誠心悔改，就請自剜雙目，再斷右臂，從此以後退出江湖！」

金至尊倏地霍聲站起，驚怒交集地說：「不！除了老盟主之外，誰能這樣懲罰金某？」

樓雪衣陡地喝道：「斗胆，樓雪衣既巳成爲本盟刑堂堂主，就有這份權力！」

金至尊「呸」的一聲，道：「金某只知道，本盟刑堂堂主是嚴鐵臣！」

樓雪衣冷冷道：「嚴鐵臣犯了門規，早巳給碎屍萬段，否則這面『黑煞天刑玉令』也不會輪到本堂主來執掌！」

金至尊聞言，不由面色一變，但反應得更劇烈的，居然是鐵佛翁董崇安。

「胡說！嚴鐵臣怎會是甚麽刑堂堂主！」鐵佛翁的聲音聽來也是又驚又怒。

樓雪衣却沒理睬他，依然只是冷冷的瞧着金至尊。

只見金至尊臉色鐵青，突然抱拳說道：「芳駕既然擁有黑煞天刑玉令，金某也不願與妳作對，今天就只當我沒有來過青雲館好了！」說着，金箸虛幌一招，身如怪鳥向北方急飛出去。

樓雪衣冷笑一聲，却也沒有追趕，只是冷冷叫道：「今天本堂主心情不壞，這筆帳就暫且記下，日後自當再行追討！」

就在她說完這兩句話的時候，鐵佛翁巳倒了下去。

「爹……你不能死！」董慕霞驚呼不巳。

樓雪衣也上前瞧瞧鐵佛翁，只見一根金箸正牢牢插在他胸膛上，鮮血兀自不斷從傷口流出來。

她突然用手張開了鐵佛翁的嘴巴，把一顆紅色的藥丸拋進他口腔之中。

沈匡湖忍不住問：「樓姑娘，這是甚麽藥？」

樓雪衣道：「千年雪參丸，世上只有十顆，如今就只剩下九顆了。」

董慕霞忙道：「這豈不是很珍貴的藥丸嗎？它是否可以起死回生？」

樓雪衣冷冷一笑，道：「一個人若是眞的死了，就算用盡天下間最稀罕、最珍貴的藥材，也決不能讓死者復活過來，妳爹若是巳經死了，我也不會白白浪費這顆千年雪參丸。」

她顯然又在搶白一番，但董慕霞却是毫不在意，只是關切地說：「那麽，我爹是不是有救了？」

樓雪衣道：「那要看情況而定。」

沈匡湖道：「這是甚麽意思？」

樓雪衣道：「倘若這裏是醫谷，又有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坐鎮的話，董老爺子也許還會有一綫生機。」

董慕霞聽見這兩句說話，差點便沒有昏倒過去。

沈匡湖急忙把她扶着，然後才對樓雪衣說：「但妳爲甚麽又用那樣珍貴的藥丸來救我師父？」

樓雪衣瞧了瞧沈匡湖，又瞧了瞧董慕霞，臉色忽然又冰冷了許多，過了半响，她才冷冷地笑道：「董老爺子雖然大限巳至，但這顆千年雪參丸，最少也可以讓他甦醒過來，咱們也好聽聽他老人家有甚麽遺言。」

沈匡湖面上倏地露出了憤怒之色，道

：「就算他老人家有甚麼話要說，跟妳這外人也沒有甚麼相干！」

樓雪衣的俏臉立時一陣煞白，但她隨即冷笑道：「你怎知道我跟董老爺子沒有相干？」

沈匡湖面色一沉，道：「我是他的弟子，慕霞師妹是他的女兒，妳呢？」

樓雪衣哂然一笑，忽然道：「我是董老爺子的女兒！」

沈匡湖怒道：「胡說！妳姓樓，師父姓董，妳怎會是他老人家的女兒？」

樓雪衣冷冷地說道：「我是他的私生女兒，所以才跟我娘姓樓，難道這不可以嗎？」

沈匡湖明知道她是故意頂撞，正是沒話找話說，死也不肯認輸，但一個女兒家，居然敢厚着面皮連這種話也說出來，這就不能使他不為之「佩服」極了。

遇上了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沈匡湖只好避之則吉，不再跟她說下去了。

而董慕霞為了父親嚴重的傷勢，已是悲傷欲絕，無論樓雪衣說甚麼，她也提不起勁來反駁。

就在這時候，鐵佛翁已緩緩地張開了眼睛，蒼白的臉龐也漸漸浮現出一絲絲血色。

「爹……」董慕霞兩頰之上已淌滿淚水。

鐵佛翁淒然一笑，環顧兩旁，目光忽然停留在樓雪衣的臉上。

「這位姑娘……妳……妳是長樂盟中人嗎？」

樓雪衣點點頭，道：「不錯，晚輩如今身任本盟刑堂堂主之職。」

鐵佛翁睜大了一雙眼睛，又道：「妳老實一點告訴我，嚴鐵臣是不是上一任的長樂盟刑堂堂主？」

樓雪衣道：「是的。」

鐵佛翁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老夫早就知道他有事情瞞着我這個老朋友，但妳若不說，老夫就算死落黃泉，也猜不到他原來已加入了長樂盟。」

樓雪衣道：「董老爺子好像很瞧不起本盟中人。」

鐵佛翁道：「長樂盟雄據北方年逾百載，盟中人材濟濟，高手輩出，董某又豈敢瞧不起貴盟中人？只是……唉，這十餘年來，貴盟中人所幹的事情，好像是一件比一件兇狠，一樁比一樁惡毒，似非我輩中人之所為……」

樓雪衣冷冷一笑：「許多以俠義自居的名門正派，他們所幹的事情比諸本盟恐怕還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奇怪的是，這些沽名釣譽之徒，他們的俠名卻是歷久不墮，甚至有如世襲一般連子子孫孫也成為江湖上的名俠。」

鐵佛翁眼色一變，沈匡湖忍不住瞪着樓雪衣道：「妳少講幾句話行不行？」

樓雪衣冷冷一笑，卻也不再說甚麼。

鐵佛翁喘了一口氣，然後目注着沈匡湖和董慕霞，道：「你們可知道嚴鐵臣是誰？」

沈匡湖搖搖頭，董慕霞輕輕說了一句：「女兒不知道。」

鐵佛翁長嘆一聲，道：「嚴鐵臣，就是與爹相識數十年的生死之交，現在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渭水老人……」

沈匡湖和董慕霞同時大吃一驚，「渭水老人」這四個字，他們是經常聽見鐵佛翁提起的，但他們怎樣也料不到，曾經在長樂盟任職刑堂堂主的嚴鐵臣，原來竟然就是渭水老人！

沈匡湖深深的吸了口氣，道：「渭水老人是否眞的曾經加入長樂盟，依弟子看還大有商榷之處……」

鐵佛翁搖搖頭，道：「匡湖，這件事你是不必懷疑的了，為師其實早已聽人說過此事，但一直以為是惡意中傷嚴老人之言而已，如今看來，當眞是空穴來風，必非無因……」

樓雪衣本已緘默不語，但聽到這裏又忍不住冷冷笑道：「本盟縱有千般不是之處，但刑堂堂主向來只管自己人的事，誰若犯了門規，刑堂堂主必定嚴懲不貸，所以老盟主曾經說過：『即使本盟上上下下全是壞人，但刑堂堂主卻一定是大公無私的。』只可惜嚴鐵臣最後還是背叛了老盟主，所以才得到了慘淡收場。」

鐵佛翁說道：「嚴鐵臣如何背叛了老盟主，姑娘可否賜告給我這個垂死之人知道？」

樓雪衣沉吟了一會，道：「這本來是長樂盟重大的秘密，但如今嚴鐵臣既已伏誅，就算說出來也不妨事，在五年前，西域密宗高手納布喇嘛帶着八個徒兒，從嘉峪關進入中土，這九名喇嘛這次來到中原的目的，是要向本盟盟主討取一篇極珍貴的經文，這篇經文，對老盟主來說，可說是全然沒有半點用處的，但對於信奉喇嘛教的人來說，它卻是萬金不易的至寶。」

「老盟主在二十年前曾經遠赴西域找尋一把價值連城的寶劍，原來那寶劍一直藏在大招寺一個老喇嘛的房子裏，這個老喇嘛不懂武功，人又胆小，所以寺內上上下下，誰也瞧不起他。」

鐵佛翁道：「老夫年輕之時，也曾到過大招寺，它在拉薩城內。」

董慕霞道：「拉薩城是甚麼地方？」

鐵佛翁道：「拉薩城是喇嘛教聖地，而大招寺乃是唐代文成公主時代建造的，那一年，妳爹到達拉薩的時候，剛好是十月十五日，那一天正是文成公主生辰之日，各地藏人和中外商賈都雲集在大招寺，場面眞是熱鬧極了，原來當年文成公主遠赴西域，全力倡興咱們漢族的文化，使那裏的人能夠認識到禮儀之邦的優良傳統，就在那時候，妳爹已經知道，有一把名叫『映月劍』的寶劍，已輾轉流入拉薩城裏，甚至還很可能就在這座大招寺之中。」

樓雪衣點點頭，道：「不錯，那一把寶劍的名字正是『映月』，二十年前，老盟主在拉薩城裏逗留了七八個月光景，但還是找不到映月劍的下落，不禁為之心灰意冷，誰知世事着實奇巧，就在老盟主決定要離開拉薩的前一天，卻無意間在大招寺門外遇見一個老喇嘛，那老喇嘛一看見了他，就緊緊握着他的手，用生硬的漢語對他說：『我病了，沒有人願意照顧我，他們都只盼我早點歸登極樂世界。』老盟主安慰道：『你不會死的，你曾經到過中土嗎？』老喇嘛說：『那已是三十年前的

事情啦，中土的女子眞好，又白淨又漂亮，我眞的不想回來了。』」

衆人聽到這裏，心中都想：「這老喇嘛原來是個好色之徒。」

只聽見樓雪衣又接着道：「那時候，老盟主剛喝了不少酒，聽見老喇嘛這樣說，也不禁為之興緻勃勃，於是這兩個異域相逢的一僧一俗，就在大招寺門外談起女人經來……」

鐵佛翁忍不住嘆息一聲，道：「在巨剎門前大發謬論，眞是荒唐！」

樓雪衣恍如未聞，繼續緩緩接道：「兩人這一談，大家都有相逢恨晚之感，就是這樣，老盟主暫時打消了離開拉薩的念頭，一連二十多天晚上，都找老喇嘛談天說地，他們從女人經談到花果山上的猴子，從西域名釀談到十字坡黑店賊婆娘的洗脚水，甚至有時候老盟主教他吟唐詩，唱京戲，而老喇嘛則教他怎樣適應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原來這老喇嘛年輕的時候，曾經在蒙古包裏住過幾年，所以別的功夫不行，摔跤的功夫却學了幾手。

「可惜那時候老喇嘛老了，而且又有病在身，不能跟老盟主較量較量，只能告訴老盟主有關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習慣，老盟主越聽越是出神，最後終於忍不住擊掌讚嘆：『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眞乃壯哉！』老喇嘛不懂前面兩句說話的意思，但『眞乃壯哉』這四個字却很明白，於是也學着老盟主的樣子擊掌大叫：『眞乃壯哉！眞乃壯哉！眞乃……』但他才叫了兩句，第三句便再也接不下去，忽然就此暈迷不省。

「老盟主費了很大功夫，也足足過了一整天才能把老喇嘛救活過來，但這一救其實也只能使老喇嘛久延殘喘，再多活三幾個時辰而已……」

樓雪衣說到這裏，忽然停頓一會，原來董慕霞聽到「久延殘喘」這四個字，再看着身受重創的父親，立時忍不住悲聲哭泣起來。

等到董慕霞哭聲漸止，樓雪衣再接續說下去：「老喇嘛醒後，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便叫老盟主揹着他回到大招寺，那時候又是夜色蒼茫的晚上，老盟主揹着老喇嘛來到寺內一間狹小的房子裏，只見房內堆滿了銅鐵雜物，看來就像是一房子的垃圾，但誰也想不到，老盟主找尋了很久的映月劍，竟然就埋藏在這房子裏。

「老喇嘛對老盟主說，這把劍是一個漢人贈送給他的，這漢人本是中原武林大大有名的絕頂高手，但卻給十三個厲害的仇家聯袂追殺，經過長達兩載的明爭暗鬥，這漢人終於在關外把最後一個仇家也殺了，但他經過連場激戰之後，也已身負重創，一條性命再也難以保存得住，所以就索性把映月劍送給了老喇嘛。

「老喇嘛雖然並不是個學劍的人，但他也知道這把劍珍貴異常，所以一直都很小心把它收藏着，直到他臨終之前，才肯把它送給老盟主。除了這把映月劍，老喇嘛又把一篇用藏語繕寫的經文贈給老盟主，還務請他無論如何小心保存，千萬不要讓它損毀了。

「當時，老盟主最重視的，自然是那一把映月劍，至於那篇經文，他雖然一直也很小心保存，但對他來說，這畢竟是無用之物，所以日後也漸漸對它淡忘了。

「但到了十四年後，卻有兩個喇嘛來到中原，他們找到了老盟主，直接問及那篇經文，原來那篇經文，是西域聖僧禪迦渡喇嘛在五百年前親手所著，對於信奉喇嘛教的人士來說，它的價值比起映月劍還高出不知多少倍，老盟主幾經考慮之下，終於答應這兩名喇嘛的要求，跟密宗第一高手納布喇嘛進行交易。

「一年之後，也就是距今五年之前，納布喇嘛果然帶着八名弟子，從嘉峪關進入中土，他此行的目的，正是為了禪迦渡那篇經文而來，他們一行九人，入關之後行踪異常隱秘，正是日居荒山，夤夜方始趕路，可是，就在他們入關後的第八天，納布喇嘛突然腹瀉不止，病倒在黃河邊二郎山麓之下。

「納布喇嘛乃密宗頂尖高手，就算挨餓一兩個月也不會病倒，衆喇嘛心知不妙，終於發覺納布喇嘛其實並非生病，而是中了奇毒。中原武林擅於用毒的人物雖然不少，但有本事連納布喇嘛也毒倒的高手，卻絕不會多，衆喇嘛知道強敵必然就在附近暗中伺窺，無不提高警惕，果然，就在這一天晚上，突然殺出了一羣黑衣殺手，這羣殺手個個身懷絕藝，而且最少有七八人是施放歹毒暗器的大行家，九喇嘛苦戰之下，只有一個叫拜勒的喇嘛負傷逃脫，連納布喇嘛也難倖免。

「拜勒喇嘛歷盡千辛萬苦，才總算找到老盟主哭訴此事，老盟主聞訊大怒，急派盟中長老高手澈查，終於查出了這件事，是由渭水老人嚴鐵臣暗中主持的。

「嚴鐵臣知道陰謀敗露後，就連夜奔逃，老盟主最恨此等不忠不義之人，當然不會把他放過，經過十二天追殺，終於在硃砂峯上，由本盟總護法纏上了他，兩人混戰之下，結果雙雙跌落萬丈深淵之中。

「當時，陝北鐵海棠、天目山萬熙賢及雁蕩怒金剛巢虎嘯也在附近，這三人都是嚴鐵臣的好友，嚴鐵臣被追殺之初，便已知道這三人每年重陽佳節，都會在硃砂峯下聚集，所以便一直望硃砂峯逃奔而來，說來也眞是巧合，嚴鐵臣才趕到硃砂峯，本盟總護法也剛好纏了上來，兩人就在硃砂峯上展開激戰，而他倆激戰之地，是在一塊十分險峻的石筍上，所以鐵海棠等人雖然目睹渭水老人陷於苦戰之下，卻是誰也無法上前相助。

「最後，總護法和嚴鐵臣是同歸於盡，但事情卻還猶有餘波，想那納布喇嘛為了一篇經文，不辭勞苦間關萬里而來，自然是對它十分重視，而在這九名喇嘛身上，也必然懷有極珍貴的寶物準備送給咱們老盟主，如今嚴鐵臣已死，那些寶物卻是不知落在何方，是以老盟主又要大費功夫，務求把那些珍貴的寶物找回來。」

樓雪衣把渭水老人嚴鐵臣如何伏誅之事娓娓道來，雖然她聲音甜美，但這等內情着實還是激烈緊湊，扣人心弦的。

鐵佛翁聽到這裏，不禁長嘆一聲，道：「老嚴一生正直，頗負俠名，誰知到了晚年，還是胡塗起來。」

沈匡湖皺着眉，忽然對樓雪衣說道：「金至尊這魔頭，何以在今天殺入青雲館

來？」

樓雪衣盯了他一眼，道：「這件事，你何不直接問自己的師父？」

鐵佛翁嘆了口氣，道：「到了這等地步，老夫也不想再隱瞞下去了……咳咳！咳咳……」

董慕霞看見父親咳嗽得厲害，忍不住道：「爹，你身體要緊，不要再說了。」

鐵佛翁苦笑一聲，說道：「霞兒……爹現在若還不說，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說了。」

董慕霞心中一酸，極力忍住淚水，讓鐵佛翁繼續說下去。

鐵佛翁又長長地嘆了口氣，才接着說道：「就在今天上午，二崖鎮上也是殺氣騰騰，原來嚴鐵臣有個徒兒，從天目山千里迢迢來到了這裏，這小子叫彭破山，雖然武功平庸，但却有一身硬骨頭，在不久之前，他曾經上過天目山萬家莊，誰知道還沒有踏入莊門，就已迎面撞見了莊主萬熙賢。

「除了萬熙賢之外，又有十幾個萬家莊的高手狼狽地湧了出來，彭破山兀自懵然不知發生何事，萬熙賢乍逢故友弟子，也是不禁一怔，但隨即喝叫着說：『破山，快跟着我走，莊裏來了厲害的敵人！』

「彭破山向來十分尊敬萬莊主，也很仰慕他的萬氏劍法，但那時候，萬熙賢也和他的手下一樣，臉龐和身上都掛了彩，顯見他所言不虛，萬家莊裏眞的來了一批極厲害的敵人。

「就是這樣，彭破山就跟着萬熙賢一起逃亡，但他們才逃出三十里，敵人就已追了上來，萬熙賢苦戰之下，終於還是難逃刼數，但他在苦戰之前，巳先行把一隻鹿皮手套交給彭破山，並叫他火速把手套送到二崖鎮，交到老夫手上。

「彭破山帶着鹿皮手套，立刻連夜兼程來找老夫，但他進入廣西之後，就發現有人到處打聽他的下落，他知道自己有了危險，便悄悄地把鹿皮手套埋藏在一個隱秘的地方，然後才再上路，但到了今天，敵人還是纒了上來，原來是神弓帮的蘇希哲想打鹿皮手套的主意。

「但蘇希哲這一次却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雖然他的武功遠在彭破山之上，但人算不如天算，偏偏給海蛟島的三位法師遇上了，這三人雖然行事荒誕不經，但在處理這一件事情却是頗有分寸，蘇希哲打不過他們，只好落荒而逃，而三位法師接着就把受傷暈迷的彭破山揹了回來。

「彭破山轉醒後，就把萬熙賢遇襲和鹿皮手套之事向老夫說出，老夫知道，那鹿皮手套一定有着非同小可的秘密，所以才會惹起蘇希哲的垂涎，常言有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彭破山的處境實在十分危險，老夫後來便想出了一條計策，故意當衆喝罵三位法師，說他們抬了一個死人回來，並喝令他們抬着棺木把死人遠遠帶走，由於老夫事前巳悄悄向三位法師解釋，他們也就跟着老夫一起演戲，把一口空棺材抬出青雲館外。

「但這條計策，却又瞞不過金至尊那老魔頭，金老魔也不知道是甚麽時候潛進來的，他知道彭破山未死，甚至以爲鹿皮手套巳落在老夫手上，所以出手相逼，老夫自然不肯答允，所以終於挨了這一根要命的金箸，但是老夫絕不後悔，就算事情重演一遍，老夫還是要跟金老魔再次拚命的……」

沈匡湖道：「這樣說，彭破山仍然在這裏了？」

鐵佛翁道：「是的，他就在書軒後的密室裏，他雖然傷的不輕，但却並無性命危險。」

樓雪衣冷冷一笑，道：「萬熙賢交給彭破山的鹿皮手套，應該就是納布喇嘛此行之中最珍重的異寶！」

鐵佛翁眼色一變，駭然道：「姑娘何出此言？」

樓雪衣冷冷道：「因爲老盟主巳查出，當日在二郎山麓下襲擊納布喇嘛的人，萬熙賢也是其中之一！」

鐵佛翁神情矍然，道：「哦？眞有此事？」

樓雪衣道：「老盟主是神通廣大的武林奇人，他老人家確定了的事情，可說是從來也不會弄錯的。」

鐵佛翁嘆息一聲，道：「倘眞如此，萬熙賢也可算是利令智昏了。」

樓雪衣道：「能令萬熙賢心動的，絕不會是金錢。」

鐵佛翁想了想，點頭道：「不錯，萬家富甲一方，而且老萬也並不是個貪財之人，所以，那鹿皮手套必然隱藏着極重大的秘密。」

樓雪衣道：「但無論怎樣，這手套是屬於那些喇嘛的。」

沈匡湖冷冷一笑，道：「只怕是屬於老盟主的罷？」

樓雪衣搖搖頭，道：「不，老盟主在半年前巳決定，把那篇經文送回給那些喇嘛，而不收取任何報酬。」

沈匡湖道：「老盟主何以忽然變得如此大方？」

樓雪衣臉色一變，冷笑道：「你若不瞭解一個人，就不要憑自己的猜想來妄下判斷，老盟主絕不是那種斤斤計較的勢利小人！」

沈匡湖正待反駁，鐵佛翁巳經揮着手說道：「不要爭執了，那鹿皮手套是應該交還給密宗喇嘛的。」

沈匡湖道：「師父請放心，弟子一定會把鹿皮手套交還給密宗喇嘛。」

鐵佛翁嘆了口氣，道：「但照現在的情況看來，這鹿皮手套巳在江湖上鬧得沸沸揚揚，連神弓帮蘇希哲那樣的人也起了心，不惜千里南下追尋，還有金至尊，這惡魔也是絕不容易對付的。」

樓雪衣道：「其實老盟主要徹查此事，絕不是爲了要得到鹿皮手套，他老人家的心意，晚輩是最清楚不過的。」

鐵佛翁道：「老夫曾經聽過一項傳說，謂江湖上近來出現了一股神秘的組合，爲首之人號稱『伏魔聖手』，專門向長樂盟的人作對，是不是眞有這一回事？」

樓雪衣點點頭，道：「不錯，確是有這麽一回事。」

鐵佛翁道：「那伏魔聖手到底是何方神聖？姑娘可否賜告一二？」

樓雪衣道：「晚輩若知道他的來歷，聖手門也不可算是一個神秘的組合了。」

鐵佛翁聞言，不禁微露失望之色，樓雪衣望了他一眼，接着又道：「晚輩雖然對伏魔聖手這人所知不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聖手門中人的行事手段，比起咱們長樂盟還要兇狠千百倍。」

鐵佛翁咳嗽一聲，忽然道：「金至尊背叛貴盟，是否跟伏魔聖手有關？」

樓雪衣道：「這是很有可能的，但目前咱們還未能加以證實。」

鐵佛翁道：「剛才金至尊說老盟主曾經神秘失踪，是否眞有其事？」

樓雪衣道：「十五年前，老盟主曾經爲了要找尋一種藥材，所以離開了總壇一年，金至尊就是在那一年相繼離開長樂盟的，那時候，他還不是叫金至尊，而是叫金盛雲。」

鐵佛翁道：「金至尊離開貴盟之際，姑娘尚還年幼，妳又怎知道跟老夫動手的人就是貴盟的金盛雲？」

樓雪衣道：「早在半年前，晚輩就巳在姑蘇城內見過他，那時候，晚輩的身邊還有一位盟中長老，他一眼就巳認出，這個叫金至尊的惡霸，其實就是本盟的金盛雲，但那時候咱們還有重要的事情要辦，所以並未露臉揭破他的廬山眞面目。」

鐵佛翁說道：「但是今天姑娘還是來了。」

樓雪衣道：「晚輩不能不來。」

鐵佛翁道：「是爲了金至尊？」

樓雪衣搖搖頭，道：「不是，晚輩並未料到金盛雲會出現在青雲館內。」

鐵佛翁道：「那麽，必然是爲了鹿皮手套了？」

樓雪衣仍然搖頭，道：「也不是爲了鹿皮手套，晚輩根本就不知道彭破山會帶着手套進入廣西。」

沈匡湖望了她一眼，冷笑道：「難道妳是爲了要救我，才進入青雲館的？」

樓雪衣面色倏變，怒道：「姓沈的，本堂主適才用鋼丸救你一命，那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俗語說得對，『施恩莫望報』，本堂主絕不會把這件事情老是掛在嘴邊，並不稀罕你來報答，但你怎麽說也不該對我這個救命恩人冷言冷語，再三譏諷呀！虧你們自詡是俠士、君子，到了這種重要的關頭上，却居然一下一下的自掌嘴巴，我若是你，立刻就要找個洞穴把頭臉鑽進去，以後再也不敢見人！」

沈匡湖的臉色也變了，變得陣紅陣白，却是再也不敢反駁。

董慕霞也橫了他一眼，隨即對樓雪衣道：「妳罵得很對，我師哥有時候就是這麽死心眼兒，其實，各門正派既有害羣之馬，被人視作邪魔外道的帮會組合又何嘗沒有善良的人？」

樓雪衣立刻高興起來，點頭不迭地說：「董小姐說得一點也不錯，就像老盟主，他就是一個心腸絕對不壞的人。」

鐵佛翁望了樓雪衣半晌，忽然道：「姑娘跟貴盟盟主之間怎樣稱呼？」

樓雪衣回答道：「這答案簡單極了，他是盟主，我是刑堂堂主，就是如此而巳耳。」

鐵佛翁道：「但聽姑娘適才所言，似乎對貴盟盟主的事情，知之甚詳。」

樓雪衣笑了笑，道：「老盟主對我很好，那是事實，因爲他老人家也是我的乾爹。」

鐵佛翁這才恍然。

董慕霞却說：「樓姑娘，妳還沒有說來到這裏的目的到底是爲了甚麽？」

樓雪衣隔了半晌，才緩緩地說道：「你們是不是一定要知道？」

董慕霞道：「樓姑娘若是有難言之隱，我們自然是不敢勉強的。」

樓雪衣嘆息一聲，道：「是老盟主派我來殺一個人的。」

董慕霞吃了一驚，道：「老盟主派妳來殺誰？」

樓雪衣道：「一個吃裏扒外，暗中勾結聖手門的叛徒。」

鐵佛翁喟然道：「貴盟之中良莠不齊，若是管治不嚴，或者是不得其法，叛變之事必然倍加容易發生。」

樓雪衣搖頭道：「老盟主要晚輩殺的，並不是本盟中的叛徒。」

鐵佛翁奇道：「既不是你們長樂盟的叛徒，又何必派遣妳這位刑堂堂主來到廣西充任殺手？」

樓雪衣苦笑一下，說道：「老盟主也曾對晚輩說過，我這一次的任務，不但是殺鷄用牛刀，而且也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鐵佛翁更是奇怪，問道：「老盟主派妳去殺掉人家的叛徒，的確可算是有點多管閒事，但殺鷄用牛刀這句說話又該如何解釋呢？莫非這個該殺的人完全不懂武功嗎？」

樓雪衣道：「說他是完全不懂武功，那是不對的，但計算起來，這叛徒的武功最多也只能算是第四五流的角色而巳。」

沈匡湖忽然面色驟變，大聲道：「原來是妳！原來是妳殺了寶象！」

董慕霞大吃一驚，忙道：「不！樓姑娘怎會把寶象殺了？這是不可能的，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董小姐，妳說錯了，」樓雪衣冷冷一笑，聲音却平靜得出奇：「在江湖上，甚麽事情都可能會發生，老盟主要我殺的叛徒，正是沈公子的書僮寶象！」

沈匡湖瞪着眼，道：「樓堂主，妳剛才救了在下，就算是我欠妳一條性命好了，但這絕不能跟寶象之死混在一起，我欠妳的，我會償還，寶象爲何要死在妳手上，也請妳解釋清楚！」須知寶象是他最喜愛的書僮，現在乍聞樓雪衣是殺害寶象的兇手，自然難免激動起來。

樓雪衣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沈公子，咱們都知道，你是一個很孝順父母的人，但你可知道，府上巳有聖手門的人混了進去？」

沈匡湖怒道：「胡說！我不相信！」

樓雪衣道：「我知道你一定不會相信的。」

沈匡湖道：「只要是妳說的，我一個字都不相信！」

他對樓雪衣又再不客氣起來。

樓雪衣沒好氣地冷笑一聲，道：「好，我不跟你說。」

沈匡湖怒道：「但你現在想不說也不行。」

樓雪衣冷冷道：「既然我的說話，你

運一個字也不相信，我又為甚麽要在這裏白費唇舌？」

沈匡湖額上青筋倏現，道：「但妳却殺了寶象！」

樓雪衣冷冷一笑，道：「這是老盟主下的命令，就算寶象是天下間一等一的大好人，我也會依照老盟主的命令把他殺了再算！」

沈匡湖怒聲道：「寶象當然是好人，我是親眼看着他長大的！」

樓雪衣哼一聲，道：「天下間每個兒女都是在父母面前一點一點慢慢地長大的，但做父母的也不能絕對保證兒女們永遠循規蹈矩，一輩子都不做壞事。」

沈匡湖陡起暴喝一聲：「妳這豈不是在強辭奪理嗎？」

樓雪衣寒着臉，道：「我今天是再講道理不過的了，却沒想到你這人只會護短，根本不願意正面來研究事情的眞相！」

沈匡湖呆了一呆，正要反駁，樓雪衣已把一叠信箋迎面向他擲了過去。

「你自己慢慢瞧清楚，這些都是寶象勾結聖手門的證據！」

沈匡湖拆開那些信箋，才看了一封，面色已變得極其難着。

樓雪衣道：「這是寶象跟『黑蝎』秦老么暗中傳送消息的證據，在一個月之前，本盟長老容野叟在長安城外把秦老么擒下，咱們已證實他是聖手門下『黑蝎隊』的總領隊，但他口硬骨硬，連一句話也不肯說就自斷心脈死了，容長老很生氣，親自搜屍，結果就搜到了這一批信箋！」

董慕霞也湊了上去，看了一回，面上也不禁露出了驚詫和難以置信之色。

「這……這眞是寶象的筆跡！」

沈匡湖氣得臉色鐵青，忽然標到寶象屍身旁邊，董慕霞又是吃了一驚，急忙叫道：「他屍體上有毒，你搜不得！」

樓雪衣却說：「不怕，搜一搜寶象的屍身，是決不會沾上劇毒的。」

她的話才說了一半，沈匡湖早已動手向寶象搜屍。

過了片刻，沈匡湖從屍身上搜出了三張銀票，兩錠黃澄澄的金子，還有一本薄薄的拳譜。

董慕霞上前一瞧，不禁深深地吸了口氣。

「是……是三千兩的銀票！」她失聲叫了起來。

沈匡湖已氣得面如死灰之色，咬牙道：「每一張都是三千兩，合共就是九千兩了，這奴才好大的胆子！」

董慕霞道：「那一本簿子又是甚麽東西？」

沈匡湖怒道：「這是百毒穿心拳的拳譜！」

鐵佛翁也是神情黯然，嘆道：「其實，為師早已覺得寶象近來行動有點怪異，但怎樣也猜想不到，這奴才竟然跟聖手門有所勾搭！」

董慕霞走到樓雪衣的身畔，說道：「樓姑娘，妳剛才說聖手門已有人混進了沈家，這是不是眞的？」

樓雪衣冷冷地說道：「此事千眞萬確，若要埋怨，就只好埋怨金陵沈家有太多的產業，家中有着令人為之目眩的金山銀海。」

沈匡湖嘿嘿一笑，道：「我爹可不是個昏庸的人，聖手門就算想打沈家的主意，恐怕也會像蘇希哲今天一般，賠了夫人又折兵！」

鐵佛翁搖搖頭，沉聲說道：「匡湖，你絕不可以小覷了聖手門，須知道連長樂盟也為之大感頭疼的敵人，必然具有可怕的潛力和手段，只要稍有半點疏忽，這些惡勢力就會乘虛而入，別的不說，就說你身邊的書僮寶象，若不是樓堂主點破，你現在還絕不會懷疑到他身上啊！」

沈匡湖心中一寒，忙稽首道：「師父教訓的是，弟子會記住了。」

鐵佛翁眉頭一皺，道：「你爹雖然武功才智兩皆卓絕，但明槍易擋，暗箭難防，眼前最急要的事情，莫過於先行把內奸揪將出來，以免伏魔聖手有可乘之機。」

沈匡湖道：「但師父你老人家……」

「別在師父面前苦嘴苦臉！」鐵佛翁倏地喝道：「人生在世，誰能無死？就算為師還能再活十年八載，咱們終須還要分手的，大丈夫做事該權衡輕重，然後循着正確的途徑勇往直前，若是拖泥帶水，前驚後怕，又豈是好漢本色？」

沈匡湖又給師父教訓了一頓，不禁為之面紅耳赤，誠惶誠恐地說：「弟子知道了。」

鐵佛翁道：「既然知道事情孰輕孰重，還不起程趕回金陵？」

沈匡湖一凜，望了董慕霞一眼，欲言又止。

樓雪衣知道他的心意，便說：「你不必担心，我會在這裏陪着董小姐，一直等到你回來的。」

沈匡湖正要說出一個「謝」字，鐵佛翁却已揮手道：「霞兒不必留在這裏，妳也陪匡湖一起去！」

董慕霞吃了一驚，忙道：「不！女兒怎可以在這時候離開青雲館？」

鐵佛翁道：「正因為時勢如此，妳更不能留在這裏，須知為了鹿皮手套，青雲館已成為了是非之地，妳多留一刻，也就更多一分危險！」

董慕霞拚命地搖頭，道：「不！女兒要陪着爹！女兒不怕危險！」

鐵佛翁淒然一笑，道：「妳眞的要陪着爹？」

董慕霞道：「是的。」

鐵佛翁嘆了口氣，道：「可是，妳能陪着爹的時間已不會太多了……」說到這裏，面上已泛起了一片異樣的金芒，連兩眼也同時凹陷了下去。

「爹！」董慕霞大吃一驚，哭道：「女兒要你陪着我，永遠也不要分開……」

鐵佛翁撫摸着她烏亮漆黑的頭髮，氣若游絲地說：「不行了，眞的不行了，妳就跟着匡湖去金陵罷……」

董慕霞瞧見父親這副樣子，不禁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她拉着樓雪衣的衣袖，淚如泉湧地哀求：「救救我爹！救救我爹！求求妳千萬不要讓他死……」

樓雪衣沒有回答，她甚至擰轉了身子，充耳不聞。

但沈匡湖却看見，這位刑堂堂主的眼睛已經紅了。

鐵佛翁眞的不行了，就算是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在此，恐怕也同樣要嘆一句回生乏術。

「樓姑娘……彭破山仍然活着，也只有他才知道鹿皮手套藏在甚麽地方，匡湖，你……帶她到密室去，那鹿皮手套萬萬不可讓聖手門搶走了……」鐵佛翁用盡了最後一口氣把話說完，接着就溘然長逝。

外面忽然又下雨了，雨點淅淅瀝瀝的，在這時候聽來更是倍添凄切……

情海翻波糊塗賬

這是一個陰晴不定的下午，一場大雨剛洒過去，夕陽又從西山斜照而來。

夕陽斜照在濕滑的泥濘路上，這時候，有兩頭大黃狗，正在漫無目的地在路上走來走去，看樣子，牠們都很飢餓了，但附近却似乎沒有甚麽食物可以讓牠們來塡飽肚子。

就在這兩頭大黃狗到處團團亂轉的時候，半空間忽然閃過兩道寒光，接着，這兩頭大黃狗就同時慘叫一聲，雙雙倒下。

「哈哈！倒也！倒也！」一個滿身酒氣，身材奇胖的大胖子從路旁一株大樹跳了出來，咧嘴笑道：「這是『天降橫肉』，今晚有酒有肉啦！」

大胖子輕輕一揪，就把兩頭大黃狗同時揪了起來。

接着，一個人在他背後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唐兄，我以為咱們今天很倒霉，但和這兩頭畜牲相比下來，却又是幸運得多了。」

在大胖子背後的，是個腰懸佩刀的藍衣人，他三十出頭，長得高大英俊，但却有點懶洋洋的樣子。

大胖子哈哈一笑，道：「這一次，咱們是為友復仇才來到廣西的，現在仇人還沒找到，你我却已餓得七葷八素了，再不找點食物，就算仇人送了上門來，咱們也未必打得過對方，那豈不是他奶奶的天大笑話嗎？」

藍衣人的口角不禁泛出一絲微笑來，他說道：「這兩頭倒霉的畜牲已經給你宰掉了，你可不是打算生吃其肉，活喝其血罷？」

大胖子道：「這當然不行，吃狗肉這種事情，最重要的就是火候，就算少一分火氣吃起來也不夠意思。」

藍衣人聳了聳肩，苦笑道：「但這裏似乎荒涼得緊，就算想找個破瓦罈子也不容易。」

大胖子笑了笑，道：「這個你可不必担心，從這裏再向東南走五里，就是北昌鎭，在鎭外有座古剎，主持大師跟老子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

藍衣人怔了怔，道：「那又怎樣？難道你要在那古剎裏煮狗肉吃嗎？」

大胖子道：「這又有甚麽值得大驚小怪？在和尚寺裏吃狗肉，這又不是他媽的第一次。」

藍衣人「唔」一聲，恍然大悟的說道：「我明白了，唐兄這位佛門老朋友，是個狗肉和尚。」

大胖子點頭不迭，道：「不錯，老子最喜歡結交天下間大大小小的狗肉和尚，做如和尚不吃狗肉，那又有甚麽意思？」

藍衣人嘆了口氣，苦笑道：「看你這副德性，也只有狗肉和尚才會跟你交朋友而已。」

大胖子瞪着眼，催促道：「少談和尚，多走兩步好不好？」

藍衣人摸了摸肚子，笑道：「當然很好，因為我已餓了，只有找到和尚寺，這種餓病才能澈底治好。」

說着，緊隨在大胖子背後，兩人疾迅地向東南方飛馳而去。

× × ×

北昌鎭是一座有三百來戶人家的鎭甸，鎭上有兩間酒家，一家客棧。

但大胖子並不打算投宿客棧，而是揪着兩頭黃狗來到鎭外的一間古寺裏。

這寺院雖頗寬闊，但却顯然欠缺維修，只見寺院內外，都是一派荒蕪淸涼的景象，甚至連寺門也穿了幾個大洞。

藍衣人在寺門外瞧了幾眼，不禁笑道：「這種寺院還會有和尚在內嗎？」

大胖子愕然道：「既是和尚寺，就一定會有和尚，你這一問眞是稀奇！」

藍衣人道：「不必爭論，進去瞧瞧便知道裏面有沒有和尚。」

大胖子却沒有移動他那雙粗肥的大腿，只是怔怔地瞧着藍衣人。

「不對！你好像忘記了帶一件很重要的東西！」大胖子突然面露緊張之色，最後更暴跳了起來，怪叫道：「老子的酒罈呢？」

藍衣人咧嘴一笑，道：「酒罈是你的還是我的？」

大胖子道：「當然是老子的，老子從杭州一直捧着它來到廣西。」

藍衣人道：「這就奇了，既然是你的東西，為甚麽却來問我？」

大胖子道：「原來老子宰了兩頭黃狗之後，你沒有捧着酒罈就跟着來了？」

藍衣人聳了聳肩，道：「你沒有囑咐下來，我又怎敢動你的寶貝酒罈？」

大胖子一捧額角，頓足叫道：「那是有金子也難買得到的『酒中香』，你竟然把它棄如敝屣，眞是氣煞老子也！」

藍衣人淡淡一笑，道：「你不是常常說：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嗎？既然不丟也已丟掉了，總不成為了一罈酒又再回頭跑冤枉路罷？」

大胖子哼的一聲，道：「老子明白了，你是怕老子把你弄醉！」

藍衣人微笑道：「就算不酩酊大醉，此時此地喝得太多也是無益。」

大胖子嘆了口氣，說道：「龍老弟，老子是拗不過你的了，不錯，喝得太多着實無益，但有肉無酒，未免是大殺風景之至！」

他這句話才說完，佛殿殘舊的神幔後突然響起了一個人響亮的大笑聲。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既已來了，敝寺又焉能無酒伺候兩位大駕？哈哈！哈哈！哈哈……」

大胖子一聽見這兩句說話，立時眉飛色舞地跳了起來，大笑着說：「駝僧，快滾出來，老子把龍城璧帶來了！」

「甚麽？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神幔後立刻飛躍出一個灰衣僧人，只見這

僧人背上高高鼓起，原來是個駝子，所以大胖子叫他「駝僧」。

這駝僧大概五十歲年紀，他頭上雖然光禿禿，但顎下的鬍子却左右戟張，旣濃密又粗硬，模樣看來粗鹵之極。

他一上來就把大胖子揪着的兩頭大黃狗搶在手中，兩眼却直盯着藍衣人。

他看了好一回，忽然哈哈一笑，怪聲道：「好！好！好極了！」

大胖子伸手捏捏他背上的駝峯，念聲道：「甚麽好極了？」

駝僧道：「好極了就是好極了，你又不是聾子！」

大胖子道：「老子的意思，是想問問你這三個字是甚麽意思。」

駝僧道：「呵呵！嘿嘿！貧僧可也不清楚，你這一問又是甚麽意思！」

大胖子哼的一聲，道：「你一上來就大叫『好極了』，到底是說黃狗，還是說龍城璧？」

駝僧冷冷一笑，忽然把兩頭大黃狗輕輕向上一抛。

他這一抛看來毫不用力，只是隨手施爲，但這兩頭大黃狗居然就像冲天飛箭般，一下子就飛越過天階外高達丈餘的圍牆，消失得無影無踪。

大胖子立刻怪叫起來，磨拳擦掌地說道：「駱駝和尚，你這又是他媽的甚麽意思？」

駝僧哈哈一笑，道：「你這下子叫對了，貧僧正確的法號，就是駱駝和尚，甚麽『駝僧駝僧』，未免太簡短，而且也不夠氣派。」

他好整以暇地，從「黃狗」扯到「駱駝」，臉上的神情分明故意要氣一氣這位「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在當代武林，唯一能被江湖中人公認爲「天下第一大醉鬼」者，自然就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唐竹權，而且，就算有人想冒充唐竹權，也絕對不是容易的事，因爲他的身材太胖大了，在世間上實在很難再找到第二個。

現在，唐竹權看見駱駝和尚面上這種氣死人的樣子，眞是恨不得拔刀把他的駝峯削了下來。

駱駝和尚怪笑了一會，才又瞪着唐竹權接道：「只要是神經稍爲正常的人，都不會有你此一問，貧僧說『好極了』，當然是指這位龍施主，他是武林中最傑出的年靑刀客，又是貧僧久欲會晤的浪子大俠，今日有緣相聚，自然是好極之至。」

聽到「好極之至」這四個字，龍城璧不禁莞爾笑道：「大師言重了，龍城璧只是個不成材的凡夫俗子，說我是『浪子』那很恰當，但『大俠』二字，却是愧不敢當之至。」

「當得上之至，你若是凡夫俗子，那麽貧僧更加是個不折不扣的狗肉和尚。其實早在二十幾年之前，就已有人叫貧僧做『空門奇俠』，初時貧僧也像你這麽謙厚，頻說『不敢當之至，不敢當之至。』但後來平心靜氣地一想，假如像貧僧那樣的佛門奇人也不配稱爲『空門奇俠』，那麽又還有誰可以當之？所以就決定下次有人如此稱呼貧僧的話，貧僧就來個『却之不恭，受之無愧。』坦然承認可也。哈哈！哈哈！眞是往事不堪提之至。」

「何以不堪提之至？」龍城璧奇道。

駱駝和尚乾咳兩聲，嘆道：「因爲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人稱呼貧僧爲『空門奇俠』了，倒是『空門駝子』、『佛門駱駝』之類的稱呼，多得數之不盡，唉，龍施主，你說這是不是令人扼腕浩嘆，痛心疾首之至？」

「之至之至，老子之至你媽個春秋大夢屁！」唐竹權冷冷一笑：「你何不把法號改一改，就叫『之至大師』好了。」

「之至大師？」駱駝和尚皺了皺眉，又把「之至大師」這四個字翻來覆去地唸了兩三篇，忽然拍掌笑道：「這法號好極之至，這一次貧僧依你的，但駱駝和尚這稱呼也不能棄掉，否則讓西方極樂世界的師父知道了，一定會大大的不高興，那時候就不妙之至了。」

唐竹權氣他不過，不禁啐了一口，罵道：「死賊禿，他……」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駱駝和尚忽然一臉嚴肅，合什道：「這裏是佛門清靜地，唐施主昔才把兩條狗屍帶進來，如今又復粗言穢語，咳咳，那眞是太不應該，太不應該！」

他忽然一本正經，但說來却又是那麽義正辭嚴，唐竹權不禁爲之呆住。

只聽見駱駝和尚雙目低垂，語聲凝重，又緩緩地接道：「敝寺雖然佛多僧少，香火欠盛，但唐施主若想在這裏宰吃黃狗，却是絕對不行的。」

唐竹權鶩着一肚子悶氣，道：「爲甚麽宰不得黃狗？」

駱駝和尚又唸了一聲佛號，過了很久才說：「因爲貧僧早已囑咐門下弟子宰了四隻不大不小的黑狗。」

唐竹權陡地一呆，過了半晌才狂笑起來，罵道：「他奶奶的，果然是個不折不扣的狗肉和尚，黑狗比黃狗好，那眞是一點也不錯，好極之至！好極之至！」

龍城璧却嘆了口氣，道：「但照在下看來，今天咱們是罪過之至了。」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在和尙寺裏吃狗肉，老子認爲絕不罪過，倘若在和尚寺裏活活餓死了，那才是天下間最罪過的事情。」

龍城璧又嘆了口氣，道：「在佛門清靜之地吃狗肉是否罪過，這一點姑且不論，但那兩頭黃狗無緣無故的給你打死了，却又不是用來祭肚子，如此白白浪費血肉生靈，那還不算是罪過嗎？」

唐竹權立刻把駱駝和尚向前一推，道：「這可不是老子的主意，把黃狗抛掉的是這位阿彌陀佛之至的之至大師。」

駱駝和尚嘿嘿一笑，道：「唐大少爺，這算是甚麽？有黑鍋應該大家揹！」

唐竹權嘻嘻一笑，道：「黑鍋只有一個，犯不着用兩人來揹着它，而且，那兩頭黃狗的確是你抛掉的，龍老弟說得很對，吃狗肉不算是甚麽罪過，但浪費生命，那就大大不該了。」

駱駝和尚氣得咳了起來，他咳了兩三聲，才說：「好，這一趟算是貧僧栽了，貧僧現在就去把黃狗檢回來。」

唐竹權得意地一笑：「這才算是略盡地主之誼嘛！」


一個駝背僧人打着「哈哈」笑的走出來。

駱駝和尚不再理睬他，兩條大袖一揚，身形如箭般向寺門外疾馳而去。

過了半晌，駱駝和尚回來了，但却兩手空空如也，而背上也並未揹着那兩頭黃狗。

唐竹權直勾勾地望着他，說：「怎麽了？那兩頭畜牲呢？」

駱駝和尚攤開手，道：「不見了。」

唐竹權道：「怎會不見了？」

駱駝和尚道：「不見了就是不見了，你這一問眞是出奇。」

唐竹權道：「老子不相信，你這一抛之力有多大，總不會抛到十萬八千里外去罷？外面又不是汪洋大海，豈有須臾之間便不見了之理？」

駱駝和尚冷冷一笑，道：「不見三幾年，你這位唐大少爺眞是越來越蠻不講理，你若不相信，可以自己去找個夠。」

唐竹權嘿嘿一笑，道：「這分明就是你這個駝子和尚的奸計，你不去檢，却叫老子跑出去檢回來，老子可不上當。」

龍城璧嘆了口氣，接着苦笑道：「兩位不必爭執了，就讓我出去找找好了。」

駱駝和尚道：「不必找了，寺外是塊大草坪，正是一目可以了然，瞧兩眼就連草坪上有幾朶花兒也可以數得清清楚楚，那兩頭畜牲若是在那裏，貧僧早就檢回來啦。」

龍城璧淡淡道：「在下並不是不相信大師，但唐大少爺很不服氣，他自己又不願意去找，以其弄成僵局，就由在下多走一遭却又何妨？」

唐竹權咧嘴一笑，道：「對！果然不愧是最傑出的年靑刀客。」

駱駝和尚白了他一眼，道：「龍施主固然是傑出的年靑刀客，但他現在並不是去誅惡鋤奸，只是爲了你這個大醉鬼而白走一趟。」

唐竹權冷冷一笑：「老子敢打賭，他這一趟絕不會白走！」

駱駝和尚「哼」一聲，道：「你要打賭甚麽，貧僧不奉陪的便是佛門王八！」

唐竹權眉毛一揚，道：「哦？此話當眞？」

駱駝和尚道：「別的和尚戒葷戒殺戒賭，貧僧却只戒放屁，就算你要賭腦袋，貧僧也捨命相陪！」

唐竹權「呸」一聲，道：「你這顆腦袋一文不值，贏來何用？」

駱駝和尚道：「你可以賭別的，只要你敢說出來就行了！」

唐竹權咬了咬牙，大聲道：「好！老子就賭……賭……」

「要賭甚麽？快說！」

「嘻嘻，不賭了。」

「幹嗎不賭？誰輸了就在這裏剝光衣服怎樣？」

唐竹權笑了笑，道：「贏了的剝光衣服如何？」

駱駝和尚嘿嘿一笑，道：「這一次算你幸運，嘿嘿！嘿嘿！」

唐竹權不答腔，只是訕訕一笑。

他當然不再賭了，因爲龍城璧已經回來。

他也是空着兩手回來的。

「那兩頭黃狗不見了，草坪上只有六朶薔薇、十一朶玫瑰和二十三朶茉莉。」

這是一件怪事。

「難道這裏有豺狼猛獸出沒嗎？」唐竹權道。

駱駝和尚道：「就算這附近有豺狼野獸，也早早給貧僧吃掉了。」

唐竹權道：「但這又如何解釋？」

駱駝和尚說道：「也許是這裏的山神也想吃狗肉，所以就把那兩頭畜牲也拿走了。」

唐竹權點點頭，道：「亦是道理，亦是道理。」

龍城璧沒有答腔，因爲他知道這不是道理，他從來不相信鬼神之說，而且就算眞的有山神顯靈，也絕不會把這兩頭死了的黃狗帶走。

世間上吃狗肉的和尚絕不只是駱駝一個，但吃狗肉的神仙，龍城璧從來也沒遇

見過，甚至連聽也沒有聽過。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把死狗拿走的人，輕功一定很高明，否則大家必然可以察覺出來。

可是，一個輕功如此高明的人，又怎會悄悄地把兩隻死狗弄走？

這一點，龍城璧可想不通了，唯一比較合理的解釋，也許就是這位高手也喜歡吃狗肉，所以就老實不客氣拿走了。

但這種看來「比較合理」的解釋，似乎也甚是不可思議，想到這裏，龍城璧不再想下去了。

這是他的習慣，既然想來想去也想不通，最好的辦法就是索性不想。

最少，暫時不要再想它，以免越想越亂，越想越是一塌糊塗。

就在這時候，一陣奇妙的香氣瀰漫着整座佛殿，唐竹權樂得快要暈倒了。

那是狗肉之香，不是黃狗，是黑狗。

這是唐竹權和駱駝和尚心目中的「肉中之王」，天下間絕對沒有任何肉味可以比得上。

龍城璧也吃狗肉，但却絕不吃自己曾經認識過的狗。

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倘若一隻狗曾經向自己搖頭擺尾，態度親暱友善萬分，那又怎能忍心宰而吃之？

要吃狗肉，本無妨，但必須吃自己不認識的狗，吃起來的時候就會舒服得多，古人說：「君子遠庖廚」，那是不無道理的。

但有一次，龍城璧在杭州陪唐竹權吃狗肉的時候，却給一個道貌岸然的老秀才奚落了一頓。

龍城璧沒有生氣，只是說：「你是吃素的？」

老秀才搖頭。

龍城璧又問道：「那麼，你吃不吃牛肉？」

老秀才道：「牛肉自然可以吃，但狗却不同。」

龍城璧道：「如何不同法？」

老秀才道：「狗是人類最忠實，也最可愛的朋友。」

龍城璧道：「牛呢？」

老秀才答道：「牛本來就是人類的食物。」

龍城璧道：「狗無罪，牛又何罪之有？牠一輩子爲人耕種而辛勞，最後還要成爲人類腹中之物，計算起來，人類豈非更對不住那些公牛母牛小牛黃牛水牛了？」

老秀才開始有點窘了，只好說：「狗是有靈性的，跟牛完全不同，你休要混爲一談。」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你對牛的認識有多深？狗有靈性，牛更有靈性，牠對主人忠心的程度，絕不會比狗輸虧，牠可以拉動牛犂，可以拉動車子，更能克苦耐勞，挨鞭吃打，但主人給牠甚麼酬勞？嘿嘿，只有不值一文的禾草而已，還有，當牛知道要給拉去宰殺的時候，牠會掉眼淚，會對主人依依不捨，老先生，你若不相信，不妨去問問養牛的，或者索性自己養一隻試試看，在下保證不出一年，你這一輩子也不會再吃牛肉！」

老秀才的臉色白了，立時爲之語塞。

龍城璧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他有俠骨柔腸的一面，但却絕不等於是婦人之仁。

而最重要的，就是他絕不迂腐。

所以，他可以和那些附庸風雅之士剪燭夜談，也可以跟屠狗之輩狂飲高歌，大快朵頤，把最討厭的繁文褥節全都拋諸腦後。

這才是眞眞正正的雪刀浪子。

× × ×

狗肉眞香。

但在一座林子裏，却有人用最奇怪的方法來吃狗肉。

那是三個很古怪的人，他們在一間破寺門前拾到了兩頭死了的黃狗，然後來到這裏生火烤熟來吃。

這三個怪人，正是中原三大法師。

「哈哈，這一次大仇可報矣！」老二一面吃狗肉，一面笑着說。

老大瞪着他：「你有何深仇大恨？」

老二用左手拍拍自己的右肩，道：「這裏很疼，好像還瘀了一大塊。」

老三奇道：「你這裏爲甚麼會瘀了一大塊？爲甚麼不說瘀了一小塊？又爲甚麼不說瘀了兩大塊或者三大塊？你又爲甚麼說好像是瘀了，而不能肯定地說眞的瘀了呢？」

老二道：「這是因爲衣裳隔住了肌膚，所以只能瞎猜而已，但相信雖不中亦不遠矣。」

老大點點頭，道：「我明白了，這都是這口棺木連累你的，所以我剛才把它劈成粉碎，然後用它來生火烤狗肉吃。」

老三道：「你只是把棺木劈開幾十塊，並沒有把它劈成粉碎，棺木若是劈成粉末一般瑣碎，就很難把狗肉烤熟了。」

老二道：「用棺木來烤熟的狗肉，總是特別香的，這混帳東西把老子的肩膊弄得又瘀又疼，不燒掉它可對不住列祖列宗了。」

老大道：「若不是我瞧見那破寺圍牆有黃狗飛來，一手將它接住，咱們現在恐怕只好啃樹皮了。」

老三道：「前面是北昌鎮，咱們身上又不短缺金子銀子，怎會淪落得要去啃樹皮？」

老大道：「嘿嘿，你沒聽見鐵佛翁對咱們怎樣囑咐嗎？他老人家說：『你們要小心一點，不要到處闖禍。』那北昌鎮聽說是藏龍臥虎之地，那些龍龍虎虎且不要提，單是一個叫駱駝的臭和尚便已厲害無比，據說他吹一口氣就可以把漓江上的船兒吹到廣東佛山去，所以咱們最好不要在鎮上露臉，免招痲煩。」

老二道：「駱駝是沙漠之舟，這駱駝怎麼混到山明水秀鮮花嬌艷的廣西來？」

老三道：「這駱駝敢情是在沙漠上挨不住酷冷酷熱之苦，所以不遠千山萬水到此享福。」

老二道：「如此說來，這廝豈非沙漠逃兵？」

老三道：「逃兵有沒有罪？」

老大道：「當然有罪，逮着了是要砍頭的。」

老二道：「這麼說，叫他做逃兵和尚才最貼切。」

老大道：「管他是逃兵還是當今聖上

，咱們既不會遇上這斯，就當他是個遠山之屁好了。」

老三聽得一怔，道：「何謂『遠山之屁』？」

老二咧嘴一笑，道：「你肚子裏文墨不多，自然不懂老大這四個字的意思。」

老三道：「難道你又懂了？」

老二道：「我肚子裏的文墨，只比老大少一點點，自然深明其中涵義，所謂『遠山之屁』者，就是管他又臭又响，咱們身在遠方，自可不聞不問，就只當此屁並不存在可也！」

老大哈哈一笑，道：「果然不愧是老二中的老二，如此深奧的哲理，你也能立時勘破，將來必定前程無限，甚至高中狀元也不爲奇。」

老二也哈哈一笑，道：「有大哥在此，老二豈敢高中狀元？但中他一個榜眼探花，自該絕無疑問。」

老三忽然「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大聲道：「不好，這是近山之屁，好臭！好臭！」

老大勃然變色，怒道：「甚麼『近山之屁』，你發神經病了？」

老三道：「你們越說越臭，又近在老三咫尺，自然可算是近山之屁了。」

老二道：「咱們的說話如何臭法？」

老三道：「師父常說：『當今聖上昏庸好色，文武百官却又官官相衞，正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大好神州就給這些臭官弄得民不聊生，滿目瘡痍！』由此可見，烏鴉必黑，官兒必臭，虧你們還在這裏大做官夢，豈非不折不扣的近山之屁嗎？」

老三此言一出，老大老二便再也駁不上來。

須知道兄弟三人，雖然是天天頂撞，說起話來句句必爭，但對海角巨靈神高一冲這位師父，却是敬若神明，師父若說月亮是四方的，他們也必然會照說如儀，就算有人提出反駁，他們也會說出一篇似是而非，但却又令人不知如何反駁的道理，總之，在這三人心目之中，師父的說話是絕不會錯的。

如今老三把師父以前曾經說過的話兒搬了出來，老大和老二也就只好承認自己已是在放屁了。

老三勝了一仗，不禁笑逐顏開，但就在這時候，林子裏忽然有人尖叫了起來。

老二一怔：「這是甚麼叫聲？是不是鬼叫？」

老大搖搖頭：「別疑神疑鬼，師父說過，鬼神之說都是騙人的。」

老三道：「但師父爲甚麼又叫做海角巨靈神，難道師父也在騙人嗎？」

老大道：「此神不同彼神，因爲師父是人中之神，所以雖然被江湖上的朋友稱爲海角巨靈神，但實際上他還是個人，而不是神。」

老三道：「江湖上的朋友這樣稱呼師父，那自然是因爲尊敬，但爲甚麼師父的敵人也叫師父做海角巨靈神，而不叫他海角巨靈鬼？」

老大眉頭一皺，正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林子裏又有人再叫了兩聲，接着還叫道：「救命——！」

老二吸了一口氣，道：「是不是鬼打鬼，所以連鬼也在叫救命了？」

老大怒道：「少放屁，這叫聲又尖又嫩，準是個女子。」

老三道：「這可痲煩，自古以來，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

老大「呸」一聲：「管他是甚麼人，既然有人喊叫救命，咱們就得先去救了再說！」

老二一拍胸膛，把一隻狗腿骨遠遠拋掉，道：「對！救人要緊，這些棺材狗肉改天再吃好了！」

老三道：「這番英雄救美的事蹟，勢必千古傳頌，名流青史。」

老二道：「倘若救出來的是個母夜叉，那又如何？是不是變成遺臭萬年，身敗名裂了？」

說到這裏，又是一聲「救命」，三人不再鬥嘴，匆匆循着聲音趕了過去。

雖然在黑夜之中，但這三怪曾練過「夜視」之功，林中景物他們還是可以辨認出來。

三人在林子間疾馳了片刻，老大忽然指着北方說：「五十丈外有間小屋子，那裏還有燈光。」

老二道：「你看錯了，此地距離那屋子應該是五十五丈。」

老三道：「這也錯了，是五十三丈零九寸半才對。」

三人你一言我一語，但脚步一點也沒停下，老三這句話才說完，三人已來到了小屋門前。

老大忽然停步，沉聲道：「好重的血腥氣味！」

老二接口道：「這裏莫不是宰豬的屠場？」

老三道：「宰是宰了，但宰的却不是豬，而是一個老頭兒。」說着，從一口井旁揪起了一具屍體，那是一個白髮老翁。

這白髮老翁衣衫樸素，看來是個土老兒。

老二道：「他是怎樣死的？」

老三道：「他背後中箭，心臟停止跳動及流血過多，所以死了。」

這時候，老大已衝進屋子裏，同時叫道：「你們進來瞧瞧！」

老二老三立刻也進入屋子裏，兩人的眼睛接着同時一亮。

「是神弓帮的蘇希哲！」老二失聲叫道。

「這混蛋怎麼會死在這裏呢？」老三問。

老大說：「那老頭兒背後中箭，準是這個龜兒子幹的好事。」

老二道：「這龜兒子的箭術不錯，但心腸却十分毒辣，就算我有女兒也決不嫁他。」老二說得心頭火起，一脚就向蘇希哲的頭上踩了過去。

老大皺了皺眉，道：「這龜兒子武功不弱，怎會死在這裏？」

老三上前看了一會，道：「瞧！他脖子後面插着一把利剪，剪上還有他流出來的血！」

老二道：「你後面一句說話不嫌太多餘嗎？」

老三道：「你這一問才是多餘之又多餘。」

老大道：「別吵！咱們是來救人，可不是來這裏吵架的。」

老二嘿嘿一笑，道：「救人？救誰？是不是把這兩個死人救活過來？」

老大道：「這兩個人自然是救不活的，咱們是來救那個叫救命的女子的。」

老三道：「但這裏沒有女子，蚊子倒有幾隻，而且還兇得緊哩！」

老二道：「你說的不錯，這裏的蚊子眞兇，咬了我七八口。」

老三問道：「蚊子會咬人，女子咬不咬？」

老二道：「當然咬，而且咬得比蚊子還兇一百倍。」

老三道：「何以見得？爲甚麽不說九十九倍或者是一百零三倍半？」

老二道：「多少倍這種算法你自己慢慢來研究好了，但女子咬人比蚊子兇，那是有證有據的。」

老三道：「證據何在？」

老二道：「就在龜兒子的右腕上。」

老大老三立刻向蘇希哲的右腕上瞧去，果然看見他腕上有一排極深的齒痕。

老三道：「這好像不是蚊子咬的。」

老大道：「當然不是蚊子，蚊子的嘴巴絕對沒有這麽大。」

老三道：「說不定這是一隻巨蚊，那就不可同蚊而語。」

老大說道：「蚊子再大，也不會有牙的。」

老三道：「小蚊當然沒有牙，就像是人類初生嬰兒一樣，但大蚊成長後，說不定就會和人一般長出牙齒了。」

老二聽到這裏，再也忍耐不住，怒道：「咱們是爲了救美而來，這分明是女子的齒印，你却偏要說是蚊子所咬，難道咱們正在英雄救蚊嗎？」

老大「唔」一聲，道：「這次老二全對，老三錯得一塌糊塗，但那女子呢？怎麽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老二道：「啊呀，準是他媽的投井去也！」

「投井？」

「這一次老二又猜中了，井裏眞的有人！」

「快救上來！快救上來！」三人立時急得亂七八糟，忙作一團地救人去了。

× × ×

人已救起，而且果然是個女子。

這是一個容貌娟好，臉色雪白的美少婦。

就算她的臉本來不怎麽白，這時候半死不活的，想不白也不成了。

老大忽然哈哈一笑，道：「總算不是個母夜叉。」

老二道：「總算不是個大蚊子。」

老三默不作聲，老二又道：「她會不會死？」

老大道：「她還有氣息，死不了。」

老二道：「蘇希哲那龜兒子準是想佔她的便宜，但却給她咬了一口，然後用利剪把他送上西天。」

老大點點頭，道：「這種判斷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這龜兒子也可算是該死有餘。」

老三道：「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從今晚起，鬼門關內又多了一個風流鬼了。」

老大道：「這女子殺了蘇希哲後，眼見自己已變成兇手，而且父親也已死在這龜兒子箭下，不禁淚如泉湧，痛不欲生，於是把心一橫，便跳進這口井裏。」

老二嘆道：「她遭逢如此不幸之事，只怕連腸胃也横了一半。」

老大道：「老天啊，咱們可沒有猜錯罷？」

「你們很聰明，一點也沒有猜錯！」那少婦忽然悠悠轉醒，但旋即泣啜起來。

「不要哭！妳一哭咱們也想哭了！」

老二苦着臉說。

那少婦果然立刻止住了哭聲，說道：「好，我不哭，但你們也不要多管我的閒事。」

老二應聲道：「只要妳不哭，妳的閒事咱們決計不管。」

那少婦咬了咬牙，用手推開老二，道：「讓開一點！」

老二立刻側身讓開去，兩眼却瞧得有點癡了。

少婦走進屋子裏，三人都呆呆地望着她，老三喃喃道：「她準是想再咬龜兒子一口。」

話猶末了，少婦果然向蘇希哲的屍體走了過去，但却不是咬他一口，而是把那柄利剪拔了出來，然後對準自己的心窩插下去。

「使不得也！」老二的反應最快，立刻閃電般撲前，閃電般地抓住了少婦的右腕。

少婦瞪着他，怒聲道：「我又沒有哭，你爲什麽還要來管我的閒事？」

老二咳嗽了兩聲，道：「閒事我自然不管，但生死之事却是絕不等閒。」

少婦喝道：「放手！我死我的，任誰也管不着。」

老二道：「別人管得着與否，本法師一概不理，但如今既然讓本法師遇上了，那就非管不可。」

少婦咬着嘴唇，喝道：「男女授受不親，你這樣老是捏着我的手，這算是甚麽意思？」

老二面上一紅，但旋即答道：「嫂溺而不拯，是爲豺狼也，妳我雖然男女有別，但爲救妳這條性命，我吃虧一點也是在所不惜。」

少婦怔怔地瞧着他，眼睛裏不禁露出了奇怪之色。

「你……你爲甚麽非要救我不可？」她的態度已漸漸軟化下來。

老二乾咳兩聲，道：「因爲妳還年輕，而且……而且又那麽漂亮……」

少婦道：「我若是個又老又醜的老太婆？你是不是會袖手旁觀？置之不理？」

老二面上露出了尷尬之色，半晌才道：「這當然不會，就算是一百零三歲半的老太婆，也不應該自尋短見的，所以妳現在若有一百零三歲半，我還是要捏着妳這隻手，不讓妳幹這種可怕的傻事。」他說得很誠懇，一點也不虛僞。

中原三大法師本來就不是虛僞的人。

少婦的眼色又變了，她唇片顫動，但却甚麽也說不出來。

老二吸了一口氣，道：「妳能不能放棄這種愚蠢的念頭？死亡，絕不能解決任何問題，難道除了妳爹之外，妳再也沒有別的親人嗎？」

少婦的身子猛然一陣顫抖，右手五指也鬆軟下來，利剪立時「鏗」的一聲跌在地上。

老二馬上把利剪遠遠踢開，然後才放開了手。

少婦茫然地笑了笑，道：「我雖然還有親人，但却已賣掉了。」

老二奇道：「親人又不是鴨子，怎可以賣掉？」

少婦道：「但我眞的賣了。」

老二問道：「妳賣掉的親人叫甚麽名字？」

少婦道：「胡小寶。」

老二道：「他是你的甚麽親人？是表弟還是表妹？」

少婦搖頭道：「不是表弟妹，而是我的兒子。」

老二吃了一驚：「妳把自己的兒子賣了？」

少婦凄然一笑，道：「是的，我對不起他，所以只好把他賣了。」

老二不禁聽得糊塗起來，說道：「難道妳若對得起兒子，就不會把他賣給別人嗎？」

少婦道：「這還用說嗎，誰都希望自己的兒子靠在身邊，一家人共享天倫之樂，若不是有難言之隱，就算把我碎屍萬段，我也不會把他賣掉的。」

老二不禁爲之惻然，道：「妳有甚麽難言之隱，不妨直說，咱們一定會大力帮忙。」

少婦苦笑一聲，道：「你雖然是個有心人，無奈小寶的父親沒有半點心肝，這個忙，你是帮不了的。」

老二挺起胸膛，道：「這倒未必，小寶的老子叫甚麽名字，如今他在甚麽地方呢？」

少婦答道：「小寶的爹叫胡甘寧，他本來是我的如意郎君，但小寶還沒出世，他就放下二百兩銀子，不再理會咱們母子了。」

老二勃然大怒：「二百兩銀子有甚麽用，最少也得二千兩才够！」但想了一想，覺得這話甚是不妥，便改口道：「就算是二萬兩二十萬兩也不中用，他拋妻棄子，不負責任，簡直是個禽獸！」

少婦又哭了起來。

「別哭！別哭！妳一哭本法師就會天旋地轉，且靜一靜，讓本法師爲妳母子作主。」老二說。

老大聽到這裏，便插口說：「胡甘寧這負心漢，咱們一定可以把他抓回來碎屍萬段，但妳兒子倒是非要買回來不可。」

老三也加插自己的意見，道：「就算買不着一個，買回半個也是好的。」

老二雙目一瞪：「一個兒子就是一個兒子，若只是半個，那豈不是死了？」

老三道：「那是聊勝於無。」

老大喝道：「廢話，人家已經傷心得肝腸寸斷，你還在這裏說不吉利的說話，是不是想挨揍？」

這次老三自知理虧，只好閉上嘴巴。

老二却又在問那少婦：「妳叫甚麽名字？」

那少婦回答：「奴家姓朱，這裏人人都叫我朱麗娘。」

老二說：「朱麗娘！唔，這名字就和妳同樣美麗，那姓胡的龜兒子身在福中不知福，居然撇下了這樣的嬌妻不顧而去，眞是又糊塗又可惡。」

老大瞧着朱麗娘，又向蘇希哲的屍體瞧了一眼，然後才道：「這淫賊怎會來到這裏的？」

朱麗娘又哭了一會，才道：「他說……是胡甘寧叫他來的，他說胡郎不再要我了，還叫他來跟我相好……」

老二暴跳起來，怒罵道：「好不要臉的狗漢子，胡小寶有一個這樣的父親，眞是他奶奶的倒楣三生。」

老大道：「少嚕嗦，咱們先去找回小寶再說。」

老二道：「對，他在甚麽地方？」

朱麗娘說道：「我把他賣到留芳院去了。」

老三道：「那倒是個好地方，留芳者，留芳百世是也，那留芳院必然是個聖賢豪傑長駐候教的地方。」

老二道：「倘眞如此，那倒萬萬不可以錯過。」

朱麗娘却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留芳院是一座青樓。」

老三道：「管他是青樓還是綠樓，咱們把胡小寶弄回來，然後再找那衣冠禽獸算帳。」

老二道：「對，就照這麽辦。」

老大目光一轉，却道：「這裏的兩個死人，如何處置？」

老三道：「只可惜那副上好棺木已給咱們烤吃狗肉燒掉了，否則一棺兩屍，倒也甚妙。」

老大道：「那龜兒子何須用甚麽棺木，就讓他死無葬身之地好了。」

老二道：「但那老頭兒又怎樣？」

老三忽然「哈哈」一笑，道：「本法師自有妙計。」

老大道：「你懂得做棺木？」

老三沒有回答，却跑到那老頭兒身邊，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個瓶子。

老二皺眉道：「這是甚麽玩藝兒？」

老三笑了笑，把瓶子裏黃色的汁液向屍身洒下，只見在片刻之間，屍身便已冒出白色的濃烟。

老大瞪着眼睛，道：「這不是化屍水嗎？你是從那裏弄來的？」

老三嘻嘻一笑，說道：「兩個月之前，有個殺手在二崖鎮上給沈匡湖宰了，沈匡湖在他衣服裏搜到了兩瓶這樣的東西，其中一瓶已用在那厮身上，還有這一瓶，我老實不客氣把它搶走，如今果然大派用塲。」

朱麗娘給這可怕的景象嚇呆了，等到那些濃烟消散後，那老頭兒的屍身已只剩下一堆白骨，而且連骨頭也逐漸在溶化之中。

老二笑了笑，道：「這也不錯，正是乾淨俐落，還可省了春秋二祭。」

老三瞧着朱麗娘，笑道：「妳現在可以安心去找胡小寶啦！」

朱麗娘呆了很久，才咬了咬牙，說：「好，我們現在就到留芳院去！」

× × ×

留芳院就在那北昌鎭之中。

這時候，雖然夜已深了，但在這等烟花之地，還是相當熱鬧。

老大在門外打量了一會，忽然笑道：「這兒氣派不凡，好像是富戶之家。」

老二道：「不管他是富戶還是老芋，先把胡小寶找出來才最正經。」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在留芳院裏大叫：「救命！救命！」聽這聲音，甚爲稚嫩，似是一個男童所發出的。

老三一怔，道：「今天是甚麼日子，怎麼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不斷先後大叫『救命』？」

他還沒有說完，就已經看見一個八九歲大的青衫男童，氣急敗壞地從留芳院大門裏走了出來。

老二「嗜嗜」一笑，道：「這小子面有菜色，但却也跑得不慢，相信假以時日，必成大器。」

老大道：「年紀小小，即懂得大叫『救命』，顯見足智多謀，秀外慧中。」

老三說：「秀外慧中這四個字，似乎只能用在女人身上，老大這一次必然是弄錯了。」

老大說：「老弱婦孺，自古以來就是渾然一致相差不遠的人物，在女人身上可以用的字眼，黃口小孺也一定用得着。」

老二「哦」的一聲，說道：「原來如此，嗯……這小子如今花容失色，嬌喘不休，顯見有人要傷害他的性命，爲了憐香惜玉，咱們決不可任由他死在狂蜂浪蝶之手！」

這時候，朱麗娘忽然尖叫了一聲：「寶兒！寶兒！我在這裏！」

老三說：「寶兒是誰？」

朱麗娘急道：「他就是胡小寶呀！」

老二「哇」的一聲，怪叫道：「我的祖宗，妳怎麼不早一點說？」

這時候，胡小寶已走得兩腿酸軟乏力，而一個滿臉殺氣的黃衣漢子，却在後面窮追上來。這黃衣漢子手執鋼刀，越追越近，眼見胡小寶立時就血濺當場，驀地一條快疾異常的影子彷彿從天而降，接着「蓬」然一聲，黃衣漢子的胸膛上已經結結實實地換了一記內家重掌。

打出這一掌的人正是老三，他正要再補一記穿心腿，老大已大喝道：「把這廝活捉！」

老三這一次也眞聽話，穿心腿立刻硬生生的收了回來，改以點穴手法，一口氣點住了黃衣漢子期門、百匯、氣海、膻中、少陽五處穴道。

老二立刻上前把胡小寶抱起，細心呵護地說：「你有沒有受傷？」

胡小寶搖搖頭，一對烏黑發亮的眼睛却瞧着狂奔而來的朱麗娘。

「媽！」他喊叫着說：「妳怎麼這許多天都沒有來見我？那鴇婆子天天都把我又打又罵，現在還有人要殺我哩！」

朱麗娘從老二手裏把胡小寶抱了過來，母子兩人同時大哭。

老大眉頭一皺，喃喃道：「偏偏就是有這許多不必要的眼淚。」

老二說：「大概母子重逢，多半如此才算像樣。」

老三揪着那黃衣漢子的衣衫，喝道：「你這廝是何方鳥漢？快說，不說就把你閹掉！」

一聽見「閹掉」這兩個字，黃衫漢子差點沒給嚇得撒尿，連忙道：「小人叫丁標。」

老二道：「這名字多半是假的，讓我撕掉他左邊耳朶，他才會說眞話。」

那黃衫漢子吃了一驚，急道：「小人眞的叫丁標，絕非虛言……」但話猶未了，左耳突然一陣劇痛，竟然眞的給老二活生生的扯了下來。

那黃衫漢子看見自己的一隻耳朶忽然掉落在別人的手裏，眞是驚駭欲絕，險險就要當場昏倒過去。

老二冷笑道：「你這龜兒子聽着，你若敢暈迷倒下，我就把你撕開八大塊！」

黃衫漢子給人撕掉一隻耳朶，已是劇疼澈骨，就算立刻暈倒下去，那也絕對不是甚麼奇事，但老二也眞霸道，居然還要命令他不准暈倒，否則就要把他活活撕開八大塊，黃衫漢子一聽見這句話，知道自己在面臨着生死關頭，的確是「暈不得也」，故此也就只好儘力忍耐，道：「小人不敢暈迷倒下便是……」

老二冷冷一笑，道：「現在本法師再問一句，你叫甚麼名字？要說老實話！否則這次割掉你的鼻子！」

黃衫漢子暗叫倒霉，一時之間眞是不知如何回答。

原來他的確姓丁名標，並未曾說過半字虛言，但却還是給老二不由分說就把左耳撕掉，這時候，他若還是照說一遍，這鼻子恐怕眞的保不住了的。

丁標想了一想，只好說：「小人說實話了，小人其實姓吳名海天。」

「吳海天！這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撕掉一隻耳朶後，你總算肯從實招來了。」老二得意地一笑，又把那隻血淋淋的耳朶塞進丁標衣衫裏，道：「我向來賞罰分明，你既然說實話，我決不會難爲閣下，這點小小意思，還務請兄台收下。」

丁標爲之啼笑皆非，但却也只好說道：「多謝大爺賞賜，小人沒齒難忘。」如此遭遇，他當然是一輩子也忘不了。

老二又是哈哈一笑，拱手道：「客氣！客氣！難得吳兄仗義帮忙，本法師自是感激不淺，但有一事，還望吳兄不吝賜教。」倘若單是聽這幾句說話，倒是客套斯文，甚有修養。

丁標哭笑不得，唯有苦着臉說道：「大爺有甚麼說話要問的，小人自當據實相告、」

老二滿意地點了點頭，道：「你有沒有神經病？」

丁標一怔，繼而搖頭道：「小人一向神經正常，並非瘋子。」

老二道：「瞧你相貌堂堂，就算你說自己是個瘋子，我也不會相信。」

老三忍不住道：「他若說自己是瘋子，那又怎樣？是不是把他閹了？」

老二道：「這個自不待言。」

丁標暗暗捏了一把冷汗，慶幸總算又過了一關。

只聽見老二又問：「你既然不是瘋子，爲甚麼操你奶奶的竟然操着刀子去殺一個黃口小兒？」

丁標道：「小人時運欠佳，近來逢賭必輸，欠下了周大爺三百兩、張公子二百八十五兩、譚師爺五十六兩、鴇婆二十兩，還有禿頭小李七兩六錢，姚小厮子三兩半、邱夫人十文錢……」

「够了够了，這干我屁事！」老二大不耐煩。

丁標苦着臉道：「這當然跟大爺沒有相干，但小人欠債纍纍，却是苦不堪言，所以才會幹出這種下流的勾當。」

老二兩眼一翻，道：「這小兒又不是腰纏萬貫的鉅富，你就算宰了他，也絕不會在他身上刮到幾兩銀子。」

丁標道：「小寶身上雖然不會有錢，但小人若殺了他，就可以得到一筆可觀的酬勞。」

老二道：「怎樣可觀法？」

丁標道：「三千兩。」

老二奇道：「是那一個瘋子，居然會花三千兩來派你去殺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娃兒？」

丁標才猶豫一會，老二已疾聲催喝道：「快說！再不說本法師就把你——」

不等他說完，丁標已連忙開口不迭，道：「小人一定說，但小人却怕說了出來之後，大爺又以爲小人在胡謅，這可冤枉極了。」

老二沉吟一會，說道：「你放心好了，我知道你這一次再也不敢有半字虛言，只要你說了，今天本法師就會放你一條活路。」

丁標吸了一口氣，半晌才道：「要殺胡小寶的，就是青雲館的沈匡湖！」

老三陡地喝了一聲，沉聲道：「胡說，沈匡湖爲甚麼要殺這黃口小兒？」

丁標道：「這……這一點小人可不清楚了。」

老三冷笑道：「分明一派胡言，他媽的你一定是想當太監了。」

丁標面無人色地說道：「小人句句屬實，小人又豈敢在三位大爺面前要甚麼花樣。」

老三正待動粗，老大却揮了揮手，道：「把這廝的穴道解了，放他走。」

老三一怔，瞧着老二。

老二也依着老大的手勢輕輕一揮，道：「師父常說：『人無信而不立』，咱們既然答應了吳海天放他一條活路，現在就得遵守諾言，否則就會站立不穩，狼狽異常。」

老三說：「誰知道他是不是在放屁？沈匡湖跟這黃口小兒有甚麼仇怨？爲甚麼要買兇來殺他？」

老二道：「沈匡湖爲甚麼要殺胡小寶，那是另外一回事，咱們可以慢慢的去查，但是本法師却相信，吳海天說的都是眞話。」

老三說：「何以見得？」

老二道：「因爲他絕不敢冒着被閹割的危險來撒謊。」

老大也道：「不錯，而且那姓沈的小子，看來也不像是甚麼好人。」

老二道：「既然不是好人，就一定是個壞人。」

老三道：「但他的師父鐵佛翁可不壞呀！」

老二道：「師父是師父，徒兒是徒兒，尤其是在武林之中，大俠師父教出一個大盜徒兒的事情，可說是屢見不鮮。」

老三無奈，只好把丁標的穴道解開，讓他離去。

丁標如獲大赦，匆匆抱頭鼠竄，轉眼之間便已不見了踪影。

這時候，留芳院裏有個鴇婆模樣的婦人走了出來，對胡小寶喝罵道：「小狗子，你跑到外面幹嗎？快進來給燕姐姐倒水洗脚！」

老二臉色一變，朱麗娘也臉色發白地對他說：「小寶就是她買下的。」

老大道：「這個容易，咱們把小寶買回來可也。」

鴇婆瞪着他，冷冷道：「你是想買回小狗子嗎？」

老二怒道：「甚麼小狗子小貓子的，他叫小寶！」

鴇婆道：「不管是小狗子小貓還是小寶，你們要買，我偏偏不賣。」

老二忽然笑了笑，道：「不賣就不賣，看拳！」

鴇婆還沒有聽淸楚後面那兩個字，臉上已中了一拳，立時仰天便栽倒下去。

朱麗娘大吃一驚，快道：「使不得！使不得！」

老二道：「甚麼使不得？本法師雖然不喜歡揍女人，但如今只好破戒一次。」

老大道：「少廢話，這裏越瞧越不順眼，咱們走！」

老三道：「走向哪裏？」

老大道：「這還用說嗎？當然是去找那姓沈的小子算帳。」

老二說道：「對，咱們立即回青雲館去！」

老三道：「這對母子又怎樣？」

老大說道：「他們自然也要跟着咱們走。」

老二瞧着朱麗娘，問道：「妳說好不好？」

朱麗娘黯然說道：「奴家母子如今已經成爲水上飄萍，三位恩公替我們做主好了。」

老二忙道：「妳不要担心，只要有咱們中原三大法師，這世上是再也沒有人能够欺負你們的。」

老大道：「不要多嚕嗦了，先去找沈匡湖再說！」

老三道：「老大說得對，咱們不要再多嚕嗦，因爲嚕嗦的說話說得太多了，大家就一定會很不舒服，我也最討厭那些嚕嚕嗦嗦的人，這些人整天嚕嚕嗦嗦，翻來覆去都是說着那幾句差不多的說話，實在是十分討厭，所以咱們也決不可犯上這種嚕嚕嗦嗦的毛病，因爲太嚕嗦的人一定不會討人歡喜，就算是別人不討厭，自己也會覺得不是味兒，既然這樣，咱們又爲甚麼老是嚕嚕嗦嗦呢？還有，嚕嚕嚇嚇的話說得太多了，就會習慣成自然，就算本來不怎麼嚕嗦，但嚕嗦得慣了就會變得……」

「變你娘個屁！」老大怒喝道：「你才是天下間最嚕嗦的混蛋！」

老三嘻嘻一笑，還想回駁兩句，老二已一脚把他踢開，罵道：「少嚕嗦，咱們走！」

× × ×

在黑夜裏，由於有朱麗娘母子同行，五人趕路的速度甚是緩慢。

到了接近黎明的時候，他們來到了紅花集。

紅花集距離二崖鎭還有二十里，而這時候，三怪的肚子又已餓了。

老三苦着臉，道：「咱們先弄點食物才再趕路好不好？」

老大說道：「天還沒有亮，何來的食物？」

老二道：「這裏有一間小酒家，老闆是個欺善怕惡的傢伙。」

老三道：「你怎知道這老闆欺善怕惡呢？」

老二道：「半個月前，我曾經在這小酒家裏喝酒吃肉，親眼看見這傢伙把一個喝醉了的老兒撵出門外，還揍了他一頓拳脚。」

老三又問道：「這老兒沒有錢付酒帳嗎？」

老二道：「不是沒有，而是只付了一半，還有一半，他說過兩天就來付清。」

老三道：「所以這老闆就這樣對付他了？」

老二點點頭，道：「不錯，但後來，又有一個人喝醉了，他連一文錢酒帳也沒有放下，就大搖大擺的揚長而去，但這老闆除了皺眉苦臉之外，連屁都不敢放響一個。」

老三道：「這又是甚麼道理，難道第二個喝醉的人長着三頭六臂？」

老二道：「這人雖然沒有三頭六臂，但却高大英俊，威武不凡，一望而知是個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所以這老闆怎麼說也不敢向他追討酒帳。」

老大忍不住問：「這人是誰？」

老二嘻嘻一笑，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這個英俊威武的武林高手，自然就是你這個二弟也。」

老大老三不禁同時啐了一口，冷笑道：「他媽媽的！」

老二問道：「你們現在不想吃東西了嗎？」

老三道：「怎會不想？若再不吃三幾斤東西下肚，準會餓壞腸胃。」

老二道：「既然想吃，就跟我走！」

× × ×

老二這一次倒沒有胡說八道，那紅花小酒家的老闆的確是個欺善怕惡的人。

他叫范必恭，遇上了兇惡的人，他就會人如其名，對惡人必恭必敬，絕對不敢稍有半點違抗。

半個月前，老二曾經獨個兒溜到這裏喝酒吃肉，臨走的時候對范必恭說：「老闆，本法師付帳來也。」

范必恭早已算好了酒帳，立刻說：「二兩八錢五分。」

老二怪笑一聲，道：「好，本法師付足三兩，不必找贖了。」

范必恭聽見這兩句說話，自然是彎腰哈躬，眉開眼笑，但就在這時候，只聽見「蓬」！「蓬」！「蓬！」三下巨响，他背後結實的石牆，竟然給這個人用拳頭撞穿了三個大洞。

老二又是一聲怪笑：「一拳一兩，你若還嫌不够，本法師再在你臉上多付三兩如何？」

范必恭望了望石牆，再望望老二，早已嚇得魂不附體了，那裏還敢再多說半個字？

現在，石牆上那三個拳洞雖然已給塡平，但老二的尊容，范老闆却是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他只好祈求上蒼，祈望這瘟神以後再也不要駕臨。

但他的祈求並不靈驗，半個月前的惡客又再來了，而且還帶着兩個容貌和他不相上下的兄弟一起登門光顧。

所以范必恭只好匆匆叫醒廚子和小二，天還沒有亮就啓市營業了。

這酒家雖然細小，但賣的却是好酒，三怪你一壺我一杯的喝個不亦樂乎，連朱麗娘也給老二勸飲了三杯白乾。

等到牛肉煮熟，鷄鴨也燒得香辣辣的時候，天色已漸明亮。

老二哈哈一笑，道：「今天準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好天氣！」

老大道：「每逢天朗氣淸之日，我就很想騎着馬兒，馳騁縱橫，那才是人生最大的快活。」

老三道：「你當然快活，但馬兒却累得要命了。」

老大道：「你又不是馬，怎知道牠累得要命？其實，馬兒若不天天跑三五百里，準會悶得發瘋才是眞的。」

老二却忽然在這時候伏在地下。

老三道：「你怎麼啦？是不是肚子不舒服？」

老二沒有回答，只是把耳朶緊緊貼在地面之上。

老大也忍不住問道：「你在攪甚麼花樣？」

老二吸了一口氣，道：「這是地聽之術，我聽見有馬蹄聲音，從西南方傳了過來。」

老三「呸」一聲，道：「我還以爲你想伏在地上拉矢，這陣蹄聲咱們早就聽見啦，甚麼地聽之術，眞是多餘！」

老二大怒，霍聲跳起，一拳就向范必恭的肚子上打去。

范必恭冷不提防，就算有所提防，這一拳也是萬萬閃避不開，他挨了這一拳，不禁苦着臉叫道：「大爺何故打我？」

老二「哼」一聲，道：「我三弟激怒了我，所以把這一口烏氣發洩在你肚子上，難道這樣也不行嗎？」這些說話，可說是充份表現出「惡人本色」，范必恭那裏敢說甚麼，只好暗嘆倒霉強忍下去。

這時候，蹄聲已越來越是接近，老三探頭往外一望，忽然大叫道：「沈匡湖來也！」

× × ×

疾馳而來的共有兩匹青鬃駿馬，來者並非別人，正是趕道北上金陵的沈匡湖和董慕霞。

沈、董二人本來並無停下來的打算，但老三却不斷地在小酒家門外揮手，董慕霞便說道：「三位法師也在這裏，不知道又出了甚麼事？」

沈匡湖雖然歸心似箭，但此去路程遙遙數千里，再急也急不來，只好把馬兒勒停。

他才勒停了馬兒，老大便已在酒家門外大聲道：「下馬下馬，進來喝兩杯酒再說。」

沈匡湖却在馬上抱拳道：「在下有急要之事，還須趕路，三位大法師有甚麼話請快說。」

老大雙目一瞪，道：「我已說過，叫你下馬然後喝酒，喝了酒之後才慢慢的說！」他這兩句話越說越粗鹵，甚至已可說是一種不客氣的命令。

沈匡湖修養再好，這時候也不禁爲之面上變色，也不客氣地說道：「三位又在發甚麼神經？在下早已說過有要事在身，而且在下也不想打擾了三位的酒興，告辭了！」

他正要催策馬兒離去，老三已抓了一把暗器在手，怪笑道：「你不下馬，本法師就把你的坐騎幹掉！」

「你敢！」沈匡湖又驚又怒。一時間却也不知道這三怪何以如此敵視自己。

而老三這一着也眞厲害，沈匡湖如今正要十萬火急地急回金陵，倘若馬兒給老三殺掉了，那可眞是天大的麻煩。

董慕霞也知道老三若要用暗器傷害馬兒，實在是易如反掌之事，便勸沈匡湖道：「三位法師既然有重要的事情跟咱們商量，大家進酒家裏坐一會兒也是好的。」

沈匡湖無奈，只好把馬兒拴好，和董慕霞一起進入酒家裏。

沈匡湖才坐下，老大便已冷冷一笑，說道：「沈公子，你要喝敬酒還是要喝罰酒？」

沈匡湖的臉色又是一變，怒道：「智智法師，你是不是吃錯了藥？」

老大道：「本法師吃錯藥也好，吃錯糞也好，你少管！現在你只要老老實實回答：吳海天是甚麼人？」

沈匡湖一怔：「甚麼吳海天？」

老大道：「那是一個好賭之徒！」

沈匡湖道：「如此說來，你倒很清楚吳海天這個人了？」

老大點點頭，道：「不錯，但你這幾千兩銀子，却是花得相當寃枉，他居然連一個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也殺不了！」

聽到這裏，連董慕霞也不禁面色鐵青起來，她盯着沈匡湖，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沈匡湖怒道：「連我都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董慕霞又盯着老大，道：「智智法師，你能說清楚一點嗎？」

老大嘿嘿一笑，道：「有個叫吳海天的兔崽子，昨天晚上拿着一把刀要殺胡小寶，偏偏讓咱們撞上了，胡小寶自然沒事，而這個吳海天在咱們嚴刑逼供之下，已說出了主謀者的名字！」

董慕霞面色蒼白，道：「他說我師兄就是主謀者？」

老大道：「不錯。」

沈匡湖氣得渾身顫抖，道：「師妹，這三個都是瘋子，我爲甚麼要殺一個與我毫不相干的黃口小兒，那胡小寶是甚麼人，我不但沒有見過，甚至連聽也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董慕霞嘆了口氣，對老大說：「智智法師，這一件事情，大家切莫輕信人言，那吳海天分明是要嫁禍於師兄，他要我們大家內閧才是眞的。」

老大皺了皺眉，老三却已在見風轉舵，道：「董小姐是明白事理的人，她的說話一定不會錯。」

沈匡湖聽見老三這樣說，不禁吁了一口氣，最少，這三個怪人之中，已有一個正在帮着自己了。

他凝視着老大，忽然道：「那個叫胡小寶的小兒如今何在？」

他這句話才說完，背後就有人大聲回答：「爹，孩兒就在這裏！」

× × ×

「爹！」

這一聲呼喚，實在驚人。

胡小寶來了，他居然稱呼沈匡湖是自己的父親！

沈匡湖完全呆住了，董慕霞的臉上，也現出了十分訝異的神色。

即使是中原三大法師，也無不大感意外，老二首先立刻抱起了胡小寶，道：「你在叫誰？誰是你的爸爸？」

胡小寶向沈匡湖一指，說：「他就是我的爸爸。」

老二呵呵一笑，道：「你準是餓得有點不正常了，他又怎會是你的爸爸？」

老大道：「你又怎知道不是？」

老二道：「這簡單極了，你幾時聽過姓沈的男人會生個姓胡的兒子來？」

老大想了想，道：「也是道理。」

胡小寶却用力搖頭，道：「三位伯伯，我爹也和我一樣，都是姓胡。」

老二笑道：「這就是你弄錯了，他不是姓胡，他姓沈，叫沈匡湖，是鐵佛翁董崇安的弟子。」

胡小寶又搖頭，道：「你也弄錯了，他並不姓沈，而是姓胡，他是我的爹，他叫胡甘寧。」

老二不禁呆住了。

老三却跑到沈匡湖面前，奇怪地說：「你到底是沈匡湖？還是胡甘寧？」

沈匡湖怒道：「甚麼胡甘寧，簡直是一派胡言，沈某是堂堂男子漢，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自出娘胎至今，都是姓沈名匡湖！」

老二便對胡小寶說：「小孩子不可胡言亂語，沈公子已說過了，他姓沈名匡湖，可不是甚麼胡甘寧。」

就在這時候，他背後忽然有人幽幽的嘆了口氣，道：「小寶，他不肯承認也就算了，咱們走罷。」

董慕霞的身子倏地猛然一震，喝道：「是甚麼人？」

她已看見了老二的背後，出現了一個容貌清麗的少婦。

少婦沒有開口，老三却代爲回答，說：「她叫朱麗娘，是個很可憐的女人。」

董慕霞望了望朱麗娘，又再望望沈匡湖，臉上疑惑之色越來越甚。

沈匡湖的面色也是異常難看，一時之間，店堂籠罩着一種使人感到極其難堪的氣氛。

漸漸每個人的目光都凝注在沈匡湖的臉上，就像是忽然發現了一個大賊似的。

沈匡湖突然怒叫了起來，顫聲道：「你們爲甚麽老是瞧着我？我已說過，我是沈匡湖，不是甚麽胡甘寧！」

但別人的目光還是沒有改變，依然是那麽冰冷，那麽鄙夷。

朱麗娘却忽然低聲哭泣起來。

「哭甚麽！我又不是妳的老公！」沈匡湖在氣忿忿之餘，說話已變得不斯文又不客氣。

朱麗娘抬起了臉，滿面淚痕地說：「你當然不是我的丈夫，你從來也沒有把我當作是個人。」

董慕霞聽見這兩句說話，不由心如刀割。她是個聰明的人，而且還是個女人。

女人總是容易瞭解女人的，這時候，她已明白了一切。

她並不痛恨朱麗娘，因爲朱麗娘認識自己的師哥顯然已很久了，他們連兒子都已經長得這麽大。她只是痛恨沈匡湖！

「你是個騙子！你是個可惡的騙子！就算我們董家父女都瞎掉眼睛好了！」董慕霞肝腸寸斷，用着悲切的聲調說：「你是個有才學的人，所以才會向朱麗娘說自己姓胡，叫胡甘寧！」

老二忽然一拍額角，「呀」的一聲叫了起來，道：「我明白啦，沈匡湖是把那個『胡』字作爲姓氏，所以就對朱麗娘說自己姓胡，小寶也自然要姓胡啦！」

老三「唔」的一聲，說：「有理！有理，但他爲甚麽要叫胡甘寧，而不叫胡吹？或者是叫胡塗蛋？」

老大立時搶着說道：「這太簡單了，沈匡湖原籍金陵，所以甘寧也就是金陵之意！」

「胡金寧！『湖金陵』！『沈匡湖是金陵人』！哈哈！眞够心思！哈哈！眞够妙絕！」

「讀書人不愧是讀書人，有才學！有意思！」

「本法師佩服得五體投地，七竅生烟之至……」

沈匡湖再也忍耐不住，陡地大喝一聲，怒道：「你們眞是胡塗頂透，這女人來歷不明，又沒半點眞確的證據，你們怎麽都相信她這種不要臉的把戲了？」

朱麗娘咬着嘴唇，大聲冷笑道：「胡甘寧，你拋棄了我，還不打緊，但怎麽說也不該叫神弓帮的蘇希哲來汚辱我，更不該狠心得連小寶也要加以毒害，常言道：『虎毒不食兒』，你怎麽幹出這種禽獸不如的暴行來？」

她每說一個字，董慕霞便有如給人用錘子重重撞擊一下，不等到朱麗娘說完，她已彎下了腰在嘔吐。

但她也沒有吐出甚麽，只是吐出了滿口又苦又黃的水。

朱麗娘說完後，從胡小寶的脖子下扯脫一塊玉珮，然後把它放在一張木桌上，又道：「這是咱們母子身上唯一還有你們胡家的東西，現在都還給你了！」

沈匡湖正要伸手取看，董慕霞已比他更快一步，把玉珮搶在手中。

這玉珮碧綠晶瑩，顯然絕非凡品，但說正確一點，這玉珮只有半塊，而不是一整塊。

看見這半塊玉珮，董慕霞更相信朱麗娘的說話了。

因爲她曾看過這玉珮的另外一半，而且看過不知多少遍。

而那另外的半塊玉珮，至今仍然繫在沈匡湖的腰際！

「沈公子啊沈公子！你的說話眞能騙死人！」董慕霞用力地把這半塊玉珮塞進沈匡湖的手裏，聲音嘶啞地說：「你不是說過，這玉珮還有一半放在金陵沈家你娘親那裏嗎？」

沈匡湖面色發白，道：「是呀……」

董慕霞冷笑道：「但它爲甚麽會在你兒子身上給找出來？」

沈匡湖跺了跺脚，怪聲道：「甚麽我的兒子，妳不要中了別人的圈套！」

董慕霞負氣地點點頭，道：「你說得對，現在是我應該清醒過來的時候了，你的圈套眞高明，但你想套住天下間每一個女人的心，那簡直是痴心妄想！」

沈匡湖道：「我——」

但他才講了一個字，董慕霞已一掌摑在他的臉上，然後掉頭就走。

但她還沒有踏出大門，就已給一個人攔住了去路。

浪子醉鬼　力抗羣魔

攔住大門的是個胖漢，他的身材着實胖大得很驚人，再加上抱着一個大酒罈，簡直把出路完全封住了。

董慕霞情緒惡劣，也不管這人是誰，仍然要側着身子離去。

大胖子却把手一伸，道：「董小姐慢走！」

董慕霞黛眉一蹙，道：「你是誰？怎知道我姓董？」

大胖子呵呵一笑，說道：「鐵佛翁董老爺子的掌珠若不是姓董，又該姓甚麽才對？」

董慕霞吸了一口氣，道：「你認識先父嗎？」

「甚麽先父？」大胖子的臉色陡地一變：「董老爺子……他……他……已遭不幸了？」

董慕霞悲愴地點了點頭，說道：「是的。」

大胖子眉毛一揚，怒道：「這是誰幹的。」

董慕霞回答道：「一個叫金至尊的老賊！」

大胖子道：「這老賊用的兵刄，是不是一雙金箸？」

董慕霞道：「不錯，先父就是給他一根金箸插中要害身亡的。」

大胖子面色鐵青，牙癢癢地說道：「這老賊果然到了廣西．而且還殺了鐵佛翁，眞是可惱可恨！」

董慕霞雖然已是萬念俱灰，但見這大胖子也極憎惡金至尊，不由對他產生了一絲好感，而就在這時候，老三已走了過來，哈哈一笑地對大胖子說：「唐大少爺，你怎麽也來到了這裏？」

董慕霞一怔，老三接着又說：「人的名兒，樹的影子，還有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唐竹權的大肚皮，就算妳沒見過他這個人，也該知道唐竹權跟大肚皮和大酒罈是永遠分不開的。」

董慕霞嘆了口氣，道：「原來是唐大俠來了，先父在世之時，也經常提及杭州唐門在江湖上的種種英勇事蹟。」

唐竹權也嘆了口氣，道：「老子這次來到廣西，正是要找那金老魔算帳，順道還要拜訪妳爹的，誰知道……唉……」

老大聽得極不耐煩，道：「你唉够了沒有？咱們這裏有正經事，你大可以站開一旁，瞧瞧咱們中原三大法師怎樣對付那些寡情薄義，連親生兒子也可以下毒手的奸賊！」

老二早已滿腔怒火，聞言立刻大喝道：「少嚕嗦，先把這姓沈的小子宰了才是正經事！」

沈匡湖臉上陣青陣紫，突然狂笑說道：「沈匡湖啊沈匡湖，枉你一生正直待人，如今竟然蒙上這等不白之寃，難道蒼天眞是瞎了眼睛嗎？」

老大嘿嘿一笑，道：「蒼天本無眼，公道却自在人心，你這種僞君子毒父親，留在世間只會再傷害更多無辜婦孺弱小，本法師今天就要替天行道，把你送進鬼門關裏去！」別看這三個怪人平時瘋瘋癲癲，這時候居然一派義正辭嚴之狀，沈匡湖反而變得啞口無言了。

就在這時候，唐竹權忽然發出了一聲冷笑，道：「眞是他奶奶的天下第一號大混蛋。」

老大瞪着沈匡湖，也冷笑道：「姓沈的，你聽見了沒有？你眞是他奶奶的天下第一號大混蛋！」

唐竹權却道：「沈匡湖怎會是大混蛋？他還沒有這個資格哩！」

老二道：「他沒有資格？那麽你說誰是天下第一號大混蛋？」

唐竹權道：「能角逐此殊榮者，除了你們三位胡塗大法師之外，又還有誰可以跟得上？」

老大道：「原來你罵咱們都是天下第一號大混蛋？」

「對了！」唐竹權嘿嘿一笑，道：「三位黑白不分，自己中了別人的圈套也還罷了，而且還把沈匡湖弄得一身汚名，若不是咱們嗅到了棺材狗肉的香味一直追踪下去，沈匡湖這場刼數可就寃枉極了。」

老二「呸」的一聲，道：「你們是誰？除了你之外還有甚麽人？沈匡湖曾經化名胡甘寧，欺騙了朱麗娘，又派吳海天向胡小寶施下毒手，再加上這半塊玉珮，咱們可說是證據確鑿，就算把這姓沈的小子一寸一寸的宰割直至嚥氣，也不能算是寃枉！」

唐竹權冷冷道：「我們是誰，你不妨聽着了，除了老子之外，還有廣西第一奇僧駱駝和尚，雪刀浪子龍城璧！」

三怪聽見駱駝和尚這四個字的時候，臉色都不怎麽好看，但當聽見雪刀浪子龍城璧也來了之後，却是不禁同時雀躍三尺，齊聲叫道：「龍大俠在哪裏？」

唐竹權道：「不必着急，駝僧和浪子遲早總會現身的，但沈匡湖這一筆寃枉帳，老子却要爲他翻上一翻！」

老大道：「這筆帳不必翻了，他是個狼心狗肺的東西，最好立刻把他拉出去砍了！」

老二道：「爲甚麽一定要拉出去砍？拉入去砍不可以嗎？」

老三道：「拉上去砍也是一樣的。」

老大道：「拉下去砍又如何？」

老二道：「也可以拉出去砍一半，然後再拉入去砍掉其餘一半。」

老三道：「我說最好拉上去砍一半，然後拉下去再砍一半。」

老大道：「不必爭了，應該拉出去砍四份之一，然後拉入去又砍四份之一，再拉上去砍四份之一，還有最後四份之一再拉下去一刀砍掉。」

老三道：「拉出去，拉入去和拉上去都不成問題，但這裏又不是閣樓，如何拉下去再砍那四份之一？」

老二道：「說不定下面有個地窖，那就可以拉下去砍了……」

「閉上你們這三個鳥嘴！」唐竹權聽得發昏二十章，咆哮道：「捉賊拿贓，捉姦擒雙，你們根本就沒有眞正的證據，就在這裏大放厥詞，胡亂入人以罪，簡直是一屁天下响，臭薰千萬人！現在老子先來問一句，蘇希哲是何許人也？」

老大望了望老二，老二又再望了望老三，三人面面相覷一番後，才由老大作答道：「蘇希哲乃蘇某某之子。」他這一答，答了等於沒答，但却包管不會答錯。

唐竹權面色一沉，老大又補充道：「這淫賊是神弓帮帮主，武功不弱，尤其擅放冷箭。」

唐竹權這才面色稍緩，道：「蘇希哲武功不弱，這是絕無疑問的，但是朱麗娘呢？」

老二立刻回答：「麗娘手無縛鷄之力，是個弱質女流。」

「答得好！」唐竹權冷冷一笑，道：「既然這對男女，一個身懷絕頂武功，一個是纖纖弱質，那又何以死的不是朱麗娘，而是神弓帮帮主蘇希哲？」

三怪不禁呆住。

三人你望我，我望你的，一時間個個瞠目結舌，不知如何對應。

過了好一會，老二才「挺身而出」，大聲道：「蘇希哲雖然武功厲害，但那時候他正慾火焚身，警覺之心不免隨之大減，而且，他也萬萬料不到麗娘會拚死反撲，所以才會中了利剪意外身亡。」

老大立刻點頭不迭，道：「言之成理，言之成理！」

唐竹權冷冷一笑：「你們倒說得輕鬆，一個弱質女子居然可以殺得了蘇希哲那樣的高手，也只有你們才能想得出這種似是而非的理由。」

老二道：「你又沒有親眼看見，怎知道咱們說得不對？」

「也罷！這一點老子就算你們說對了！」唐竹權嘆了口氣，又接着道：「在留芳院外，你們抓住了一個殺人的兇徒，是也不是？」

老大道：「咱們雖抓住了一個人，但他並未殺人，所以不能說是殺人兇徒。」

唐竹權冷冷一笑　道：「昨晚他絕不會殺人，他若要殺早就在留芳院裏把那小兒殺了，又何必一個追一個跑的做給你們

三個大傻瓜看？」

老二道：「胡說 吳海天手執鋒刀殺氣騰騰地追殺胡小寶，那是咱們親眼所見，這種事情又怎會是他們故意做作？」

「吳海天？你以爲那廝眞的叫做吳海天？」

「初時他說自己叫丁標，但本法師不相信，所以撕掉他一隻耳朶，這廝才肯說老實話！」

「放屁！他本來就是如假包換的丁標，他是給你撕掉一隻耳朶後，才被逼胡謅出吳海天這個名字的！」

老二一愕：「有這等怪事？」

唐竹權冷冷道：「有你們三個這樣的怪人，自然就有這種稀奇古怪的怪事！」

老大捂着鼻子，道：「這也沒有甚麼相干，管他是張三李四，還是何五周六方七王八，總之這廝是受僱於沈匡湖，所以才追殺小寶的。」

老二點點頭道：「不錯，他叫丁標也好，叫吳海天也好，都跟本案沒有甚麼重大的關係。」

老三道：「但這殺手未免是第八流貨色，連一個黃口小兒也殺不了。」

老二道：「那也不能太苛責於他，誰叫這廝時運不濟，遇上了咱們中原三大法師。」

唐竹權「呸」一聲，怒道：「但你們怎不仔細想一想，丁標的說話是否一定可靠，誰敢保證，他不是在存心嫁禍於沈匡湖？」

老大立刻搖頭不迭，道：「這廝跟沈匡湖無仇無怨，爲甚麼要陷害他？」

唐竹權冷冷道：「你又怎知道這廝跟沈匡湖一定無仇無怨？」

老二道：「唐大少爺，你這豈不是在強辭奪理嗎？」

唐竹權哂然一笑，說道：「在中原三大法師的面前，老子又豈敢強辭奪理？因爲強辭奪理本來就是三位在法師的看家本領。」

老三却毫不以爲忤，反而得意洋洋地說道：「好說，好說！」原來他聽見有人「盛讚」自己的「看家本領，」也沒有仔細想清楚一點，便忙不及迭地高興起來。

老大却面色一寒，對唐竹權說：「你不必爲沈匡湖中辯了，這小子用情不專，貪新忘舊，不顧妻兒死活，正是罪狀如山，非殺不可。」

「他奶奶的！」唐竹權一拍桌子，怒喝道：「你們老是說沈匡湖有千萬般罪狀，爲甚麼却不澈底查一查朱麗娘是甚麼人呢？」

老二道：「這又何必多此一問？朱麗娘就是朱麗娘，是個身世可憐的女子。」

唐竹權陡地大笑，道：「她可憐，你們這三個大混蛋最可憐才是眞的！她一直把你們玩弄於股掌之中，若不是龍城璧，一定要老子和駱駝跟踪到底，沈匡湖這一次揹的黑鍋就眞是够大、够寬、也够稀奇了……」

老大臉色一變，道：「你老是說龍大俠，他爲甚麼還不出來？」

老二道：「準是胡吹！」

老三道：「龍城璧此刻大半正在杭州，跟武林第一大美人唐竹君小姐卿卿我我，月夜談心。」

老大道：「此刻已是陽光普照，又怎會弄出一句月夜談心來？」老二道：「就算要談，也不一定只是談心，談談胸肺腸胃也是未嘗不可的！」

老三也正想加插幾句，忽然發現身邊多了一個人。

「啊呀！龍大俠，你原來眞的在這裏呀！」

「還有這個駝背禿子，一定是逃兵和尚了！」

「龍大俠，你是最明白事理的，這次由你來評評理好不好？」

龍城璧淡淡一笑，他身邊的駱駝和尚却是莫名其妙，怎麼自己會變成「逃兵和尚」了？

龍城璧的出現，三怪最興奮不過的了，他們都很希望，龍城璧會站在他們這一邊，把唐竹權的說話一一擊倒。

但龍城璧一開口便對他們說：「你們弄錯了。」

老大一怔：「咱們弄錯了甚麼？」

龍城璧突然伸手向朱麗娘一指，然後冷冷地說：「她並不是甚麼朱麗娘，而是聖手門的萬妙夫人。」

「萬妙夫人，這是甚麼玩藝兒？」老大一愕。

龍城璧冷冷道：「這位萬妙夫人，也就是聖手門門主伏魔聖手的愛妾。」

此言一出，董慕霞眞是又驚又喜，沈匡湖也是一樣！

董慕霞驚的是聖手門已有高手潛入廣西，而喜悅的自然就是這「朱麗娘」根本就是無中生有，甚麼「拋妻棄子」、「毒害妻兒」之說，全然都是陷害自己師哥的惡毒手段。

沈匡湖今天大清早便給三怪蒙上了不白之寃，如今總算由唐竹權和龍城璧揭破了敵人的惡毒陰謀，當然是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但那半塊玉珮怎會落在敵人手裏，却又是令他担心疑惑不已的事情。

這時候，「朱麗娘」已不再擺出楚楚可憐的樣子了，她冷冷的瞧着龍城璧，又冷冷的笑道：「雪刀浪子，想不到你也會來到這裏湊熱鬧！」

龍城璧哂然一笑，道：「妳萬妙夫人能够來的地方，在下爲甚麼不能來？」

萬妙夫人冷笑道：「聽說這幾個月以來，你跟長樂盟的老盟主很談得攏。」

龍城璧說道：「老盟主本來也是個性情中人，咱們大有一見如故，相逢恨晚之嘆！」

萬妙夫人「哦」一聲，道：「但你可知道，長樂盟在江湖上的聲名，向來都並不怎麼好。」

龍城璧道：「這一點不必妳來提醒，因爲老盟主也曾屢次向在下這麼說。」

萬妙夫人沉吟道：「既然明知長樂盟是旁門左道的帮會，怎麼還要跟他們一起同流合汚？」

龍城璧道：「聲名不好的帮會，未必一定就是旁門左道，而另一方面，在名門正派之中，却反而往往有不少見不得人，醜惡之極的壞事存在。」

萬妙夫人道：「嗯，閣下果然長於雄

辯！」

龍城璧道：「在下只是把事實直接說出來而已。」

沈匡湖忽然瞪着萬妙夫人，怒聲說道：「那半塊玉珮，妳到底從何處得來？」

萬妙夫人冷冷地道：「你應該心中明白！」

沈匡湖心中一沉，面色灰白地說：「你們……眞的在金陵動手了？」

萬妙夫人揚眉笑道：「這還用說嗎？金陵沈家富甲一方，正是好大的一塊肥肉，就算咱們聖手門不動手，長樂盟也遲早會打沈家的主意，正是先下手爲強，這又有甚麼不對？」

沈匡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忙道：「我爹娘怎樣了？」

萬妙夫人道：「我看你還是不要問好了。」

沈匡湖聽見這句話，恍如晴天霹靂，差點就要當塲昏倒過去。

駱駝和尚面色一沉，喝道：「賤婦，貧僧看見妳這種連母狗也不如的東西就想吐，正是他媽的不殺不快，看掌！」

萬妙夫人吃吃一笑，道：「駝僧，來呀！」

駱駝和尚早已飛撲向前，右掌招出如電，直取萬妙夫人左肩。

萬妙夫人格格笑道：「你想調戲本夫人，只怕還不够斤兩哩！」只見她脚尖一挺，看似仰身便要倒下，但她避開駱駝和尚那一掌後，身形又再悠然而起，左掌直劈敵人背心靈台穴。

她這一着刁鑽詭異兼而有之，駱駝和尚連忙撤回右掌，左足順勢一滑，斜斜地飄開數尺。

雖然他這一飄只有數尺之遙，但這酒家店堂本來就是十分窄小，他這麼一飄，立時便把幾張櫈子和一張木桌完全撞碎。

萬妙夫人從容揮掌，雖然置身於數大高手之間，但她似乎一點也不担心。

駱駝和尚給她一掌逼退，接着倏地身如怪鳥，淩空打了個圓圈，他這一下姿勢本來十分好看，但由於他背上馱着一個駝峯，再這麼淩空一轉，衆人仰面看來便覺得兀突怪異之極。

只見駱駝和尚雖然人在半空，雙掌却並未閒着，他發出了一聲暴喝，右掌便倏然向萬妙夫人面頰摑了過來。

他這一掌可說是畢生功力所聚，威力自然極其驚人，衆人都不期然在暗暗忖測，不知道萬妙夫人如何將之化解。

但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一件令人萬萬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原來萬妙夫人面對着駱駝和尚一掌淩空擊至，居然既不閃避，也不還掌，却以疾迅無倫的手法把「胡小寶」揪了過來，迎空就向駱駝和尚的鐵掌飛托上去。

這一着大出駱駝和尚意料之外，他怎樣也料不到，萬妙夫人竟然會利用一個無知孩童來作爲盾牌，只要這一掌擊了下去，這「胡小寶」就算是天生一副銅皮鐵骨，恐怕也會變成一堆爛銅廢鐵了。

但他人在半空，掌勢一發便是有去無回之勢，就算他想把掌力收歛，或者是把掌勢斜推開去，也已是來不及了。

眼看「胡小寶」立時就要血濺當場，驀地一道疾逾流星的掌力從左方急劈過來，接着「叭」的一聲，駱駝和尚在半空的身子又再向上飛升，居然把屋頂瓦面也撞穿了。

就在這刹那間，萬妙夫人已把「胡小寶」拋開，唐竹權同時發出一聲怒喝：「賤婦往那裏走！」但喝聲未已，萬妙夫人已身軀一擰，有如鬼魅幽靈似的從窗外飛掠出去。

她飛掠出酒家之後，駱駝和尚才又再在屋頂之上跌了下來，此刻，老大怪叫一聲，叫道：「逃兵和尚休怕，本法師接住便是——」

他口裏說「接住」，但却居然背負雙手，目露笑意地瞧着駱駝和尚筆直地摔下來，只聽見「砰」然一聲，駱駝和尚這一跌竟然連地面也爲之震動不已。

老二一怔，瞧着老大道：「你不是說要接住這個和尚嗎？」

老大怪眼一翻，冷笑道：「你聽漏了，剛才我是說：『逃兵和尚休怕，本法師接住便是王八！』但他跌得太快，我那『王八』兩個字還未說出口，他便已急不及待的摔跌在地上。」

駱駝和尚大怒，倏地翻身跳了起來，罵道：「你這混帳的東西，看掌！」

老大看見他眞的光火，不禁嚇了一跳，急急脚底揩油，同時大嚷道：「是浪子一掌把你打上半天的，你要算帳該找他才對！」

駱駝和尚怒道：「浪子一掌把貧僧擊退，全然是爲了救那小孩，但你袖手旁觀還說風涼話，這便容你不得！」

老大冷笑一聲，道：「這黃口小兒年紀雖然細小，講話却是大大不老實，連咱們中原三大法師那樣精明的人，也險些上了他的當，如此不忠不義之輩，他日長大成人之後必然作奸犯科，無惡不作，你就算一掌斃了他，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如今你殺那小兒不成，却要拿本法師來出氣，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呸！」駱駝和尚怒道：「你們這三個瞎眼混蛋本來就已上了婦孺的大當，若不是龍城璧機警，沈匡湖和董小姐都要給你們害死了！」

老二道：「逃兵和尚罵的對，這一次咱們的確是犯了大錯……」

老三笑嘻嘻的走到駱駝和尚面前，道：「別生氣啦，你是出家人，何必跟咱們老大一般見識？」

駱駝和尚一怔，老二又笑着說：「咱們都是他媽媽的自己人，千萬不要內鬨，本法師向你賠個不是如何？」

老大臉色一變，瞪着老二老三道：「你們瘋了，怎麼帮着這禿驢講話？」

老二老三同時怪笑道：「這是帮理不帮親！」

駱駝和尚面色稍緩，忽然心念一轉，道：「倘若貧僧還是要動手揍他，你們兩位又怎樣？」

老二道：「你若揍老大 咱們只好也揍你一頓。」

駱駝和尚怒道：「你們不是說過帮理不帮親的嗎？」

老三道：「理者，道理也，道理是用嘴巴來講的，但一動上了手，就甚麼道理

也蕩然無存了，常言道：『打虎不離親兄弟』，打和尚當然也要兄弟同心，全力對付，那才可以把和尚頭敲得粉碎稀爛！」

駱駝和尚不禁氣得七竅生烟，老大却哈哈一笑，道：「果然不愧是好兄弟，逃兵和尚，你這下子還敢猖狂嗎？」

駱駝和尚怒道：「甚麽逃兵和尚，你們認錯人了！」

「沒認錯！沒認錯！」老三道：「駱駝是沙漠之舟，只有在沙漠才適合駱駝生長的，但你這禿頭駱駝却從大漠逃到廣西來，不是逃兵又是甚麽？」

駱駝和尚更怒，正要動手，唐竹權的聲音已在外面响了起來：「有人放火箭，這酒家着火啦！」

駱駝和尚眼色一變，喝道：「唐大胖子少弄花樣，有貧僧在這裏，誰敢亂放火——」那知話猶未了，一道紅燄倏地從窗外飛射進來，就在他眼前不足五寸之地掠過！

「啊呀！他媽媽的不好了，有逃兵和尚在此，居然還有人敢亂放火箭，這還成甚麽世界？」

「老駱駝，咱們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黑黑白白和黃黃綠綠都暫且擱下，先把敵人對付了再說如何？」

「不必問啦，駱駝大師是佛門奇僧，曠世高手，他怎會跟咱們計較這些芝蔴綠豆般的小事？咱們如今正是他媽媽的敵愾同仇，先把放火箭的龜兒子一個一個砍翻了才是正經！」

三怪你一言我一語的，再也不理會駱駝和尚，紛紛殺了出去。

范必恭却還在店堂裏，瞧見火箭一支一支從四方八面飛來，不禁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他哭了兩句，沈匡湖已衝了進來，喝道：「你瘋了，這酒家快要坍塌啦，再不逃出去，你就會葬身火海之中！」

范必恭哭道：「你別管我，這酒家是我的命根子，它若給燒掉，我就在這裏陪葬便是！」

沈匡湖見他固執至此，只好點了他身上三處穴道，然後把他挾起，衝出火場之外。

這時候，紅花酒家門外已經變成了戰場。

只見唐竹權左手抱着酒罎，右手五指上下翻飛，正與一個紅面道人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駱駝和尚甫出酒家，也遇上了兩個虬髯大漢，這兩個虬髯大漢容貌長得一般無異，似乎是孿生兄弟，但他們一個衣着華麗，而另一個却鞋破衫爛，就像一個窮叫化一樣。

至於董慕霞，她痛恨萬妙夫人誣陷師兄，雖然明知對方武功極高，但這時候混戰一展開，她還是揀上了這惡毒的女人，要爲沈郎出這一口寃鬱之氣。

而龍城璧則陷入了大包圍之中，只見十八名青衣武士，有的用刀，有的使劍，也有長槍利斧、鐵棍鋼鞭，重重把他圍困着。

瞧這十八青衣武士進退有序，一望而知是曾經接受過嚴格訓練的殺人好手，龍城璧顯然已被敵人視作頭號人物，所以一下子就派出十八個武士來把他重重包圍。

人多雖然不一定中用，但車輪戰畢竟永遠是消耗對手的最佳方法。

而在這十八個青衣武士側邊，還有一個黑衫老叟，他左手拄着一根鐵竹，右手搖動着一柄摺扇，看似悠閒，但却不斷指點着那些青衣武士，顯然是陣法中的主持者。

中原三大法師從酒家裏跑了出來，不禁都是一呆，老大抓抓下巴，奇道：「怎麽忽然如此熱鬧？今天是不是觀音誕？」

老二道：「觀音誕也不會這樣子的，準是大夥兒悶的不耐煩，所以就要厮殺一番消解消解悶氣。」

老三這時候抓住了一個青衣武士，道：「這厮會放火箭，剛才差點一箭燒焦駱駝鼻子的傢伙就是他！」

老大嘿嘿一笑，一拳就把這武士的鼻子撞得不成鼻型。

這青衣武士立刻昏倒過去，老二笑了笑，道：「老大的拳頭眞厲害，就算是天下第一高手的鼻子也挨不住你這一拳！」

語聲未落，只覺背後一陣寒風襲至，只見八九個青衣武士刀斧交加，一直奔殺而來。

老三不由怪叫道：「來得好！殺！殺！殺！」

三怪遇上這些敵人，非但毫無怯意，反而精神奕奕，大有「正合孤意」之概。

這時候，唐竹權與紅面道人已進入分勝負、决生死的階段。

那紅面道人出招狠辣，他使的武功是近數十年來罕見的「白骨陰陽爪」。

若是換上別人，必然極難應付，但唐竹權以五絕指法與之週旋，却是正好以毒攻毒。

「紅臉牛鼻子，你是不是陰陽教的餘孽？」唐竹權在酣戰之中發問。

紅面道人冷笑道：「四十年前，陰陽教在伏牛山大敗於淮陽十七帮手中，教中高手無一倖免，又何來甚麽餘孽？」

唐竹權雙眉一蹙，說道：「你若不是陰陽教中餘孽，又怎會懂得這套白骨陰陽爪？」

紅面道人嘿嘿一笑，道：「天下之事，無奇不有，本道爺如何會用白骨陰陽爪你現在暫且少管，待你到了陰曹地府後或者可以找到答案！」

唐竹權怒吼一聲，五絕指法使得更加淋漓盡致，紅面道人不禁臉色驟變，顯然是嘴裏輕鬆，手底下功夫却比對手略遜半籌。

而龍城璧的聲音，却在這時候傳了過來。

「唐兄，這一位道爺的確不是陰陽教的餘孽，而是伏牛山藥王觀的觀主一藥道人。」

「一藥道人？這牛鼻子擅長歧黃之道嗎？」唐竹權已漸漸控制了戰局，他對白骨陰陽爪的忌憚已比初時減少許多。

龍城璧又道：「他當然擅長醫術，否則也不會得到白骨陰陽爪的練功秘笈。」

唐竹權不由大感興趣，道：「這又是甚麽道理？」

龍城璧道：「四十年前，陰陽教教主在伏牛山大敗，人人都以爲他已死在『火

靈官』邵赤天的『雷神天火陣』裏，誰知這教主還是逃了出來，一直負傷疾馳到十餘里外才倒下，而且還遇上這位面紅如棗的一藥道人。」

唐竹權道：「就是這個臭道人救了陰陽教教主？」

龍城璧道：「你說對了，他花了三晝三夜把陰陽教教主救活過來，但到了第五天，陰陽教教主還是傷勢惡化，一命嗚呼去也。」

唐竹權道：「這算是甚麽神醫？」

龍城璧道：「但他把陰陽教教主救活了兩天，對他自己却有極大的好處。」

唐竹權道：「這牛鼻子得到了甚麽好處？」

龍城璧說道：「白骨陰陽爪的練功秘笈。」

唐竹權搖搖頭，道：「但老子看來又不怎麽像樣，他苦練了四十年白骨陰陽爪，怎會連老子也打不過？」

龍城璧說道：「那道理簡單極了，因爲白骨陰陽爪的練功秘笈共分上下兩部，而這位一藥道人只得其一，那是上部的一本。」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這教主怎麽如此吝嗇？」

龍城璧道：「那也不是因爲吝嗇，而是因爲秘笈的下半部，一直都交由他的妻子『陰山魔女』曹嬌嬌保管。」

唐竹權怪笑不已，目注着一藥道人說：「原來如此，怪不得老子總是覺得你這位道爺好像缺少了甚麽似的，初時還以爲你酒色過度，所以功力大打折扣，後來回心一想，道爺是出家之人，酒色二字跟你是攀談不上的，現在老子總算明白啦，原來你是因爲沒有了下部，所以才變成如此不濟的。」

他存心要氣死一藥道人，那「下部」兩個字說得特別响亮，龍城璧聽了，不禁莞爾一笑，心想你這位唐大少爺眞是要命之至。

但這還不算，老三這時候又挨近過來，怪聲說道：「啊呀乖乖不得了，原來這裏有個沒了下部的道士！」

老大的聲音隨即响應不迭：「這老牛鼻子準是小太監出身，這種人練童子功最好。」

老二道：「童子功固然不錯，童子尿也滋潤益補得很哩！」

一藥道人給唐竹權逼落下風，已是急得滿頭大汗，這時候還要給敵人嘲諷一番，更是面目無光，一張紅臉已因憤怒變成了紫醬之色。

但就在這時候，一道金芒從天而降，剎那間就把唐竹權逼退了三步。

「金至尊！」沈匡湖突然怒呼！

不必沈匡湖提點，唐竹權已知道來者是誰，因爲他和龍城璧這次來到廣西，本來就是爲了找金至尊這個老魔頭算帳。

適才那一道耀眼的金芒，正是金至尊的金箸。

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明，鐵佛翁死在金至尊一根金箸之下，沈匡湖如今尚自歷歷在目，這時候寃家路狹，不等唐竹權出手，他已挺劍向金至尊疾攻過去。

金至尊嘿嘿冷笑，道：「好一個不知死活的公子哥兒，你是金某手下敗軍之將，想報一箭之仇，只怕要等來生再世才有機會了。」

沈匡湖明知殺師仇人武功遠在自己之上，但若要他在這時候忍隱不發，却是難乎其難。

然而，武功之道，差一籌便是差了一籌，沈匡湖雖然想用拚命的招數來壓迫金至尊，但金至尊招沉力猛，他的軟劍根本就完全無法攻得進去。

反而金至尊的金箸奇招迭出，不到七八個回合，便已在沈匡湖的右肩戳穿了一個血洞。

董慕霞睹狀，不禁爲之花容失色，尖聲叫道：「師兄——」

但她這時候正與萬妙夫人酣戰之中，而且更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她才叫出了兩個字，萬妙夫人已趁着她略一分神之際，一掌打在她的左腰之上。

董慕霞的武功本來就不如萬妙夫人，這時候中了一掌，形勢更是異常惡劣。

突聽一人怪聲大喝道：「臭婆娘，看糞！」

這個怪聲叫喝之人，正是三怪中的老大，他若說「看掌」也還罷了，但這一聲「看糞」却是別具驚人威力，只見一團黑黝黝的東西，正隨着這一聲喝叫疾飛過來，筆直地撲向萬妙夫人的面門。

萬妙夫人雖然心腸惡毒，是個不折不扣的蛇蝎美人，但她也和天下間絕大多數的女子一般，喜歡乾淨而討厭污穢之物，這時候驟見這團黑黝黝的東西飛擊過來，自然是連忙閃避不迭。

只聽得「啪」一聲，這團黑黝黝的東西打在一幢房子的牆壁上，原來只是一團爛泥而已。

老大看見萬妙夫人狼狽閃避，不禁拍掌大笑，道：「這團糞是假的，妳若想吃眞糞，陪本法師上茅厠去，保證令妳滿嘴黃金一肚屎！」他越說越是難聽，萬妙夫人的臉越來越是煞白。

董慕霞瞧了瞧老大，又再瞧着沈匡湖，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帮誰作戰。

老大雖然平時行事荒誕不經，但這時候頭腦却比誰都更清醒，他一纏住了萬妙夫人，便對董慕霞說：「董小姐，妳現在誰都不必帮，站開一旁才是上策。」

董慕霞搖頭不迭，道：「不！我怎可以獨善其身，你若打得過這惡婦，我就去帮師哥抵抗敵人。」

老大忙說道：「妳走不得，沈匡湖那裏，自有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照顧，妳若非打不可，就得帮本法師解決了這個賤人再說。」

董慕霞雖然缺乏江湖經驗，但她冰雪聰明，已經知道老大不想自己冒險，所以就索性叫自己留在他的身邊。萬妙夫人也看穿了這一點，便故意說：「董小姐，這怪物好像對妳很有點意思哩，倘若妳師哥不幸戰死，妳和智智法師也可算是相當登對的男女。」

把董慕霞和老大扯在一起，還說「相當登對」，這種說法也可算是天下奇聞。

董慕霞明知萬妙夫人存心相激，但她畢竟是女兒家臉皮嫩薄，不禁還是臉上爲之一紅。

老大聽見萬妙夫人口不擇言，立刻「以毒攻毒」，罵道：「老子操妳這個臭淫婦，妳祖宗十八代都是烏龜、婊子，老子要一代一代的操個夠，老子入妳祖奶奶，把妳世世代代都操個天翻地覆，他媽媽的妳這個臭賤貨……」他罵人的本領本來就已很到家，這時候存心惡言相向，更是罵得難聽異常，他罵了七八句，萬妙夫人固然是給他罵得怒氣陡生，董慕霞更是爲之面紅耳赤，終於忍耐不住掉頭便走。

其實，她掉頭離開老大，也並非全然爲了要逃避這些不堪入耳的粗言穢語，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就算是留在老大身邊，也絕對帮不了他甚麽忙，而且還會拖累着他，所以才決意暫時遠離而去的。

這時候，唐竹權早已跟金至尊動上了手。

金至尊雖然只剩下一根金箸，但他武功詭異，招式着着出人意表，唐竹權赤手空拳跟他苦戰，一時間也無法佔到甚麽便宜。

金至尊鬥了一會，忽然冷冷一笑，道：「杭州有西湖，西湖有十景，甚麽平湖秋月、曲院風荷、蘇堤春曉、斷橋殘雪、三潭印月、柳浪鶯聞等等，你何以不在家鄉享福，却跑到這裏來流血流汗？」

唐竹權冷冷道：「老子太胖了，若再只會享福，不熬練熬練筋骨，將來老了只怕連走路都有問題！」

金至尊搖搖頭，嘆道：「這又何苦？你要熬練熬練筋骨，大可以由西湖跑到錢塘江，也可以到靈隱寺吃吃素菜，然後再跑上天竺寺，再然後溯山而上，到九溪十八澗做個胖胖的猴子東奔西跑，那裏峯迴路轉，溪水潺潺，便直似是仙境一般，老夫保證你下山之後，連走路也會輕飄飄起來。」

唐竹權冷笑道：「就算老子要在杭州享福，也得先爲司馬血出一口氣！」

金至尊道：「司馬血是名震天下的殺手之王，他有甚麽寃情要你來伸雪？」

唐竹權怒道：「你不要裝蒜了，二十日前，你糾集了三十二個亡命之徒，在洛陽城外打傷了司馬血，難道你幹得出來，却不敢承認嗎？」

金至尊哼的一聲，跟唐竹權拚了七八招才說：「司馬血枉被稱爲殺手之王，其實也只是徒負虛名而已！」

唐竹權道：「老子若糾集三十二個亡命之徒來暗算你，老子人頭保證，你會在一盞茶時光之內變得屍骨無存！」

金至尊嘿嘿一笑，道：「司馬血在賭場裏殺了老夫一個弟子，這筆帳老夫自然要跟他清算！」

唐竹權道：「你這個弟子在賭場裏大殺三方，贏了五萬兩銀子，但很不幸，他終於遇上了賭精司馬血！」

金至尊道：「司馬血太霸道了，他輸了銀子就要殺人！」

唐竹權道：「司馬血雖然嗜賭，但却從來不會爲了輸錢而亂發脾氣，他殺你的徒兒，是因爲你的徒兒用灌鉛的骰子來行騙，而當司馬血揭穿他的把戲後，他又想殺人滅口，嘿嘿，他也不想想自己是甚麽材料，司馬血又是何等樣人，這一碰之下，你的徒兒自然是性命難保了！」

金至尊面色鐵靑，知道再說下去只有自暴其短，只好閉嘴不語，而手中金箸的招式也是越來越更毒辣。

而沈匡湖雖然肩上受傷，也正在跟一藥道人苦戰不休，一藥道人雖然打不過唐竹權，但比起沈匡湖却又是優勝一籌，三十招後，沈匡湖右臂中了一爪，形勢更加不妙。

一藥道人剛才給唐竹權逼得透氣不過，如今對着沈匡湖佔了優勢，大有吐氣揚眉之概，只見他目露凶芒，顯然是要殺掉對手洩忿。

但就在一藥道人大有機會殺害沈匡湖之際，董慕霞也已挺劍逼了過來。

一藥道人獰笑一聲，道：「來罷，本道爺正要撮合你們這對野鴛鴦在陰曹地府裏做夫婦！」

董慕霞武功不但不如一藥這人，甚至還比不上師兄沈匡湖，加上兩人都受了傷，所以雖然聯手苦戰，仍然是形勢一步比一步危殆。

一藥道人雖然是出家人，但却天性殘酷，更尤其嫉妬世間上所有俊俏的年輕男女，此際面對着沈、董二人，下手更是絕不容情。

酣戰間，一葉道人又在沈匡湖右腕之上抓了一下，這一抓雖然着來並不兇猛，但實則上了至陰至柔，也極爲歹毒的內家眞氣，沈匡湖悶哼了一聲，軟劍再也把持不住，「叮」的一聲跌落地上。

「師哥！」董慕霞又急又怒，奮起全力，不顧一切地狂襲一藥道人。

一藥道人自然不把董慕霞放在眼內，她攻得越急猛，所露的破綻也越多，看這景況，不出五招之內，她非要傷在一藥道人魔爪之下不可。

但也就在此際，兩道沉猛的掌風，分從左右夾擊而至！

一藥道人臉色驟變，再也顧不得傷害沈、董二人，急忙倒踩七星步，向後退開丈二！

董慕霞甫脫險境，便已聽見中原三大法師的老二怪笑道：「這紅臉牛鼻子兇得很，就讓本法師來會一會他！」

老三立刻緊接道：「老二，你攻他上路，我踢他屁股如何？」

老二道：「當然很好！」

兩人怪嘯一聲，又再雙雙向一藥道人撲去。

「你們要小心他的毒爪……」沈匡湖叫道。

董慕霞看見師兄受傷，而且還有中毒跡象，不禁爲之心如刀割。

老二瞧在眼裏，便追問一藥道人討取解藥。

「快把解藥拿來，本法師今天饒你不死！」

老三道：「只要把解藥交出，不但今天饒你不死，明天也饒你不死。」

老二又道：「快快拿來，本法師昨天也饒你不死便是。」

一藥道人冷笑道：「解藥本道爺自然是有的，但却不在身上。」

老三道：「不在身上，是不是在頭頂之上？或者是藏在鞋底之下？」

老二道：「倘若解藥在鞋底收藏着，那就他媽媽的臭死了。」

老三道：「但爲了救人，再臭也得拿來，如此大家可以免傷和氣。」

一藥道人道：「要解藥，一點也不難，只要跟本道爺上伏牛山便成。」

老二道：「爲甚麽要上伏牛山？」

一藥道人道：「那是因爲藥王觀在伏牛山上。」

老三道：「咱們要的是解藥，可不是要一座藥王觀！」

一藥道人道：「但解藥只有藥王觀的藏藥樓才能找得到。」

老二道：「你撒謊！」

老三道：「你放屁！」

老二道：「這種人，不見棺材不流淚，不到黃河心不死！」

老三道：「他若不馬上把解藥交出來，不必到黃河本法師就要他死了！」

三人邊談邊打，大家好像並不着急。

老二老三也許眞的不着急，但一藥道人却是越打越着急了，他初時沒有把這兩個怪人放在眼內，但接戰之下，却發覺他他們的武功居然遠在自己估計之上。

可是，他如今已是勢成騎虎，想不打下去不成了。

魔銷魅影散　羣兇盡低頭

在幾個戰團之中，以龍城璧之戰最是激烈。圍困着他的十八個青衣武士，身手都相當不弱，雖然單打獨鬥，他們全都大大不如雪刀浪子，但如今十八人組成陣法聯手合攻，情況就絕不可同日而語。

這十八個武士，年紀都比龍城璧稍輕，而最年輕的一個，看來只有十七八歲。

十七八歲的少年，其實還只是個大孩子而已，但他却要和其他武士一樣，爲了要殺一個以前素未謀面的雪刀浪子而不惜付出性命的代價。

龍城璧不禁爲這少年的命運而惋惜。

風雪之刀就在他的手裏，他要破陣，就得殺人。

龍城璧的目光銳利，他早就看出，在這陣勢之中，最大的破綻就在這個少年身上。

這少年武士眉目清秀，神宇間頗有英氣，無論怎樣看都絕不像個壞人。

龍城璧心裏又在暗暗嘆喟。

他知道，有些敵人，雖然跟自己水火不相容，但却不一定就是壞人，就像眼前這少年武士！

但在這種情況下，你不殺他，他就會一劍刺穿你的脖子！

這少年武士用的兵刃是劍，一把很鋒利的精鋼長劍。

他很賣力，但在這十八人組成的陣法裏，破綻偏偏就在他的身上。

龍城璧已計算得很清楚，只要自己用「龍捲西風」這一招刀法，隨時都可以在一招之間殺了這少年。

這少年一死，這座陣法就有了缺口！

牽一髮動全身，這缺口也就是敵人的致命傷！

擊殺這少年武士，本是最聰明，也最厲害的一着，但龍城璧竟然沒有這樣做。

因爲他不想看見這少年死在自己的刀下。

他當然知道，在戰場上憐憫自己的敵人，是多麽愚蠢而且危險的事。

但他還是下不了手。

因爲他彷彿在這少年身上，看見了十年前自己的影子。

× × ×

挂着鐵竹，搖動着摺扇的黑衫老叟，看來仍然是那樣地悠閒。

但他已嗅到了一種危險的氣味。

那是龍城璧身上散發出來的殺氣。

這股殺氣，就像是另一柄無形無影的風雪之刀。

這柄刀已經壓逼在這黑衫老叟的咽喉上。

黑衫老叟的身上也同樣有着殺氣，他的鐵竹和摺扇，每年都奪取過無數人的性命。

他今年剛滿六十歲，江湖上的人只要提起了「竹扇追魂」蕭致，能不心胆俱顫者着實寥寥無幾。

就在這清晨，蕭致非殺龍城璧不可，因爲這是伏魔聖手的命令！

× × ×

蕭致的人雖然在陣外，但他却是這座陣法的最大動力。

那就像是船上的帆，又更像是船帆上吹着的大風！

帆船不能缺少了帆，船帆也不能缺少了風。

帆重要，風也重要。

而蕭致就是這十八個青衣武士的帆，也是這座陣法的風。

龍城璧若不殺那個少年，就得先殺蕭致！

殺了少年，雖然也可以破陣，但還須經歷一場可怕的流血廝殺。

而且到了最後，他還是要面對「竹扇追魂」蕭致這一戰。

這一戰既然遲早無法避免，龍城璧就寧願它早一點降臨。

他不怕蕭致，蕭致也不怕他。

也許，現在大家連「恐懼」也已被四週的殺氣「殺死」了。

殺氣是一種無形無影，但却比火燄和洪水更加可怕的力量，這種壓力，往往可以逼使一個人當塲發瘋。

蕭致現在就是這樣。

他本來一直都在陣外，而且形態一直十分悠閒。

但忽然間，他好像給一頭猛虎在背後咬了一口，突然咆哮起來。

龍城璧本來打算要衝出陣外殺了他的，但他却首先闖入陣裏，手中鐵竹閃電般戳向龍城璧的咽喉！

這本該是龍城璧最緊張的時刻，但龍城璧却反而在這時候鬆了一口氣。

那是因爲蕭致已經敗了！

就在鐵竹暴起之際，十八個青衣武士都同時看見了刀光一閃。

蕭致反而沒有看見，因爲他的摺扇正在張開，而且恰巧阻住了自己的視綫。

扇骨裏的追魂釘不錯是射出了，但隨着那一閃即歛的刀光，每一口追魂釘都已斷開了兩截！

蕭致的扇也斷開了兩截！

還有他的臉，也從中間斷開了兩截！

這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一刹那，蕭致就在這刹那間完全呆住。

他知道自己已中了雪刀浪子致命的一刀，但却還不明白自己犯了甚麼錯誤。

龍城璧立刻告訴他，讓他在臨死前一瞬間知道眞相：「你若在陣外一直穩守，最少有七分勝算！」

蕭致立時恍然。

其實，他並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但戰場上的殺氣，却在最後關頭把他逼入他自己佈下的陷阱裏。

蕭致倒下了，他在還沒倒下之前便已死得很透徹。但那十八個青衣武士在驚愕之後，又再狂攻龍城璧。

蕭致雖死，陣法還是沒有立刻就變，十八件兇厲的殺人武器仍然閃動着可怕的光芒。

龍城璧長嘆一聲，刀光再起。

他不想殺人，所以刀光起處，砍的不是他們的頭顱，而是他們的手。

・那一隻手揮動着殺人利器，風雪之刀便砍向那一隻手！

這無疑也是人間悲劇，但砍掉了手的人最少仍然還可以活下去。

龍城璧讓他們知道，誰想殺人，誰就得隨時準備付出流血的代價。

而且，就算流乾了身上最後一滴血，也不一定可以如願以償！

幌眼之間，已有八隻手給砍掉，有三個人疼得大哭。

這是血的教訓！

而就在第九隻手被砍下來的時候，市集北方忽然響起了一陣尖銳的哨聲。

在這陣哨聲之後，聖手門羣魔開始撤退了。撤退得最快的是一個虬髯大漢，他姓紀名大富，衣着極華麗。

他撤退的時候，背上揹着了另一個容貌和他長得一般無異的破衣大漢，那是他的孿生弟弟紀不窮。

在湘北武林，人人都知道「雙生紀家百絕棍」專打敵人脖子和雙足。

打中脖子者，自然非死不可，打中雙足，則會兩脚一起殘廢。

但這一次，給打斷雙足的並不是他們的敵人，而是弟弟紀不窮。

這也是一個慘痛的教訓；從這一天開始，紀家兩兄弟再也不敢小覷世間上所有駝背的和尚了。

至於萬妙夫人，雖然她陰險毒辣，但遇上了中原三大法師的老大，那就只好算她倒霉，兩人在苦戰三百回合後，這位夫人給智智法師在臉上劃了一道三寸長的口子，她血流披面，看來註定要破相的了。

老大用甚麼武器劃傷萬妙夫人的臉？

答案是一片又厚又硬的脚趾甲！

唐竹權與金至尊，是殺得最難分難解的一對，若不是聖手門有撤退訊號響起，這一戰最少要在千招之外始可分出勝負。

金至尊臨走前，對唐竹權說：「像你胖得那樣驚人的胖子，居然能有這一身功夫，金某實在好生佩服。」

唐竹權本來說不肯放鬆他，但却有三個青衣武士不要命的纏上了來，金至尊立時趁機揚長而去。羣魔之中，除了戰死的不算，最倒霉的可算是一藥道人。

聖手門撤退的哨聲響過後，羣魔能退者都已撤退了，但這位藥王觀觀主，却給老二和老三打得鼻青臉腫，不似人形。

他居然逃不出去！

「快把解藥拿來！」老二又在追討。

「再不給解藥，本法師可要在你臉上撒尿啦！」老三興之所至，全然沒顧慮到董小姐就在身旁。

終於，一藥道人屈服了，他願意用一瓶解藥，來換取自己的性命。但唐竹權還是先廢了他的武功，然後才把他放了。

原本很寧靜的紅花集，終於又再寧靜下來，但經過這麼一鬧，這裏已染滿了腥紅的血。駱駝和尚走到龍城璧身邊，悄悄的問「這算不算是一場大戰？」

龍城璧搖搖頭，道：「絕對不算。」

駱駝和尚吃了一驚，道：「難道還有更慘烈的一戰要發生嗎？」

龍城璧這次點點頭，道：「是的。」

駱駝和尚道：「這一戰會在甚麼時候和甚麼地方爆發？」

龍城璧道：「我不知道。」

駱駝和尚怔住，過了很久才說：「你怎會不知道？」

龍城璧道：「我爲甚麼會知道？」

駱駝和尚又怔住，他沉默了一會，才道：「貧僧知道你爲甚麼這樣說了。」

唐竹權的聲音立刻傳來：「駝僧，你知道爲甚麼？」

駱駝和尚嘆了口氣，道：「因爲咱們都只是局外人。」

「局外人？」唐竹權皺了皺眉：「咱們跟聖手門的兔崽子這樣大打一場，還算是局外人嗎？」

駱駝和尚道：「當然還是局外人。」

唐竹權道：「那麽局內人又是誰？」

駱駝和尚沒有說，只是唸了一句「阿彌陀佛」。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其實這一仗聖手門也不一定要打的，但咱們太喜歡管閒事了，所以伏魔聖手才想挫一挫咱們的氣燄。」

唐竹權道：「司馬血給金至尊暗算了一把，咱們爲出一口鳥氣，不能算是多管閒事。」

龍城璧道：「但咱們揭破萬妙夫人陷害沈公子的毒計，那就很惹人討厭了。」

唐竹權想了想，忽然說：「不錯，這本來都不干咱們的事，但這種事咱們不管，誰管？」

駱駝和尚道：「這就叫煩惱皆因強出頭。」

唐竹權道：「但老子一點也不覺得煩惱，反而覺得身心舒泰，就像是喝了三十斤百年陳釀一般。」

說到這裏，沒有人再答腔。

人人都好像很疲倦了。

× × ×

而這段故事，也已接近了尾聲。

這段故事雖已接近尾聲，但江湖上却有無數故事正在開始。

江湖上的故事，本來就很難有眞正完結的時候。

因爲江湖人和江湖事，就像是海浪一般，永遠都是無休無止，此起彼伏的。

但有幾件很重要的武林大事，在這裏不可不記：

——聖手門與長樂盟終於爆發了慘烈的一戰，而且大戰之處就在金陵沈家巨宅之中！

——伏魔聖手早已侵佔了沈家的財富和產業，所以萬妙夫人才會擁有那半塊玉珮，而沈匡湖的父母，也在這場劫數之中遇害身亡。

——聖手門與長樂盟這一場火併，雙方聚集了數百高手，歷時半天方始完結。

——這一戰，伏魔聖手與長樂盟盟主都親自參與，這兩大高手還正面接戰，結果却是兩敗俱傷。

——金至尊早已投入聖手門下，但在沈家巨宅決戰一役，這老魔却並未出現，原來司馬血已傷癒捲土重來，在長安城裏一劍刺在他咽喉之上。

——長樂盟盟主姓老，名不空，在沈家巨宅大戰之役身受重創，但却比伏魔聖手多活了兩個時辰。

——伏魔聖手在江湖上神秘莫測，原來他是老不空的師弟，他一直都嫉妒師兄的成就，所以暗中興起聖手門，誓要與師兄互爭一日之長短！

——沈家巨宅兩派大火併，萬妙夫人死於長樂盟五大長老之手。

——老不空的長樂盟終於獲勝，但那是沉痛的「慘勝」，盟中餘生之輩，只會唏噓嘆息，而不會感到有甚麼高興可言。

——老不空臨終前最喜悅的一椿事情，就是樓雪衣千里迢迢及時趕到金陵沈家，她帶來了彭破山，也帶來了鹿皮手套。

——原來在那鹿皮手套夾層之內，藏着一套專門破解「長樂四絕」的武功，「長樂四絕」是指長樂盟盟主擅長使用的四種絕藝，包括刀、劍、槍、掌四大法。

——三十年前，老不空曾在大漠苦戰四位蒙古高手，結果老不空險勝而回，但三年後，這四位蒙古高手參研出「長樂四絕」的破綻，並一一寫下註明破解之法，後來又由一位老喇嘛把這「四絕破解術」以藏文及漢字刺繡於一鹿皮手套夾層內，但知道其中秘密的只有老嘛喇及其弟子兩三人而已，而納布嘛喇正是其弟子之一。

——納布喇嘛爲求取一篇失落多年的寶貫經文，所以携取鹿皮手套進入中原，却未料到鹿皮手套還未交給長樂盟老盟主，已在二郎山麓之下掀起軒然巨波。

——經過重重波折，鹿皮手套最後還是回到老盟主手上，但其時老盟主已氣若游絲，性命危在旦夕。

——但老不空還是很高興，那不是因爲找到了鹿皮手套，而是因爲樓雪衣終於及時出現在他的眼前。

× × ×

轉眼又已深秋！

經歷了一場大災劫後，沈家有了新主人。新主人仍然姓沈，而且也就是從前的少主人——沈匡湖。

他已把那塊曾經分開多年的玉珮復合，又將它鑲在沈家大廳的一面寶鏡上。

這面寶鏡也是沈家的傳家之寶，但對沈匡湖來說，它是絕對比不上那玉珮的。

那就像是他的董師妹．世間上又還有誰可以把她代替？

（完）

天雨刃（上）

武俠故事　兩期完

金玉明·文
可飛·圖

中人奸計　雙雄血搏

秋風蕭蕭，細雨愁愁，天低低的，緊緊壓在人心頭，地深沉灰暗，看不出丈八遠，是初更天，大街上已少有行人。似隱若現在暗影中的那兩盞「岳家（龍記）船貨行」的八尺大燈籠，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輝，昏慘慘地，遠遠看來絕似兩團鬼火，在搖曳着，擺動着，發出吱、吱，單調而使人聽了毛骨悚然的聲音。

沙！沙！沙！硬底靴子微擦地面細沙的步履聲，由遠而漸漸近了「岳家船貨行」後側的彎巷，終於隱無踪跡。

適時，那兩團鬼火般大燈籠下，閃過了一條由岳家船行中出來的人影，人影快過流矢，詭譎如同幽靈，飄呀飄的飄過了那條彎巷！

彎巷中極暗地方，突然有人陰森森的開口道：「什麼人？」

幽靈般的人影，停步低聲回答：「光陰過客，閣下是……」

「不必多問，你只能回答問題。」

「這……」

「你不服？」字重如山，聲沉若雷！

幽靈般的人影一抖，應道：「日月無光。」

彎巷暗影人道：「天昏地暗！」

在兩句怪異答問下，暗影和幽靈合於一處。

暗影不帶半絲熱氣的問道：「事情順手？」

幽靈答話恭敬，道：「托福如意。」

暗影嘿嘿的笑了，說道：「該出場的人幾時可到？」

幽靈道：「準時到達。」

「我要聽詳情，講！」

「是，出場的人，不會誤事，在下安排他們走在黑虎帮少帮主後面，然後乘機下手！」

「這是好主意，祇盼你能言行如一，那就功莫大焉，但若萬中一誤的話，你該明白，沒人能維護你的安全！」

「在下明白，所以作此巧妙安排，使任何人也想不到，保無萬一之失。」

暗影讚道：「好，的確是十分高明的辦法，記住，事成祇算成了一半，懂？」

幽靈受讚，也哈哈笑了，道：「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何況那『小白龍』據說要比這條『莽金龍』還狠辣上五分，怎能留他活命！」

暗影鄭重地道：「你錯了，小白龍的狠辣，不是什麼『據說』，是事實，破長白、挑黑水、戰七雄、斬五霸，聽清楚，他連寸鐵都沒有用，若是宰了大的，留下小的，嘿嘿，那就等於是留下了追命奪魂的閻王爺！」

幽靈恭敬的道：「是，您萬安，在下仍能安排次『暗算無常死不知』的！」

暗影冷冷地嗯了一聲，道：「希望你能，現在你可以走了。」

幽靈恭應一聲，轉身舉步，又飄呀飄的飄出彎巷。

×　×　×

正二更，黑雲低壓着眉尖，天黝黑，伸手不見五指。一個魁偉的大漢，出現在「岳家船貨行」大門外，他三十稍過的年紀，濃眉環眼目光閃輝，有些威嚴。

他在門口微一停步，接着邁向石階，兩名守門壯漢自黑影中走出，橫臂相攔，魁偉漢子沒等壯漢們詢問，立刻抱拳拱手道：「煩請兩位大哥，上陳貴帮岳帮主一聲，就說黑虎帮雷猛，代父赴約拜會岳帮主來了。」

「請稍候。」左側壯漢轉身奔向內院。剎那，壯漢返回，向雷猛拱手道：「敝帮主恭請雷少帮主移駕內廳。」

雷猛微笑作答，抱拳為禮，坦步進了岳家船貨行，他沒有回顧，因此並不知道岳家船貨行大門口，這時已聚集了十數名武林人物。十數名武林人物中，一半百老者似是首腦，當雷猛背影剛剛消失在巨大「隱避牆」後時，他笑對守門壯漢道：「這位大哥，我們可隨敝少帮主進去嗎？」

壯漢怎料及他，點頭道：「當然可以，請，到了裏面自會有人照應的。」

老者笑謝，率衆坦然而進，奇怪的是，這隊人物中，竟還雜有一個年不足十歲的孩子。

雷猛尚離內廳數丈，已由廳中傳出「金龍帮主」「奪天金龍」岳震天的開朗笑聲，接着一位看來年紀不過三旬稍過，模樣兒十分英俊挺拔的中年人，隨開朗長笑出現在內廳門口，雷猛緊行幾步，拱手為禮道：「雷猛給岳帮主請安。」

岳震天大步下階，雙手箕張，緊握住了雷猛的雙臂，一陣搖幌，哈哈大笑着說道：「雷老弟何又來這一套啦，再虛客氣，就躭誤咱們的交情了，裏面請！」

雷猛才待舉步，眼前一亮，一位美艷嬌媚無與倫比的佳人，蓮步欵擺走出廳外，倚立於岳震天身邊，狀如依人小鳥，但她那烏溜溜的大眼珠兒，却瞟瞥在雷猛那雄壯的胸膛上。

雷猛頭一低，一咬牙，岳震天又待肅客，突然雙眉一挑，問雷猛道：「雷老弟，背後這些朋友面生的緊……」

話沒說完，那不足十歲的小孩子，快三步的奔了上來，邊跑邊張開兩條小手臂，笑嘻嘻地好甜，對岳震天高呼道：「岳叔叔抱我，抱我。」

一聲「岳叔叔」，叫得岳震天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了，話聲由是中斷，心中念頭快過閃電轉動，恍有所悟，記得曾有談及自己道義之友的老哥哥，那「黑虎帮」帮主「黑虎」雷聲遠的一件事情，說另有「金屋」暗「藏嬌」，多年啦，曾生過一個孩子，莫非此子……

他心中想着，雷猛可也正聽了他那半句什麼「背後朋友面生的緊」的話，轉臉回顧，果然，自己背後不知何時竟多了十幾號武林人物，微楞間，小孩子叫着「岳叔叔」奔過自己身邊上了石階，雷猛想錯了事，誤當背後那些人是岳震天的親友。

岳震天也錯料了事，小孩子可已跑上石階，哎喲，小腿不知怎麼一絆，壓壞了，往石地上摔去。

岳震天此時不容多想，閃身而到，伸臂把小孩子抱了起來，起身時頭正抬，啊！恰好看到半百老者一掌切在雷猛的後腦勺上，祇見雷猛身軀幌幌欲倒！

岳震天沉聲道：「大胆，敢在我金龍帮裏下手動我的貴客，你們……啊……」

雷猛在即將昏迷時，聽到岳震天說的這些話了，包括最後話聲突斷，變為凄厲無倫的兩聲慘號，他知已生變，可惜再難支持，噗通一聲摔倒地上，人事不知。

×　×　×

岳震天死了，據說是死得極慘，「金龍帮」上上下下，人人披蔴戴孝，「奪天金龍」被人奪了生命，臨死時發生的一宗奇變，像封上泥口的酒罈兒，半絲兒消息都沒洩露出來，於是謠言紛起，奇怪「金龍帮」與岳震天有結義之盟的三友，却祇哭守英靈之前，不說一句半個字！

×　×　×

醒了，雷猛醒了！眼一睜，竟是倒臥在自己「黑虎帮」的後門口，怪！

他搖搖頭，摸摸後腦，後腦上腫了一道凸槽，他雖然醒了，可也糊塗了！

掙扎坐起，遠處射來兩道黃光，緊跟着一個人大喝道：「什麼人，火速報名答話！」

話到人也矯捷趕到，是兩名勁裝人物，內中之一咦了一聲道：「怪，這不是少帮主嗎？」

另一人扶起雷猛，自後門回轉帮中。

雷聲遠前天受了些風寒，在將養，今天接到岳震天請柬，相約二更稍過，金龍帮中商談合營航運事，才諭令愛子雷猛代表赴約，但他對商談結果，十分掛懷，曾問下來幾次，皆因雷猛未歸而作罷了。

巡夜帮衆後門救扶雷猛的事，誰敢隱瞞，報了上去，雷聲遠不顧肩酸背痛，立令召來雷猛，詳詢內情。

生薑究竟是老的辣，雷聲遠聽完雷猛的述說，面色立變，馬上召喚已安睡了的愛女漩姑，囑其看護乃兄，嚴守本帮重地，加派巡哨，他自己則整裝徒手，率帮中七虎十二銀刀，飛騎馳向了「金龍帮」！

晚了，他來得太晚了，「金龍帮」三友中的三爺李斌，在門前謝拒，紅腫的雙目，等於已經告訴了雷聲遠惡耗，李斌聲言已遭不幸，內情複雜，敬謝任何人的叩拜，隨即緊閉上了大門。

雷聲遠老淚橫縱着回到他的黑虎帮，一連下了三道令諭，諭令十分使人驚心動魄，第一道是，玆後黑虎帮兄弟，外出不得帶有寸鐵，違則以叛帮論罪！二，途遇金龍帮友，設遭侮辱，立即返帮，不得抗辯，不得動手，違則死！三，七虎十二銀刀，日夜分隊巡察帮內外，弟兄們外出，必須有外出符牌，無符牌者不得出大門一步，強自外出不憑符牌者，格殺！

漩姑心意不服，無人時向老父抗言，雷聲遠長嘆出聲道：「傻丫頭，岳老弟死的寃，死的屈，出事那天中午，咱們接到的請柬是假的，有人嫁禍並施一石二鳥之計，妳哥哥人在金龍帮中遭暗襲昏迷，醒來身無他傷，人在本帮後門，說將出去，天下那個能信，由妳哥哥述說當時種種事情看來，兇手恰是隨妳哥哥混進金龍帮的，又在妳哥哥背後，丫頭，調個立場，妳能不認定這是黑虎帮幹的好事嗎？」

漩姑傻了，驚色問道：「爹，那咱們該怎麽辦呢？」

雷聲遠掃了愛女一眼，以一聲幽長嘆息，當作回答。

×　×　×

人死入土為安，岳震天死了，但沒入土！

一口水晶棺，使用了秘藥，屍不腐，停在內正廳上，四面緊圍着黑絲厚幔，每面八名帮中兄弟持械嚴守，若有所待！

寒霜染白了大地，刺骨勁風令人寒顫，一雙銀絲蟠龍快靴，登在亮銀鐙上，順那疲憊的玉駒四蹄起落擺動着。

數千里奔波，心胸中一團復仇烈火，使名震白山黑水年僅二十五歲的小白龍，獨騎入關，闖進中原！

到了，昏沉天際，隱約出現津沽形影，白龍駒上的岳震宇，小白龍，嘴角掀起一絲殘酷的獰笑，當他接獲三友報兇惡耗時，連片刻都沒躭誤，催馬加鞭離開了他的「銀龍帮」！他發過誓，血債血還，有一個算上一個，他哥哥是怎麽死的，兇手、主謀、餘黨，也非怎麽死不可，他要辦到這一點，他自信一定能够辦到！

不過他也會默默祈禱過在天上胞兄的英魂，他要本俠義本色，不殺一個無辜，除非有人想圖謀害他！

想到「有人會圖謀自己」這件事，他笑了，無邊冷酷，也是無邊凄涼，雁行折翼，苦痛何堪，他緊咬着牙，不止一次的告慰着天上的胞兄說，他會找到兇手、主謀，他會復仇，一定會雪復此仇！

白龍駒雖是「日行千里不見月，夜走八百天不明」的寶馬，雖是岳震宇素日心愛的，但這次他却鞭之策之日行夜趕，料不足，歇不够，金剛也會磨層皮去，何況是匹馬，目的地是到了，白龍馬可也搖搖欲倒了。

突然，半枯的黃紗帳中傳來聲响，聲响極弱，再加黃昏時秋寒風緊，誰又能聽得清楚。

岳震宇毫未覺察，馬乏人睏，在「噗嗒，噗嗒」的蹄聲中，緩慢的幌過黃紗帳的一半，驀地寒光疾閃，數十般歹毒暗器，分由四面八方射向了岳震宇一人一馬。

「哼！」岳震宇沉哼一聲！

他雙目陡睜，亮過閃電！

着！他雙膝夾住了白龍駒，一人一馬凌空飛起，一躍三丈，蝟集的暗器襲空，白龍駒安然落地時，鞍上已失去了岳震宇的人影！

聽！黃紗帳內，慘號聲起，一聲接一聲，血腥隨慘號飛濺，殘肢追腥血凌空，一剎那，聲停，人靜，白龍駒上又出現了岳震宇形影。

他才待催馬，突傳亂蹄飛騰由遠而近之聲，他笑了，佇馬路中，等！等即將來到的送死人！

人馬近了，頭前一人已揚臂高呼道：「前面可是震宇弟？」

岳震宇也認出了來者，是亡兄盟弟三友，率十騎來迎。

他和三友范威、高韜、李斌分別，已四年了，但形影未變，非常好認，客套兩句，岳震宇立即轉入正題，手指馬後殘肢，黃紗帳中斷屍道：「辛苦三位，去瞧瞧內中可有認識的人？」

高韜諂笑道：「二弟放心吧，這事讓我來……」

岳震宇冷冷哼了一聲：「且慢，先兄死後，可有遺命令何人承接帮主大位？」

范威肅容答道：「帮主突遭不測，未能立有遺命！」

岳震宇一字字如金鐵交鳴般脆响，沉重地說道：「很好，震宇對此有所聲明，在未能偵獲兇手內情前，我要暫代此位統施號令，三位可有異議？」

高韜猶疑未答，范威正要開口，李斌已搶先說道：「這是應該，怎有異議？」

岳震宇掃了掃李斌一眼，再次轉問范、高道：「兩位怎麽說？」

范威笑了笑，說道：「這還用說，是順理當該的事。」

高韜也接話道：「我讚成。」

岳震宇頷首道：「好，名份既定，請各按司職稱呼，現在可去檢着死者了。」

李斌要去，高韜却道：「三弟陪着二帮主，這件事由我來！」

話聲下，高韜已飛身殘屍堆中，在黃紗帳內檢着起來，片刻後，他手中握着四件黑黝黝的東西走出，遞交岳震宇道：「二帮主請過目，這是殘屍身上之物。」

岳震宇目光射向手中物，赫然是四塊「黑虎」鐵牌！他劍眉一挑，道：「竟會是黑虎雷聲遠的門下？怪！」

高韜問道：「二帮主，這些人……」

岳震宇道：「是隱身黃紗帳內，暗中偷襲我的下場！」

范威恨聲怒罵道：「他媽的，這羣東西的胆子，可……」

岳震宇突然接口道：「范司櫃，我記得飛東報喪是你的筆跡，可對？」

「是，是我寫的。」

「報喪遼東的事，有幾個人知道？」

范威道：「回二帮主，誰全知道，這怪我未能料及有變。」

「算了，今後司櫃處理事務，要加些小心，先兄什麽都比我高明，就是太大意了些！」

三友悚然應聲，羣馬蹄動，大家撲奔「金龍帮」而去。

×　×　×

「范司櫃，這是誰出的主意，擺酒接風？」

范威漲紅了臉，沒敢答話。

香風襲人，岳震宇不由回顧，劍眉一挑，話到了舌尖尚未吐出，嬌聲已先他而發道：「二兄弟，這接風酒是我吩咐他們擺的！」

聲嬌，人更嬌，正是岳震天身遭暗算前的剎那，那個偎依在他身畔的佳人，如今洗去鉛華，換上素衫，却越發顯得楚楚憐憐的可人！

岳震宇被佳人的一聲「二兄弟」喊破虎胆，悍然退步，回顧范威道：「司櫃還不代我引介！」

范威道：「二帮主，這位是『媚娘』，帮主的『身邊人』……」

身邊人絕對不同於「未亡人」，岳震宇自是聽出端倪，表面上沒現形色，暗中却有難以聲述的痛恨！

引介已過，媚娘笑道：「二兄弟，可是我這席酒擺錯了？」

岳震宇沒抬頭，沉重的說道：「萬里奔兄喪，岳震宇吃不下這接風酒！」

媚娘一聲幽嘆，道：「二兄弟，聽說前途你幾乎遭了暗算……」

「不值一提！」岳震宇立刻封住了話鋒。

媚娘又嘆道：「二兄弟，你當我有這好的心情，擺酒接風？」

岳震宇哦了一聲，道：「莫不成這酒還另有說處？」

媚娘哀怨的頷首道：「正是。」

岳震宇震聲道：「事關亡兄？」

「嗯！」

「如此……請！」

如此之後，岳震宇本要加個稱呼的，但無適當的可說，只好接上個「請」字。

接風酒，飲盡酸苦，酒前話，陳述變情，是機密，話聲，酒香，隨岳震宇的一聲斷喝而終。

原來媚娘本是靑樓淸倌人，出身苦，命更苦，班主愛黃白物，接了黑虎帮少帮主雷猛的大把金銀，酒灌醉了媚娘，悄悄領進雷猛登床，天不作美，媚娘房中小大姐不明所以，疑是偷兒，大叫大嚷，巧眞巧，雷聲遠筵客「雙彩樓」，貴客正是岳震天，樓傍「綺紅館」，呼叫聲驚動了岳、雷兩位爺，等分清內情，媚娘早已驚醒雖未失身，却有後怕，哭陳於地，雷聲遠怒責雷猛，岳震天豪舉為媚娘贖身，於是媚娘鐵了心，跟定岳震天，不求名份，不計得失，所為就是那麽一個人！

岳震天遇難，適雷猛夜拜，兇手羣隨行雷猛身後，小孩子曾呼「岳叔叔」，不久後雷猛亂中失踪，小孩子也沒了影兒，岳震天倒臥地上，雙目已失，眼眶裏插着一對遍體烏黑的五寸鋼針，這就是內情。

雷猛夜拜，可疑者一，何來孩童，可疑者再，兇手隨行雷猛身後是可疑者三，有八封殺岳震宇可疑者四，遠因種在媚娘身上，近因可能互爭地段，岳震宇斷喝聲中有了決念！

×　×　×

拂曉，冷雲低，寒霧濃，行十丈，衣履已然半潮！

岳震宇一襲銀衫，腰橫蔴索、靴縫白布、孝服，在冷雲低霧裏，挺起胸膛，大踏步直奔向「黑虎帮」口！

「黑虎帮」總香堂口，座落在「沈莊子」的南側，正如巨虎之踞河海口，吞天靈地氣，得昌隆旺運。

岳震宇單人獨身寸鐵未帶，立於「黑虎帮」總香堂大門口，先冷眼視察四方，好威風，好殺氣，春面含秋霜，銀聲泛紅光，一大步，登上了花石階上！

兩個人，四條硬臂膀，攔住了進路，道：「是作什麽的？講！」

寒光一閃，八寸銀帖翻出，岳震宇並不開口，以武林中禮，左手五指輕扣自己右腕上，右手五指持帖，姆指下，餘四指在上，穩穩地往兩名守門壯漢面前一遞！

壯漢也沒再開口，更不敢失禮，半躬身，雙手接，帖捧過頭頂，然後轉身，大步兒捧將進去。

岳震宇暗中點頭，「黑虎帮」不愧為當地與「金龍帮」併駕的大帮口，手下兄弟們，確是見過世面。

銀帖送進，門前又多了三個人，手叉在腰間，用一種輕慢而輕蔑的眼光掃着岳震宇，內中一人嘿嘿了兩聲道：「好樣的，眞叫俊！」

誇讚英雄人物，叫一聲「眞俊」，也是天大的侮辱，男子有不屈氣概，女子有嬌美風範，以俊稱男兒，叫岳震宇好難忍耐，但他却忍了下去，強忍了下去！

第一句沒出毛病，叫「俊」的小子第二句又來了，道：「活賽個老姑娘！」

「老姑娘」這三個字，放到其他地域，大概是指沒出嫁過了青春的「好女人」而言，換到當地，津沽一帶，却是另有講究，把「老」字當「小」而「美」來解釋，就沒有錯了。

直比岳震宇像個「美俊的小姑娘」，岳震宇不含乎，又忍下了，那小子第三句又出了口，道：「白白淨淨似個熟透的『小白梨』麽！」

岳震宇雙目暴射出殺人的寒光，正和大門裏面的一聲斷喝「帮主親迎岳爺俠駕」相交，寒光暴歛，步履聲動，雷聲遠快步而出，漩姑相隨於後。

大門口，岳震宇抱拳躬身道：「武林末學，遼東銀龍帮，岳震宇問帮主金駕安康！」

雷聲遠笑扶人起，道：「雷聲遠得會老兄弟，不虛此生。」

客套已畢，肅客正廳，落座獻茶，雷聲遠不待岳震宇開口，首先說道：「岳二弟，不論你有什麽事和話，可能容我先辦件私事後再談？」

岳震宇道：「敢不恭從前輩令諭。」

雷聲遠微一皺眉，回頭揚聲說道：「召刑堂司規！」

刑堂司規是七虎中的老五，「雙翅虎

」齊東山，他聞召報名入，躬身肅立，靜待示下。

雷聲遠冷冷地說道：「你可曾聽到那些侮及岳帮主的話？」

齊東山道：「屬下等已查實，是七弟手下的焦剛！」

雷聲遠沉聲道：「辱客於前，敗帮規於後，說，該如何刑？」

齊東山道：「斷一肢，殘舌！」

雷聲遠厲道：「就廳外驗身施刑！」

齊東山恭應，焦剛被拖到廳外，正是剛才口沒攔遮的那小子，銀飛刀，左臂失，輕七動，三寸斷，廳內外鴉雀無聲，直到焦剛被拖走，仍無一人敢喘大氣！

驀地，座上的岳震宇，哈哈哈一陣震天狂笑了起來！百數十隻眼，都不由怒瞪在岳震宇身上。

岳震宇視如未見，侃侃說道：「好威嚴的帮規，賞罰公明，只可惜若能早些堤訓，不使他們那般狂妄，則比事後加刑又高明多了！」

這話，雖是實情，却傷了黑虎帮上下所有人的心！

．姑娘漩姑首先不耐，杏眼一翻，尚未開口，座中雷聲遠已冷冰冰地說道：「誰敢慢客，老夫將親手刃之！」

漩姑硬生生把已到舌尖上的話，給吞囘口中，其餘的人，自更噤如寒蟬，作聲不得。

岳震宇暗服雷聲遠規嚴威尊，表面上却有心冷嘲的說道：「雷前輩位尊威盛，規嚴法隨，不論所判是或否，皆得令出則行，若是亡兄得能如此，又何至爲宵小所乘，慘遭不測！」

又是一句諷言，雷聲遠無動於衷，坦誠眞摯的說道：「提及岳賢弟不幸事，內中有些詭秘事，老朽正要開誠與岳二弟你一談。」

岳震宇哦了一聲道：「所謂詭秘事，可是指雷猛兄適巧往拜，後突失踪，或是有關可憐弱質媚娘呀！」

這兩句話够重，大有直指雷猛主謀令人行兇之意。

漩姑惱了，不由抗聲道：「岳帮主，天下事，不能憑一己之念而下斷定，家父剛剛正爲這些，要向岳帮主解釋，內中所謂的詭秘，非岳帮主所能想象！」

岳震宇冷眼掃過漩姑，一笑作罷，那笑意內，誰都能够看出，是存了「不與女子鬥」的嘲弄。

漩姑還要開口，雷聲遠喝道：「爲父在座，那有妳說話餘地，還不後站！」

漩姑不敢抗命，恨恨而退於乃父身後，但那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却直盯着岳震宇，不忿不服之意顯露無遺，岳震宇十分乖巧，視若無睹。

雷聲遠接着說道：「岳二弟，你當眞誤會到猛兒？」

岳震宇坦然道：「末學不敢相瞞前輩，少帮主當日的行止，的是太令岳震宇難解，就算巧合，也未免太過巧合了些！」

雷聲遠道：「岳二弟既然已存此意，老朽再若多言，就是『失言』了，不過老朽有兩句話，不吐不快，一是老朽與令兄，那不只是道義友，更是忘年交，老朽此心可質天日，信否任由岳二弟了，再者，老朽還發覺，令兄遇刺事，內幕複雜，有人心存嫁禍江東之意，並行一石二鳥之計，此非無的放矢，盼岳二弟能冷靜的三思再想。」

岳震宇笑道：「先亡兄與前輩交深一節，晚輩知道，其餘因未目睹，只有存疑，說到存疑，晚輩現有一事正想請教前輩台前，望能坦誠賜示。」

雷聲遠道：「老朽知則言言必盡！」

岳震宇探手囊中取物，黑虎七弟兄及漩姑，不由人人向前一步，暗護住雷聲遠，岳震宇裝作未見，攤手處，四面虎牌扔於几上，道：「前輩過目，這可是貴帮的虎符牌令？」

不用細着，雷聲遠已知符牌眞僞，十分冷靜的對岳震宇道：「岳二弟，老朽現在要多說幾句話了，但盼岳二弟能容我說完，更盼能沉着冷靜的分辨是非。」

岳震宇眞的冷靜了下來，冷靜到連話聲都透出寒氣，說道：「是，晚輩從命，但求解釋的合情合理。」

雷聲遠沒有答話，却囘首揚聲道：「齊東山何在？」

齊東山聞喚而出，恭立聽諭。

雷聲遠道：「將現在廳中的每人領用符牌呈上，然後去取總簿名冊，快！」

岳震宇心頭一驚，急忙說道：「且慢，晚輩也在遼東開山設堂立櫃授徒，不能不知仁義所在，這總簿名冊，晚輩不敢妄窺。」

雷聲遠哈哈的豪放笑道：「岳二弟見外了，若不如此，不足釋疑，所以……」

岳震宇道：「不，只要前輩說話出口，晚輩則深信不疑！」

雷聲遠突然長嘆出聲道：「有件事只怕岳賢弟尚未能够通知二弟，遠在半年多前，老朽曾與岳賢弟秘密聚會於『楊柳村』鎭，已定原則，龍虎二帮合而爲一，定名『雙義』，下設『龍，虎』二堂，以應外患，而結堅城，老朽虎帮名冊，岳賢弟早已過目……」

岳震宇接口道：「外患何來？」

雷聲遠說道：「其來源，尚未偵知，但已發現不少身懷罕奇功夫的外鄉人，時時往來的，有所圖謀。」

岳震宇以一聲淡笑，和一個「哦」字，表示出他難以相信的心意。

雷聲遠沒有反問，故作不解。

沉默了刹那，齊東山已將在場者身畔符牌收齊呈上，它竟和岳震宇取出的四面完全不同！

雷聲遠此時手指岳震宇取出的符牌道：「岳二弟，這種符牌，是虎帮在岳賢弟身遭不測前用的東西……」

岳震宇接口說道：「前輩如此說來，牌是眞的了？」

雷聲遠搖頭道：「不，它是假的，僞造的，但也是眞的，僞造到已和眞的完全相同……」

「是乃奇談了，若僞造到一切全同，請教前輩，又如何去分它的眞僞呢？」

「老朽能分別出來，他人不能。」

「敬問其詳。」

「符牌有號數，僞牌號碼與總名冊不符，這也就是老朽堅請岳二弟一覽名冊的緣故，也正因有這名冊，才足證明陰謀之

士一切雖作最巧安排，仍然留下漏洞！」

岳震宇僅僅頷首，沒有答話，這道理十分簡單，雷聲遠說的固然有理，但這陰謀之士若就是虎帮中人的話，自然會留個漏洞，在必要時，譬如現在，這漏洞就可取爲釋疑之用。

雷聲遠是老江湖，睹情暗嘆，岳震宇對虎帮誤會已深，斷非一時間三五言所可能改變觀念的了，他並不怕岳震宇誤會虎帮，是怕恰中陰謀者鬼計，使兄弟操戈，令親者痛，仇者快！

不管岳震宇態度如何，雷聲遠仍然繼續解釋着道：「在岳賢弟出事後，老朽推斷心有所疑，曾下三令，並秘密收回所有符牌，換上如今所用的這一種……」

岳震宇接話道：「晚輩懂了，前輩眞是用心良苦，只是先兄出事前刹那，少帮主適巧深夜往訪，的是太巧……」

漩姑忍不住，把內情說出，更取出一紙信柬，交岳震宇過目，正是當天中午岳震天具名相約雷聲遠的原信。

論字，八分像眞跡，稍草了些，岳震宇此時方才有兩分相信黑虎帮並非殺兄的主謀，但對雷猛的疑念，仍未盡釋，於是話鋒一變，隨口問道：「對了，怎麼未見少帮主的俠駕？」

雷聲遠道：「因滄州有事，派去處理，三五日內必可歸來，歸後老朽當令其囘拜岳二弟。」

岳震宇聞言已有打算，微笑以應，隨即告辭，雷聲遠親自送出大門，互揖而別，但彼此心中皆十分明白，未來吉凶，難以料斷，全是心事重重，方寸不安！

×　×　×

是深夜，仍是那條「岳家船貨行」後側的彎巷中，難見人影，只聞低低話聲。

一人道：「事有八分了，小龍兒自黑虎帮回來後，日夜巡行自滄州返津沽的必經路上，我推斷一場龍爭虎鬥，是在所難免！」

此人聲調好熟，正是幽靈般的人兒。

又一人，是那暗影，冷冷地接話道：「你的推斷那個能信，你曾說過安排個『暗算無常死不知』，結果呢，枉送上八條漢子，哼！」

「這你可要躭待，沒想到，這條小龍那般扎手的。」

「哼！我記得曾警告過你！」

「是是，兩件事我只辦成了一件，不過……嘻嘻那也不容易了。」

「少得意，你有什麼好辦法，說！」

「辦法不是沒有，但是你必須出頭才行。」

「講下去，講清楚！」

「我想，當龍虎相爭的時候，你暗中下手，不論除掉小龍，或是小虎，全可收『借刀殺人』之功！」

「辦法可以用，不過你別太小看了雷黑虎，那是條老狐狸，就算死的是小虎，他也不一定會明鬥小白龍。」

「不錯，可是你別忘了七虎等人，當眞小虎一死。那丫頭怎肯算完，必報殺兄之仇，七虎又豈能坐視，於是結果嘛……嘻嘻……如我所願！」

暗影沒有接話，似在沉思此計是否可行。

幽靈接着又說道：「你請三思，這辦法有利而無一害。」

暗影說道：「定法不是法，我可以答應你到時候準去，但並不一定出手，除非我能一擊成功，否則打草驚蛇就得不償失了。」

幽靈諂笑道：「那是當然，其實你祇要伸手，就憑這一龍一虎，還不是死定了數。」

俗說賈「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暗影中人實叫難弄，幽靈人物好好的恭維話，竟惹翻了他，他陰陰地冷哼一聲道：「我要有這份把握，要你何用？哼！」

幽靈馬屁拍在馬蹄上，連個哼哈全沒敢出。

暗影話鋒一頓後，接着又道：「你其他工作進展如何？」

幽靈道：「正按計劃作着，俗語說『慢工出細貨』，雖多些時日，但是成功可期。」

「哼！你這是想掩飾什麼？」

「沒有呀，沒有什麼好掩飾的嘛。」

「沒有，你別以爲我在暗處，就錯當我什麼全不知道，雷老兒那裏你安插的內綫有消息嗎？」

「你眞聖明，沒有消息送出來，雷老兒他媽的精靈超過了猴子，我那內綫身份又不够高，連大門全沒有辦法走出來！」

暗影冷冷地一笑道：「這才對，辦好了就是辦好了，沒辦到的就直說沒辦到，再要方的圓的堆在一塊兒數着玩，可別說我不懂你有苦勞！」

幽靈連聲應是，暗影沉默下來。

片刻之後，暗影似是想起什麼事來，又道：「那座秘寨的工程怎樣了？」

幽靈道：「再有十天八日就好了！」

暗影嗯了一聲道：「有人注意你的行動嗎？」

幽靈聞言一驚，不由問道：「你可是有什麼發現？」

暗影突然笑了，道：「一連兩晚，你全沒在自己臥房裏睡覺，到那裏去了？」

幽靈放落懸心，道：「是在……」

奇怪，他竟沒有把話說完。

暗影突然伸手一拍他的肩頭，道：「這兩夜，滋味如何？聽人說她那套玩意兒，是萬中選一，對不？」

幽靈恍然大悟，道：「這難說，要自己試過才行。」

暗影打蛇隨棍上，道：「捨得？」

幽靈作的大方，道：「這是什麼話，你要有興緻……」

暗影嘿嘿一笑，說道：「興緻嘛……是有，不過……」

拉長了「不過」二字的尾音，使識趣的幽靈很快接話道：「現在可好？」

暗影搖頭道：「今夜晚了，明天吧，初更，你房裏會，祇是太偏勞你了！」

幽靈打個哈哈道：「不不，這事要你自己勞動的！」

暗影被這句話引笑了，再次拍拍幽靈肩頭，說了句「明夜見」，身形一閃消失無踪。

幽靈目送暗影消失於夜色中後，突然仰頸天際，幽幽嘆息出聲，好漫長的一聲嘆息，似欲把胸腔的一切鬱悶憂悶掃空。

他的頭低了下來，接着又是一聲長嘆，緩緩無力而沉重的拖步向前，邊走，邊以低如耳語的聲調道：「唉！我這是個貪圖些什麼？」

彎巷空了，三五戶緊閉着五顏六色門，一堆堆枯草殘瓦碎石，朽木斷磚，死寂寂地不見活物。

驀地「吱」的一聲，一條汚穴鼠，從一堆高及人膝的碎石磚瓦中橫竄出來，一溜無踪，接着一條人影，自碎磚石後站起，彈彈衣衫上的塵土，悄沒聲的，緩慢而試探着出巷而去！

這人走出彎巷，步履變重，坦步由「岳家船貨行」高挑着的兩盞大燈籠下，走進大門，燈光映影，竟是李斌。李斌自彎巷走出，到步進大門，全沒脫過一個有心人的監視，不過李斌却並不知情。

天下事往往庸人自擾，但也多巧合，就在李斌由彎巷囘轉「金龍帮」所設「岳家船貨行」的總香堂後，可巧岳震宇從街頭一端出現，他是停立大道之上，等待雷猛，等空之後轉囘，最近兩天，早、晚兩趟，成了他日常功課。李斌從彎巷走出的事，岳震宇並沒有看到，他祇是見到李斌在大門燈下的形影，心中毫無疑念。

妙的是那位監視李斌的有心人，却錯想了事，認定李斌走出彎巷等情，已被岳震宇發現，疑心暗鬼，再加上天怙涼薄和一項有我無人的作爲，這有心人頓時起下不論李斌是否動疑，也必須立刻殺以滅口，寧可殺錯，不能留下個惹禍的種子。

李斌住在內宅的西樓上，至今未有家室，由一名童兒伺候，今夜歸來，心情沉重，既怨自己爲什麼這般好事好奇，又恨對方因何故那樣毒辣陰狠，如今本可坦然的心胸和平靜的腦海，却狂興波濤，事態的嚴重，他非常清楚，想及當初，自己獨行江湖，爲了年輕好勝，也爲了任俠好義，竟不顧一切後果，揭發了江南名捕人稱「仁義君子」簡璞田的僞善惡跡，簡璞田終於爲同道迫死，而自己也被簡氏子弟逼得走投無路！

一次陷入對方陰謀之中，以「殺官」罪名在津沽被捕，多虧素未生平的岳震天，力挽狂瀾，救自己於不死，並結義盟，創「金龍」一帮，如今恩兄遭難，自己心中已發現了眞相，以情以義，都該立刻通知岳震宇。但這樣一來，慘變立生，後果實是自己所難以担當，若故作不知，心田怎安，焦煩下，以酒燒愁，醉休醉休！

斤半酒下肚，忽聞叩門聲，沒多想，起身開門，門啓三寸，祇見他面色陡變，雙唇顫抖着竟難發聲，胸口上，一柄尺半七首，已透心而過，昏沉下，耳邊聽到熟悉透頂了的話聲道：「別怨誰，你死在太好多管閒事上，來生仍能爲人，千萬別忘了這次教訓，少踹別人的脚印，夜深黑巷更去不得，嘿嘿……」

李斌雙手從門沿上滑落下來，死在房中近門口地方，他那名童兒，先他一步斷魂堂屋，他們死的寃屈，死的不值！

岳震宇接獲兇信惡耗時，天已五更，他冷靜的檢看過李斌的傷痕，並將那柄七首携囘房中，對李斌遇刺而死的事，他一言沒發，范威和高韜，却淚一把哭一聲，恨恨地直指兇手爲「黑虎帮」中的高手，岳震宇沒有批評半個字，整頓了下衣衫，跨下白龍玉駒，馳出「金龍帮」。

× × ×

陰沉了幾天的低雲，被昨夜三更後捲起的狂飈，吹散了也吹高了許多騰躍而出的金輪，金黃色的光芒，透穿低空，射臨大地。

風由疾漸緩，但仍能使人感覺到透骨冰寒，遠遠的大路上，馳來一騎，馬體通黑，額前一撮白毛，毛長數寸，順風擺動，馬上人，正是那由滄州公幹歸來的「雷猛」。雷猛到滄州處理事務，尚未完全妥當，但在接獲嚴父令人快馬傳到的「速歸」諭令後，問知來人內情，立作歸計，日間令來人囘報歸期，他三更動身飛騎而返，如今已近津沽入口。

雄偉彪悍的雷猛，在外表上看來，是屬於粗獷一類的典型人物，快意恩仇，話沒遮奢，想到就作，敢作敢當，極易中人所設陷阱，其實，他幼承嚴父家訓，更拜得名師，是位磊落豪放，胆大心細的少年高手，遇事從不莽撞，脾氣稍燥，這是他的短處！

當接獲嚴父催歸諭令，問明來者岳震宇銀帖拜山等詳情後，已拿穩主意，要和岳震宇解說清楚當日事，並願與岳震宇坦誠相結，共偵主兇之謀。

旭光金輝中，他突見遙遠的前途上，出現了一匹雪白的龍駒，並隱隱看出，馬上也是一襲銀影，心中一動，暗忖道：「莫非是他？」

相向而行，飛馳奇快，瞬間，已僅距五丈，雷猛勒韁，烏班豹馬長嘶停蹄，對方玉駒恰好勒住，兩人在兩丈不到的距離見了面。

玉駒上，正是岳震宇，首先開口道：「閣下可是黑虎帮少帮主雷猛？」

雷猛一笑，坦然說道：「是我，朋友是『小白龍』？」

岳震宇冷冷地說道：「不敢當，在下岳震宇，恭候大駕多時了。」

雷猛發現岳震宇神色嚴肅，話鋒陰冷，暗中皺了皺眉頭，說道：「請問朋友，等待我雷猛有何見教？」

岳震宇直接了當的大聲說道：「岳震天，是先胞兄！」

雷猛嗯了一聲道：「雷猛知道。」

岳震宇道：「少帮主知道的話，似乎應該有什麼表示才對！」

雷猛不解，道：「應該有什麼表示，請問，岳兄究有何指？」

岳震宇說道：「少帮主，非讓在下問出來不可嗎？」

雷猛有些不悅的說道：「這當然，雷猛一個粗魯漢子，打不慣啞謎！」

「哼，少帮主既然這麽說，恕在下不客氣了，在下是爲胞兄遇刺事，向雷少帮主你詢問個明白，希望……」

「岳朋友，雷某已知朋友銀帖拜山的事，有關令兄不幸等情，相信家父已有解答……」

「不，令尊是令尊，你是你！」

「這話什麼意思？」

「亡兄身側，有位媚娘，聽說，與你少帮主很熟悉……」

「那段事早過去了！」

「少帮主請聽下去，媚娘的事是過去了，我岳震宇兩脚剛剛踏上津沽，就有人羣起刺殺，這事也過去了，亡兄死前刹那，少帮主大駕曾降金龍帮，當然，此事也過去了，不瞞少帮主說，岳震宇萬里間關，就爲了這些巳經過去的事而來！」

「好吧，你問，我知必答！」

「少帮主，恕岳震宇狂妄，『知必答』怕還不够！」

「哦，那你要怎樣才能滿意？」

「知必答，答必盡實！」

「岳帮主，雷某知道你『小白龍』的威名，曾令遼東山搖地動，但你若侮辱到雷某的人格，任你是座油鍋，雷某也敢走走，也敢動你！」

「好話，這才不愧爲黑虎帮的少帮主！」岳震宇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少帮主，岳震宇爲剛才的話致歉，敬請坦誠以答所問！」

「可以，你問吧！」

「亡兄在死前刹那，少帮主往訪，究係所因何事呢？」

「很抱歉，閣下問錯了題目，那夜是雷某父子於午間接得令兄柬召，適家父患病，諭令代行，據令兄柬上所寫，商談兩家聯合經營航運事。」

「少帮主是一個人去的？」

「不錯，一個人！」

「如此說來，那十幾名兇手，不是少帮主的人了？」

「不是，那些人究竟是怎樣混進貫帮，並恰好走在雷某身後的事，雷某毫不知情。」

「這，我倒可以告訴少帮主，據敝帮守門弟子說，那些人以少帮主隨從的身份，要求進入敝帮去的。」

「也許是這樣，據家父判斷，這是有人嫁禍，那約束恐亦不實，彼等用心，十分險惡，非祇嫁禍，並存一石二鳥借刀殺人的心意！」

「少帮主，他們是否借刀，尚須查證，但『殺人』的事實，却辦到了！」

「岳帮主，對令兄之死，敝帮上下皆感傷痛，請你相信。」

「在下一向信應該信的，少帮主，據說亡兄死時，少帮主本在當場，但刹那後，竟突失踪，奇變下，敝帮人手出動與兇手搏戰，始終沒有見到少帮主離開，請問這是怎麽囘事？」

雷猛憶及當時發生的事，不由嘆息着道：「我會告訴你的，祇怕你不會信！」

「若少帮主要說的，是被人由身後擊昏，醒來巳在貴帮後門的這段話，那就不必了！」

「岳帮主，但這是事實！」

「少帮主堅持說它是事實？」

「本是事實……」

「何人可證？」

「這，岳帮主，這太強人所難了！」

岳震宇哈哈的笑了起來，是侮慢的冷笑，也是含有挑戰意味的嘲笑，雷猛一張臉，寒成鐵青色，雙目閃着忍無可忍的怒火！

狂笑聲停，岳震宇冷冷地問道：「少帮主，江湖上有句『光棍怕調個』的話，你我若互換一下立場，那些話你少帮主能够信嗎？」

雷猛語塞，當那天他自後門小巷中醒來時，自己都深覺奇怪，奇怪到不合情理，繼之傳到岳震天遇刺喪命的消息，他頓知跌到了別人的陷阱中，如今果然，自己實在沒辦法能解釋清楚內情，鐵青的臉色越發難看，緊咬着牙關，祇有一言不發。

岳震宇含有怒火殺氣的鋒利目光，掃過雷猛的臉，接着又道：「亡兄不該爲媚娘贖身，這種『橫刀奪愛』的事，爲江湖大忌，但在下深信亡兄是日心中別無他念，僅是惜孤憐苦……」

雷猛濃眉一挑，接口道：「岳帮主何故提起此事？」

岳震宇坦然說道：「在下疑心此爲亡兄遇刺的遠因之一，至於近因，目下尚在偵索……」

「岳震宇，我雷猛念及家父與令兄莫逆之交，更念及你萬里天涯代兄復仇的情義，才敬重你高看你，願意忍受你的諷言嘲語，以求揭破事實眞相，不料你却用一個人盡可夫的淫娃，來輕視我雷猛，侮辱我雷猛，岳震宇，雷猛忍耐已到極限，不願再和你接談下去，讓路！」

「住口，你可知道媚娘是亡兄的什麽人？你這一句『人盡可夫』的指罵，必須還個公道出來！」

「笑話，媚娘當面，我也敢這般批評，老實告訴你，她並不是令兄的什麽人，而是任何人的『什麽人』！」

岳震宇心頭一動道：「你怎知道？」

雷猛冷冷地說道：「凡在津沽地帶混過一年半載的朋友，沒有不知道的，不錯，當初雷猛入過迷，幾乎陷身沉淪不可自拔，萬幸有令兄這樣一位益友良師，不計清譽，使我猛醒……」

「不對吧，我聽人說，爲此你曾一再傳言亡兄，欲與亡兄搏分生死……」

「有這件事，那是在我未明內情眞相的一時衝動，你既知有傳言約搏之事，怎會不知雷猛深悔自慚下，負荊請罪於令兄之前的事呢？」

「你曾負荊請罪？眞的！」

雷猛怒聲道：「信不信在你，請讓路，我忍够了！」

岳震宇劍眉緊鎖，道：「且慢！」

雷猛哼了一聲，一抖絲韁叩馬闖關！

岳震宇報之一聲冷笑，橫馬相攔！

雙馬交錯間，雷猛所握絲韁垂餘的三尺梢頭倏地擊向岳震宇坐騎右耳，岳震宇冷嗤出聲，手中一探巳將絲韁抓住，目射嘲弄光采，瞧着雷猛，雷猛掌腕提力，沉聲喝道：「岳震宇，你當眞阻我進路？」

岳震宇冷冷地說道：「話還沒有說清，事也沒弄明白，你想走只怕很難！」

雷猛惱了，右手一翻，抓向岳震宇緊握自己韁繩的左腕，岳震宇沒躲沒攔，於是被雷猛抓了個結結實實。

抓實之下，雷猛暗加五成眞力，道：「岳震宇，你再說聲不讓……」

「不讓！」岳震宇答話乾脆。

雷猛沉臂甩腕抖手叱道：「那就只有請你下馬了，去！」

一聲「去」，五成眞力變作七成，雷猛認定岳震宇非被甩震馬下不可，詎料岳震宇僅僅身軀微微一幌，沒被抛下馬來，

心中不禁一凜。

岳震宇適時沉聲道：「姓雷的，這可是你先動手？！」

羞加惱，使本性剛強的雷猛，說出了氣話，道：「我先動手又怎麽樣？！」

岳震宇臉色一變，暴翻左掌，反抓住了雷猛的手腕，冷嘲道：「不怎麽樣，請你下馬一搏。」

話聲中，岳震宇腕沉臂揚，將雷猛拋起馬鞍之上！

雷猛再加一成力，緊扣着岳震宇的手腕不放，終於雙雙縱落馬下，黑、白二騎，的是可人，竟蹄聲得得躲開大道當中。

雷猛既已怒從心頭起，自不等待，掌出直擊岳震宇面門，勁勢強猛下了殺手！

岳震宇冷笑出聲，右手微拂，掃向雷猛緊握己腕的五指，雷猛認出竟是上乘的「天拂手」，心頭一寒，慌不迭鬆指暴退丈外。

岳震宇得理不讓，閃身追上，一連五招，招招都是點、拿、指、打雷猛要穴，猛雷頓被迫退八尺，仍未佔得先機！

雷猛暴怒，在岳震宇一招「巧分陰陽」雙掌左右交攻兩肋時，雷猛提足一口眞力，氣貫胸膛，身形一側，一式「童子拜佛」穿向岳震宇雙掌中間，行險着，拚却受些傷擊，更不惜兩敗！

那知岳震宇功力招法大大出人意料，「童子拜佛」穿臨胸前時，岳震宇一聲哈哈，右掌倏收，一絞一掌，將雷猛撥得轉了個方向，左掌適時印到，半實地打在雷猛左肩頭上，將雷猛打出五步！

在北六省中，雷猛算得是一流高手，津沽一帶，包括了以好武聞名的「滄州」地區，以拳脚掌法來論，雷猛一向只服已死的岳震天，不想今朝在岳震宇手上，竟走不了一合，這份恨怒羞惱到極點，一聲暴吼，翻身撲上，展開手法，捨命般狂攻不已！

岳震宇一招獲先，僅是技巧上佔了便宜，當雷猛以剛猛的「黑虎神拳」猛攻時，岳震宇再也用不上巧勁，不能不憑眞功夫硬架硬拚，雙方全用上了看家本領，此起彼落，你退他撲，先時，還能分清人的面目和所出脚拳招式，打到後來，僅見一黑一白兩條人影，在大道上飛騰翻轉，片刻之後，變作半黑半白一團，已是到了生死存亡於一髮的血戰關頭了。

黑白翻騰滾飛的怪影，時時傳出痛吭怒吼和冷笑之聲，此時，自遙遠的城鎮路上，倏起亂馬蹄聲，轉瞬間蹄聲已近了許多，一條灰龍，隨亂馬蹄起空，蜿蜒轉盤移近了搏戰地方！

就在這個當空，黑白影中暴然傳出了一聲慘叫，那黑影倏忽被彈起空中，掙扎着，滾翻着，直向大道旁的阡陌中投落下去！

接着，亂馬到達，蹄聲未止，一條紅影已疾射而出，直撲那翻滾下墮的黑影，當黑影即將落地時，紅影恰好一步趕到，空際接手，斜落丈外大道邊沿，現出那一身玫瑰衣衫的「虎女」漩姑，和被攙扶着正口噴鮮血的雷猛！

再看岳震宇，從容立於搏戰原處，雙目精光暴射，直逼灰龍下沉而現露出來的「黑虎帮」中十數高手！

漩姑已將乃兄放置地上坐好，取出傷藥爲乃兄服下，手一揮，兩名黑虎帮中好手縱身而到，左右扶起了雷猛，漩姑低沉的吩咐道：「先送少帮主回去，並傳諭廣集人力，我要和這姓岳的一拚！」

話罷，不容手下開口，再一揮手，人却移步向岳震宇走去。

兩名高手互望一眼，抱扶着雷猛才待舉步，岳震宇已沉聲喝道：「站住，放下他！」

漩姑冷哼一聲接了話：「姓岳的，有姑娘我在，有話冲着我說一樣！」

岳震宇冷冷地，把頭一搖，說道：「不一樣，姑娘！」

漩姑怒聲道：「笑話，凡是姓雷的事，姑娘我全敢担當的！」

岳震宇道：「姑娘才是在說笑話，妳能担當令兄因失媚娘而引起的殺心？妳能担當亡兄死前令兄率衆謀刺的惡行？妳能？能嗎？」

漩姑語塞，急紅了俊臉，道：「岳震宇，你這些也全是『欲加之罪』！」

「姑娘，這些全是事實！」

別看姑娘一個女流，性格的剛強還勝過男兒，語塞下好不容易有了回答的話，不料又被岳震宇幾個字說成啞口，她犯了脾氣，嬌喝道：「好，那你說吧，要怎麽樣？」

岳震宇手指雷猛道：「我要這個人隨我去金龍帮！」

「辦不到！」

「只怕姑娘非辦到不可！」

「姑奶奶偏不信這個邪！」

「姑娘，亡兄死得太慘，雷猛作爲可疑，岳某請他前往，可以保證在事態未盡明朗清白之前，不傷他半根毛髮，並立刻爲他醫傷……」

「住口！家兄已被擊傷內腑，你却仍說不傷他半根毛髮，想騙那個？」

「這不同，姑娘，剛才只是公平的較搏！」

「公平，你技藝功力本就高過家兄，這能算公平？」

岳震宇劍眉一皺，道：「多說些空話是沒有用的。」

漩姑冷冷地說道：「那要如何？」

岳震宇道：「話只一句，人給我留下來！」

漩姑沉聲道：「若是不呢？」

岳震宇震聲道：「我將強留。」

漩姑銀牙一咬，怒喝道：「那你就留留着！」

岳震宇哼了一聲，大步奔向時正抱扶着雷猛，剛剛歸入大隊的兩人走去，漩姑橫身阻住了他的進路。

岳震宇停步沉聲道：「岳某不願與姑娘較搏，請讓路！」

漩姑冷冷地說道：「有本領你就闖過去！」

「哼！」一聲冷哼下，岳震宇步逼中宮，漩姑閃退五尺，撤劍出鞘，閃退間，一聲哈哈傳到，岳震宇以罕絕凜人的身法，已到了漩姑身後！

漩姑臉又一紅，青鋒一順，斜削而下，岳震宇早已一飄到了「黑虎帮」大隊前，出手鎖拿雷猛的肩頭！

兩名高手怎容岳震宇得手，銀刀閃飛，上下交攻到了岳震宇雙腕，岳震宇一聲沉叱，飛腕翻，十指拿，鎖住了兩柄銀刀厚背，內力一吐，雙腕一抖，銀刀上揚，電光石火，兩掌已印在黑虎帮兩名高手的胸上！

兩名高手身形震飛出去，撞入隊中，口中鮮血滴流，顯然已受重傷，雷猛暴然狂吼道：「姓岳的，我和你勢不兩立！」

岳震宇冷笑伸手，再次抓下！

黑虎帮一衆高手，業已大怒而前，四柄銀刀，一雙金劍，刺、劈、削、扎而到，漩姑身形猛地縱落，一把抓起了雷猛，隨即飛身馬上，疾馳狂奔而去！

走了雷猛兄妹，惱了小白龍岳震宇，他揚聲喝道：「岳某不願與爾等動手，再不躲向一旁，就怪不得我了！」

一衆高手已起公憤，無人答話，紛紛撲上，一場以寡敵衆的血戰，頓即展開！

岳震宇功力奇高，以一敵衆總是艱苦，他本心又眞的不想殺傷無辜，因之搏戰久久勞而無功，岳震宇再下警告，仍無人理會，他怒恨下，施出殺手，片刻已四傷一死亡，又剎那，只有三名黑虎帮高手浴血而戰了！

內中一人，目光一掃另一同伴，揚聲道：「天勇，你火速回去報信，我和劉兄能纏住片刻，快！」

莊天勇聞言知意，撤身而逃，岳震宇厲聲叱道：「歸告雷聲遠，就說岳某馬上到達，親自向他索人！」

莊天勇話都不答，急催坐騎，片刻遠去。

漩姑與雷猛已先步回轉了黑虎帮，雷聲遠聞報，不由色變，勃然大怒下，傳令集衆，準備興師問罪直叩金龍帮。

集衆間，莊天勇浴血奔回，黑虎帮中七虎十二銀刀全動了怒火，雷聲遠也決心拚却黑虎帮不要，一心和岳震宇分個生死存亡！爲避不幸，雷聲遠立刻令四名門下，送雷猛去其某一秘密地方醫傷，然後調將遣兵，等待着小白龍岳震宇！

岳震宇到了，直闖黑虎帮大廳，雷聲遠早在等候。

雙方見面，雷聲遠緊盯着岳震宇一言不發，岳震宇也寒着一張臉兒，冷冷地說道：「前輩……」

雷聲遠沉聲喝道：「岳帮主，老夫交成莫逆的是岳震天，你閣下，老夫不認識，前輩二字，休再出口！」

岳震宇冷冷一笑道：「這樣也好，省的岳某心有顧念！」

雷聲遠喝問道：「閣下何故中途截殺雷猛，並傷及老夫手下？」

岳震宇道：「這一問不嫌多餘嗎？」

「哼，日前你來，老夫一忍再忍，只爲顧念好友慘死，你情急可諒，別時並相約當猛兒歸後，即往回拜，爾今途中傷人，已失道義，復擅闖我黑虎帮口，岳震宇，你也太目中無人了！」

「雷帮主，岳某途中相候令郎，只爲一探內情，不料令郎竟先出手，岳某總不能不加抵抗束手待斃！」

「岳震宇，你這一張好靈巧的嘴！」

「雷聲遠，你更有副奸詐的心！」

這一句話，惹起黑虎帮高手的憤怒，一人指罵，十人相應，事態本已無法善罷，於是戰火挑起，漩姑先時受窘，早已不耐，此時嬌叱一聲，仗劍攻上！

雷聲遠明知愛女決非敵手，自然接應而前，黑虎帮七虎兄弟更快過漩姑一步，紛紛撲到，刀劍齊下！

岳震宇面對整個黑虎帮中的主力人物，毫無所懼，更沒有取用他那人人皆知但却罕有人見的奇絕兵刄，徒手應搏，施展了極爲普通的「太極雲手」，加上三十六式飛鷹擒拿，在數般兵刄寒光勁風劈削交錯下，如穿花蝴蝶，空手而入白刄。

七虎技藝功力算得一流，漩姑自更不弱，雷聲遠既能名震津沽滄州北地要鎭，當非浪得虛名，這麼多好手，非但沒能很快的收拾下岳震宇，七虎兄弟中，反而已有三人各被掌拍傷了肩臂。

雷聲遠剛才憤怒之下出手，等搏戰已起，心已後悔，不論怎麽說，他和岳震天的是莫逆忘年知交，今以全帮好手的力量來對付一個爲探索殺兄仇家的至性少年，總太過份，只是疾矢業經脫弦飛去，此時收轉已無能爲力，又見岳震宇穿梭百刄之中，神猛氣壯蓋羣倫，不由十分矛盾，七虎兄弟受傷，使雷聲遠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並非岳震宇眞有萬人之敵，而是己方人手過多，又全是以兵刄爲主，不論是刀或劍，必須留有五步少至三步的空隙，始見威力，如今人人猛攻，早無空隙可言，於是刀劍受己方人手所制，難以發揮本來的精招威力，再加上岳震宇的是勇武，終致己方苦戰無功。

看出內情後，雷聲遠稍稍後退，脫出戰圈，漩姑慧心，時亦看出原由，又見老父邊戰邊退而脫身出來，那所餘空處，非但不顯破綻，七虎兄弟反而攻勢更順，於是也稍縱退後，此舉果使岳震宇在閃避出掌或指力下，比先時困難了許多！

這時，七虎老大「飛天虎」林四海，虎頭銀鈎猛輪，左手鈎直點岳震宇面門，右手鈎「橫江飛索」，掃到中腰，是全力的一記猛攻！

二虎「跨海虎」杜三連，鋸齒狼牙八環刀突破中宮，與大虎配合成天衣無縫的攻勢，迫使岳震宇非退步避重不可。

岳震宇身後，恰是五虎齊東山，左後側是四虎莫雄，右後側六虎劉天成，三般兵刄，一由上劈落，二橫掃背心，岳震宇頓成進不得退不能避無門的形勢，勢迫如此，只有一條路可走，岳震宇毫不猶豫，騰身高躍而起！

這是黑虎帮的大廳，並非廣場山野，廳雖高，雖有五丈，往高處騰起，自然會被事物所限，這正是「飛天虎」林四海的本意，他要逼使岳震宇高拔，再下毒手。

高拔後的岳震宇，自知人在凌空，對方必有殺手，早已準備，這時林四海一聲斷喝道：「老三，射！」

「射」字出口，十二支「紅羽甩手箭」巧佈「七星」陣式電射而上，人在高空雨箭圈內，休想能夠脫身。

詎料岳震宇一聲哈哈大笑傳到，右手凌虛向梁頭一推，借眞力迫震之勢，快過石火閃電，倒飛於三丈以外，十二支甩手箭，全皆擊空。

倒飛後的岳震宇，目光因形勢而自然

的掃過廳門空隙地方，瞥見一人探首對面房脊之上，向廳中猛一揮手，他已聽到雷聲遠突然慘叫，他本身也正好隨自然下墮的形勢落於廳門附近。

身形乍穩，業已看到漩姑緊扶着雷聲遠，一支「蛇頭鋼矢」，插在雷聲遠左胸上，血由傷處流下來！

岳震宇眼珠一轉，於是疾射出廳，追向僅他一人看到的那名怪客，直追出半里路外，也沒發現人踪，搖搖頭，心懷極端不安，轉回了「金龍帮」。

目下他就住在昔日乃兄的獨立小花園中的雅軒內，當他剛剛踏進小花園那月亮圓門時，多年苦練武技神功所訓練出來的奇異能力，使他立刻認定雅軒內已有人在，心中警兆頓生，脚步却依然絲毫未變，腦海中閃過如何應變的各種方策。

他並沒有掩飾脚步，登階，推門，妙，室內並無人在，大踏步到內房，房中後窗洞開，金幔緩擺，證明有人在片刻前，自後窗而去。

雅軒位於小花園正中心，此人逃走於轉瞬之前，要想追趕，必能見及形影，因爲這不是深夜，而是白天。

不過岳震宇並沒有去追，只是關好後窗，寒着臉，冷哼出聲，何必追呢，由房內尚未完全散發的香氣來斷事，他已知除了媚娘外，不會還有別人。媚娘乘自己外出，潛入房中，意圖何爲，莫非是……

他決定要換個地方作自己的住室了，雅軒本是亡兄所居，媚娘自然是曾經居留過很久，也許有些什麽私人物件，因他突然到達，選中雅軒暫居，至媚娘未能取出，今朝才前來取回，祇是當眞如此，似乎沒有由後窗而去的道理，况媚娘弱質女子，跳窗而出豈不危險？

想及此，心頭又是一動，出軒走向後窗，目光掃處，再次冷哼一聲，近兩三天來，天陰細雨，今晨霧氣濃重，園地鬆濕，一個毫無武技的女子，若自高及三尺地方跳下，地上必有够深而清楚的脚印，現在後窗地面，毫無足跡可尋，目光再移，緩掃兩丈附近，亦無脚印，岳震宇暗自慚愧，如非經此小事，自己幾乎看走了眼，把一個身懷武技的婦人當作弱質女子！

他再次回轉雅軒，極爲小心的搜索各處，沒有人，也沒有發現有人留下什麽可以傷害自己的東西，懸心放落，但疑念未去，正好時當午飯，遂更衣外出，在大街上「雨花台」酒樓，要了份香酥鷄，炒三絲，巧拌鴨舌，自飲自斟。

這些日子，從岳震天身中暗算而死，到岳震宇乍到津沽就有人行刺，銀帖拜黑虎，拂曉會雙雄，獨闖黑虎帮等情，早已傳遍各處，人的名樹的影，岳震宇名頭，在津沽一帶的是太响了，也太大了，岳震宇更勝乃兄一籌，况人是無倫英挺，衣影獨具風格，而花台獨飲，頓使擧座驚心，笑語喧嘩猜拳行令聲，立即由昻轉低，低而寂然無聲。

岳震宇發覺此事，不由抬頭，目光掃過樓頭一干酒客，酒客們泰半和他的目光一接，立即旁移並低首避閃，間或亦有三兩人，以笑臉領首相迎，岳震宇亦報之微笑，但心中却正猛興波瀾，無法平靜了。

匆匆用過酒飯，彳亍於河畔，苦思種種疑處，直到業近黃昏，才下了決定，大步踱向「綺紅院」而去。

走出「綺紅院」時，華燈初上，他這次是失望而歸，「綺紅院」徒勞無功，並沒有打聽出來媚娘眞正身份。

心頭煩悶，找了個茶樓，要了份點心，品茗深思，想及雷聲遠父子所說，事誠足信，岳震宇雖年輕，經閱却足，先時爲復兄仇，未免躁急了些，致與黑虎一帮交惡成仇，如今冷靜下來，發現從頭至尾的種種遭遇，是盡清楚而眞實，清楚到已直指誰是殺兄主謀，眞實到絕對不必再加推敲的地步，正因爲這樣，岳震宇現在看出了一絲破綻，引起疑念了。

雷猛夜訪亡兄，率人乘機謀刺，事態清楚萬分，但退一步想，以黑虎帮的力量，眞要不利亡兄時，又何必叫雷猛出頭，作賊的故意現形，這說不過去，雷聲遠所說有人嫁禍，一石二鳥，可信！

據說亡兄死時，竟無一人看到是何人以何物下的手，那主謀元兇計劃雖然完善，完善到毫無破綻，但正因如此，才足證雷猛並未下手，自三友口中聽出，事發後雷猛突失踪影，在元兇來說，是有心這般安排，誘人誤認雷猛得手而潛去，却不知自己發現亡兄死於極近的一種暗算之下，那夜帮中弟子在場的不少，雷猛人在階下，亡兄人立階上廊道中，以此推斷，當非雷猛所爲，既非雷猛出手，而雷猛竟然失踪，豈非可疑，再往嫁禍方面推斷，一切恰合，事態漸漸明朗開來。

自己也曾詳問過出事當夜在場的弟兄們，異口同聲咸稱來人十數名之多，除雷猛外，餘皆陌生，金龍、黑虎同立於津沽，素有往來，彼此見過而互不知名姓的事，平常，但若根本陌生，則這十數名兇手，斷非黑虎帮兄弟已是不爭之事實。

黑虎謀刺亡兄，磊落到由雷猛率衆前來，所率却都是面生者，豈非「掩耳盜鈴」，不通不通，現下已有足够的證據，證明有人謀刺，嫁禍黑虎，行一石二鳥惡計無疑。

事之發生，完全在於黑虎所接約晤三更的僞柬，僞柬自己見過，認得是亡兄筆跡，具名亦對，是誰能僞造的如此亂眞？一句話，這人除非十分接近亡兄，交已有年，否則斷難作到！

尤可疑者，信柬上有「金龍積善」四水印字的暗紋，這種信箋，是亡兄專用之物，並非僞造，由此推斷，主謀者或元兇之一，必然是金龍帮中頗有身份的人物，否則這種信箋，就休想能弄到手！

轉念及此，想起了李斌的突遭不測，定是發現了什麽，對！想起來了，李斌死前，自己曾在門前路上見過他，他似由一條巷中走出……

岳震宇霍地起座，催算過茶賬後，疾步而回，找到了接近金龍帮的那條彎巷，緩緩踱將進去，這情形，使一名暗中監視他的人胆寒心驚。

彎巷自然找不到可疑的人及物，岳震宇明知是虛此一行，但他仍然在彎巷中逗留甚久，出巷時，神色帶有欣慰的微笑，似是獲得了些什麽。

其實，當岳震宇於茶樓中想及李斌之死時，已恍悟一切，彎巷逗留，有心之擧

，欣慰含笑，一臉僞裝，旨在使那暗中監視自己的人，疑心而生暗鬼，如此也許會露出破綻，甚或作出莽撞事來，則元兇即無所遁形了。

果然，岳震宇的作僞，收到了使敵人疑神疑鬼的作用，卒使事態突現明朗。

范威和高韜，都立於門前，恰好迎上岳震宇，不待岳震宇開口，范威已搶先說道：「午間我和老高才接到二爺您獨闖黑虎帮，路阻雷猛的事，生怕有什麽事情發生，又不敢遠離堂口，必須嚴防對方突襲，二爺平安回來是太好了。」

岳震宇冷冷地答了一句，道：「一大早發生的事情，兩位直到午後才知道，這就難怪我們行事處處落於人後，導致家兄慘死了。」

范、高二人神色尷尬，岳震宇已接着說道：「兩位請自管用飯吧，我吃過了，人很倦，可得早睡啦。」

范、高應着聲，目送岳震宇轉向雅軒，才互望一眼，步返內廳。

二更敲响，金龍帮各處業已熄火人入睡鄉，一條矯捷絳色倩影，飛投進了花園，倏忽隱着小假山側，原來巡夜帮丁恰好到達花園碎石道上。

巡丁乍過假山，祇覺脖子一緊，眼前一柄鋒利匕首，已橫於頸間，耳邊傳來低聲喝問聲道：「說，岳震宇住在那裏！」

巡丁魂已飛去，魄更散盡，顫抖的伸出手來，指着雅軒道：「在……那……」話沒說完，後腦一痛，已被擊昏人事不知。

絳色倩影騰身而起，撲到雅軒竹簷前，臥伏不動，側耳靜聽，片刻後，如貍貓若猿猱，閃挪到了雅軒後窗。

輕試窗欞，岳震宇太過大意，竟未關扣，倩影巧推尺許，身形倏忽如蛇般蜷作一堆，輕巧而越，悄悄將窗放落。

放落窗戶，躲於角落，目光掃視，更妙，正是臥房，岳震宇側臥沉睡，背對絳色倩影，不知大禍經已臨頭！

倩影悄沒聲的拔出匕首，躡足而前，步位已够，揚臂直對岳震宇後心扎下，疾如閃電，穩狠無與比倫！

床上側臥的岳震宇，倏忽向裏面一滾，手起，抓住了倩影的持刀手腕，一聲輕笑，道：「卿本虎女，怎作刺客！」隨着笑聲，他挑落了絳衣倩影的幪面紗巾。

赫然，正是黑虎之女漩姑，俏面上竟有淚痕了！

岳震宇鬆了手，漩姑寒着臉，兩個人互望着，全沒開口，最後漩姑一聲幽嘆，道：「我知道不會成功的！」

岳震宇笑了笑道：「爲了沒有成功，姑娘有些惜嘆……」

「不，我嘆息是慶幸你沒有睡熟。」

「哦？這倒令人不解了。」

「我本來就不想殺你，可是你傷了家兄，又派人暗算了家父……」

岳震宇道：「姑娘，晨間暗算令尊的人，並非我的朋友！」

「這話去騙小孩子吧！」

「不錯，這話難使人信，正像令兄所說，亡兄出事之際，他被人擊昏，醒來時人在黑虎帮後門巷中一樣的難使人信。」

「家兄說的是實話。」

「對，在下剛才說的，也是實話。」

「算了，實話也好假話也罷，我失手被擒，隨便你怎麽辦吧！」

岳震宇又是一笑，推開室門，作個恭敬送客的手式道：「請，請回府。」

漩姑微微一楞，星眸一瞥岳震宇，咬着下嘴唇，移步而出門之際，一轉身，粉面低垂道：「假山旁，有人被制，麻煩你了。」

岳震宇才待接話，漩姑突然抬頭嫣然一笑，頓足飛身疾躍而去。

岳震宇搖搖頭，步向假山，救醒巡丁，發諭不得喧嚷，巡丁去後，他並未回房，停立假山側，呆呆的想着心事，怪，他並非在想乃兄的事情，也沒回想發生過的一切，而是腦海中有一條倩影，嫣笑着，又嗔惱着，越來越大，揮之不去，猛搖頭，倩影也隨之擺動不已。

他不知停立了多少時間，被一縷寒光所驚醒，閃身舒手，揑住了一粒寸大石子，石子入手猶溫，並有絲絲幽香拂面，這香氣，幽嫻高雅，不似日間在房中嗅到的那樣刺鼻生厭。

他頓知是誰，驀抬頭，絳衣倩影遠在數丈，正對他招手，他領首爲諾，縱步而前，倩影竟也拔身而起，撲向後宅一座花廳。

他暗覺奇怪，但並未止步，直追進了花廳，倩影停在廳中那鑲於牆上的古玩架前，他緩步而近，才待開口詢問所以，倩影示意噤聲，接着輕巧的在古玩架頂端一處微按，整個古玩木架，悄無聲息的自動裂開，露出一條不長的通道和一座門戶。

岳震宇心頭大震，呆傻的看着倩影！

倩影附耳低聲道：「僥倖發現此事，引君前來，以報剛才不罪之情。」

話罷，未等岳震宇追問其詳，身形閃移，已飄出花廳，再次騰身隱於暗處。

岳震宇祇好把話壓下，輕步進了通道，人剛踏臨地面，古玩木架已自動回原處，將他關在通道極暗地方。

他並不着急，更沒轉過這可能是倩影漩姑的惡計念頭，因爲此地在金龍帮中，虎女漩姑不可能巧妙安排此等地方，漩姑附耳之言，尚在腦際盤旋未失，不必問，他已明白這秘密暗室內，盡都是亡兄舊部，心腹弟兄。

日間經過冷靜的思索，業已發覺中人之計，步向他人爲己所設的陷阱中，幸而悟非時早，雖已有錯但未鑄大，不過仍然不知設謀者誰，叛徒又是那個。

今夜漩姑行刺失手，被釋而歸，巧遇可疑人物潛進金龍帮，追而躡之，發現了古玩木架的奧秘，引來岳震宇。

岳震宇人在極暗的通道中，已能鐵定室內盡皆叛徒了，否則金龍帮中有此秘室，早該有人告訴自己，由於此，岳震宇有些心驚了，金龍三友乃除亡兄外最具威勢的人物，這秘道斷無不知之理，知而不向自己言明，其用心就不問可知了。

側耳門上，施展出「天視地聽神功」，室內人語已如同面對般清楚。

正好有人開口，聽出是那高韜語聲，道：「這可怎好，再不下手，事若洩露，老大，你我又怎生逃命！」

老大竟是范威，道：「老二，當年主

意是你出的，如今，當該怎樣，大小還是你拿個主意的吧。」

高韜道：「我又不是沒出主意，有人不願意聽話去辦，我又能怎樣？」

媚娘這時接了話，道：「喲，我說高老二，你這可是明指着說我嗎？」

高韜沒好氣的說道：「正是說妳，白天你幹什麼去了，人到了雅軒，竟沒有成功……」

媚娘冷哼一聲道：「還怪我，我去雅軒你們不是不知道，爲什麼連卡子全沒派，我眼看就能把東西放置好了，岳二一步趕回雅軒，我還敢留在房中嗎？」

高韜語塞下，仍然強詞奪理道：「他一步趕回來又怎麼樣，妳怕他些什麼？」

「喲，高老二你是『吃燈草灰長大的』，說話不費勁，他一步趕回來不怎麼樣，就是能活剝老娘的皮，我不怕，我怎麼啦，長着銅頭鐵身子，能不怕他？哼！」

「別吵了，」范威喝止二人道：「如今來想辦法還不算晚，老二你怎麼說？」

室內沉默了片刻，接着話聲又起，是高韜，他道：「老大，他既然無緣無故的走進彎巷，相信一定有了發現，那夜死鬼李斌，很可能已洩露了什麼，所以……」

范威道：「不會，我下手很快……」

「砰！」秘室厚門被岳震宇一掌震碎裂開，高韜臉色一變，右手一抖，已將燭火熄滅，室內頓成伸手不見五指的沉暗！

「吱」一聲輕响。

「哼」一聲怒叱！

緊接着，勁風壓下，隨即聽到高韜一聲悽厲慘叫。

「沙」，不知是誰邁動一步，一聲冷笑，傳出岳震宇話聲道：「要命的就站在原處，再動半步，叫你死無喪身之地。」

「沙！沙！」又是兩步。

一聲奇刄劈帶出的風嘯劃過暗室，媚娘哎喲出聲，左腕已斷，血噴如泉，人已摔於地上，滾翻不已。

驀地有一重物飛撲向岳震宇所立的牆角，當岳震宇全力出掌凌虛震飛撲上的重物時，已知上當，那是剛才死於一角的高韜屍體，被范威悄悄抓起，拋向岳震宇，范威自己却已乘虛由另一秘門逃之夭夭！

一點火光，在空中突降，點着了案上燭燈，現出岳震宇煞神般的面孔，也映現出左腕斷落昏死地上的媚娘！

另一邊，有座衣櫥，櫥門半開，高韜一顆人頭碎扁櫥門下，紅血白腦濺了一地，岳震宇劍眉挑飛，抓起媚娘，首先代她封住穴道止血，繼之拍震兩掌使她醒來。

醒後的媚娘，業因失血過多奄奄一息，但仍然說出岳震天被刺殺的內幕眞情。

原來岳震天昔日爲了仗義救助黑虎雷聲遠，曾與名震武林的「化外三王」交惡論戰，追逐了「鐵霸王古倫」，掌傷「天山王雲飛鵬」，最慘的是那「西涼王阿木奇」，生生被岳震天掏出來一隻左眼！

三王鼠竄歸去，矢志復仇，除各自潛修苦練絕藝外，並暗定陰謀，范威和高韜是天王雲飛鵬的門徒，久在中原，阿木奇商得二王同意，使范、高二人往投岳震天，岳震天性直愛才，非但接納了范、高二人，並義結同盟，又怎知狼子野心，養了兩條毒虎。

（下期續完）

日本野武士揭秘錄

單刀闖劍門

麥中青·文
可飛·圖

雁翎刀連闖三關

野武士「雁翎千野」，離鄉別井，追求功名富貴，只憑一把雁翎刀，連闖三關，奪得嬌妻，不料錯手殺了岳丈，引起一連串的厮殺，最後，他空手而歸，徒然使兩朵嬌花爲了他一死一傷！

恭順親王是四百年前日本藩王當中武功最出色的一個，財雄勢大，在他的采邑有三度拱門，稱做「劍門」，表示他的威武。活到五十歲，他仍是精神奕奕，豪氣凌霄，他甚麼都滿意，唯一的憾事就是膝下無兒，只有一顆掌上明珠，叫做「玄衣仙子」。

相當奇怪，玄衣族的人丁不算稀薄，生養下來的總是女兒居多，變成陰盛陽衰，恭順親王一口氣納了五個絕色佳人，作爲妃嬪，仍然沒有轉機，他不再萌麟兒之想了，索性公開徵婚，任何人都可以向「玄衣仙子」挑戰，贏了她，便可入贅爲婿，將來生養的兒女，全都歸入「玄衣恭順」，一個也不准帶走。假如玄衣仙子對他不滿，中途分手，那些兒女仍然留下來，以「玄衣」爲姓。

挑戰者並非直接跟玄衣仙子交鋒，先要闖過三個劍門，還有一點，如果他能够闖了三關，在宮門的天階交手，他仍要施展本領，把她頸上懸掛在胸前的紅色繡球割斷，不會割傷她，才算是奪取她的芳心，反之，割了繡球，玉人的身上流血，他仍非乘龍快婿。

雖然條件那麼苛刻，仍有許多武士希望一親香澤，她實在是太過艷麗了，簡直是仙子下凡，怎能不令到熱血沸騰的武士見而心醉，不過，報名向她挑戰的人雖然有三百之衆，能够連闖三關的武士，只有七八個，那些人始終沒有本領打贏她，公開比武招親已經有三個月之久，理想的如意郎君仍未露臉，貴爲恭順親王固然覺得焦躁，她也黯然神傷！

以事論事，她的「仙子劍」奇詭莫測，等閒之輩，想擋二招也不容易，希望在她身上割下繡球而又刀劍沒有半點血，的確是難之又難。

究竟何時何日她才找到稱心滿意的如意郎君呢？簡直是一個謎。

有一個上午，秋風初起，一名英俊而又瀟洒的武士直趨恭順親府，報上姓名，說是「雁翎千野」，希望跟「玄衣仙子」交手。

他以爲報名之後仍要等候三幾天，料不到迎他入內簽名的一個家丁說：「雁翎武士，報名表册上面只有你一個，你如果闖過劍門，即時入內，展開最後一次的戰鬥，你準備好了沒有？」

「雁翎千野」愕然，說：「旬日之前不是有百多人向仙子挑戰嗎？他們到了那裏去？」

「那些人都打輸了，半數過外，無法闖過劍門。」家丁說。

「剛剛報名就有機會一顯身手，實在太好了。」他很是興奮。

家丁再問一句：「雁翎武士，你使用甚麼兵器呢？我看見你的身上沒有刀，也沒有劍！」

「不，我有一把刀，叫做雁翎刀，比較鴻雁翼下的毛更薄，在需要交鋒的時候，我只是身形一抖，它就會落在我的掌心裏。」

「好，你就快有機會闖入劍門了，還是早些亮刀吧，這個地方有三處拱門，都是稱做劍門，並非拱門裝置了刀劍，而是有些劍客站在那個地方，準備交手，我不妨對你說知，第一個劍門站了四個劍客，第二個劍門站了兩個劍客，第三個劍門只是站着一個劍客，你不必打贏他們，只是依照身體走動的脚步走過去，沒有人攔阻，便是闖過那一關。記得這一點，這是眞刀眞劍的交鋒，刀劍無情，難免有人流血，你殺了人抑或被人殺掉，不必塡命。」

「我明白了。」

「好的，現在你亮刀走向第一個橫門吧。」

家丁說完，便即分手。

雁翎千野緩步走過去，沒有亮刀。

他很快就走到劍門之前。

沒有人攔住去路，他也沒有亮刀。

他自管自的走。

突然，有四個人一躍而出，把他團團的圍住。

他聽到一個人的呼喝聲，說：「你是否向郡主玄衣仙子挑戰呢？」

「是的。」

「爲甚麼你不亮刀呢？」

「因爲你們沒有拔出刀劍來，所以我也沒有亮刀。」

「好，現時你應該亮刀了！」爲首的一個人，當胸一劍刺去。

另外三個人也亮劍，四把劍不約而同的向他直刺過去。

長劍已經刺到了身旁，他的身形一抖，刀已在手，只見他蹲下又再站起，雁翎刀兜了一個大圈，幾把長劍一齊飛開。

他冷笑一聲，說：「劍門第一關太過脆弱了，留不了我！」

說完，他大踏步走向第二個拱門。

家丁已經說過，第二個劍門的劍客比較第一個拱門厲害得多，只是兩名劍客，已經有本領把對方前後左右四個方位封住，沒法躲閃，不容易闖過這一關，在家丁方面來說，只是無心之意，可是雁翎千野聽了進耳，却心裏有數，認爲刀劍相爭，不單是前後左右四個方位可以騰挪躲閃，頂上也是一個方位，故此他認爲有把握取勝，剛剛交手，只是緊守門戶，以逸待勞，直到他發覺把關的兩個劍客不注意空中的動靜，然後出擊，一躍而起，憑空飛上十多尺高，施展「飛鳥投林」這一招，凌空而下，仍是以旋風刀取勝，那一把雁翎刀繞了一個圈子，對方就兩手空空。

劍客失了劍，有甚麼辦法守下去？對方相當乖巧，橫豎這一場搏鬥不過考驗挑戰的人有多少功力，他們鬥輸也沒有人指責，索性一聲呼嘯，突然退後幾步，隱沒在陰暗的門影之下。

雁翎千野十分高興，再向前走，只是二十多步，就有一個人擋住去路，說：「今天只有一個人向郡主挑戰，料想你就是這個人了，雁翎刀威震江湖，你連闖兩關，對手全是知難而退，沒有流下一滴血，佩服，佩服！不過，到了我這一關，那就有些不同，我叫做岳之頂，是恭順皇爺府邸裏面最出色的一個劍客，你未必能夠闖過這一關。」

雁翎千野笑了笑，說：「岳之頂，或者你眞是此間第一名劍客，不過，你忘記了一件事，我並非用劍跟你過招，用的是雁翎刀，我認爲我必然可以打贏你，並不是我的本領比你高強，而是大刀比較長劍厲害，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即時可以看得出來。」

岳之頂朗聲說道：「講得有道理，看招！」

只是說了這麼一句，他就挺劍向中門出擊。

那時雁翎千野剛剛贏了第二關的劍客，沒有收刀，正好迎戰，他知道用劍的人必然擅長衝刺用刀出擊，萬萬不能向前出擊，必須橫刀擋格，有機可乘，就把對方的長劍捲住，最爲有利，他只是想了想，便即依照這個戰略去做，岳之頂的劍法果然是不斷衝刺，由於對方的雁翎刀變化多端，橫刀攔截，他始終無法取勝，說：「劍主攻，刀主守，我們打個平手，理該如此，既然你認爲刀勝於劍，爲甚麼不施展絕技求勝呢？」

雁翎千野說：「雁翎刀法最精彩的一招就是旋轉刀，我的一把刀遲早兜住你的長劍，不斷的轉動，如磁吸鐵，你的銳氣已消，必然弄到手中的劍飛開，現時我要施展這一招了，當心！」

他故意這樣說，使對方集中精神盯着那把雁翎刀，刀劍纏在一起的時候，他乘機一脚踢去，這一脚正好踢在對方的膝蓋骨，跟着一個掃腰腿，連發兩脚，把岳之頂踢出一丈過外，然後停止滾動，那把長劍當然是滾下來的時候離手了，岳之頂悶着不做聲，似乎受了傷，勉強爬起來，看見雁翎千野走過，突然把手中的長劍看做一枝箭，向他飛擲過去，這是最後一擊了，雁翎千野絕不閃避，只是把刀輕輕的一撥，長劍就錚的一聲跌下來。

他担心岳之頂還想再鬥，索性用脚在長劍下面使勁一挑，一縷劍光在眼前飛過，不易找到它的下落，這才放心地進入中堂。

穿過了天階，昂然走入中堂，叩見恭順親王的時候，他巳收刀。

他一表人才，站着拱手爲禮，說：「順王，武士雁翎在此致敬，叩見皇爺，敬請皇爺賜以比武的機會，跟郡主玄衣仙子一戰。」

雄馬七郎居然挑戰

恭順親王巳經是五十開外的人，不過，他的功名富貴確是從一雙手賺回來的，體型粗壯，虎背熊腰，威風凜凜，仍有大將的台型，憑着他多年在沙場作戰的經驗，他覺得雁翎的型格不錯，打量幾眼，說：「你巳經闖過三關，當然是有機會跟仙子一戰了，我想知道你這三關是怎樣闖過的，你可否說說它呢？」

雁翎千野說：「第一關是用下盤旋風刀取勝的，對方雖然有四個人，可是，四把劍一齊衝刺，我是核心，把刀子劃了一個圓圈，就把他們蕩開了，劍也拋掉，第二關，我飛躍出擊，仍是旋風刀，只是攻勢不同，從空中砍劈，僥倖取勝，第三關，對手是岳之頂，劍法奇詭，不易取勝，我逼於用刀纏住他的劍，連環踢出兩脚，把他殺退，這一關却是勝來不易。」

恭順親王哈哈大笑，說：「你能夠殺退岳之頂，的確有些本領，不過，岳之頂曾經敗在玄衣仙子的劍下，你必須施展生平最精湛的劍法去跟她交手，步步爲營，半步也不可放鬆，才有取勝的機會，別忘記，你必須把紅繡球奪取過來，她的頸子以爲胸部沒有刀割的痕跡，才算是奪標，只是流了一滴血，便是落敗，她却有權把你刺死，從頭到尾，你是處於下風的，明白了沒有？」

「雁翎千野承蒙順王指點迷津，不單是口上明白，心裏也明白，多謝皇爺！」

他的措詞十分得體，恭順親王臉容微笑，點了點頭，只是這個笑容，巳經有八分光了，難得仙子也是笑臉相迎的，她向對方瞟了一眼，粉臉升起了一朵紅霞，顯然是芳心默許。

雁翎千野看在眼裏，更加起勁了，他站着聽候指示。

恭順親王叫人把他引入演武廳，玄衣仙子也走進去，兩人分東西位站定，分別亮了兵器，雁翎千野定神一望，她手持雙劍，仍有一派嫵媚的氣息，眞的艷如月宮仙子，看得入了迷。

他以爲自己根本上就是很有把握取勝的，殊不料剛剛交手，他就感到不妙，因爲，對方以雙劍出擊，他只有一把刀，不能夠同時兜住雙劍，絕不能夠施展藥底穿花這一招了，只好緊守門戶，有機會然後出擊。

他的刀法固然極端愼密，無懈可擊，更加重要的還是步法，一進一退，俱有法度，玄衣仙子久戰無功，突然劍法一變，展開猛烈的攻勢，頻頻以「雙鳳朝陽」的招式出擊，左右兩把劍先行擺出交加手的姿勢，逼近對方，然後向左右兩邊分開，出其不意，雙劍一齊出擊，左劍刺向對方的臉孔，右劍向對方小腹刺去，這一招又快又準，不易招架，看來雁翎千野可能吃一劍的，殊不料他的刀法認眞厲害，劍來不避，只是側身閃過劍鋒，就把那一把刀放在對方上下兩把劍當中，使勁一攪，這一招是他苦練十年的獨門絕招，跟雙劍過招，更加有勁，只見那把刀攪了幾攪，玄衣仙子的雙劍一齊脫手飛出來，他進馬揮刀一割，懸掛在頸上的繩子折斷，紅繡球墜下，他在百忙中右手收刀，左手接過繡球，立刻飛步走向親王那邊，雙手捧着紅繡球獻上。

只是在旁觀看的恭順親王巳經心裏雪亮，分明是女兒故意相讓的，倘不是這樣，怎會雙劍一齊脫手飛開？

如此一想，他就笑容滿臉，站了起來，朗聲說：「各位巳經目擊，這一場挑戰巳經有了定奪……」

親王的話還沒有說完，忽見一個武士從遠處飛奔過來，大聲叫喊，連續喊了幾聲：「慢着！」然後飛奔到眼前來。

「你到底是誰？竟然斗胆闖進演武廳裏來！」

「我是雄馬親王的第七公子雄馬七郎，幸好及時趕到，你還沒有册封雁翎千野做駙馬，如果我來遲半步，大局巳定，那就冤枉此行！」

恭順親王愕然，說：「雄馬七郎，你此刻巳經是來遲一步了，雁翎千野奪了繡球，論說他是我的女婿，你沒有機會跟她相鬥了，請你留下來喝杯喜酒吧。」

雄馬武士不服氣，說：「皇爺明鑑，我雖然沒有機會跟仙子相鬥，仍有機會向雁翎武士挑戰，如果我殺了他，豈非立刻有機會向仙子領教一番嗎？」

恭順親王冷然說：「雄馬七郎，你分明是強詞奪理，硬要別人捨命跟你交手，太過放肆了。」

雄馬武士接口說：「皇爺，你把雁翎武士估計得太低了，他未必是貪生怕死的鼠輩！」

雁翎千野忍無可忍，挺身而出，說：「稟告皇爺，你沒有正式宣佈我是女婿之前，任何人都可以向我挑戰，我極願跟雄馬公子交手，不過，我有一個條件，懇皇爺見證，我們二人必須簽了生死狀，然後動武！」

「好極了，我的主意正是如此！」雄馬武士十分激動，彷彿喝醉。

他太過放肆了，不過，刀劍無情，萬一雁翎武士死在他的刀劍之下，豈非誤了女兒的一生？因此之故，他想了又想。

突然，他有了决定，把臉孔朝向女兒那邊，說：「仙子，你意下如何？」

玄衣仙子很冷靜的說：「既然兩位武士執意在兵器上面分個高下，不妨讓他們交手！」

這是事實，她跟這兩個武士從未謀面，所以也談不上眞正的感情，既然兩人執意要鬥，她是無動於中的，很快恭順親王明白她的意思，點了點頭，立刻叫雄馬公子以及雁翎武士兩人分東西位站定，由他本人來作公證，大喝一聲，兩個武士即時拔刀。

雄馬公子所握的刀亦是用他們的家徽定名的，叫做雄馬刀，頭大身瘦，除了護手，還有長長的刀柄，表面上看來，跟對方所握的雁翎刀相差不遠，實際上却有很大分別，只是交手了三個回合，雄馬七郎把它震動了幾次，它突然改變，刀柄伸長了一尺，因此之故，用它劈殺，拉長許多，仍然很有份量，比較對方的雁翎刀更加有勁，不過，刀子的長度稍爲增加，對雁翎千野的威脅不大，再鬥十多個回合，雄馬七郎以同樣的手法按在刀的護手，刀柄又再伸長一尺，合共伸長兩尺了，看來就像是有柄的大刀，威力驟然增加，當然是佔了上風，儘管雁翎千野仍是很有耐性的搏鬥，攻勢巳逐漸減弱。

不久之後，雄馬七郎第三次按動機關，他的刀柄忽然又伸長另外一尺，前後伸長了三尺，本來是五尺六寸的雄馬刀，多了三尺，便是八尺六寸，揮舞的時候，風聲虎虎，十分威武，顯然的對方受到更大威脅。

雁翎武士擅長用刀搏鬥，有機可乘，飛腳踢出，等於一刀兩脚，這一招沒法施展了，因為他的脚不能夠踢得那麼遠。

此外，他可以蹲低作戰，同時可以飛躍到空中突然出擊，雙脚沒有落地，刀鋒已經殺到對方的咽喉，這兩招又快又狠，可是，碰上了八尺長的大刀，他就不敢冒險出擊，換言之，他只能採取守勢，移步換形，想盡辦法消耗敵人的體力，伺機出擊。

雄馬公子得勢不饒人，怎肯放鬆半步呢？他正想傾全力展開最後凌厲的攻勢時，忽有一人從演武廳入口的一處飛奔過來，大叫：「七郎停手！」

只是這一聲叫喊，已經可以反映出這個人的身份，十分重要，恭順王少不免向他那邊注視。

果然不出意料，有資格如此呼叫的男子，只有一個人，此人正是雄馬七郎的父親。

雄馬親王一直派人追隨雄馬七郎，從侍衛口中獲悉自己兒子垂涎玄衣仙子的美色，決心挑戰「仙子劍」，他担心兒子死在劍下，星夜趕路，雖然氣喘如牛，未經傳報，殺入恭順親王的府邸，於理不合，可是，他能夠及時阻止兩個武士决鬥，總算不虛此行，至於恭順親王，沒有怪責他，親自走下公證人的座位，伸手歡迎，對他說個明白。

他知道眼前所見的一場搏鬥，並非武士過招，而是非生即死的决鬥，這一驚非同小可，放軟了口氣，懇求恭順親王制止他們的活動。

恭順親王說：「我不能夠這樣做，除非他們二人同意毀約。」

雄馬親王沒法可想，逼於沉住氣叫七郎罷手。

雄馬七郎那裏肯依呢？他很自負的說：「父王，孩兒佔盡上風，如果我不殺他，一生一世，休想娶仙子郡主，難得雁翎武士一時胡塗，肯簽生死狀，你應該向我道賀才對，怎可以阻止我呢？」

雄馬親王氣湧如山，改向雁翎武士求情，料不到雁翎千里所講的說話跟他的兒子如出一轍，認為一定打贏，末了，他的臉色灰白，沒有力量支持下去，頹然坐在一張虎皮交椅上面，變成公證人的副手。

恭順親王大聲說：「武士道的精神是最崇高的，我尊重兩位出類拔萃的武士，希望雄馬親王跟我並肩而坐，主持公道，讓他們繼續作戰，所握的武器可以一變再變，只是不准施放暗器，違令者斬！」

雄馬七郎聽到恭順親王再度發施命令，直衝過去，恨不得一刀把對方分為兩截，可惜他的刀法已經被對方看破，左右躲閃，使他刀刀落空，白費氣力，把他氣得暴跳如雷。

如此搏鬥，看來似乎逐漸陷入悶局，其實蘊藏無限殺機，可惜當局者迷，雄馬七郎一點也看不出來。

大開殺戒決鬥父子兵

玄衣仙子逐漸發覺戰局改觀了，低聲對恭順親王說：「雁翎武士能夠抵擋雄馬七郎的攻勢，沒有半點傷痕，顯然他已經有了破敵之計，只是時機未到。」

恭順親王說：「仙子，我實在看不出兩人誰勝誰負，你却看得出來，眞是了不起，看來將來把仙子劍發揚光大的一個人，必然是你！」

兩父女偶然交談幾句，絕不緊張，雄馬親王剛剛相反，越來越加緊張，上下兩唇緊緊的閉合。

觀戰的人覺得在場作戰的兩個武士正是半斤八兩，很難判斷，不過，靠近黃昏，斜陽半落，那種環境就使他們有另外一種看法，站在東方的一個武士，那雙眼睛被逼向西方瞧望，顯然是有點不妙，無論如何有些吃虧，照情形看，應該爭取站在西方的位置，偏是那麼古怪，雁翎千野千方百計要站在東方，寧願冒着眼睛被斜陽照射的劣勢，也要這樣做，沒有人猜得透他心裏想的是甚麼，玄衣仙子也覺得困惑，至於雄馬七郎，越戰越起勁，打得更兇了，他做夢也想不到，對方所握的雁翎刀，只是靠近尖端的一截比較尖銳，餘下來的一截相當闊，如果把它放平，有如鏡子，在斜陽的金光投射之下，突然發揮作用，一道金光從刀上反映出來，剛剛射向他的一雙眼，他覺得眼睛發生刺痛，有如火燒，不由自主的大叫一聲。

雁翎千野把握時機，那一把刀子脫手而出的飛射過去，不偏不歪的插入對方胸膛，雄馬七郎連聲慘叫，顯然他已身受重傷。

他受傷之後，倒地打滾，鮮血直冒，可以看出刀子從他的胸部插入，透過軀體，刀尖從背上突出來，他已無法施救。

雄馬親王看了心胆俱裂，從座上一躍而出，向垂危的兒子那邊飛奔過去，他及時抱住這個血淋淋的軀體痛哭，不知道說甚麼話才好，雄馬七郎顫聲說：「爸爸，集合你和六個哥哥的力量，替我報仇，不單是殺了雁翎武士，仙子也要殺掉！她應該是我的妻子，我要她同赴黃泉！」

他本來想大聲喊叫，沒有氣力，才變成語聲嗚咽，儘管如此，他仍是勉強說完最後的一句，便即氣絕。

這個場面十分淒厲，看到這種景象的人也感到難過，包括雁翎千野在內。

他沉住氣走前幾步，說：「雄馬親王，錯手殺了令郎，我萬分抱歉！」

雄馬親王咬了咬牙，親手把插入兒子胸膛的雁翎刀拔出來，拋在地上，說：「這是你的武器，拿去吧，你就快要用這把刀跟七個人交手了，祝你一生好運！」

說完話，他叫同行的家丁盡快找一塊木板到來，合力把七郎放在木板上面，喝令他們抬起它，向演武廳出入口那邊走過去。

那時恭順親王以及玄衣仙子也走近他們，向他們道歉，可是，雄馬親王充耳不聞，說：「你們用不着道歉，保留氣力作戰好了，此外，你們還要盡力保護身嬌肉貴的駙馬爺！」

他很快就率領幾個家丁抬屍離開，恭順親王沒法可想，只好派人護送，一直送到對方的采邑為止。

恭順親王的采邑跟雄馬親王的采邑緊緊的貼在一起，他們只是護送到邊境，便即分手。

雄馬親王那邊的人，一直沒有開口講過半句，分手之際也沒有講過半句多謝的話，默然離去。

這種景象正是暴風雨的前夕，護送的家丁回到恭順親王府內，向親王不厭其詳的報告，異口同聲的說：「雄馬親王一向是很自負的，八父子俱是武藝超羣，死了一個，還有七個，遲早他們一定越過邊境撲攻，甚至用火攻，不可不防！」

當晚恭順親王設宴欵待雁翎千野，酒過三巡，慨然說：「雁翎武士，我已經下了重大決心，不辭一戰，過了十天八天，婚禮完成之後，你就是我的女婿，有如我的骨肉，有些重要事情，立刻要研究清楚，即使我不說個詳細，你也知道我想說的是甚麼，坦白點說，這一次比武徵婚我以為完滿解決，殊不料憑空闖了雄馬七郎進來，以致發生刀光血影，後患無窮，當時你飛刀殺了雄馬七郎，他垂危之際，被父親抱住，曾經顫聲講過幾句話，外間的謠言俱是不可信的，我很想聽聽他說的是甚麼，你可否轉告？當時你所站的位置距離他們十分接近，料想雄馬七郎說的每一句，你都聽得出來。」

「是的，啓稟岳丈，小婿的確是每一句話都聽得清清楚楚，現時我一字不漏的轉達，如何處理？敬請岳丈定奪。」

說到這裏，他就把耳聞的一番話清清楚楚的說個詳盡，還多說幾遍。

恭順親王臉色沉下來，嘆息了一聲，說：「事情鬧大了，雄馬親王還有七父子，他們遲早必然向我尋仇，不單是想殺你，還想把仙子一起殺掉，我們三個人必須想個辦法應付，沒有上好的對策想出來之前，必須緊急戒備，特別是晚上，隨時應戰，準備他們偷襲兼火攻。」

說完，恭順親王下令備戰。

酒席已散，親王父女二人跟雁翎武士同在密室交談，雁翎千野很鄭重的說：「啓稟親王，這一場災禍是小婿惹下的，小婿自願單刀赴會，越過邊境，跟他們的父子兵拚個你死我活，決不牽涉你們！此事必須在婚前進行，萬一我戰死，她也不會變成寡婦！」

恭順親王說：「你跟雄馬七郎決鬥，只是險勝，如果你單刀赴會，豈非送死？我不妨對你說知，雄馬七郎是他們父子裏面刀法最劣的一個！」

這幾句話稍為對雁翎千野有點輕視，雁翎千野索性悶着不做聲，看着兩父女有甚麼巧妙的安排。

玄衣仙女一向沒有甚麼意見，可是，形勢危急，她不能不盡量發揮自己的意見了，她想了想，很慎重的說：「父王，我認為雄馬父子兵必然在我們舉行婚禮的一天，突然發動攻勢，想消滅他們，不妨將計就計，預先佈下伏兵，一聲號令，全部出擊！」

「怎樣佈下伏兵呢？」恭順親王說。

「說來話長了，首先，你必須記得這一點，雄馬親王那邊的武士，最擅長的是箭，不是刀，更不是劍，伏兵就是向他們的弓箭手出擊。」

「問題在這裏，你怎樣知道他們在甚麼地方出擊以及何時出擊。」

「很容易估計，只要我們向外宣佈，在十天八天之內的某一天，認為它是良辰吉日，舉行婚禮，雄馬親王的探子回報，他們就在那一天動手。」

「嗯……為甚麼他們不會越過邊境動手呢？」

「顯而易見，我們一定在邊境佈陣，除非他們動用千軍萬馬，否則就不易取勝，無緣無故向隣境出擊，此事必然瞞不過皇帝，他們必然不敢輕舉妄動，既然他們只是想派出少許武士偷襲，當然是揀我們舉行婚禮的一天動手了，我還可以想像得到，對方的弓箭手必然出動一些能夠在三百尺距離射出利箭，十分準確，到時我們舉行婚禮必須走過一條長長的通道，正好放箭射向我們的後心，我們亦可以向發箭的人出擊。」

「揀最適合的發箭地點附近，預先設下伏兵，弓弦之聲剛剛响了响，伏兵齊出，刀槍並舉，我們當然佔上風，不過，你們進行婚禮的時候，故意整個身體暴露，誘他們發箭，那是太過危險了。」

「父王，難道你忘記我們的寶庫之內，有幾套軟甲是刀槍不入的嗎？刀槍沒法弄破它，料想弓箭也是無法弄破它的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那些軟甲的確是很有用的，不過，穿上了它，你們兩人的頭部沒法隱藏，仍是美中不足，難道你想戴了鋼盔舉行婚禮嗎？」

「不，我們只要在背後高舉花牌，實則花中另有鋼片，利用它遮住頭顱，那就等於戴了鋼盔，至於我們的背部，沒有花牌掩護，他們正好放箭，相信這個圈套必然生效。」

「好，就這樣做，為了增加我們的戰鬥力，不妨在觀禮的嘉賓當中安置二百個人，隨時出擊。」

「我已想過了，不單是聚了一百多名劍客，隨時出擊，還讓他們穿了婦女的衣裳，到時一聲號令，即可包圍對方的武士，攻其無備。」

恭順親王說：「仙子，你越來越加聰明了，切勿走漏消息，到時包管他們全軍盡墨，如果父子兵一齊出動，那就更妙！現時我帶你們看看那些用軟鋼造成的甲，除了頭和頸，全身各處都是密層層的包裹起來，最強的弓箭也沒法穿過它，至於伏兵的地點，明天再看。」

那晚三個人密密的計議一番，安排妙計擒猛虎，眞的在保密這方面做足功夫。

岳之頂死在雁翎刀下

當時日皇剛剛掌握大權，許多個藩王蠢蠢欲動，擁兵自衛，皇帝想削他們的兵力，却又無法可尋，無可奈何的想出了一個鬼主意，故意把一向不睦的親王采邑，編在一起，使他們的邊境接連在一起，務求他們互相仇視，無法叛變，這一層道理十分深沉，所有親王都體會不到，根本上他們平時已經是互相仇視的了，雄馬七郎之死，令到兩個親王結怨，那是意料中事，恭順親王佈下了伏兵，打算把敵人趕盡殺絕，雄馬親王的人茫無所知，果然跌進圈套，就在仙女跟雁翎千野舉行婚禮的一天，損折了不少人，幸而雄馬親王以及幾

個兒子都沒有督戰，否則，不堪設想。

雖然婚禮如期舉行，而且令到敵人流血，仍是很掃興的，恭順親王大感不滿，認爲他們自己人裏面有奸細，吩咐玄花仙女秘密查探，因此陣營之內，互相猜疑。

婚後第三晚，大堂裏面舉行酒會，男的坐在右邊，女的坐在左邊，百多人聚在一起吃吃喝喝，隨意談談，本來不會發生惡鬥，料不到在座的人不知如何，忽然談到刀劍方面，仙女旗下的一個很出色的宮女「錦虹」帶着多少醉意走近，向他瞪了一眼，說道：「駙馬爺，你是否認爲當日你用雁翎刀闖過了三關，是了不起的成就呢？」

「不，我沒有那麼說。」雁翎千野覺得她不懷好意，又懷疑她喝醉，瞎說一頓，隨口敷衍一句。

料不到她就像是蓄意挑戰似的，冷笑一聲，說：「駙馬爺，你生得太過英俊了，如果我是郡主，我也會讓你割斷用絨綫織的繡球花，相信在場看熱鬧的人都會看見的，當時她的頭低垂下來，絨綫離開她的胸部，你才有機會把它割斷，明白了沒有？」

雁翎千野多飲了幾杯，沉不住氣，說道：「錦虹，難道岳之頂也是蓄意在讓我嗎？」

那個宮女哈哈大笑，說：「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你還記得那天搏鬥的情形嗎？你只是用脚踢倒他，並非用刀取勝，你明白嗎？岳之頂只是把關，拔劍出擊，無非想試探你的武藝，並非跟你決鬥，他當然不會用劍把你的脚削斷，你是佔盡上風的，怎麼可以憑這一戰就說他比不上你呢？」

他還沒有答話，已經有一個人站起來，離座走向他那邊，站着冷笑，此人就是岳之頂。

當晚雁翎千野以駙馬爺的身份出現，許多人敬酒，他不覺多飲幾杯，沒有人知道他的酒量那麼大，很容易發生誤會，以爲他喝醉，岳之頂也是那麼想，認爲趁着這個機會向他挑戰，必操勝券，故此他聽了宮女錦虹所說的話，正中下懷，擺出一副輕蔑的態度向雁翎千野冷笑，跟着逼他一句：「我從未眞正領敎雁翎刀的妙用，希望你指點幾招。」

雁翎千野本來要向郡主玄衣仙女講清楚，然後交手，他一時衝動，沉不住氣，說：「岳之頂，你侮辱我，看在玄衣仙女的份上，我可以忍受，可是，你侮辱雁翎刀，那就不同了，我不會永遠默然一聲不響的，你快些退下，否則，自取其辱。」

宮女錦虹故意火上加油，向岳之頂說：「你聽到了沒有？如果你不退下，激怒駙馬爺，三幾招你就會死在刀下，縱然不死，也是斷手斷脚，一生殘廢，岳之頂，你還獃在這裏幹甚麼？」

只是這一句，雙方下不了台，岳之頂突然目露兇光，說：「岳之頂隨時拔劍，用仙女劍的名義向雁翎刀挑戰！」

雁翎千野無法忍受，一躍而出，站在他的臉前，說：「岳之頂，這是我們交談的最後一句了，只要你說淸楚跟我決鬥，死而無悔，我就亮刀發招！」

岳之頂臉有喜色，環顧各人，大聲說：「岳之頂今晚以仙女劍的名義向雁翎千野挑戰，死而無悔！」

雁翎千野說：「那麼，我們一齊出擊吧，你拔劍，我亮刀！」

說完這一句，他眞的亮刀。

岳之頂急於求勝，劍氣如虹，很快就把雁翎千野整個捲在劍光之內。

他當然是急於求勝的，因爲玄衣仙女的座位雖然在大堂另外一邊，聽到刀劍碰撞之聲，一定查問，如果她走過男賓席這邊干預，那一場決鬥就打不起來，故此他剛剛發招就展開猛烈衝刺。

雁翎千野一再閃避，絕不反攻，一來他知道對方是仙女劍第一名高手，只是敗在玄衣仙女的劍下，說不定這傢伙眞的有甚麼絕招，不敢輕敵，先守後攻，此外，他還有另外一種想法，如果他打贏岳之頂，等於刀勝於劍，可能引起在座所有擅長仙女劍的人，對他發生反感，樹敵太多，對他不利，故此他一邊搏鬥一邊想，該用甚麼招式打贏對方只是贏一招半招呢？這個問題，不斷的浮在他的腦海，稍爲分心，自然是能守而不能攻了。

岳之頂恨不得三招之內結束這一場龍虎鬥，把雁翎千野刺個半死，劍花朵朵，連環出擊，每一招都是絕招，殊不料對方的刀法果然厲害，緊守門戶，無懈可擊，他覺得十分失望。

就在這時，他聽到一陣陣呼叫，有一個女人飛奔過來，無疑她是玄衣仙子了。

他知道玄衣仙子必然是想盡辦法使他罷手，如果他無法在三幾招之內取勝，以後他恐怕沒有機會跟駙馬爺決鬥，他把心一橫，索性把仙女劍當中最凌厲的一招「玉女穿梭」施展出來，手中的劍一緊，向前直衝過去。

「玉女穿梭」的特徵就是只知向前，決不退後，每一劍都是收回少許立刻刺出第二劍的，對方簡直沒有機會躲閃，越是逼近對方，贏的機會越大，不過，兩個軀體太過貼近，受傷的機會也是急劇增加，因此之故，仙女劍把這一招列爲「非生即死」的劍法之一，除非生死決鬥到了最後的一關，不會施展出來，那時他覺得最後機會不容錯過，猝然出擊，玄衣仙女看在眼裏，異常焦急，却又無可奈何。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只見雁翎千野讓過兩招之後，對方第三次發招，當胸刺來，他不單是沒有繼續讓步，而且把刀子向上一迎，打算依照普通刀劍相交的方法迎戰，擋過對方的劍，隨即反攻。

岳之頂正是盼望他這樣迎戰，他以爲自己的劍順着衝刺之勢向前推出，只是那把劍向下一沉，稍爲壓低對方的兵器，向前直刺過去，必然可以一劍洞穿對方的心窩。

殊不料雁翎刀的刀背有十條一寸深的裂坑，正好吃住對方的劍，然後反手出擊，刀子由下邊翻到上邊去，一招取勝，憑着這種詭異的兵器，他的刀子佔了上風，果然輕而易舉的把刀鋒在對方頸子上面抹過，血如泉湧，閃電般地奪取勝利了。

玄衣仙子奔到眼前，岳之頂恍如一個血人，倒在石榴裙下。

他的喉頭氣管以及血管一齊割斷，沒法開口，只是把痛苦的情緒集中在一雙眼

上面，向她注視。

她初時担心岳之頂殺死雁翎千野，那時岳之頂浴血倒在脚下，必死無疑，她反而憎恨自己的丈夫，向他瞪了一眼，怒容滿臉，說道：「雁翎，爲甚麼你要下毒手呢？」

雁翎千野很遲然後說道：「我只是依照雁翎刀法迎戰，實在想不到他是無法破招！」

宮女錦虹湊近一點，說：「郡主他們二人講好了分別代表仙女劍跟雁翎刀決鬥，這一場戰鬥十分公平，反映出仙女劍比不上雁翎刀，僅此而已，駙馬爺並非蓄意殺死岳之頂，我可以做見證。」

她故意這樣說，煽動玄衣仙子的怒火，此計甚妙，玄衣仙子氣湧如山，說：「雁翎，你認爲那把雁翎刀眞的能夠打贏仙女劍嗎？你求婚那一天我輸給你，不能作準，今晚我要跟你好好的打一場，你不能推辭！」

雁翎千野的處境十分尷尬，如果他再贏一次，打敗玄衣仙女，叫她無法下台，她必定一生恨他，況且刀劍無情，打贏她的招式必是最兇最毒的一招，也稱一招奪命，他自問做不到那麼狠心，反之，他詐敗輸了給她，英名盡喪，辱沒了雁翎刀的家聲，還要担心他讓招的時候她偏偏是全力出擊，他也許因此喪命，他很難定奪。

給她追問幾次，雁翎千野勉強說一句打圓場的話：「你雖然有資格代表仙女劍出戰，可惜我是你的丈夫，晚晚睡在一起，無法把本門絕技盡量發揮！」

她哼了一聲。

她實在也拿不出甚麼主意，呆呆的站着。

她還沒有決定怎樣做，忽然有一個熟悉的話聲從附近飛出來，向雁翎千野說：「雁翎武士，由我代表仙女劍出戰。我並非晚晚跟你睡在一起，你儘可以拿出眞本領跟我交手！」

說話的人竟然是恭順親王！

穿過黑棺進入第三層地獄

在這一瞬間，不單是玄衣仙女呆若木鷄，連雁翎千野也是呆了半晌，然後有足夠的氣力開口，怯怯的說：「小婿不敢放肆！」

「胡說！我要考驗你的武藝，因爲我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你入贅我家，將來恭順采邑就由你掌管，如果你的武功太差，怎樣能夠承繼大業？今日之戰，你沒法推卸，記得這一點，如果你輸了給我，立刻逐出家門！」

跟着他揮手揚聲，對座上男女賓客朗聲解釋，說：「本門的仙女劍法最好的人是玄衣仙子，不是我，由於她是雁翎武士的妻子，夫妻如果沒有血海深仇，不能交手，我想考證雁翎武士的本領，只好親自落場過招玩玩了，我們顯然分別用刀或用劍，仍有兩個盾牌，相信不會發生流血慘劇。」

說完，他不由分說的叫人趕快把雙盾一劍送上。

男女賓客以及宮女劍客侍衛等人，很快就把酒器以及枱椅搬開，闊大的食堂立刻變成戰場。

局勢發展到這裏，雁翎千野無可奈何，只好應戰，百忙中，他低聲對玄衣仙子說：「我必然傾全力迎戰，盡力打和，寧死也不會劈他一刀！」

他只有機會說出這樣短的一句，沒法再說下去了，因爲盾牌已經搬到眼前來。

恭順親王叫他揀一個盾牌，他隨意抓了一個。

盾牌是鐵的，相當沉重，他一向沒有拿這樣沉重的武器作戰，它顯然是對他不利的，暗吃一驚。

形勢比人強，他只好硬着頭皮迎戰，左手握盾，右手揮刀。

恭順親王雖是五十過外，壯年是一名悍將，早就習慣了使用沉重的兵器作戰，他很輕鬆的握盾出劍，不過，他用左手握劍，使對方更加難以應付。

恭順親王跟他距離十五六尺之遙，先行問他是否準備作戰，笑着說：「雁翎武士，你已經準備出擊，那就請你立刻動手，在這個地方，我是主，你是客，理該由你發招！」

雁翎千野大喝一聲，人未衝到，刀已殺到，連發幾招，不過，刀子只是向對方的鐵盾劈下。

過了一會，恭順親王說道：「雁翎武士，你已經發了七招，輪到我出劍了，看劍！」

只是說了一句，他就把手中的長劍向前衝刺。

仙女劍始終有些獨特招式，絕非浮浮泛泛的劍法可比，恭順親王身經百戰，更加威武，剛剛發招，就是一連串的險招，幸而雁翎千野早已下了決心求和，只是攻了七刀，便即採取守勢，對方雖然招招搏殺，他仍可以勉強應付得來，兩人眞的是旗鼓相當，打得十分出色，圍觀的人頻頻替恭順親王助威，越來越加熱鬧，掌聲雷動。

所有人都看得眉飛色舞，就只除了玄衣仙女。

一個戰士是她的丈夫，另外一員悍將，却是她的父親，那一個人打贏，都是令她傷心的，她祈求雙方打和，因此之故，吶喊助威的歡呼越響，她越加覺得心震胆顫。

很久，她的心情可以勉強控制，她逐漸看到一種奇異的趨勢了，雁翎千里並非眞的打輸，只是千方百計的愚弄對方，令對方消耗體力，顯然是他佔上風，不過，這一層道理，普通人看不出來。

她無可壓抑的喊了一聲：「雁翎！」

這一聲叫喊透出她的心聲，分明是祈求她的丈夫不要偷襲。

雁翎千野是否在消耗對方體力到了某一個階段就乘虛而入的反攻呢？抑或他最終的目的只是求和呢？她沒法找到答案。

她跟其他各位同樣的緊張，全神貫注欣賞兩個武林高手的戰術和功力。

再也沒有人叫喊了，只是在刀劍相交之外，聽到些微喘息聲。

她也聽到這種喘息聲，顯然是她父親發出來的，雁翎千野只是二十八歲，怎會喘息不已？

她忽又担心父親，喊了一聲：「雁翎

千野！」

她的叫喊聲是全無作用的，因爲兩個武士鬥盡的時候，外間的歡呼聲，叫喊聲以及掌聲，充耳不聞。

她自覺無力阻止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決鬥，十分痛苦，她甚至想像得到這一場戰鬥即將結束，兩個最親愛的人同歸於盡。

突然，她看到雙方不約而同踏進了一個必須分出勝負的階段，兩人放棄了刀劍，雙手握着鐵盾後面的環，使勁擠壓，論理恭順親王經驗較多，氣力較大，應該佔上風，可惜他被壓在下面，只是雙手緊握鐵盾迎戰，反而屈居下風。

雁翎千野拚命抓住鐵盾往下壓，絕不放鬆，且又目露兇光，苦鬥了一會，恭順親王忽然洩了氣，雙手發軟，鐵盾也沒法握牢，對方的鐵盾先壓下來，再又透過他本身所握的鐵盾，一齊向他的胸膛壓下。

那種壓力太大了，他慘呼一聲，唇裏溢血，眼睛翻白，雁翎千野發覺情況不妙，趕快鬆手，在對方的身上移開兩個鐵盾，已經太遲了，眼見恭順親王氣若游絲，臉色蒼白如紙，手脚自行發抖，鮮血從眼角滲出來，分明是內臟受壓，心肺一齊出血。

怎樣辦呢？他呆若木鷄。

玄衣仙女「哇」的一聲飛奔過來，抱住父親放聲大哭。

眼前的形勢顯出是對他極端不利，可是，他的一雙脚偏偏像是落地生根似的，沒法移步。

跟着有甚麽變化呢？

他想也不敢想。

極端危急，他覺得有人在他的衫袖扯了一把，說：「我是宮女錦虹，只有我可以救你，快些跟我走！」

聽了這一句，他如夢方覺，趕快拔步飛奔。

他隱約覺得背後有人追逐，到處都是脚步聲。

他覺得自己好像騰雲駕霧那麽快速，經過許多個地方，突然停下來，那一處只有極微的光綫由高處透下，他只是感到那個地方很低，比較地窖還要低，嗅吸到的空氣很是潮濕，還有一陣陣古怪的臭味！

那種臭味使他作嘔，他不能不問：「錦虹，你還在我的身邊嗎？」

「是的，主公，我在你的身邊。」

「錦虹，這是甚麽地方呢？」

「這是宮內的藏屍地。」

「甚麽？你說的眞是藏屍地嗎？它必然是宮內最低的一處，無怪我嗅到一些令人作嘔的古怪氣味了，這是否死屍的氣味呢？」

「不，我們所嗅到的只是石灰氣味以及潮濕空氣的霉臭氣味，屍體入了棺，還加進一包包石灰，應該是沒有臭味的。」

「錦虹，這個地方是不是宮內最低的一處，有如田螺篤，我們只能躲避一時，不能一生躲在這種地方，怎樣辦呢？」

「主公，你放心好了，這個大堂有三幾十副黑棺，有些棺是空的，隨時可以放置死屍，另外一棺木却是早已放下屍體，停棺待殮，用紅漆封了棺蓋。其中有一副已經封了棺蓋的棺木是空心的，棺內通道可以通到別的地方，事不宜遲，我們立刻從這一處秘道逃走。」

「出口是甚麽地方呢？」

「出口是一個枯井，距離這個地方有三千碼，我們有長長的一段路走，切勿散失。最好你伸手握着我的一隻手，讓我走在前面。」

雁翎千野無法選擇，只好一切都依了她。

她對宮內一切門路十分熟識，果然找到了一具充滿神秘的黑棺，毀了紅漆，揭開棺蓋，先行鑽進去，又再揮手向他打個招呼。

他也鑽進棺內。

黑棺的棺蓋已經蓋上，宮女錦虹摸索前進，他緊隨在後。

他覺得整個世界好像化爲烏有，他只是在夢中行走。

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情，說：「錦虹，你懂得這一條秘道，也許有些人懂得，甚至玄衣仙子追上來，如果在秘道搏鬥，那是很危險的，爲甚麽它走來走去總是走也走不完？」

「知道這種秘密的人不多，宮內所有人都不敢揭開黑棺走進去，因爲走進去的人必死，這種事情發生過許多次，它才封閉！

「玄衣仙子未必知道，她悲痛過度，渾身無力，寸步難移，有甚麽辦法追上來呢？」

雁翎千野心亂如蔴，只好聽天由命。

不管他們二人走了多久，那條秘道既然是有盡頭，當然會走完的，夜色迷離，兩人先後從枯井鑽出來，恍如隔世。

枯井外邊是一個庭院，前面相距不遠之處，有一點燈光，透過紗窗顯現，她低聲說：「在紗窗之內靜坐的人，必然是銀鈎大師，我們跪下來，看看他怎樣做，希望他能够收容我們。」

她先跪下，雁翎千里也跪下來。

迷惘中，聽到銀鈎大師的說話，語聲很細，但却句句有力，由於夜靜風微，聽得很清楚。

語聲這樣說：「錦虹，我明白你的處境了，追兵就快到來，快些走下第三重地獄。」

她帶他離開庭院，深入大堂，在一尊神像的背後伸手摸摸，神像移開有一個裂洞，她帶他走進去，一共有三層　越走越是黑暗，眞的像是永恆黑暗無光的地獄。

雁翎千野嘆息了一聲，說：「我不知道甚麽時候才可以重見天日！」

黑暗中，她的語聲幽幽的在耳邊作响：「主公，眞是對不起，我偶然說了一句不應該說的話，引起你們搏鬥，現時回憶起來，萬分後悔，你可以原諒我嗎？」

「我當然是可以原諒你的，即使你沒有向我說任何一句接近挑戰的話，岳之頂也會向我挑戰的，因爲他一直都痴戀着郡主。」

「郡主是否眞的值得男人迷戀？」

「不，一個女人是否值得男人迷戀，必須看着她是否心悅誠服的侍候他，郡主太過驕傲了，我不喜歡以爲我配不起她的女人。」

「主公，你眞是聰明！追兵就快來了，銀鈎古廟仍是恭順親王的采邑之內，我

們暫時休息，不再做聲，比較好些。」

說完，她眞的是一聲不响。

經過一連串的戰鬥，還在黑暗的地道走了一程，太過緊張，倦極思睡，不過一會，他才閉上了一雙眼。

他休息够了，喚醒了她，說：「我有點餓，你可否到上邊看看追兵是否來過？假如有辦法弄些食物回來，那就更好。」

過了一會，她走出「第三層地獄」，再走回來，拿了一個銀盆，盆內有的是熱騰騰的食物，還有一壺酒。

她笑了笑，說：「銀鈎和尚一直是飲酒吃肉的，我們有福了，追兵已經來過一次，隨時再來，他叫我們留在第三層地獄裏面，過了旬日，然後離去，你願意接受這種勸告？」

「我們當然是要接受這種勸告的，如果追兵發覺我們，大打出手，牽累到他，那就恩將仇報了，你留在我你的身邊，不會覺得太過寂寞的。」

她相當高興，雖然沒有開口，他也感覺得到。

那些食物俱是肉類，且又烹煮得好，滋味濃郁，壺裏的酒又香又醇，他極度滿意，如登仙境。

只是片刻，他就覺得有一股莫名其妙的衝動，他渴望得到肉體上的慰藉，在他想像中，宮女錦虹嬌小玲瓏，善迎人意，比較玄衣仙子更加迷人。

他知道那一壺酒必然有一些靈丹妙藥，不久酒力發作，無力自制，却又無法預防。

慾火寸寸升騰，他想到男歡女愛的各種活動，黑暗中聽到一陣陣銀鈴似的笑聲，她很佻皮的說：「這個地窖只有二十尺丁方的面積，無法做別的遊戲了，一直坐着不動，筋骨會變硬的，我們玩捉迷藏的遊戲吧，我站着不動，任由你抓我，現時就開始了，你可以憑着我的笑聲步步追踪我！」

她的脚步輕盈，嬌媚的笑聲在每一個方向爆發，他好像捕捉一隻蝴蝶那麽困難，奔走了很久，然後抓住一團肉。

那一團肉使他怦然心動，他沒法再走了，她千依百順，使他獲得最大的滿足。

春風吹進了第三層地獄。

他覺得宮女錦虹是不容易征服的，雖然他傾全力出擊，征服了她，她也覺得太過吃力，不能不躺下來。

在黑暗得如同地獄似的第三層地獄之內，他所度的生活是很迷人的，但却失落了自己，他突然覺得自己是個活人，不應該把寶貴的青春埋在黑地獄，叫她把他帶到地面，看看那座古廟究竟是怎樣子，那時他已經在地窖面度過十二天。

他有機會接觸陽光，呼吸新鮮的空氣，多麽快樂呢！

錦虹趁着他覺得快樂的時候，說：「我把你帶到師傅臉前看看他好不好？」

「銀鈎大師是你的師傅？」

「是的，他傳授我的道法，也傳授我的武功。」

她嘴上說時，脚下一緊，便即把他帶入內殿。

裏面有一個眉長鬚白的和尚打坐，有如一座神像。

宮女錦虹捨命救他

兩人跪下來。

銀鈎大師很是和靄，但却不多說話，只是叫他留下來。

他也很樂意留下。

這是第一次會面，到了他跟銀鈎大師作第四次會面的時候，他已經在古廟裏面住了一個月。

那次並非三人晤談，只是他跟銀鈎大師兩人在座，談不了幾句，銀鈎大師很鄭重的說：「雁翎武士，我相信你對玄衣仙子仍是情緣未盡的，如果她有刀兵之災，你願不願意爲了她作戰？」

「我肯爲她而戰，儘管她現時仍然懸紅到處通緝我。」

「你這樣通情達理，眞是難得！我不妨對你說知，雄馬的父子兵即將發動攻勢，玄衣仙女那邊沒有甚麽高手能够堵截他們，除了玄衣仙子，那邊武功最好的兩個人，恭順親王以及岳之頂，已經死了，你也走開，他們恐怕鬥不過父子兵，你肯帮忙她，最低限度可以打個平手，照我看，將來你們交手的地方必然在銀鈎古廟前面的空地，根本上它就是古戰場。」

「好，我一定依照你的指示去做。」

雁翎千野很豪氣的說。

這一次晤談之後的第三晚，夜幕低垂，一點點的火光自遠而近，奇怪的是有些火光從南邊移到北邊，另外一些火光，從北方移到南邊去，火光交加之處，正是銀鈎大師說的古戰場。

霎時火光大盛，刀劍齊鳴，火箭有如蝗蟲發射，顯然是雄馬的父子兵跟恭順親王的兵馬交戰。

只是看到火光移動的跡象，已經可以推想到玄衣仙女不敵。

「大師，我可以出擊了嗎？」

「可以出擊了，去吧！」

雁翎千野怒冲冲的拔刀，打開廟門，如飛殺上，有如虎入羊羣，一口氣砍了幾個武官，雄馬族陣脚大亂。

他越戰越勇，忽又掉頭走向玄衣仙女那邊，大聲喊叫。

他只是叫喚她的名字，沒有說出他是誰。

沒有人向他放箭，他知道自己已經衝入恭順親王的陣地。

「我在這裏，雁翎，快些走過來。」

玄衣仙女忽然露臉，尖聲叫喊。

他喜出望外，飛奔過去。

玄衣仙子作武士打扮，麗質天生，仍是飄飄若仙。

她打個手勢，說：「我們走到山崗那邊，任由他們在山脚厮殺好了，我有話對你說。」

兩人便先後走上僅有二百多尺高的山崗。

玄衣仙女長歎了一聲，說：「雁翎，爲甚麽你不斷的避開我呢？」

「你還說這種話？你懸賞一千両金子要我的頭，還要埋怨我避開你？」

「我沒有對你投下任何一個懸賞，不要聽別人的閒言閒語。」

「這是宮女錦虹說的，她不會故意說

神槍雙傑故事

人間魔鬼

龍驤·文　可飛·圖

（續完）

議。」

「假如她是銀鈎大師派出去做臥底的女人，她就會這樣說，希望你永遠離開我！接受他的支配。」

「不，你弄錯了，他還叫我今晚出擊，盡量去追殺父子兵。」

「雁翎，你以爲這是他的一番好意嗎？他像皇帝派出來的特使，目的是挑撥親王與親王之間的感情，使每一個親王互相仇視，如果我的武力比較雄厚，他就會煽動你站在雄馬的一邊，快些告訴我，這個月你在甚麽地方過活？怎會經常看見銀鈎大師的？」

雁翎千野把心一橫，把如潮的夢痕說出來。

她聽了，憤然說：「雁翎，你眞傻，你跟我父親搏鬥以及你錯手殺了岳之頂，俱是宮女錦虹擺佈的，你還跟她躱在地獄裏面鬼混？」

這番話的確有些道理，不過，宮女錦虹對他情意綿綿，却又不是僞裝出來。

他無力判斷是非，只好敷衍一句：「仙子，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然後回到你的身邊。」說完，他硬着心腸走開。

殘夜將盡，兩帮的主帥知道苦鬥下去只是同歸於盡，鳴金收兵。

雁翎千野拖着疲乏的脚步走回古廟，錦虹着見飛奔出來，緊緊的擁抱在一起。

他的脚步相當沉重，剛剛進入大殿，瞥眼看見銀鈎大師仍是很莊嚴的坐着，睁開眼睛看看，很和靄的說：「錦虹，快些走進後邊的廚房把酒肉拿出來，讓我跟雁翎武士乾杯。」

她走開了，銀鈎大師緩緩的離座，向他打量一眼，說：「看來你沒有受傷，我眞是高興。」

「我雖然沒有受傷，可惜殺機洶湧，很不舒服。」

「急甚麽？喝一大杯酒，把整個世界拋開，甜甜的睡了一覺，覺醒之後，你就覺得舒服許多。」

「不，我不能喝酒。」

「爲甚麽？」

「因爲我喝了好多血！」

「你喝別人的血？」

「是的，雁翎族的人都有這種想法，喝活人的血，越戰越勇。」

「這種想法也是有些道理的，不過，戰事平息了，幹甚麽你仍然殺機洶湧？」

「是的，恐怕那是喝了血的影响吧，我恨不得馬上找人交手！」

說到這裏，錦虹端上了酒肉，她發覺雁翎千野涓滴不飲，不以爲奇，銀鈎大師向她解釋一番，她稍爲明白，說：「主公，你眞傻，打完仗還想打鬥？」

雁翎千野終於認眞的說：「我眞有此想，可惜沒有人跟我厮殺。」

銀鈎大師忽然說：「雁翎武士，如果你眞的想打鬥，我可以奉陪。」

雁翎千野說：「你本來對我沒有絲毫惡意，大概是我跟玄衣仙子在山崗上面講話的語聲太响，被你的探子偷聽得到，故此你想把我幹掉，是也不是嗎？」

「是的，沒有一個人懂得我的秘密仍然可以活下去，我們同到古戰場一決雌雄吧。」說了這一句，他昂然走出大殿，手裏多了兩個銀鈎。

錦虹大驚失色，苦纏着他，叫他別把她的心上人殺掉，他總是不依。

雁翎千野走近，說：「錦虹，你爲甚麽不懇求我不要殺他呢？難道你以爲我不是他的敵手？」

「你是完全沒有機會取勝的，爲了我，請你趕快走，走得越遠越好。」

雁翎不理會她的勸告，走出廟外。

一僧一俗，分東西位站定，銀鈎大師說：「雁翎武士，你好像有些心事未了，橫豎你死定了，不妨明言。」

「是的，我不知道玄衣仙子抑或宮女錦虹，兩個女人當中那一個值得我永遠愛慕，故此我快要死去，仍是心事未了。」

銀鈎大師哈哈大笑，說：「講一句眞話，天下間所有女人都是如此，值得愛的日子無多，轉眼她就失去了姿色，令你覺得她不足留戀，只是傻瓜才會死心塌地去愛一個女人，言盡於此了，快些亮刀！」

雁翎千野自問他的雁翎刀橫掃千軍，實在無法估計對方，憑甚麽本領如此自負，認爲必勝，他很想找尋答案，仍是採取一貫作風，步步爲營，先守後攻。

兩種兵器剛剛交鋒，他就屈居下風了，兩個銀鈎往往突然合攏，打算把雁翎刀鎖住，偶然他有機會盡刀砍劈，對方總是連消帶打，只用一個銀鈎搭住，另外一個銀鈴即時殺上，他只有招架之功，無法反攻，加上了久戰之後，氣力大減，看來他必然喪命。

他被一片銀光捲住，無力突圍而出，突然有一個人飛奔過來，一口氣衝到銀鈎大師前面，雙手抱住大師的雙脚，大聲叫喊：「主公！快些走，走得越遠越好。」

銀鈎大師怒不可遏，說：「錦虹，快些鬆手，如果你不鬆手，我就一鈎把你打死！」

她仍不肯鬆手，大聲叫喊，雁翎千野不單是沒有走開，還疾走過去想帮忙她。

銀鈎大師怒火攻心，一個銀鈎劈下去，插入錦虹左肩，一時沒法拔出來。

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雁翎千野飛躍而起，一刀向他的右臂斬下去，他的左邊銀鈎趕快迎戰，搭住刀子，冷不提防雁翎千野的左手施展二龍爭珠這一招，搶攻對方的一雙眼。夜色太過濃，這一指出手又急又快，銀鈎大師的武功再高也逃不了，慘叫一聲，鮮血從眼眶噴出來。

雁翎的鐵指深入對方的腦髓，然後拔出，銀鈎大師死定了，錦虹反而未死，他緊緊的抱住她。

她有氣無力的說：「主公，我快死了，請你點點頭，答應我最後一次請求，你可否永遠離開玄衣仙子？」

「我答應你，如果你死了，我永遠不會回到她的身邊。」

錦虹臉露微笑，上下唇片抖動，渾身發抖，有如蝴蝶似的柔弱，抖了一會就停下來。

她永遠不能够動彈了。

雁翎的心情極端沉重，他把兩個屍體分兩次搬到後院，投入枯井。

他沿着古道走向雁翎族人聚居之處，一生沒有再到恭順王府找玄衣仙子，報答錦虹兩三次捨命救他的恩情。（全文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傑克張自殺身死，現場留下一張遺書，但方銳鋒和洪英豪研究的結果，認爲傑克張是被人殺死而不是自殺的，兇手到底是誰呢？他們認爲劉麗媚和羅美雅涉嫌最大，因而對她兩人展開一連串的偵查……劉麗媚突然來電話，說她被人綁架，要方銳鋒和洪英豪帮忙，到她家裏的保險櫃取出二百克拉的鑽石去贖她回來，方銳鋒將鑽石帶到約定的地點——公共海水浴場外海第一座浮標處，並以二百克拉鑽石從兇徒手中贖回劉麗媚，正當方銳鋒想駛離現場時，突然遠處聽得另一艘遊艇飛駛而來的聲音，同時海面上响起密集的槍聲……

惡貫滿盈　魔鬼喪命

對面的羅美雅和身傍的劉麗媚都是不可輕信之人，然而眼前的情勢却迫得方銳鋒非去相信她們不可。當他決定冒險之後，於是一手控制舵把，一手輕輕推動引擎的油門，使電艇徐緩前進。手槍就擱在手邊，他隨時可以拿起來發射。

電艇駛到距對方只有十五碼處，方銳鋒巳能看清羅美雅所穿的衣服，緊身長褲和緊身套頭羊毛衫，以她這種裝束身上絕不可能藏有武器，而且她兩手均扶着艇舷，佝僂着身子，這絕不是一個準備攻擊的姿勢。

方銳鋒向身傍的劉麗媚悄聲說：「劉小姐！妳盡量將身體深貼在靠艇首的艙壁陰影處，發生任何情況都不要出來。」

「你呢？」劉麗媚的語氣透露出關切之情。

「不用管！」方銳鋒一面說巳經逐漸顯出了他的上身，高聲問道：「妳是羅美雅小姐嗎？」

「哦！眞高興你能認識我！」

方銳鋒向另外一艘逐漸遠去的大艇指了一下說：「羅小姐！那條快艇的人怎麽樣了？」

羅美雅高聲說：「兩個端機關槍的被小洪開槍打死了！另一個人跳了下海！」

在最後得到的證據中，顯示劉麗媚僞裝一次假綁架，那麽三個人就是劉麗媚同一條綫上的。如此說來羅美雅和那三個人就不會有任何關係。最少她比現在的話是可信的。而且在PPK的槍聲响後，機槍聲就立刻靜止的跡象中也可以證實羅美雅的話，洪英豪顯然是先中槍之後才開槍擊斃了對方。

這時，小艇巳靠上對方快艇的左舷後側，羅美雅叫道：「請將纜繩拋過來。」

「不必了！」方銳鋒搖着手說：「海面風浪甚大，妳還是雙手扶在艇舷上，免得落下海去。」

其實，方銳鋒是在防範對方，只要她的雙手在視綫之中，就不怕她會要出什麽花招出來。

他一面注視着羅美雅，一面以他的左手將艇上的纜繩穿過對方艇舷的排水孔繫牢，然後右手提槍躍上了大艇。

他先掃視了羅美雅的立脚之處，並未發現任何武器，放心不少，再掉頭一看，洪英豪果然倒在艇艙之中。

他立刻跑過去抱住洪英豪，發覺他那支PPK丟在艙板上。此刻方銳鋒對羅美雅已完全放棄了警戒之心，忙着去檢查洪英豪的傷勢，心臟跳動正常，脈搏正常，呼吸均勻，而且沒有發現血漬。

「咦！」方銳鋒喃喃地說：「他是何處受了傷呢？」

只聽羅美雅冷冷地說：「後腦！不是槍傷，而是被鐵錘重重地敲了一下。」

「甚麽！」方銳鋒不禁一楞。

他突然發現有一支槍抵在他的太陽穴上，自然那支槍柄是握在羅美雅手裏的，正是洪英豪那支PPK。而他自己的槍却因忙着檢查洪英豪的傷勢而放在艇艙的艙板上了。

羅美雅冷笑着說：「方先生！別以爲我不會用槍。我手裏的槍是點七五口徑的PPK，威力像一管小炮，子彈可以轟碎你的頭顱！」

方銳鋒不禁暗暗抽了一口冷氣，他和洪英豪曾經將目標指向羅美雅，看來沒有錯。然而現在似乎太晚了一點，他更不知道洪英豪帶來了她；還是被她挾持而來。不過，這些疑問都顯得不太重要了。

他力持鎮定地問道：「羅小姐！妳這是什麽意思？」

羅美雅冷笑着緩緩後退，先以左手拾起方銳鋒的槍扔下了海，然後才語氣冷峻地說：「方先生！你知道愈少也就愈有活命的機會。我問你，那個姓劉的女人在小艇嗎？」

方銳鋒知道瞞不了她，於是點點頭。

羅美雅又問：「她手裏有槍嗎？」

「沒有。」方銳鋒心裏却是後悔的，如果方才將槍交給劉麗媚，情勢也許還好一些。

羅美雅眼光盯着方銳鋒，嘴裏在高聲叫道：「劉麗媚，請高舉着雙手到快艇上來，如果你不願走過來，我也不勉強。不過，我就會一槍擊斷纜繩，妳就會漂向外海，愈漂愈遠……」

她的話沒有說完，劉麗媚就高舉雙手站起來說：「我願意過來……」

她似乎害怕羅美雅眞一槍打斷纜繩，連忙跌跌撞撞，連跌帶爬地登上了快艇。羅美雅擺手示意她在洪英豪的身邊蹲下。然後向方銳鋒說：「方先生！我現在請求你一件事情。」

方銳鋒並不激動，因爲他瞭解如想求生就必須保持冷靜，他顯得無可奈何似的攤了攤手說：「羅小姐！槍在你手，實在不必如此客氣。妳儘管直截了當地說出妳的目的吧！」

羅美雅沉聲說：「因爲槍在我手，所以你們的性命也都在我手裏。如想活命，那就得乖乖地聽我的話。」

方銳鋒以自嘲性的語氣說：「爲了活命，我可能會低頭的。」

羅美雅揮揮手說：「請將遊艇向那艘漂流的遊艇開過去，基於人道關係，我想看看那兩名中槍的人還有沒有救。」

方銳鋒心中不禁一動，這自然不是羅美雅的眞正用意。那麽，她是知道那艘快艇上有二百克拉的鉅額鑽石嗎？如果眞是那樣，情勢就顯得更加錯綜複雜了。她和劉麗媚二人都有不良的企圖，然而就各種象看，她們二人却又是毫無關聯的。

羅美雅見他沉吟不語，不禁沉聲道：「怎麽？不願意嗎？」

方銳鋒連忙跳上了駕駛座，一面發動引擎，一面說：「怎會不願意！救人性命該是最有意義的事情了。」

「慢點！」羅美雅沉叱了一聲，「既願意，又何必面現猶豫之色？分明你是在想什麽鬼主意。」

方銳鋒鎮定地笑着說：「羅小姐！妳眞够精明的！我是在想，方才的槍聲會不會引來警艇，那樣對妳沒有好處。」

羅美雅冷笑了一聲：「嘿嘿！眞該謝謝你的好心了！不過你是白操心了。現在海面上是四級東南風，吹向外海，巡邏的警艇聽不到槍聲的。」

方銳鋒不禁暗暗爲之一駭，從這一方面看來，羅美雅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角色，怕難對付。

他發動引擎，向那艘漂流的大型遊艇追過去。心中突然萌生一個念頭，如果能弄到挺機關槍……

當駛近之後羅美雅命令方銳鋒繫繩，待他工作完畢，她突然以槍管抵上了他的後腦。

「羅小姐！」方銳鋒冷冷地說：「妳不是要來救人的麽？檢查槍傷的工作我可能比你內行哩！」

「我看你不必費心了！」羅美雅說：「在小洪的神射之下，對方是絕對不會活到現在的。」

「那麽妳……」

方銳鋒的話沒有說完，就聽見羅美雅在沉聲說：「劉小姐！請爬到那艘遊艇上去，上去之後立刻高舉雙手聽候我的命令行事，不然，我先殺死姓方的，然後再殺妳！」

劉麗媚那敢不聽，乖乖爬上了那艘遊艇。一上艇面就立刻高舉雙手靜待羅美雅下一步的指示。

羅美雅又高聲說道：「劉麗媚！妳聽仔細了。高舉手不得低過頭部以下。然後用妳的脚將艇面的兩挺手提機關槍弄到海裏去。」

方銳鋒不禁暗暗嘆了一口氣，逃生的機會又少了一個。

劉麗媚在那艘大型遊艇上依令行事，只聽「噗通！噗通」兩响，兩挺手提機關槍都下了海。

羅美雅又叫道：「現在將艇上的一個提箱拿過來吧！」

方銳鋒心中暗暗地叫着：嗨！她果然是爲了鑽石而來的！

那艘遊艇上的劉麗媚却在裝糊塗，她反問道：「甚麽提箱？」

羅美雅沉喝道：「少跟我裝糊塗！」

劉麗媚語氣很認眞地說：「眞的沒有呀！不信妳自己過來看看！」

羅美雅冷笑道：「嘿嘿！倒看不出來妳還會替姓方的製造機會，今晚他們是爲了那隻提箱而來，如果他們沒有得到提箱，妳絕不能登上姓方的小艇。」

方銳鋒插嘴說：「羅小姐！妳說得對！的確有這回事，那隻提箱是我帶來的。可是那個帶頭的胖子已經跳海逃生了，他必定帶走了那提箱。」

羅美雅又是冷笑了一聲：「嘿嘿！你們倆倒是唱和得很好。那個跳海的男人的確想帶走箱子，但是當他向艇舷滾去時，箱子却離開了他的手，艇身一傾斜，他就落下了海，在強烈的探照燈照射下，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找找看！」劉麗媚的聲音已不像方才那樣理直氣壯了。「啊——它在這裏！我方才不會注意到。」

「哼！」羅美雅發出一聲得意的冷笑。「姓劉的！妳的花樣要得太不高明，將箱子拿過來吧！」

劉麗媚提着箱子回到艇上將箱子交給羅美雅。

羅美雅接過箱子，緩緩後退，語氣森冷說：「方先生！你不反對我借用你那艘小艇吧？」

「請便！」

「相信你也不介意我使用那支PPK來結束你們性命。」

「甚麽！」方銳鋒吃了一驚。不勝駭然地說：「妳……妳爲什麽要這樣作？」

「不必問！」

方銳鋒吼着說：「這不公平！妳最低限度也要說出一定要殺我們的理由！」

「內情太錯綜複雜！我也說不清。」

「羅美雅……」

她沉叱道：「方先生！不必多說，因爲我母親常年在病床的關係，我學會了作禱告。現在我仁慈地給你們一分鐘的時間禱告，希望你們不要浪費時間。」

方銳鋒審視目前的情勢，如果他抓住劉麗媚作肉屏風，擋住羅美雅所發射的第一粒子彈，他可能還有機會跳海逃生。不過他絕不會那樣作，即使不顧劉麗媚，却也不能不顧洪英豪。

顧到了洪英豪也沒有什麽應用，不過大家死在一起罷了。眼前成了絕路，方銳鋒因而興起了不弄清楚個中原因死不瞑目的念頭。於是力持鎮定地說：「羅美雅！我放棄作禱告的權利，只想請敎妳幾個問題。」

「問吧！」

「傑克張有人稱他爲『魔鬼的門徒』，請問『魔鬼』是誰？」

「就是那個跳海逃生的男人。」

「噢！那麽妳又是一個什麽樣的角色呢？」

「我是魔鬼的情人！」

「羅美雅！只怕妳沒有據實回答我的問題。如果妳眞是魔鬼的情人，妳就該阻止洪英豪向對方射擊。」

羅美雅放聲狂笑。「哈哈……方先生！你的想法眞是太幼稚了，你應該知道我手裏的箱子裝的是什麽吧？」

「那是一箱鑽石。」

「那就對了！現在這箱鑽石是一個人的了。傑克張死了，另兩名伙伴中了洪英豪的槍。魔鬼跳下了海，也只不過使得鯊魚的宴席上多了一道大菜。他那肥胖的身體是絕對游不到岸上去的。」

方銳鋒曾經判斷羅美雅是一個心狠手辣的女人，現在總算得到了證實。他又問道：「那麽那四件絲襪命案，以及傑克張的自殺……」

羅美雅槍口一擺，冷叱道：「別再問下去，一分鐘的時間已到……」

這時，劉麗媚大叫道：「慢……」

「妳還要說什麽？」

「羅美雅！」劉麗媚的聲音聽起來倒還十分鎮靜。「妳的目的是想獨得二百克拉鑽石，然而妳的目的並沒有達到。」

「甚麽！」羅美雅雙眉倏地一挑。「妳少故弄玄虛！我……」

劉麗媚聲音平靜地說：「信不信由你！提箱中的二百克拉鑽石完全是假的，也就是所謂仿製品人工鑽石。」

羅美雅不禁怔住了。半晌，方低吼着說：「哼！妳想以這種方法延續妳的生命？我不信！」

劉麗媚指着她手裏的箱子說：「鑽石就在妳手裏，妳可以拿一粒出來試驗。眞正的鑽石即使在這種迷濛的月光下也會光耀奪目。然而這種人工鑽石在燈光和日光下還勉強可以亂眞，在月光之下就黯然無光了。」

羅美雅緩緩地蹲了下去，槍口緊緊地瞄着他們，左手摸索着揭開箱蓋，摸出一個小盒。她很快就證實了劉麗媚的話不是假的。她一再試驗，連續了十幾次，拿出了十幾粒大小不同等的鑽石。但是沒有一粒發射出耀眼的光采。的確全是些人工鑽石。

羅美雅氣呼呼地站了起來，沉叱道：「劉麗媚，據我所知妳手底下未經鑲嵌的鑽石最少也有二百克拉以上，老實說，妳放在何處？」

劉麗媚冷冷說：「我說出來妳也不會相信。」

「我會分得出來你說的是眞話還是假話。」

劉麗媚看了方銳鋒一眼，語氣沉靜地說：「自從傑克張向我敲詐二百克拉鑽石後，我就將我手底下所存的全部珠寶存放在方先生的偵探社裏了。」

「甚麽？」羅美雅不禁將目光盯在方銳鋒的臉上。

方銳鋒立刻明白了劉麗媚的用意，她不但想法子在延遲自己的死期，同時還顧到了他和洪英豪。

然而這個曾經和珠寶走私集團打過交道，又想利用洪英豪的女人究竟是一種什麽立場呢？

不過，方銳鋒此刻已無暇去思索這些，連忙附和着說：「妳即使開槍殺我也無法使我吐露這個秘密。鑽石珠寶的確是存放在我的偵探社事務所裏。」

「好！」羅美雅在沉思了一陣之後，終於點了點頭說：「讓你們留一條生路。方先生！老老實實地交出珠寶鑽石或有生路。如想要花樣，或者根本不是那樣一回事，你們會死得比現在更慘。」

方銳鋒心頭不禁一鬆，連忙振聲說：「保證妳可以得到那些鑽石珠寶，但是妳也得保證我們一定能看到明天昇起的太陽才行。」

羅美雅低叱道：「少說廢話，現在由你駕駛遊艇，將遊艇駛到船塢碼頭停靠。不准亮燈，不准鳴笛。你想耍花樣我就開槍。」

「羅小姐！」方銳鋒此刻的神情又輕鬆起來。「這樣三艇聯在一起，我是無法開動的。」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砰砰」兩聲槍響，將前後兩艇的纜繩擊斷，想不到羅美雅還會這一手神乎其技的槍法。

羅美雅熟練地將那支PPK手槍在她手裏轉動了幾圈，冷笑着說：「方先生！槍匣裏還有六發子彈，對你們足夠了。你最好還是老實一點的好！」

方銳鋒聳了聳肩頭說道：「在槍的威脅下我是最老實的！因爲我不是一個英雄主義色彩很濃厚的人，而且是個現實主義者！」

「那就對了！」

方銳鋒發動了引擎，將遊艇向岸邊行駛，同時高聲說：「羅小姐！五分鐘後就可駛抵妳所指定的地點，趁此機會我還請教妳幾個問題。」

「閉上你的嘴巴！」

方銳鋒自然不能再說什麽了，他抬起左手看着錶，零時四十分，這四十分鐘好像過得太慢了。

「幾點？」這是洪英豪甦醒過來後的頭一句話。顯然他還記得後腦上突然挨了一鐵錘的不幸遭遇。

方銳鋒看着錶說：「凌晨二時差五分……小洪，頭部傷得怎麽樣？」

「不大嚴重。」洪英豪仍然閉着眼睛。「十分鐘以前我就醒了。小方，這是什麽地方？」

「離碼頭不遠，大概是一幢空屋。」

「劉麗媚好像也來了哩！」

「嗯，她竟然靠在牆角睡着了，好像很累！」方銳鋒突然壓低了聲音，「小洪！方才我問過她，她說是眞的被綁架、」

「她當然那樣說，」洪英豪這時才睜開眼睛，向歪斜在牆角落裏垂首打盹的劉麗媚瞟了一眼，語氣喃喃地說：「有些事不能太信任直覺的判斷，在接到刀疤范六的報告後，我們將目標轉向劉麗媚，而放鬆了羅美雅。所以我才帶她來作一個帮手，想不到却是在自己的頸項上套了一個死結。」

「小洪！」方銳鋒說：「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聽信了孫阿銀的話。劉麗媚眞是被綁架的，那個跳海逃生的胖男人就是『魔鬼』，羅美雅自稱是『魔鬼情人』。你想想看：劉麗媚絕不可能是和他們串通一起的……」

接着，方銳鋒又將方才在海上發生的情況說了一遍。洪英豪原本是躺着的，此刻他神色凝重地坐了起來。疾聲問道：「羅美雅呢？」

「可以想見她是到我辦公室去了！」

「小方，譚愛麗有苦吃了！」

「那有什麽辦法？若不是劉麗媚急中生智，撒了個滿天大謊，我們早就沉屍海底了。」

「小方！羅美雅去了你的辦公室之後就會發現謊言的，我們得趕快想法子，不能束手等死！」

方銳鋒搖搖頭說：「我試過，毫無希望。」

正說到這裏，屋外忽然傳來了步履聲。接着又是開鎖的聲音，然後屋門緩緩打開了。

頂壁那盞二十瓦的燈泡雖然不太明亮，却可以使他們看見出門口的是孫阿銀，而且她手裏還拿了一支槍。

她斜靠在門框上，而流露出得意的神色說：「洪先生！可知道你現在還有興趣和我完成那樁一直沒有成交的交易。」

她顯然是存心來耀武揚威的，洪英豪心中一動，暗暗揑了方銳鋒一下，示意他留意機會。然後苦笑着說：「阿銀！看來妳的運氣比我好！是羅美雅將妳救出來的吧？」

「哼！你們在海上大捉迷藏的時候我就離開那兒了。洪先生！你該大哭一場，因爲你上了我的大當！」

「嗯！實在該哭，可惜我沒眼淚。」

「要不要聽聽我們的巧妙安排呢？」聽她的語氣，就知道她是一個喜歡賣弄的人。

「很想聽聽！」

「當你掏出鋼筆和記事本想騙取羅小姐的筆跡時，我們就提高了警覺，因此我們開始了一連串的行動……」

洪英豪接口問道：「第一步你們做了甚麽？」

「綁架劉麗媚。那二百克拉鑽石我們志在必得，不能因傑克張的死亡弄得半途而廢。」

「嗯！第二步？」

「故意要劉麗媚在『紅唇酒吧』和你們通電話，查綫那套花樣，是誰都懂得的啊！」

「目的何在？」

「引誘你們來。」

「似乎並無多大意義。」

孫阿銀面有得色地說：「意義太大了！你來之後，必然會找到我，然後我在你逼問之下，說出一套編好的謊言……」

「謊言又有甚麽作用？」

「嘿嘿！作用可大了！」

方銳鋒不着痕迹地向門口移動了一些，裝着聽得神往的樣子說：「說說看！我倒要見識！」

「你們接到劉麗媚的電話之後，一定會想盡辦法阻撓我們想得到那一批鑽石的計劃。但是，當你們認爲劉麗媚一個人在做僞戲時，你們就會依照她的話將鑽石取來了。因爲你們想看看她究竟在玩甚麽花樣。」

洪英豪點了點頭說：「高明！」

「而且在事後你們也一定會將整個注意力放在劉麗媚的身上，我們就不會受到絲毫壓力。」

方銳鋒接口說：「的確設計得不壞，却想不到劉麗媚也耍了花招，教我們拿來的是假鑽石，使你們落了空。」

孫阿銀沉下臉來，冷聲說：「不怕她不拿出眞鑽石來！」

洪英豪冷笑着說：「孫阿銀！想不到妳這個從小在妓寨中混出來的女人竟然能跟珠寶走私集團搭上了關係，可眞不簡單哩！」

孫阿銀笑瞇瞇地反問道：「這些話都是刀疤范老六告訴你的嗎？」

「想不到吧？」洪英豪又是連聲冷笑。「妳的底子有人摸得清楚，而且警方現在也已經瞭解妳的來龍去脈了。」

「別想唬我！沒甚麽事情我想不到，有許多事情你們才眞正想不到。」孫阿銀說到這裏，突然聲音一沉，「你們的一擧一動都在我的監視之下。范老六向你們提供的那些資料，是我用槍逼着他說的。」

「噢！」洪英豪心頭不禁一駭，「妳將范老六怎麽樣了！」

孫阿銀冷聲說：「黑道上最忌諱的是替外人跑腿出賣綫上的朋友。像范老六這種人除了給他一刀之外沒有第二條路。」

洪英豪不禁怒火中燒，沉叱道：「我要看妳將來如何死法！」

方銳鋒連忙拉了洪英豪一把，示意不要激怒對方，然後又不着痕迹地向門口行近一些。很和氣地問道：「阿銀！妳不知道方才在海上發生了什麽事？」

「你要向我報告麽？」

「我很想讓妳瞭解實際情況。」

「如你不嫌口乾，你就儘管說吧！」

「押着劉麗媚到海上去的那三個人妳知道他們的身份嗎？」

孫阿銀頗有得色地點點頭說：「我當然知道，那個是我們的頭目，另兩個是我們的伙伴。那兩個伙伴被小洪幹掉了，頭目却被迫着跳海逃生，看樣子他一定會溺死在大海裏，當時羅美雅和小洪同在一艘遊艇上，手裏拿着鐵錘，然而她却等到小洪開槍之後才敲昏了小洪。妳可知道她的用意何在？」

「你說呢？」

「那還不簡單麽？少三個人分贜，我們可以多得一些鑽石。」

「阿銀！」方銳鋒趁機曉以利害。「聽說羅美雅是你們頭目的情婦。她連她的情夫都會下毒手，難道就不會用同樣的方法來對付妳？別再爲那些不義之財所迷了，否則妳一定會死在羅美雅的手裏。」

孫阿銀說：「她不會那樣對我。」

「屬於她的男人她都能看他跳海而不救，何況妳這個毫不相干的人，別太自信。聽我的話，絕不會錯。」

孫阿銀冷笑着說：「方先生！難怪你現在要被關在這兒等死了！原來你笨得根本弄不清楚是甚麽一回事。羅美雅的確是『魔鬼』的情人，然而却不是她心甘情願的。開始她和他只是肉體與金錢上的交往，後來『魔鬼』誘使美雅幹珠寶走私的勾當。她爲了多賺錢爲有病的母親治病就答應了。事實上賺的錢都被那個和『魔鬼』同樣厲害的男人拿去，她所得無幾。她想要離開那個男人，他却以告發要脅，美雅對他早就恨之入骨了！」

「那麽，羅美琪被誰殺的呢？」

「傑克張動的手，因爲她聲言要告發『魔鬼』。自美琪死後，美雅對那個男人痛恨到了極點。可是她敢怒不敢言，倒並不是她怕死，只是顧慮到她死後有病的母親乏人照料。所以只在暗中計劃復仇。」

洪英豪趁機問道：「另外三件命案也是傑克張幹的了？」

「不錯，他也只是奉命行事。」

「那麽傑克張又是誰殺的呢？」

「美雅動的手！」孫阿銀目中露出仇恨的光芒，「因爲你們追緝命案兇手太緊，美雅又想爲她姊姊復仇，所以暗暗向『魔鬼』獻計，先除去傑克張，以減輕壓力，『魔鬼』自然答應了。」

方銳鋒微微頷首說道：「雖說復仇，美雅却並沒有忘記那二百克拉鑽石！可見她非常貪財，到時她爲了獨吞，必然會殺你。」

孫阿銀搖搖頭說：「絕不會，因我不想要一分錢。」

方銳鋒不禁訝異地問道：「既不想要錢，又何必幹這種玩命的勾當？」

「老實告訴你吧！我並不是中國人。我是日本戰後的孤兒，美雅的母親領養了我，待我如自己親生女兒。爲了她的病，我幹了各種出賣色相的職業，最後才加入了『魔鬼』所主持的珠寶走私。」

「啊——」方銳鋒和洪英豪同時發出了低呼。他們的心中頗有感慨，他們弄不清楚面前這個女人是該對她可憐，還是可憎？

很久，洪英豪才問道：「傑克張向劉麗媚敲詐二百克拉鑽石也是『魔鬼』的指示了？」

孫阿銀點點頭說：「不錯。他似乎發現內部有不穩的現象，所以打算敲一筆之後收手不幹了。」

洪英豪喃喃自語地說：「爲甚麽不要錢？而要鑽石，難道這也有甚麽特別的意義？」

「我們調查過，劉麗媚沒有那樣一筆現金。」

「唔！那麽鑽石怎麽脫手呢？」

「再分次賣給劉麗媚。」

「噢！」洪英豪不禁皺起了眉頭。「她絕對不敢買了。」

孫阿銀却語氣肯定地說：「她一定會買。」

「爲甚麽？」

「因爲有一卷她和傑克張赤裸造愛的影片在我們手裏。她爲了顏面，就非得低頭不可。」

「啊！」劉麗媚大叫了一聲，原來她並沒有睡着。她飛快地衝進洪英豪的懷抱，嘶叫着說：「小洪！終於被你知道了！這是我最大的錯誤，也就是我一直和對方妥協，而又一直對你有所隱瞞的原因。」

洪英豪環抱着她，撫慰地說：「麗媚！別自責了，人生在世，總難免要犯錯的。不過，在最後關頭你却非常聰明，並未要我們送去眞鑽石！」

「我想到那卷影片，所以我先給他們假的鑽石。等他們發覺是假的再找我時，我就提出交出影片爲交換條件。」

「唉！從這件事看來，妳並不糊塗，怎麽會糊塗得讓他們抓住那種把柄呢？」

「小洪！別提了！我看錯了人！」

「我不是那個意思！」洪英豪聲音輕輕地說：「和傑克張發生那種感情算不了什麽大錯，怎能被別人拍了影片去而完全不自覺呢？」

劉麗媚低着頭，喃喃地說：「那次在我家裏，我怎麽也想不到……」

方銳鋒插口問道：「劉小姐！妳家裏

請了幾個傭人？」

「一個門房老劉，一個花匠是小孩子，再就是那個張媽。」

「他們都能接近妳的臥室嗎？」

「只有張媽可以走近。」

「她跟妳多久了？」

「不到半年。」

方銳鋒冷笑了一聲：「嘿嘿！難怪羅美雅要妳到那艘遊艇上去拿那隻提箱。她只知道我要拿鑽石去，却不可能知道鑽石是裝在提箱裏的。毫無問題是有人向她報了信；自然那卷也是她拍攝的。」

劉麗媚訝異地說道：「你是說……張媽！」

方銳鋒肯定地說：「是她，我一見她就發現她目光不正。我們十點十分接到妳的電話，然而我們却沒立刻去開保險櫃。她却急得不得了，一再地催我要我快些開保險櫃去取貨，這情形可說太反常了。」

「哈哈！」孫阿銀忽然大叫起來，「方先生！你不愧是一個私家偵探，竟然被你猜到了。她是我們派進去潛伏的，那卷影片的確是她的傑作。不過，你發覺得太遲一點了！」

劉麗媚以近乎哀求的語氣說：「求求妳幫忙和羅小姐說一下，只要毀去那卷影片，我絕對心甘情願地付出二百克拉眞鑽石！」

孫阿銀搖搖頭說：「只怕辦不到。」

「爲什麼？」

「影片一直在『魔鬼』手裏，如果他葬身大海的話，根本就無法找到。」

劉麗媚神情敗壞地說：「那樣我不會甘心付出財物的，影片不毀，我永遠不得安心。」

孫阿銀冷笑着說：「妳不付出財物，妳就不會有命。放心！我們都是女人，絕不會利用那卷影片去對付妳。」

洪英豪冷聲說道：「孫阿銀！不要說好聽的話了！劉小姐即使願意付出她的全部財產，她也治不成。不但她非死不可，我們兩人也休想活命。放走我們，就等於是送妳們自己進牢獄，相信妳們不會那樣傻！」

「哈哈……」孫阿銀仰起頸了發狂地大笑。

這是一個絕佳的好機會，方銳鋒動作矯捷地向她撲過去，兩手抓住了她的足踝，猛力一拖。

突然「噗」地一响，彈丸自他耳際呼嘯而過，眞是晦星高照，羅美雅却在這個時候來到了。她手裏拿着另外一支套着「滅聲器」的手槍，沉聲說：「方先生！希望你不要找死！」

方銳鋒知道已沒有機會　只得垂頭喪氣地退回原處。

羅美雅又向劉麗媚招招手說：「劉小姐！請出來一下。」

「幹什麼？」劉麗媚滿面畏懼之色。

「我要單獨和妳談談。」

「我知道妳想逼我交出鑽石　我現在明白地告訴你一句話，二百克拉鑽石算不了什麼，但一定要拿那卷影片來交換。」

羅美雅並未回答她的問題　只是冷冷地說：「妳不願意和　單獨談談嗎？」

劉麗媚還在猶豫，洪英豪在她身後輕推了一下說：「麗媚！去吧！在槍口的威脅之下，有時候是必須妥協的！」

劉麗媚在洪英豪的鼓勵之下，只得向外走去。

羅美雅向孫阿銀沉聲吩咐：「阿銀！妳看守的二人是有名的『神槍雙傑』，可別太得意！否則，妳會吃大虧的。」

孫阿銀點點頭說：「我會留神的。」

羅美雅帶着劉麗媚來到隔壁一間屋子，那也是一間空屋，只有頂壁的燈泡發出昏黯的光芒。

劉麗媚一進門就嚇了一大跳，原來屋角蹲伏着一頭巨大無比的狼犬，透露出狺狺之狀。

羅美雅將劉麗媚推了進去，關上屋門，沉聲問道：「妳說鑽石放在姓方的辦公室裏，那根本是謊言。而且妳家裏那保險櫃中的鑽石珠寶也全是假貨。劉小姐！別以爲我在鬧着玩，我太需要錢，想盡辦法我也要弄到手。希望妳別自討苦吃。」

「我願意使妳達到願望，但我要那卷影片。」

「那個『魔鬼』男人已經葬身大海了，那卷影片對妳已不構成威脅。事實上我也不知道那卷影片放在何處。」

「不毀去那卷影片，我是不會給一分錢。」

「眞的嗎？」

「我已下了決心，絕不再妥協！」

羅美雅抬手向那頭巨大的狼犬一指。

「看見那頭狗了吧？」

劉麗媚駭異地說：「怎麽！妳打算教那條狗來咬死我？」

「妳怕了？」

劉麗媚心一橫，逞強地說：「我不怕！妳放狗過來吧！」

羅美雅那張漂亮的面龐此時顯得極爲猙獰可怖。連連冷笑着說：「劉小姐！這條狗不會咬人，但是牠却是一條受過嚴格訓練、專門從事猥褻表演的雄狗，妳自然知道那是一種什麼表演。牠現在很文靜地伏在那兒，然而當妳一旦赤身露體時牠就會撲到妳身上去。妳也許並不在乎，但是我却帶來了照相機，相信可以拍到一連串精彩的鏡頭。這些照片恐怕比那卷影片還要使妳丟臉哩！」

劉麗媚不禁打了一個冷顫，怒氣冲冲地說：「羅美雅！妳也是個女人！不該用這種滅絕人性的方法來對付我。」

羅美雅冷聲說：「妳說得不錯，我也是個女人，但是我這個女人却沒妳那麼幸運。妳有的是錢，然而我却有一個必須要花大量金錢才能苟延殘喘的母親，所以我需要錢，不管用什麼殘忍的方法得到。」

劉麗媚心頭不禁一軟，眞想答應對方。突然，洪英豪方才說的話又在她耳邊响起。羅美雅一旦鑽石到手，必然會殺死他們三人。在未讓對方達到目的之前，他們還不至於遭遇到死亡的厄運。

因此，她搖搖頭說：「妳要錢是爲了替母親治病，我化錢則是爲了要挽救名譽，所以，我必需要先眼見那卷影片銷毀、我才願意拿出那二百克拉鑽石出來。」

「妳不要逼迫我做出殘忍的事情。」

「羅美雅！妳也是女人，當心那條狗撲到妳的身上。」

「牠只撲向赤身裸體的女人。」

「那麽妳就一定先要使我赤身裸體我才會受到侵害，別忘了我也有一雙手，同樣的會撕碎妳的衣服。」

羅美雅厲聲說：「那就試試看吧！」

說完之後，就目露兇光地向劉麗媚逼了過去。

劉麗媚已打算拚命了，同樣也目光烱烱地盯着羅美雅，兩臂左右張開，等待着對方的攻擊。

羅美雅手裏多了一枝槍，自然佔得不少便宜。當她逼近劉麗媚的面前時，左手飛快向劉麗媚的領口抓去。

劉麗媚並不打算保護自己，她也同樣伸出手去打算撕破羅美雅的衣服。

羅美雅早有準備，右手的槍全力敲在劉麗媚的手腕上，只痛得她「哎唷」大叫。同時「嘶」地一响，她的衣裳被羅美雅一把撕破，從頸項一直裂到腰際，整個胸域就暴露出來了。

那頭狼犬也眞怪！一見劉麗媚酥胸半露，立刻狺狺然撲了過去。尖利的脚爪搭在衣服的裂口處，猛力一拉，又是「嘶」地一响，劉麗媚的衣服一裂到底，連內褲也抓得稀爛，肌膚却一點也未受傷。

劉麗媚不禁大聲疾呼，連連後退。孰料那頭狼犬熟練已極地撲過去，將她撲得摔倒在地上。

這是滅絕人性的獸行，站在一旁的羅美雅却神情冷漠地無動於衷。顯然她已被貪婪的慾望薰昏理智。突然，「砰」地一聲槍响，那頭狼狗嚎叫了一聲，躺在地上抽搐不住。緊接着又是一槍，羅美雅手中的槍竟然被射得脫手而飛。

劉麗媚在千鈞一髮之中遇救，她一時也忘記了自己身上幾成全裸，連忙向門口望去；只見那裏站看一個渾身濕淋淋的男人。她不禁一楞，原來就是那個被迫跳海的男人。

羅美雅也是大驚失色，她驚呼道：「是你？」

「想不到吧？」

「你……？」羅美雅緩緩地後退。

「我可不願妳傷害了我們的財神奶奶。」他一面說一面拉起了地上躺着的劉麗媚。仍然對着羅美雅說：「請將妳的衣服脫下來。不然我只有一槍敲穿妳的腦袋再去剝妳的衣服了。」

羅美雅瞭解這綽號叫做「魔鬼」的男人是說得到做得到的，只得脫下身上的連裙洋裝。身軀上留下了小小的三點掩蔽。

「劉小姐！」他指着羅美雅的衣服說：「請快穿上吧！我要帶妳去拿回那卷影片。」

「哦！」劉麗媚連忙接過羅美雅的衣服往身上套。

在劉麗媚穿衣服的時候，「魔鬼」飛快地出手，一槍柄敲在羅美雅的頭上，她萎頓地倒了下去。

孫阿銀聞聲趕了過來，正遇上劉麗媚被「魔鬼」拉着往外跑。孫阿銀不禁一楞，就在她一楞之際，對方業已槍响，子彈貫穿了她額頭。她連一聲喊叫都沒有，就已倒斃在血泊之中。

方銳鋒竄到門邊，探頭向外一看，正看見另一個男人疾步離去的背影。自然他也看見了孫阿銀倒臥在血泊之中。他疾聲叫道：「小洪！機會來了。孫阿銀被殺，羅美雅可能也遭遇到相同的厄運。」

「噢！」洪英豪跳了起來。「是誰幹的？」

「他拉着劉麗媚疾步離去了，我只看到一個背影。」

二人已一先一後地來到了隔壁，看見了死狗，昏倒的羅美雅，以及劉麗媚的破衣服。他們相對怔視，實在想不透方才這裏發生了什麽奇妙的事。

方銳鋒突然振聲說：「小洪！你看，地上有潮濕的脚印……」

洪英豪也叫道：「一定是跳水的『魔鬼』趕回來了。」

方銳鋒連聲嘖嘖地說：「是他！我們眞是僥倖。他急着要帶着劉麗媚離去，來不及到隔壁去看看。事實上他也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裏。若是知道，他一定殺了我們才會離去。現在我們該怎麽辦？」

「案子算破了，若是抓不到正兇就不夠完美了。而且，劉麗媚被『魔鬼』帶走也是極端危險。」

方銳鋒接口說：「那就趕快追呀！」

「往那兒追？」

「說不定『紅唇酒吧』就是他們的據點……」

洪英豪搖搖頭說：「絕不可能。『紅唇酒吧』要過海，而劉麗媚的財物必然放在這邊的，『魔鬼』不可能往返奔波。」

「那……？」

洪英豪很快地接口說：「小方！你該趕緊去看看譚愛麗的情況如何，而且也要通知警方來處理這兒的善後，海上發生的情況也該向他們報告，這事由你去辦。」

「你呢？」

「我要去釘緊劉麗媚家裏的那個張媽，『魔鬼』必然還會和她聯絡的。」

「嗯！」方銳鋒點頭贊同，「你去吧，我辦完了事也會趕來。」

「小方，偷偷地摸進去，別教對方有提防。」

「我知道。」

二人邊說邊走出那座屋子，外面就是船塢碼頭，根據他們的猜想，這屋子大概是貯存鋼板的倉庫，只是目前空着而已。

洪英豪乘出租汽車駛往劉麗媚的花園別墅，但是他却教司機遠在五百碼以外就停了車，然後在黑暗中步行過去。

他今夜已是第三度來此，可說是駕輕就熟，毫不費事地就從院牆外面翻進去。

大廳中燈光明亮，洪英豪潛行至窗邊向內張望，只見那個肥胖的張媽守在電話機旁，她是內奸，已然在孫阿銀口中得到了證實，現在洪英豪想知道的是，她是忠於「魔鬼」？還是忠於「魔鬼的情人」？

然而，這却是一個無法去進行探詢的問題。

約莫過了十分鐘，電話鈴响了，張媽拿起話筒，只是聽，沒有說話，聽了一陣之後　將話筒擱在一邊，走出了客廳。

電話沒有掛斷，顯然她是要去查看什麽，洪英豪就趁她離開的那一個空隙，潛進大廳，就匿身在放置電話的那張方几下面。

五分鐘後，張媽回來了，拿起話筒，

向對方說：「她說得不錯……唔……唔……這裏沒有任何動靜……唔……你放心來吧……不會有問題的。」

說完後她掛斷了電話，然後從門背後拿出一支獵槍，坐在大廳門口，而且還關閉了所有的電燈。

此刻，洪英豪可以毫不費事地制住離他不遠的胖婦人，但是他不需要這樣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現在就好比一隻隱匿在樹梢的黃雀，正在以逸待勞，坐享其成。

四週一遍死寂，時間在靜悄中無聲地溜過。

約莫過了二十分鐘，隱約聽見了汽車馬達聲。

洪英豪伏在地上，迎着戶外的月光看得非常清楚，此刻張媽已經端起了獵槍，對準門外，洪英豪也在不知不覺中採取了準備行動，他緩緩地爬出方几，左肘支撐着上身，他可以隨時隨地彈跳起來。

大廳的門，和那鐵柵大門是在一條垂直綫上，洪英豪很清楚地看見一輛出租汽車在鐵柵外停下，車上走下來是一男一女，女的是劉麗媚，男的則是那個綽號「魔鬼」的肥胖男人。

劉麗媚摸出鑰匙，開了旁邊的小門，和那男人一前一後地走了進來，洪英豪不禁有點奇怪，那個年老的門房呢？車子引擎的聲音不算太小，而且劉麗媚開門時必然會發生响動，他該出來看看的呀？

這個疑問只不過在洪英豪的腦際閃了一下，他根本無暇細想，因爲進來的兩個人已經快到大廳門口了。

張媽這時也迎了出去，那男人問道：「沒有動靜嗎？」

張媽搖頭說：「絕對沒有，那兩個傢伙如果來的話，必然不會躲躲藏藏。」

「劉小姐！」那男人轉過去，以警告的語氣說：「影片已經交給了妳親手毀掉了，但願妳也能夠遵照諾言，將鑽石交出來……」

劉麗媚顯得氣呼呼地接口說：「這都是廢話，你已經打電話要你的同黨察看過了，如果她沒有發現我臥房牆壁上那幅油畫後面眞有一座小型保險箱，想必你也不會帶我同來，走吧，鑽石交給你，你我都安心。」

「慢點！」他伸臂攔住了她。

「幹什麽？」

「劉小姐，我再問一次，姓方的和姓洪的那兩個傢伙現在到底在何處？」

「我也不知道。」劉麗媚語氣鎮定地：「當時他們的確是被羅美雅用槍逼着跳下了海……」

「你方才說過了，這話是眞的嗎？」

「不信你可以去問羅美雅。」

「可惜我現在無法去問她，劉小姐，但願是眞的，否則……嘿嘿！那樣對妳毫無好處。」

劉麗媚冷冷地說：「我倒希望那是假的。」

「噢！那是甚麽原因？」

「誰知道你在拿鑽石之後會不會殺我滅口？如果他們並未跳海，此刻就一定在這裏潛伏……」

張媽冷冷地笑聲打斷了她的話。「嘿嘿，夫人，妳別妄想了！如果他們當眞潛伏在這裏，最先死的還是妳，妳斷掉這個念頭吧！」

劉麗媚冷哼了一聲說：「妳少說廢話，快將電燈打開！」

「劉小姐！」那個肥胖男人攙住了她，「不能開燈，如果妳不習慣黑暗，我扶着妳走。」

洪英豪知道此刻已經是他行動的時候了，他此刻只要先開槍擊傷張媽的手腕使她不能動那根獵槍，「魔鬼」也就被制住了。雖然對方身上也可能有槍，但在他閃電槍法威脅之下，是一絲也無法動彈的。

他正待擧槍發射，突然一根冷冰冰的槍管抵上了他的後腦，沒一聲警告，也沒一絲動靜，然而他却絲毫不敢妄動。對方是如何來到自己身邊的？對方是誰？對方的目的何在？……一連串問號困擾着他。

「魔鬼」已經和劉麗媚通過大廳，向裏面的屋子走去。肥胖的張媽又將身子隱藏在門框的後面，端着獵槍注視着大門外。週遭重又恢復寧靜，洪英豪清晰地聽見了自己的心跳聲。

後腦上的槍管絲毫沒有放鬆，洪英豪很想輕言細語地問問對方究竟是怎麽回事，可是他又怕驚動了門口的張媽，只得耐住性子一聲不响。

就這樣過去了五分鐘，傳來了步履聲。同時也傳來一陣爭執，首先聽到的是劉麗媚的聲音：「你不能言而無信，鑽石已給你了，你爲什麼還要帶我走？」

「嘿！我怎知這些鑽石是眞是假？」

「你是幹珠寶走私勾當，怎會看不出眞假？」

「單憑肉眼觀察是靠不住的，我要用儀器鑑定一下。」

「那麽你要帶我上那兒去？」

「跟我走就行了！」

這時二人已拉拉扯扯地走到了大廳門口。洪英豪已可清晰地看到「魔鬼」的右手裏提了一隻小箱子。

張媽語氣有些激動地問道：「到手了嗎？」

「嗯！都在箱子裏。」他將箱子遞給對方。「妳提着吧！」

張媽將獵槍靠在門邊，雙手接過箱子。由於心情激動的關係，可以看見她的雙手在顫抖不住。

突然，她發出一聲痛苦的嚎叫，身子也委頓地蹲下，手中的鐵箱子立刻鬆開。不過在未落地之前已被「魔鬼」接住了。

洪英豪恨得暗暗咬牙！原來「魔鬼」將那隻箱子交給對方之後，立刻出其不意地在她心臟部位刺了一刀。

他右手拿刀，左手忙着去接過將要落地的箱子，因此鬆開了劉麗媚。她就趁此機會脫身跑開了。

大廳中一遍黑暗，劉麗媚身形一閃，就不見了她的踪影。

「魔鬼」也不禁一楞，想在黑暗之中再抓回劉麗媚似乎不太容易。他很快地閃身靠在門邊，低叱道：「劉麗媚！不要找死！我知道妳藏在何處，一拔槍妳就沒命。快自動走出來，否則我就不客氣了！」

自然劉麗媚不會那麽聽話，因此一點動靜也沒有。

洪英豪雖然自己目前處在槍口的威脅下，但他却情不自禁地爲劉麗媚鬆了一口氣，「魔鬼」既然能夠狠得下心腸殺死張媽，自然也會以同樣的方法對付劉麗媚。他在鑽石到手後尚不向她行兇，顯然他另有用心。現在劉麗媚掙脫了「魔鬼」的控制，眞可算是她的幸運。

他一口長氣剛剛吁出，突然有隻手緩緩摸向他的右手，拿走了他手中的槍。因此，他鬆弛的神經又再緊張起來。這人是誰呢？是帮自己的，那就不該拿走自己的槍，更不應該一聲不响地暗示也不給他；那麽，是「魔鬼」的門徒嗎？好像也不是。否則他何必自始至終靜悄悄的潛伏呢？

他正在那裏納罕不解，「噗」地一响槍聲打斷了他的思索。

他看見了槍口噴出的烟火，顯然是「魔鬼」在向暗中躲藏的劉麗媚射擊，接着又响起了他那陰沉的喝聲：「劉小姐！別拿性命開玩笑，出來吧！」

自然，劉麗媚沒反應，也許已經嚇暈過去了。

「噗！噗！」又是兩槍。

此刻，洪英豪耳邊突然响起了一個輕柔的聲音：「洪先生！若想活命就躺在這兒別動！」

那聲音有點熟悉，尖尖細細，很像女人。可是，洪英豪想不出是甚麽人……

「噗！噗！噗！」又是一連三槍。

突然，大廳中燈火通明。

藏在沙發背後的劉麗媚吃驚，匐伏在地上的洪英豪吃驚，正在搜索劉麗媚的「魔鬼」也吃驚。唯一不吃驚的該是那個開亮電燈的人。原來她是方才在船塢碼頭被「魔鬼」用槍柄擊昏的羅美雅。

羅美雅手持雙槍，一支對準「魔鬼」，冷笑着說道：「你那支三號左輪中的六發子彈都射完了吧？現在你還有甚麽好狠的？」

「魔鬼」雖然有些發楞，却面無懼色，語氣冷冷地說：「如果我不顧及妳那有病的母親需要妳去出賣色相籌措藥費，我方才就該一槍幹掉妳。」

羅美雅沉聲說：「感謝你的仁慈。與其要我去出賣色相籌措藥費，何必不留下你手中那隻箱子？那會對我帮助更大。」

「魔鬼」神情一怔，很顯然他已發現他此刻面臨的危機。羅美雅也許無意置他於死地，但是因爲他手上那二百克拉鑽石的誘惑就很可能會迫她殺人了。因此他立刻緩和了聲音說：「美雅，我不會忘本。妳被我用槍柄敲暈，竟然還能及時甦醒，趕到這兒來，足證妳還有這份財運。現在只剩下我們二人，我同意對半分。」

羅美雅神情冷峻地搖着頭說：「不行，我要全部。」

「噢！你不覺得太貪心了麽？」

「我還嫌二百克拉這鑽石太少了！」

「我不會那麽好說話！」

羅美雅冷笑道：「你現在還能怎麽樣？槍內已空，黨羽全部死亡，就好像一頭失去百足的蜈蚣，除了閉目等死之外，還有什麽好說的？」

「妳……」

「你這個人間魔鬼認命吧，你以陰險卑鄙的手法控制那個沒有靈魂的傑克張，利用他那張漂亮的面孔去騙取那些心靈寂寞的歌舞女郎的感情，還要利用她們爲你幹珠寶走私的勾當。當她們發覺欲求擺脫時，你竟然狠心殺害她們，連我的姊姊美琪你也不予放過。」

「美雅！」他面色倉惶，語氣焦灼地低吼着：「妳說話要憑良心！美琪和妳感情並不好，而且她又要告發我，甚至還要將你告發在內。殺她，不但是爲了我，也是爲了妳……」

羅美雅冷叱道：「別說了！美琪只是說說氣話吧了，我曾經告訴你，絕不能去加害她，但是你仍然狠心派傑克張勒死了她。魔鬼！看在那二百克拉鑽石的份上，我不想殺死你。可是我姊姊的仇恨却非報不可……」

「美雅！妳……」

羅美雅那張美麗的面龐，顯得陰沉恐怖已極，緩緩地抬起槍口指向對方，一字一字鏘鏘有力地道：「地獄中有撒旦，人間有你，現在你該到地獄中和那位邪惡的人物去碰碰面了。像你這種人必然不會信奉什麽宗教，所以我也不必給時間讓你作死前禱告了！我會使你一槍斃命的……」

洪英豪閉上了眼睛，倒不是他不忍心去看那位人間魔鬼中槍斃命的景象，而是怕看羅美雅那一雙冷峻的眼神。當他首次觀賞她所表演的艷舞時，他曾對那雙深邃而且磁力的眼神大加讚賞。然而此刻她那雙眼睛中射出了毒蛇般的光芒。洪英豪實在不願意對那雙眼睛留下太過深刻的印象。如果今後他還能活着的話，那種印象定會使他很久心緒難安。

「轟」地一聲巨响，玻璃窗也在格格作响。羅美雅手中的槍是一支點二二口徑的「考特」，奪去洪英豪的那槍也不過是一支點七五口徑的PPK，然而此刻的响聲却像是發射了一尊小炮。

洪英豪睜眼望去，看見羅美雅胸前一個大洞，倒臥在血泊裏。劉麗媚站在門邊，手裏端着張媽方才倚靠在門邊的那支長管獵槍。顯然她是趁着羅美雅和「魔鬼」說話分神之際，從那一長沙發的背後繞到門邊，取得了那支獵槍，在羅美雅勾動扳機之前的一瞬間殺死了她。這種變化使得洪英豪既驚駭，又迷惑，他怎麽也不會想到劉麗媚會爲了那個人間魔鬼而殺人。劉麗媚的神情木然，顯得有氣無力地說：「快走吧！」

不但洪英豪對這種突變感到意外，即使那個人間魔鬼也同樣感到意外，楞了半响，方疾聲說：「麗媚！眞感謝妳！跟我一起走，我……」

劉麗媚冷叱道：「不行，請不要忘記我們的約定。」

「我需要妳！警方對我追緝太嚴。既無法離境，又不能再在本埠潛匿，妳一定要帮帮我……」

「不行！我不能跟你走！」

「麗媚！」他緩緩向她走過去，突然提着箱子的左手擧起來格住了她手裏的獵槍，右手的刀子抵在她的心臟部位。沉叱道：「跟我走！我們有過約定，在我需要妳的時候，我可以找妳……」

劉麗媚倒不十分吃驚，只是語氣冷冷地說：「二百克拉鑽石是我的全部所有，

現在巳經給你了，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放過我，你殺了我，我也不會跟你走！」

「麗娟！別逼我，我不願傷害妳！」

「哼！你傷害我太多了！你瞭解我的心情，可是你竟然唆使傑克張那種男人來引誘我，而且還留下猥褻的影片向我敲詐，你的行爲無異於禽獸，我殺羅美雅不是爲了救你，只是……」

「麗娟，別再說了！我找你要錢，妳不給，我才……」

「行了！你早就拿走了你應得的一半。」劉麗娟說到這裏，語氣突然顯得軟弱無力，「現在，剩下的另一半也終於全部給了你，你該走了！給我一刀，或者放我一條生路，我不願再多看一眼。」

「麗娟！妳必需跟我走！」

「我不！」

洪英豪從他們的談話中巳發現劉麗娟和那個「魔鬼」男人之間的關係不太尋常，然而他更發覺她目前的處境是危險萬狀，她救了他，而她却可能被他所殺。洪英豪一念及此，就飛快地向羅美雅的屍體處滾過去。突然，劉麗娟沉叱道：「小洪！別去碰槍，否則我會殺死你！」

洪英豪簡直嚇呆了，並非吃驚於劉麗娟的威脅，而是震駭於她的想法，她究竟在打什麼的主意啊！洪英豪只得停止動作，焦急地喊道：「麗娟！妳簡直是在與虎謀皮，他是個人性喪失的魔鬼，隨時會殺死妳……」

「那是我的事！」劉麗娟的槍口仍然瞄準着洪英豪，而嘴裏却在對身邊的男人說：「快走！你等死嗎？」

「麗娟！跟我一起走！」

「不行！」劉麗娟一口回絕。「你現在想必不敢殺我了！否則，小洪就會在一秒鐘內殺死你。」

「唉！我怎會殺妳呢……」

「那就快走吧！」

「好！」他收回了他的刀，然後以哀求的語氣說：「不過，我有一個最後的請求，希望妳能答　我。」

「你說吧！」

「將妳手裏的獵槍給我，從現在開始，我勢將從事永無止境的逃亡生涯，我必須有一件武器保護自己。」

洪英豪急得大叫道：「麗娟！不能給他……」

劉麗娟也退後了一步，沉叱道：「你在打什麼主意？快走……」

「麗娟！」他語氣低迴地說：「妳永遠不會相信我，因爲我過去說過太多的謊言。殺了我吧！我寧願死在妳的手裏，我手頭若是沒有武器，我逃不出一哩路，倒不如妳開槍殺了我！」

劉麗娟神情楞住了，良久，才語氣喃喃地問道：「你要槍的目的眞的是爲了保護你自己？」

「麗娟！請相信我最後一次！」

「唉！我相信你太多次，但是每次都是謊言。現在我以生命作一次賭博吧！因爲我多麼希望你能說一句眞話啊！」劉麗娟說完之後，毫不考慮地將手裏的獵槍凌空抛了過去。

洪英豪一見大驚，連忙又向羅美雅的屍體處滾去。不過他仍然慢了一步，當他尚未伸手抓到地上的手槍之前，就巳經傳來了那個人間魔鬼的沉叱聲：「洪姓的！再動一下，我就開槍殺你！」

洪英豪用眼角餘光看去，槍口正對準自己，那並不是虛聲恫嚇。他只得乖乖地扒在地上。

劉麗娟連連揮手說：「快走吧！我保證小洪不會在你背後開槍。」

「跟我一起走！」

「我說過，我寧死也不會跟你走！」

「那麼，我就要先開槍殺死這個姓洪的，然後再殺死妳！嘿嘿！妳也許不怕死，但是一定不捨得這小子被殺，你們倆在『華富酒店』開過房間上過床，別以爲我不知道……」

劉麗娟氣得咬牙切齒地說：「你這個人難道一點信義也沒有嗎？」

「妳對我何嘗有信義？頭一次給我假鑽石，就證明妳無誠意。現在雖然拿出了眞鑽石，內中想必還有花樣，所以妳必須陪我離開這兒，然後我再放妳回來。否則我就……」

劉麗娟低吼道：「你簡直是含血噴人，第一次拿出假鑽石，是因爲我還沒有見到那卷影片……」

「別多說了！快跟我走！」

「不！我絕不會跟你走！」

洪英豪知道如再爭執下去，必將有慘劇發生，因此趁機恫嚇地說：「你別想逃掉！我那位姓方的朋友巳經佈下了天羅地網，你最好丢槍投案，法庭也許還會減輕你的罪刑……」

「住口！」對方大喝了一聲。

洪英豪冷冷地說：「信不信由你！」

「麗娟！妳眞不願意跟我走嗎？」

「我絕不會跟你走的！」劉麗娟回答得如同斬釘截鐵。同時又加重了語氣說：「你如再不走的話，方先生和警方的人就要來了！」

「魔鬼」發出一陣令人聞之心悸的冷笑。「哈哈！劉麗娟！想不到妳竟然一口拒絕得這樣乾凈俐落。現在我就先開槍殺死這個姓洪的小子！」

「慢點！」劉麗娟急得大叫。

「怎麼？捨不得他被殺吧！」

「我答應跟你走！但是你絕不能傷害他！」

「哈哈……」一陣絕滅人性的狂笑。

劉麗娟疾步向「魔鬼」走過去，她出其不意地雙手抱住了獵槍的槍管，顯然想奪下槍來。

「當心！麗娟……」洪英豪大叫一聲，同時滾過去拿着了他那把PPK。因爲他發覺獵槍的槍口抵着劉麗娟的下顎。即使「魔鬼」無心殺她，也有失手走火的可能，因此，他試圖冒險去阻止這一慘劇的發生。PPK一旦到手，洪英豪如猛添翼，「砰」地一响，射出去的子彈就貫穿了「魔鬼」的右腕。

同時間又是「轟」地一响，洪英豪所担心的慘劇終於釀成，獵槍的霰彈炸開了劉麗娟的半個頭顱。

「魔鬼」是用左手勾動的扳機，顯然他是蓄意要殺死劉麗娟的。

站在法律的立場，洪英豪應該儘量留兇手的活命，讓他接受法律的審判。因此他忍下心頭的怒火，沉叱道：「站住不要動，雙管獵槍內的兩發子彈巳經全部發射，你連自殺的機會都沒有了！更別妄想逃走！」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又是「轟」地一聲巨响，那個人間魔鬼的胸膛被炸開了一個洞，像風車似地打了幾個疾旋，栽倒在血泊之中。洪英豪楞住了，他不知道這一槍是從何處來的。

「嘭」地一响，一支獵槍摔在大廳進門處的地上，接着，開槍的人緩緩地走了進來，原來竟是那個看上去顯得衰老不堪的門房老者。老人舉着雙手，神色鎭定地說：「先生！請拘捕我吧！」

「你……你……？」洪英豪一時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我拿着獵槍躲在暗處，是爲了要保護他。」老人語氣喃喃，目光盯着「魔鬼」的屍體。「我決定不讓任何人殺害他，即使是執法的警探，也不例外……」

「你說你要保護他？」

老人道：「是的！這個家裏面所發生的任何事我都知道，可是我却裝着不知。我知他今晚要來，所以我就決定……」

「你知道他是個無惡不作的魔鬼？」

「我知道。」

「那麼，你爲什麼要保護他？」

「因爲我眼看着他從小長大。」

「可是……」

老人接口說：「可是我却殺了他。那是因爲他不該殺死夫人。夫人是個好人，只是有時候……」

洪英豪插口問道：「你可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嗎？」

老人點點頭說：「我自然知道。他們是結婚多年的夫妻。」

「什麼？」洪英豪低呼了一聲。

「我親眼看着他們辦的喜事。」

「可是劉麗娟告訴我，她的丈夫在半年之前就過世了呀？」

「有這回事，不過那是遮人耳目的事。少主人因涉嫌珠寶走私被警方追緝，所以諉稱在外埠因遊艇翻覆而斃……」

「啊！」洪英豪輕呼了一聲，有恍然大悟的感覺。

老人又接着說下去：「其實，這種說法並不能騙過警方，不過却瞞過了親友的耳目。只可惜夫人太年輕，有時候把持不住……」

「你不能怪她。」

老人唏噓地說：「我沒有怪她！」

「唉！眞想不到！」洪英豪低迴着說。良久，他才神色一正。「內中情形你該向警方說明。我可以爲你作證，你不會有罪的。」

老人搖搖頭說：「先生！那不是我的願望。」

「你希望怎樣？」

老人沒有回答他的話，却瞪大了眼睛反問道：「先生！你是警署的人嗎？」

洪英豪搖搖頭說：「不是的，我只是一個私家偵探的副手。」

老人吁了一口長氣，然後喃喃地說：「那就好辦了！……」

「有什麼需要我帮忙的嗎？」

「嗯！」老人點點頭，然後指着「魔鬼」的屍體說：「請別讓警方的人知道他的眞實身份。」

「爲什麼？」

「因他巳死過了，不能再死一次。」

「就只有這個理由嗎？」

「還有很大的理由，也就是我要殺他的理由。事實上我不殺他你也可能殺他；你不殺他法律也會將他處死是不是？」

「嗯！」洪英豪點點頭，懷着好奇的心情說：「我想聽聽你要殺他的理由。」

「我不想別人知道夫人是被她的丈夫殺的。」

「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嗎？」

老人心情沉重地說：「他們感情不好，年齡懸殊，然而他們都有強烈的自尊，所以在親友面前都裝得恩愛異常……」

「我明白了！」洪英豪接口說：「他們都巳死了，你是希望不要揭露這個秘密，讓他們那種恩愛的印象長留親友的心目中，對嗎？」

「嗯。最重要想使人的靈魂能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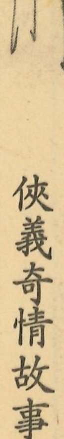
洪英豪目光盯着劉麗娟那具血肉模糊的軀體，喃喃地說：「爲了她！我是不能拒絕的。」

呆怔良久，洪英豪才想到該打電話報警，然而他剛走到電話機旁邊的時候，遠處巳响起了警車的嗚嗚聲。

他渾身疲累地倒進了沙發，閉上了眼睛，彷彿有一點淚水從眼縫中擠了出來。

他不知道是應該先爲那些愚昧的死者大哭一場？還是應該先讓自己痛痛快快地睡一覺。

（全文完）



俠義奇情故事

雙龍劫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神龍門下謝曉天，武春山，杜雲亭遵師父的遺囑到冰洞中，找到神龍門的至寶金銀雙龍劍，三人正想再去取雙龍劍譜時，武春山想獨佔爲己有，先向謝曉天偷襲刺殺，謝曉天雖將他摔下萬丈危崖，但自己也中了他的唐門劍毒，神志瘋狂，連師兄杜雲亭也打倒滾落山下，自己的毒傷，幸得唐門高手相助，治療五年才痊癒，但整整三十年對師兄的失落不明，內疚殊深，和妻子阮筠——師妹商議，她提出找秦獨秀去找尋師兄的下落，或可以找到，他武功高強，消息靈通，是刺客中的刺客，曾殺過武林高手夏侯天青、邱越、千面狐等人……

重金聘殺手　目的各不同

轎子裏傳出溫柔的聲音。「很好。」

秦獨秀目光如鷲，彷彿要看透轎簾子。「我這個人很難請。」

轎子裏的聲音連隨呼道：「春梅—」

在後面的一個侍女應聲上前，雙手捧着一個錦盒，到了秦獨秀面前，恭敬的將盒蓋打開。

盒子裏放着一張五千兩的銀票，秦獨秀目光落下，道：「廣豐號的銀票，一向值得信賴。」

轎子裏的聲音道：「這價錢秦爺認爲怎樣？」

「很不錯，却還要看殺的是什麼人。」秦獨秀冷冷的。

「我要借助的，並不是秦爺的劍。」

「那是什麼？」秦獨秀有些詫異。

「秦爺靈通的消息。」那個聲音有些無可奈何。「我要知道一個人的下落。」

秦獨秀沉聲的道：「姓秦的是一個殺手。」

「既然可以省掉氣力，秦爺又何樂而不爲？」

「說得是。」秦獨秀沉吟一下。「五千兩銀子買一個人的下落，夫人以爲值得麼？」

「那人若是太易找，當然不值得。」

秦獨秀自信的道：「只要他還是一個活人，我相信總可以替你將他找出來。」

「秦爺，拜託。」

秦獨秀終於伸手取過錦盒內的銀票，小心摺好。「那個人的姓名。」

「杜雲亭——」

秦獨秀皺眉，一會才問：「特徵？」

「秋菊——」

「是，夫人。」一個侍女應聲上前。將一個卷軸拉開，上面畫着一個年青人。

秦獨秀目光落在畫軸上，一些反應也沒有。

秋菊接將畫軸捲好，雙手奉上，秦獨秀一面接過一面道：「有姓名畫像，這好找。」

「這是他二十年前的畫像。」轎子裏的聲音非常感觸。「現在可不知變成怎樣子。」

秦獨秀一怔。「二十年——」

「人老了，容貌總難免有些變化，劍却是待上一百年也不會變的。」轎簾子隨即掀起一角，一隻纖纖素手拿着另一個畫軸伸出來。

春梅接過奉上，秦獨秀拉開一看，赫然畫着一支龍形的怪劍。「這又是……」

「他隨身會帶着一雙這樣的劍，一金，一銀。」

秦獨秀目光不離畫軸，沉默了下來，轎子裏的人接道：「我能夠提供的，只是這些。」

「足夠了。」秦獨秀將畫軸捲好。

「有什麼消息，請送到綠水湖邊，每日的清晨，春梅秋菊都會在湖邊的茶寮恭候。」

「綠水湖？」秦獨秀有些詫異，似乎省起了什麼。

「我們回去。」轎子裏的人接吩咐。

四個侍女隨即將轎子抬起來，彷彿如無物，顯然都有一身氣力，外表却是那麼纖弱。

秦獨秀當然看出她們都有一身很不錯的內功。

轎子很快在朝霧中消失，秦獨秀這才沉吟道：「奇怪，難道他們竟然是綠水湖神龍門的人？」

「神龍門名門正派，怎會找我這種殺手找人？」秦獨秀緩步踱了開去。

走不可多遠，一陣「嘿呵」聲響，打破了竹林的幽靜，秦獨秀回頭望去，只見另一頂轎子，從相反的方向抬來。

「今天好熱鬧。」秦獨秀冷笑停步。

這一次抬轎到來的是四個赤裸着上身，肌肉賁起的彪形大漢，旁邊還侍候着一個中年文士，手搖摺扇。

轎子來到了秦獨秀身前丈許，中年文士摺扇突然一合一揚，一聲：「停——」

那四個大漢很服從，也隨即停止了呼喝聲，中年文士接上前，抱扇一揖。「秦爺——」

秦獨秀目光落下一寒。「什麼人？」

「在下胡南平。」中年文士恭恭敬敬的道。

「臥虎溝的辣手書生？」

「正是在下。」

「我們有過節？」秦獨秀接問。

「沒有。」胡南平又一揖。「在下此來，是要請秦爺往臥虎溝走一趟。」扇遞處，將轎簾子挑起來，轎子內果然空無一人。

「哦？」秦獨秀難免有些詫異。

「秦爺請。」胡南平接又一揖。

秦獨秀冷冷道：「就憑閣下的一柄鐵骨摺扇？」

胡南平「刷」的將摺扇打開又合上。

「這柄摺扇絕對值不上二萬兩銀子。」

「什麼意思？」

「秦爺只要坐上這乘轎子，二萬兩銀子就屬於秦爺的了。」

「這個錢只怕不好賺。」

胡南平只是問：「秦爺意下如何？」

秦獨秀沒有說什麼，只是舉步上前，胡南平忙將簾子掀起來。

待秦獨秀坐進去，胡南平才將簾子放下，吩咐一聲：「回寨——」

一行人也就在朝霧中消失。

× × ×

臥虎溝隱藏在羣山之中，是一個天險，也所以官府一直都束手無策。

抬轎的駕輕路熟，又都是力士，走來毫不費力也似的，一直將轎子抬到忠義堂前石徑。

一條白石徑連接忠義堂，兩旁這時候各立着一行黑衣人高舉火把，懷抱長刀。

經已是黑夜，火把都照耀得光如白晝，刀光在火光照耀下也份外奪目。

轎夫將轎子在徑口停下，左右退下，一會，轎子裏才傳出秦獨秀的聲音：「到了？」

「到了——」胡南平將轎子掀高，摺扇一引。「秦爺，請——」

秦獨秀欠身走出，腰身標槍般挺直，顧盼生威。

胡南平摺扇引向兩列黑衣人當中，又一聲：「這邊請——」

秦獨秀若無其事的步上石徑，在那兩列黑衣人當中走過，看也不看一眼那些黑衣人。

過石徑，上石階，進入忠義堂，秦獨秀在堂中停下脚步，目光落在堂上那個坐在獸皮椅上的錦衣幪面人身上。

錦衣是最名貴的織錦，幪面的頭巾亦是，籠罩着整個頭，只露出一雙眼睛。

錦衣人目光灼灼，亦是落在秦獨秀身上，端坐不動。

胡南平上前三步，朝錦衣人一揖。「稟寨主，秦爺已請到。」

「好——」錦衣人語聲森沉，「接擺手。「秦爺，請坐。」

胡南平急引秦獨秀向一張椅子，秦獨秀坐下，目光轉向胡南平。「江湖上傳言，臥虎溝寨主乃是閣下。」

胡南平陰笑。「秦爺也相信傳言。」

「秦某一向只相信事實。」秦獨秀的語聲亦陰沉起來。

胡南平只是陰笑，秦獨秀目光轉回錦衣人。「高姓大名？」

錦衣人道：「據知秦爺一向只認錢，不認人。」

「不錯。」秦獨秀乾笑。

錦衣人接說道：「我想請秦爺殺一個人。」

「二萬兩銀子？」

「秦爺不是已同意？」

「這個價錢聽來的確很誘人。」秦獨秀冷然一笑。

錦衣人雙掌隨即一拍，一個賬房裝束

的中年人手捧一個錦盒從堂後轉出，走到秦獨秀面前，雙手捧着盒子呈上，跪倒。

秦獨秀抬手一擺，胡南平會意，急步上前，摺扇反插領後，接將錦盒打開。

錦盒內果然放着一張銀票，秦獨秀手再揚，銀票從盒中飄出，落在他手內，目光一落一聲冷笑。「一萬両？」

錦衣人接道：「是訂金，其餘一萬両，什麼時候你將人頭送到來，什麼時候拿走。」

「好。」秦獨秀接問道：「你要殺的是……」

「杜雲亭！」

秦獨秀一聽一怔，錦衣人接道：「有關這個人的資料，相信已無須我提供。」

「你知道多少？」秦獨秀反問。

「不太多，也不少。」錦衣人緩緩站起身子，秦獨秀終於留意到他腰間圍着一條玉帶，上嵌一雙白玉彫成的鯉魚。

錦衣人接道：「南平，替我送客。」

「秦爺，請——」胡南平隨即向秦獨秀一揖。

秦獨秀悠然摺好銀票，轉身往外走，也不再看錦衣人一眼。

× × ×

回到家已經是第二天清早，秦獨秀並不着急，沐浴更衣，才着人找來劍奴。

兩卷畫軸都已在桌上攤開，秦獨秀手指畫着杜雲亭的一張，道：「先看這個杜雲亭的畫像。」

劍奴目光落在畫像上，看得很仔細，秦獨秀負手走到劍奴對面，道：「你過目不忘，江湖上成名的人物十九都認識，可曾見過這個人？」

劍奴搖頭，秦獨秀又道：「這是二十年前的畫像，現在當然多少有些改變。」

劍奴點頭道：「也只是有些，當然毀容破相之類是例外，奴才却是從來沒有見過這上下模樣的人。」

秦獨秀道：「臥虎溝，還有神龍門的人都在重金找他。」

劍奴露出詫異的神色，秦獨秀接道：「臥虎溝雄霸一方，神龍門名動天下。」

「所以這人絕不會是一個普通人。」

「道理就是這樣簡單。」

秦獨秀沉聲說道：「我要你將他找出來。」

劍奴應聲：「奴才知道。」

秦獨秀脚步繼續移動，劍奴不覺亦動，移到劍圖的前面。

「他用的是一支這樣子的劍。」秦獨秀接問：「是不是有些怪？」

劍奴目光落下，雙手接將畫面撥平了一些。「這柄劍與一般有異，只怕大有來頭。」

「有印象？」秦獨秀追問。

「沒有。」劍奴回答得很快。

「天下有名的鑄劍師據說都齊集在劍街。」

「這是事實。」

「劍縱非他們所鑄，也許亦能够提供一些綫索。」

「奴才這就去打聽。」劍奴一揖到地，轉身便要離開。

「帶在身上。」秦獨秀袖一拂，兩卷畫軸疾捲了起來。

劍奴忙上前接過畫軸。

× × ×

劍街名副其實是一條賣劍的街道，兩旁十九都是賣劍的店子，掛滿了各種形式的劍。

大部份店子都有爐火，表示劍都是自己的店子鑄出來，但對鑄劍有認識的人都不難分得出是眞是假，當然，即使有鑄劍的設備，未必就等於一定能够鑄出好的劍，這只是種招徠的手法，也只能騙騙一般買劍的人。

有些人買劍只是做裝飾，只要劍外表美觀便已經滿足，眞正用劍的人並不難分出一柄劍的好壞。

這好壞的層次當然又要高手才能够分辨得出，眞正的用劍高手也當然不多。

江湖上的朋友大多數到來這裏買劍，也有特別指定訂做，所以平日都非常熱鬧。劍奴當然是這裏的熟客，也沒有人比他買劍買得更多的了，所以一出現，每一間店子都爭着招呼。

這一次劍奴却只是拿出畫軸要他們辨認，每一個辨認的人都搖頭。

劍街也有偏僻的一角，那裏還有一座小小的店子，門前一塊破舊的招牌寫着「杜記老店」四個字，毫不起眼。

劍奴最後走了進去。

店堂相當狹窄，堆滿什物，牆上掛着十多柄鑄好了的劍。

磚爐前面一座很大的風箱，一個青年正在拉着，磚爐風箱都比一般的高，青年要拉動風箱只能够站着。

風箱那柄可以伸縮的推桿也比一般的長，每一次拉出來，青年都必須倒退兩步，推回去的時候也當然要踏前兩步。

風箱一推動，爐火立即火舌疾揚，映得青年一張臉通紅，也早已汗珠滿佈。

一個中年人站在爐邊的砧前，正在爐中鉗出一柄劍的胚，放在砧上，以一柄小鐵鎚輕輕的敲着。

待劍胚拿出來，青年才將手停下，拿起一塊汗巾，將汗珠抹去。

劍奴也就在這時候走進來，青年一見顯得很興奮，迎上前。「劍奴，你又替秦獨秀買劍來了。」

中年人搖頭，道：「燕北，你怎能够這樣稱呼客人？」

劍奴笑笑道：「不要緊，反正人人都知道我是秦獨秀的劍奴。」

中年人反而閉上了嘴巴，自顧打劍。

燕北看看中年人，再問劍奴：「上一次你買的劍……」

劍奴道：「只剩下一柄了。」

「那是說，秦獨秀要殺的人都無一倖免？」燕北看來更興奮。

劍奴點頭。「不錯。」

燕北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又吐出。「秦獨秀眞的可以稱得上天下第一殺手了。」

劍奴道：「這種工作到目前爲止，的確沒有人比他做得更好……」

燕北凝神傾聽，中年人即時將劍胚放回爐內，一聲：「火！」

燕北忙退回原位拉動風箱，一面道：「新鑄的劍都在牆上，你自己揀好了。」

「不用揀。」劍奴隨便取下一柄劍，轉向中年人。「這些劍外表雖然不怎樣美

觀，但沒有一柄不是好劍，不是其他店子只重外表裝飾的可比，老杜，你鑄的劍就像你的人一樣。」

老杜一怔，但神態隨即回復正常。「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鑄劍師。」

劍奴道：「我知道你不是。」

老杜閉上嘴巴，劍奴接道：「你經驗够，見識廣，有一件事情，要向你打聽一下。」

老杜冷冷的瞟着劍奴，偏佈皺紋的臉上一些表情也沒有。

劍奴一放下劍，從腰間的布囊取出一卷畫軸，攤開。「老杜，你可曾見過一柄這樣的劍？」

畫上畫的是一柄龍形劍。

老杜淡然瞟一眼，瞳孔突然暴縮，眼角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劍奴沒有在意，將畫移近。

老杜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情緒穩定下來，看看畫，若無其事的道：「這柄劍的外形很奇怪。」

「可不是。」劍奴又將畫軸移近了一些。

老杜不覺雙手接下，目光凝結在畫上，劍奴終於在意，看着畫，看着老杜。

老杜突然省覺，目光從畫上移開，轉向劍奴，訥訥地道：「這幅畫……畫得很不錯。」

劍奴試探地問：「老杜，你可曾見過什麼人鑄過一柄這樣子的劍？」

老杜立即搖頭。「沒有。」接將畫軸交還劍奴。

劍奴歎息道：「要找這柄劍的主人實在不容易。」

老杜脫口問道：「是誰要找他？秦獨秀？」

劍奴點頭，想想，目注老杜又問：「你們與江湖人時常有接觸，可知道有一個叫做杜雲亭的人？」

老杜雙眉深鎖，似在思索着什麼，一會，搖搖頭。

劍奴接道：「這個人很值錢，」一笑又道：「越值錢的人通常都越難找。」

老杜沙啞着聲音問：「是誰重金要買他的命？」

這句話出口他似乎發覺有些不妥，乾咳一聲，才接着道：「那當然是他的仇家了。」

「當然。」劍奴一聳肩膀。

燕北一旁插口道：「秦獨秀要殺的人，一定會有辦法找到的。」

老杜目光一轉，皺眉，劍奴目光亦落在燕北面上，道：「到目前爲止，的確還沒有失敗過一次。」

燕北又露出羡慕之色，劍奴一面捲好畫軸，一面道：「這一次也許會例外。」

燕北詫異道：「怎會的？」

劍奴道：「他找的是一個已經失踪了二十年的人。」

燕北「哦」一聲。「這的確不容易找了。」

「還是要找的。」劍奴接從牆上取下另一柄劍，與方才的一柄合在一起。「給我這兩柄，怎樣算？」

燕北應聲道：「老主顧，當然是老價錢。」

劍奴打了個「哈哈」，轉向老杜。「你這個徒弟實在很不錯。」

老杜淡然一笑，劍奴也沒有再多說什麼，付過錢，捧着劍離開。

老杜目送他消失，若有所思，燕北突然叫起來：「義父！」

老杜一驚，霍地回頭，燕北接呼道：「劍胚再不拿起來，要給燒壞的了。」

老杜忙將劍胚鉗起，劍胚已變形，他皺眉一歎將之投進水中，立時一陣異响，冒起了一股白烟。

「天意。」老杜看看，搖頭。

× × ×

相隔二十年，人當然會有很大的變動，冰洞却沒有，仍然是二十年前一樣。

最低限度，謝曉天便有這種感覺，他看來很感慨，在洞口呆了好一會才舉步走進去。

是正午，冰洞給人的仍然是森寒的感覺。

謝曉天並沒有像當年那樣穿上那麼多衣服，他的內力比當年何止强上二十倍，只是一雙手很自然的按在腰帶上。

在他的腰帶上束着一條玉帶，玉帶上嵌着一雙白玉鯉魚，栩栩如生，那是他的家傳寶物，雖然說不上價值連城，却已傳了接近百載。

這雙白玉鯉魚與臥虎溝寨主那個錦衣人腰間的很相似，其間都是不知道是否有什麼關係。

他一面打量着周圍，一面走向那個石鼎。

石鼎又已懸滿了冰條，與當年他們進來的時候並無分別，再冰封之後顯然再沒有給移動過。

謝曉天繞着石鼎走了一圈，走向密室那邊，密室的門經已又給冰封，變成了冰壁，完全看不到有門的痕跡。

謝曉天陷入沉思中。

× × ×

黃昏。

老杜在杜記老店中對着爐火發呆，燕北則在用一柄木柄甚粗的鏟子在鏟煤，不時偷望老杜，老杜却始終沒有在意。

燕北到底忍不住，停下抹汗，一面問：「義父，你在想什麼？」

老杜的反應顯得頗遲疑，一會才應道：「沒什麼。」

燕北試探道：「劍奴來過之後，你便這樣子，義父，你也是姓杜，那個杜雲亭是不是跟你有什麼關係？」

老杜有些震驚的叱道：「做你自己的，少管閒事！」

燕北舉起鏟子又放下。「義父，你會不會使劍？」

老杜的目光漸寒。「我只會鑄劍！」

燕北懇切的道：「我想學劍。」

老杜面寒如水，不作聲，燕北苦笑，用力鏟着煤。

看看老杜突然冷冷道：「鏟子插深一點，鏟起來的煤才多！」

燕北應聲將鏟子用力插進去，忽又道：「我想學劍。」

老杜冷應道：「學劍做殺手？」

燕北喜悅地答道：「就像秦獨秀，那會賺很多的錢。」

「沒有命，有錢也沒有用。」

「可是……」

老杜冷笑道：「任何一個殺手都會有失手的一天，一失手便會被殺。」

「那秦獨秀——」

「也不會例外！」老杜斬釘截鐵的，隨即站起來，往內走，到門口略停又道：「鏟完了煤到後院整理鐵枝免得生銹。」

「知道了！」燕北用力的再將鏟子插進煤塊中，神情顯得有些不快。

老杜沒有再理會他，在門後消失不見，燕北看一眼，一面鏟煤一面忍不住又嘟喃道：「拉風箱，打鐵，鏟煤，整理鐵枝，我要學劍。」

據說，劍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魅力，一個整天對着劍的年青人若是不喜歡學劍，那除非是白痴。

× × ×

杜記老店的後院不很大，堆着一堆鐵枝，每根都是成扁方形，長約四尺。

在鐵枝旁邊是一缸油，前面則是一道石牆，之上有不少圓洞。

燕北走到鐵枝旁邊，拿起了一根鐵枝，放進油中，然後將鐵枝插進牆上的圓洞中。

插了四支，燕北忍不住手執一根鐵枝當劍揮舞，神情充滿了憧憬。

也就在他揮舞得興高采烈之際，突然「噹」地一聲，一柄大鐵鎚橫裏擊來，正擊在那根鐵枝上。

燕北已抓得很穩，却是受不住那一擊，給那一鎚打得脫手飛出去。

燕北驚訝的回頭望去，只見老杜手執大鐵鎚站在一旁，面容異常的峻冷。

燕北脫口道：「義父，你……」

老杜冷截道：「你在幹什麼？」

燕北囁嚅道：「我……我自己是一個殺手，正在鍊劍。」

「殺手？」老杜一張臉鐵青色。

「就像秦獨秀。」

「沒出息！」老杜一巴掌摑去。

燕北給打得怔住，老杜接喝道：「殺手是下三濫，你怎麼不希望自己能够變成一個劍客？」

他的語聲已因爲憤怒顫動起來。

燕北怔了一怔，叫出來：「對，做劍客！」不由自主的又拿起了一根鐵枝。

老杜鐵棒突揮，只一鎚又將燕北的鐵枝砸飛。

「沒用！」老杜冷笑。

「我是沒有防備。」

「好，你再來！」

燕北拿起了另一根鐵枝，當劍指着老杜，眼睛又盯得穩穩的，老杜又是一鐵鎚便將之砸飛。

老杜接笑道：「說你沒用就是沒用，連鐵枝都握不穩，練什麼劍，做什麼劍客？」一頓厲喝道：「還不快點將鐵枝拾起來抹乾淨，插到牆上去？」

燕北呆看着空着的雙手，十指伸屈，愕然中又有一種不知所措的怒意。

老杜沒有多說，轉身離開。

燕北突呼道：「等一等。」

老杜回頭，只見燕北緊握另一根鐵衝前來，他冷笑，隨便的鐵鎚一揮，又將之砸飛。

燕北回身又抄起了另一根鐵枝，才握穩，老杜已欺近來又是一鎚便將之砸飛。

燕北雙手已被震的很痛，但神情更倔强，又拿起了一根鐵枝，緊緊握着。

老杜看也懶得多看一眼，鐵鎚一揮，燕北手中鐵枝便又被砸飛，雙手虎口也被震裂，流出血來。

燕北再拿鐵枝，一根又一根，每一根都被老杜鐵鎚砸飛，都落在院子一角，越積越多，片刻已變成了一堆。

× × ×

第二天清晨，燕北仍然回到店堂，一雙手又紅又腫，幾乎握不住風箱的柄。

老杜若無其事，細看了劍胚一會，將劍胚放進爐中，喝一聲：「火——」

燕北咬緊牙齦，用力握着風箱的柄推拉起來，一下緊接一下。

汗珠不住從他的額上淌下，也不知是因爲爐火的酷熱還是雙手的疼痛，却不發一聲。

火焰不住的起伏，爐中的劍胚漸漸變成紅色，老杜終於喝止，將劍胚以鉗子挾出爐外，目光及處，神情肅穆中帶着喜悅，隨即放在砧上，擧起鐵鎚，小心翼翼的敲打起來。

燕北也這才鬆開着風箱柄的雙手，吁了口氣，交替揉着，不發一聲。

× × ×

又是入夜，燕北一個人躲在院子裏，將那些鐵枝一根根浸進油中，再取出插進牆上的洞裏，有時一插即成，有時要插很多次。

他的一雙手仍然又紅又腫，濕遍油變得非常滑潤，有時甚至連鐵枝也握不穩。

一直以來，老杜都是强迫他這樣做，到底是否學做一個鑄劍師必須學這種伎倆還是怎樣，老杜從來都沒有解釋。

這無疑非常乏味，燕北却已經習慣，只是因爲雙手的紅腫，再加上想起昨夜的遭遇，難免有些不舒服。

老杜拖着鐵鎚走來，冷冷的盯着燕北，毫無表情。

燕北回頭一瞥，脫口道：「我一定要做一個劍客。」

老杜不作聲，只是盯着燕北。

燕北接道：「我一定要做，一定會成功。」

老杜冷笑道：「連鐵枝也抓不穩，做什麼？」語聲一落，轉身走了出去。

「總有一天你的鐵鎚打不脫我手中的鐵枝，到時候看你又怎樣。」燕北目送老杜的背影消失，緊咬牙齦，恨恨的一揮手上的鐵枝。

這一天又什麼時候才降臨。

× × ×

與之同時，秦獨秀正在院子裏試劍奴買來的劍。

閒着沒事的時候他就會練劍，樂此不倦，所以他的身手始終都能够保持靈活輕巧。

他拔劍出劍，簡直有如閃電般，劍光一閃，面對他的那個稻草人便身首異處，一個稻草頭飛出了三丈外。

朝霧未散，秦獨秀身形接起飛入朝霧中，放在那兒的另一個稻草人亦在他飛過同時斬下頭來，一顆草人頭飛上了半空。

草人頭還未落下，秦獨秀已飛回，劍脊同時抵在眉心上。

劍鋒晶瑩，秦獨秀的目光亦有如閃電一閃，突然問：「事情打聽得怎樣了？」

劍奴從秦獨秀背後一株樹後轉出來應道：「我已經問過劍街所有的鑄劍師。」

秦獨秀沒有回頭接問：「怎樣說？」

「俱都說不認識杜雲亭這個人。」

「也沒有見過那樣的一支劍？」

「沒有，只是……」劍奴欲言又止。

「說下去——」秦獨秀眉宇一皺。

「其中的一個鑄劍師傅對於那個畫着劍的卷軸好像特別感興趣。」

「他姓什麼？」

「姓杜，店子叫做『杜家老店』。」

「杜雲亭的那個杜姓？」

「不錯。」劍奴接道：「奴才已經打聽過，却沒有人知道他叫做杜什麼，一般都是稱呼他老杜。」

「老杜？」秦獨秀冷笑。「杜雲亭現在是不是也已够老？叫得老杜？」

劍奴道：「看他並不像懂得武功。」

秦獨秀又是一聲冷笑。「你也懂得看人？」

「奴才不懂。」劍奴垂下頭去。

秦獨秀緩緩轉過身子。「也許我應該到劍街走一趟。」

× × ×

劍街一如往日般熱鬧。

秦獨秀一路走來，一面道：「劍街果然名不虛傳，眞的有那麼多的劍舖。」

他是第一次到劍街，一直以來，都有劍奴替他打點，用不着他來買劍。

「可不是。」劍奴漫應，苦笑一下。

秦獨秀接道：「這麼俗氣的地方，鑄的劍又怎會有靈氣。難怪你就是買不到較合我意的好劍。」

三個江湖人正從旁邊一間劍舖走出來，其中一個手中拿着一柄裝璜非常華麗的劍，看來剛買下，聽得秦獨秀那麼說，目光都落在他面上。

其中一個隨即道：「居然有人說劍街沒有好劍，張兄，看你買的劍眞是多麼華麗。」

姓張的聞言哈哈一笑，將劍拔出半尺，瞟一眼秦獨秀。「老錢你以爲每個人都有我這種眼光，睜眼瞎子可是多得很。」

老錢目光落在劍鋒上，豎起大姆指。「張兄非獨眼光獨到，劍術也是非凡，我以爲張兄應該去一戰秦獨秀，老趙，你說是不是？」

老趙接嚷道：「當然，就是這柄劍已足以將他壓下去，我說老張，秦獨秀只怕也沒有用過這麼好的劍。」

姓張的一聲冷笑。「秦獨秀只是一個殺手，我可是一個劍客，要挑戰，也去挑戰神龍門的神劍謝曉天。」

老趙老錢齊聲道：「對，對——」

看他們的態度，姓張的還是他們的頭兒。三人也就大模斯樣的從秦獨秀劍奴身旁走過，劍奴不由緊張的看着秦獨秀。

秦獨秀冷冷的嘟喃道：「年青人……」

劍奴忙接道：「那個姓張的手中那柄劍看來還不錯，大爺要不要進去看看？」

「也好。」秦獨秀微頷首轉身擧步。

× × ×

店子與賣的劍一樣華麗，秦獨秀才進去，茶水便奉上，老闆還親自上前招呼。

人看衣裝，他當然看得出秦獨秀的富有，是一個買得起貴劍的客人。劍奴隨即道：「方才那個年青人買的劍很不錯。」

老闆立即道：「還有更好的。」一臉笑緊接堆上，頗爲自豪的。「我們這周正記是劍街最有名的了。」

秦獨秀淡然應一聲：「是麼。」

老闆忙打開一個看來極名貴的匣子，將一柄嵌滿寶石，看來也是很名貴的劍捧出來，拉開了半截，道：「大爺，你看這柄劍，是我們店裏的師傅近年來精心打造的好劍之中最好的一柄，劍柄還特別選用柳州木……」

秦獨秀淡然一笑。「柳州木不是用來做棺材的？」

老闆一怔。「哎，大爺……」

秦獨秀往劍上望一眼，負手走了出去，劍奴慌忙跟在他後面。

老闆怔怔的看着，喃喃地道：「不識貨——」

再看過三間店子走在街上，秦獨秀終於露出一臉的不屑之色。

劍奴緊緊相隨，不敢作聲，跟隨秦獨秀這麼多年，那還不知道秦獨秀的性格。

「枉稱劍街，賣的全都是不中用的玩意。」秦獨秀終於說出了心中話。

「是——」劍奴也是由衷的回答。

「那裏可以歇歇，吃點東西？」

「前面轉角一間酒樓，東西不錯。」

「是眞的不錯才好。」秦獨秀冷笑。

（未完・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谷晴風爲解救三刀帮分舵不受統一盟的人殺戮，將他們打退，統一盟的盟主來到，說陰天晴是盟裏的人，要他歸附，谷晴風不置可否，只好跟盟主去見他的情侶，麥青青勸止無效，自己折回巫山，希望谷晴風再來找她，因飢餓而暈倒，跌落山下，被師伯龍三——風從龍救起在藥船上，又遇幪面賊刦船，龍三領着船員抗擊，麥青青也參加戰鬥，龍三喊出梅花劍法口訣叫她迎敵，將幪面賊殺退，知道他們是飛魚莊的人，因莊主被統一盟勒索巨欵，衆人瞞莊主出來幹一票，欲解莊主之難。麥青青此時才知龍三是自己師伯，便將師父的情況告知……

新派武俠 中篇連載

劍斷情未斷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太白樓會議 統一盟偷襲

嘯聲未遏，那道人影已杳，可是麥青青已認出他是「中原大俠」劍魂堡堡主齊雲燕！

麥青青心頭大急，脫口叫道：「快泊岸！」她連叫三遍，同時衝上甲板。

船上的男人們，因她昨夜的表現，對她印象大改，幾個人齊聲問道：「姑娘有什麽事？」

麥青青問道：「船能不能在這附近泊岸？」

船夫看了一下，道：「只怕這裏水淺，踏板不夠長！」

「離岸二丈左右便行！」

船夫道：「咱們試試！」招呼手下收帆下錨。風從龍聞聲自前艙出來，問道：「青青，發生了什麽事？」

麥青青微微一怔，期期艾艾地道：「我要上岸！」

風從龍訝然道：「上岸作甚？你也得等師伯把草藥賣了再說！」

「不是不是……剛才『中原大俠』齊雲燕在岸上經過……」

「就是那個發嘯聲的漢子？你認識他麽？」

麥青青腦海內靈光一閃，點點頭，道：「他嘯聲這般急，一定是發生了什麽危險，師伯，咱們快上岸看看！」

「好吧！」風從龍抄起一把刀，道：「你也把劍帶上吧！」

船慢慢靠岸，麥青青道：「師伯，你上岸後也該買柄劍使用！」

風從龍笑道：「師伯的劍就在你腰上，要買的是你！你也該找把趁手的！」

麥青青赧然一笑，風從龍拉着麥青青的衣袖，喝道：「起！」身子騰空而起，雙雙越過二丈餘的江面！

到了岸上，齊雲燕已不知去向，麥青青仍不心息，舉足欲奔，却讓風從龍伸臂擱住。「青青，你作甚？齊雲燕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你如何追？」

「他向前行，咱們一定找得到他！」

「算了！就算他有危險，咱們現在趕去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何況以他的武功，還有誰能殺得了他？」

「統一盟……他們人多勢衆！」

「他們若果人多勢衆，咱們兩個去了也無濟於事！」

麥青青怎敢說出自己的心事，只有默默跟風從龍回船，心神恍惚之下，幾乎跌落江中。

船再度向水航行，麥青青不時推窗向岸上瞻望，可惜看不到她想看的人，風從龍有空時來找她聊天，他東拉西扯滔滔不絕，但每逢要提及妻子時，神態便大不自然，麥青青心情不好，也不想跟他多聊，倒是風從龍見她茶飯不思，厭厭欲眠，瞧出有點不對，關心地問道：「青青，你是不是病了，待師伯抓一帖藥給你服食！」

麥青青忙道：「誰說我病……師伯，咱們船在什麽時候才能到達襄陽？」

「大概明日黃昏吧！」風從龍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問：「青青，你還未答復師伯，那次你爲何會自山上跌下來？」

麥青青一聽，眼圈兒又紅了，風從龍怕她又再哭，忙搖手道：「莫哭莫哭，師伯不問就是！」

麥青青赧然一笑，道：「以後再告訴你！」

風從龍心中忖道：「阿蕙怎地把這個小丫頭調敎得這般古裏古怪的，叫人摸不着頭腦！」心念至此，道：「你歇一下吧，師伯去看看他們！」

麥青青迷迷糊糊睡了一陣，醒來時，月已斜掛在半空，她見月亮如圓盤一般，幽幽地道：「七夕……唉，如今已是十五了！」

「丫頭，你在叨唸什麽？」

麥青青吃了一驚，轉過頭去，這才發覺風從龍坐在她背後，憐愛地道：「孩子，我替你留了一份飯菜，剛溫好，你趁熱吃吧！」

麥青青不敢仰視，聲如蚊吶地道：「師伯，你吃了沒有？」

「我吃了，你快吃吧！吃了之後，師伯有一件事要你辦！」

麥青青微微一怔，問道：「師伯有什麽事？」

「快吃快吃！」風從龍伸手到腰上一摸，隨即發出一道無聲的笑。

麥青青道：「師伯，船泊岸了，剛才你沒叫人上岸買烟杆？」

風從龍搖手道：「別提了，師伯不喜歡抽……」

麥青青笑道：「師伯不誠實，怎作人長輩！」

風從龍堆下笑容，道：「你師父知道了會不高興！」

麥青青叫了起來：「原來師伯怕師父的！」

「什麽怕？」風從龍認眞地道：「我是看她苦了這三十多年，不想讓她失望而已！」

麥青青不敢再逗他，匆匆吃飽，風從龍即道：「青青，師伯把東西收拾一下，等下再來考驗你的功夫！」言畢拿起食盤出去。

過了一柱香工夫，風從龍探頭入艙。「青青，他們都睡了，出來！」

麥青青提劍走出甲板，只見風從龍神色嚴厲，與平時大不相同。「青青，你把你所學到的，一點一滴都給我倒出來！聽見沒有？」

麥青青心頭一懍，連忙行禮道：「姪女資質低劣，師父所授學不到幾成，請師伯多多指敎！」

風從龍說道：「使得不好，我自會作聲！」

麥青青輕輕吸了一口氣，立了一個門戶，然後把「梅花劍法」一招一式使將起來。使了劍法，又使了一套小巧的近身空手搏鬬術，接着是拳、掌，最後才是發鏢手法。

船上無鏢，麥青青下山時，梅花姥姥丁蕙又怕會替她惹來麻煩，因此不許她帶鏢下山，是以麥青青拾了幾塊小石頭，權充梅花鏢打出，每手五枚，作梅花狀，風從龍看了幾眼，搖頭道：「這發鏢手法實在太差勁！幸好劍法還馬馬虎虎！」

「請師伯指敎！」

「上了岸之後，先去打一批梅花鏢，在路上再慢慢敎你！這梅花鏢是本門絕技之一，連四川唐門弟子對本門這項絕技，都推崇備至，你師父爲何不嚴加督促你練習？」

「師父有敎我，只是姪女又懶又蠢而已！」

風從龍輕哼了一聲。「她這一次，一向都大大不如老夫！嗯，你所學的便只這些？」

「是的，點滴不漏！」

風從龍沉吟道：「除非你師父藏私，否則……」

麥青青忙問：「否則什麼？」

「這三十多年來，她在武學上毫無創新之處！」

麥青青問道：「師伯一定自創了不少新招！」

風從龍長嘆一聲，抬頭望着天上的星月，喃喃地說道：「這些年來，我已當自己是個不懂武功的人，又怎會把心血放在武學上？當年我與你師父在一起時，為了壓倒對方，爭強好勝，每因武學上的疑難，而苦苦思索，以至茶飯不思……唉，人眞是奇怪，待得經驗豐富了，反而索然沒趣……」

麥青青道：「那是因為你們分開！」

風從龍點點頭，道：「不錯……我該不該去見她？」

麥青青吃了一驚，道：「這自是應該之至！」

「但我怕見到她又會爭吵……唉，眞是矛盾！見不到她，覺得什麼也沒趣，相敘時又爭執不休，各不相讓！唉，這種事到底是幸福還是痛苦？」

麥青青大有感觸，也抬頭望着天上的星月，喃喃地道：「這種事是幸福還是痛苦？誰知道？也許月宮嫦娥才知道！」

風從龍吸了一口氣。「月裏嫦娥一人獨活，忍受無止境的寂寞與孤單，她自己也在痛苦深淵中！」

麥青青嬌軀一震，她只覺得自己在這剎那間，好像懂了很多事，又像很多事都糊塗起來！

風從龍突然在麥青青的眸子內，發現了她的秘密。「原來這妮子也有感情上的麻煩，看來她正在漩渦中！只不知那男的是誰！」他很想問她，但又難以啓齒。

良久，他才想到一個試探的辦法。「青青，你下山之後，可有結交到什麼要好的朋友麼？」

麥青青的粉臉一紅，連連搖頭，風從龍嘆了一口氣。「夜深了，你練武也累了，早點休息吧！」

「師伯，我要吹風，你先去休息一下吧！」

風從龍去後，麥青青躺在甲板上，望着天上的星星，一直至月墜星淡才迷迷糊糊入睡。

× × ×

次日日落之前，船果然已停泊在襄陽城外。由於天色已晚，風從龍決定第二天早上才找買主來着貨，因此，這晚乃決定在船上過夜。

睡至半夜，麥青青忽被一陣涼風吹醒。却原來窗子被江風吹開，麥青青探頭遠望，只見襄陽城伏在黑暗中，闌珊的燈火一閃一閃的，就像是天上的星星！

她心頭一動，忖道：「我何不到城內去看看？反正師伯料已入睡，也不虞被他知道！」

麥青青想至此，立即結束一下衣物，提了長劍，悄悄躍上岸！她尋路入城，但見守城兵士來回巡弋，幸而麥青青輕功頗為了得，避過耳目，潛入城內。

襄陽地處要咽，人口也不少，但並不很繁華，只有那兩三間歌樓妓院仍有燈光透出，長街一片寂靜。

麥青青有點興緻索然，要回船也不甘心，是以仍在街上徘徊。穿過一條小巷，來至另一條大街，只見一間樓宇佔地頗大，有上下兩層，樓上燈光通明，樓外人影綽綽，麥青青不知就裏，不敢貿貿然走過去，匿在暗處偷窺。

只見樓外掛着一塊牌匾，借着燈光一望，上面三個金漆大字：太白樓！

天下酒樓飲肆改太白為名者，比比皆是，不同的老闆，不同的地方，水平也參差不齊，但這也有一個好處，起碼人人一望招牌便知道是什麼地方。

「現在已快三更，還有誰在此讌客？」麥青青此念剛起，又為自己所否定了，若是宴客，為何樓下黑燈暗火的，門外的那些漢子是作甚的？」

她江湖經驗太淺，無法由此推出眞相，看了一陣，看不到什麼瞄頭，便悄悄後退，準備回船。

就在此刻，門外的漢子一齊喝道：「什麼人？滾出來！」

麥青青吃了一驚，無暇細思便急忙後退！初秋的晚上，夜風頗大，她又退得急，只吹得衣袂獵獵作响！那幾個漢子「嗆啷」一聲，抽出兵器分出幾個人來，向這邊迫過來。

麥青青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展開輕功往來路奔回去，那三個漢子在後急追。

「相好的，乖乖給咱們站着！」

麥青青那裏肯聽？放足而逃。不料那三個漢子的武功甚是不弱，加上麥青青不諳地形，不一忽，便被他們追上，立時散開把她圍住！

一個劍眉鳳眼，年近三十的漢子看了麥青青一眼，微微一怔，喃喃道：「是個雌兒！」

旁邊一個厚嘴唇的壯漢道：「樊兄何必管她是什麼人，好歹抓她回去，否則咱們如何向上面交代！」

那姓樊的漢子道：「姑娘夤夜來訪，必有企圖，如今既然行踪敗露，就請姑娘跟咱們三個去見堡主，省得動刀動槍！」他說來雖然客氣，但眉宇間自然有一股威勢，令人心生畏懼。

麥青青囁嚅地道：「你們誤會了，我只是無意中在那裏經過而已，那是有什麼企圖？」

姓樊的抱拳道：「姑娘有話請對敝上說去，若是誤會自有冰釋之期！請！」

麥青青不覺大怒，頓足道：「你們分明是恃強淩弱！」

那厚嘴唇的壯漢掣出一柄潑風刀，喝道：「是又如何，識相的便跟咱們回去，否則要你好看！」

姓樊的道：「姑娘請！」

另一個身裁如同竹竿的漢子說道：「樊兄無需跟她多費唇舌，速速回去復命為要！」

厚嘴唇的道：「楊三哥說得有理，免得等下又有強敵至，咱們分身無術！」他說罷潑風刀便是一翻，斜砍麥青青香肩！

麥青青此刻仍是男子裝束，只是她沒有化粧，一望便知是個女子，而且身份已被叫破，也不再偽裝，咬牙道：「姑娘便看你有多橫！」長劍斜挑一招，「瘦梅橫窗」，把潑風刀格開，手腕隨之一翻，沿刀刃滑開，急斬壯漢的手臂！

這一招「折梅插瓶」使來恰到好處，那壯漢料不到她年紀輕輕劍法便如此了得，一時大意沒法閃避得開！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道白光流星曳空，斜飛而來，「錚」的一聲，便把麥青青的劍彈開！

麥青青抬頭一望，却原來是那個姓樊的抽劍替他解圍。「尤兄請退，讓小弟收拾她！」

姓樊的說罷長劍翻處，連攻三招！麥青青不敢怠慢，連接三招，也還了三劍！

姓樊的長笑一聲：「果然有點門道，難怪敢來踩道！」他輕吸一口氣，一柄長劍化作兩枝，又還了六劍！

麥青青咬牙招架，對方攻了六劍之後，趁其新招未生之機，立時還了一招「梅花三弄」！

一招三式，劍尖泛起三朵梅花似的劍芒，把姓樊的胸膛籠住！

那漢子冷笑一聲。「可惜誤入岐途，令人遺憾！要想勝得了我，再過幾年吧！」他話未說畢，不但把麥青青認為得意的招式破去，而且左四右五，攻了九劍！

這九劍一招緊似一招，劍光匹練似的直繞着麥青青的嬌軀轉！

麥青青幾曾見過如斯凶狠的劍法？芳心一亂，有點手足無措，好不容易擋了九劍，正想喘一口氣，不料第十劍又翩然而至！

麥青青激退蹲身，只聞「嗤」的一聲，頭上的束髮方巾已被割掉，帶着一撮斷髮飄下，秀髮如瀑布似的瀉下！晚風中秀髮飄香，姓樊的心頭一蕩，不忍下殺手，輕嘆一聲：「姑娘不是在下的敵手，還是乖乖跟在下走吧，也許尚有一絲生機！」

他若不說乖乖兩個字，也許麥青青會跟他去，他現在這兩句話聽在她耳中，心頭極不舒服，好像自己是等待宰割的羔羊般，自尊心受創之下，長劍一抖，瘋狂般進攻起來！

姓樊的料不到她如此不識好歹，一時沒防，被她這番急攻，迫退數步，那姓尤的壯漢忙道：「樊兄，跟她講什麼武林道義，併肩子上吧！」

姓樊的道：「不，看小弟收拾她！」他緩了一口氣，立即窺機反擊。這次再無顧忌，每一劍都是直奔麥青青的要害！

麥青青的武功本就稍遜對方一籌，而經驗與火候跟對方比較就相差更遠了，何況對方尚有兩個同伴在側，虎視眈眈，心理不無威脅，十七招之後，便陷于險境！

那姓楊的心思頗為縝密，城府又深，在旁冷冷地道：「丫頭，你不如哀求樊兄高抬貴手吧，也許他會憐香惜玉，不忍殺你！」

姓樊的臉色一變，却不敢作聲，只得加緊進攻，麥青青更加不濟，只聞「嗤」的一聲，衣襟已被劍尖挑裂，露出一片雪白的香肌，那姓尤的立即邪笑起來：「妙妙，樊兄，這妮子長得不錯，再來幾劍，讓咱們飽飽眼福！」

麥青青又羞又怒，心情激動，便更加不濟了，姓樊的見她如此狼狽，憐香惜玉之心油然而生，輕咳一聲：「姑娘理該明白形勢，還是乖乖抛劍跟咱們去吧！」

「呼！」黑暗中忽然飛來一塊拳頭般大小的物件，直取樊姓漢子的腦袋，他慮不及此，無暇多思，長劍一橫一挑，望來物撩去！

「噹」的一响，樊姓漢子但覺劍上一沉，震得虎口隱隱發痛，那物被震飛落地之後，他才知道是塊石頭！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小巷裏飛出一條人影來，人未至已大聲叫道：「她是我老婆，為何要跟你們回去？簡直放屁！」

姓尤的壯漢踏前一步，喝道：「原來還有同黨，吃我一刀！」潑風刀急砍來人的後背！

那人看也不看他，右臂暴長，抓住麥青青的肩胛，把她拉後，尤姓漢子見狀大喜，手上力量再加兩分，只聞「噗」的一聲，刀刃砍在那人後背上，震得虎口都麻了，那人只呲一呲牙，怒瞪了他一眼。

楊姓漢子手中長槍急戳過去。「吃我楊爺爺一槍！」

那人把麥青青拖至身後，大聲叫道：「老婆，你快跑吧！」

麥青青驚魂甫定之後，才發覺來者便是醜八怪馬天養，此刻他臉上戴着一張面具，黑暗中看不清楚，更覺醜陋。樊姓漢子的長劍也刺了出去，冷笑一聲：「這豈不是鮮花插在牛糞上！」

麥青青急忙分辯：「他在胡說，我那裏……那裏是他什麼……」

樊姓漢子心頭大喜：「她為何要向我解釋？莫非……」原來此人年紀雖然已近三十，却因只顧練武辦事，至今猶未娶妻，此時不知為何突然對麥青青產生愛慕之念。

他胡思亂想劍法凌亂，被馬天養翻腕握住劍刃！心頭震驚一下，用力一拉未果，只聽「啪」的一响，劍刃中斷，却是被馬天養拗斷！

馬天養拚着疼痛，連挨尤姓漢子三刀，楊姓漢子兩槍，拗斷樊姓漢子的劍尖，一掌把麥青青推開，順勢將掌中那劍尖向樊姓漢子拋去！同時後退！

樊姓漢子心情激動，神魂不附，反應大大不如平日，「噗！」的一聲，劍尖射在他肩上！

楊姓漢子道：「樊兄，振作一點，否則咱們如何回去交代？尤其是你，貴堡主不好相與！」

樊姓漢子霍然一醒，忍痛拔出劍尖，也不包紮傷口便跟着同伴追去。

馬天養拉着麥青青馳入了小巷，麥青青嗅到他身上那股汗臭味，把手縮回。馬天養忙說道：「快走快走，我身上痛得要死！」

麥青青撇撇嘴道：「痛就會死麼？」

馬天養抓抓頭，道：「痛得厲害，我沒法運功，便打不過他們啦，也會受傷的！」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那埋劍谷主沒有叫你到山上等我麼？」

麥青青本想說誰要等你，但回心一想這人雖然「面目」可厭，但心地還不錯，終不忍太過傷他的心，當下淡淡地說道：「我去了找不到你，後來……我又爬下去了！」

馬天養吃了一驚，道：「你又爬下去作甚？」

「我喜歡不行麼？」

「是是……」馬天養忙道：「只要你喜歡就行……你怎不告訴我？我可以陪你下去……你知道不，我，我好想你……所以，所以我偷偷下山來找你……」

麥青青心頭一跳，煩厭地道：「誰叫你偷偷下山的！不怕被人抓住麽？」

「不是的！沒人抓我……」馬天養結結巴巴地道：「我師父臨死時，交代我在武功未練成之前不許下山的！」

麥青青看着已擺脫了追兵，胆子又大了，道：「你快回山吧，否則我心頭也難安！」

馬天養興奮得一雙手不斷扭着衣角，像患了口吃病似的道：「你，你不用心頭難安，我，我很高興，很高興！」

最後三個字他控制不住地大叫起來，麥青青輕叱道：「你想把敵人引來麽？」

「不打緊！我現在不痛了，他們來了也不怕！青……你，你跟我去廬山吧！」

麥青青瞪了他一眼，道：「我爲何要跟你去廬山！我警告你，你以後若再亂叫我什麽……的 我便不客氣了！」

馬天養連連搖手。「你不要生氣，我以後改過就是……青青我好高興！」

麥青青慢慢地走着說道：「你高興什麽？」

「你，你會爲我心頭難安，證明……」馬天養並不太傻，還有點心思哩，可惜他表錯了情。

「你不要胡思亂想！莫以爲你今夜救了我，便要求我什麽的！哼，是你自己要救我的，可不是我求你的！」

馬天養一張醜臉都漲紅了，他剛把面具摘下，此刻又再把它戴上。「我，我沒這個意思……你莫誤會……」

「那很好，你走吧！」

馬天養微微一怔，道：「你眞的不想跟我去廬山？」

「什麽地方也不會跟你去！」

馬天養實料不到她會說得這般決絕，張開了嘴巴，半晌才喃喃地道：「你不喜歡廬山，那我跟你吧！你喜歡去那裏，我，我都會歡喜……」

「可惜我不喜歡你跟着！」

馬天養驚叫一聲：「什麽？我，我有什麽不好？你竟然這般厭惡我？我武功比你和你的朋友高，我比他倆英俊，我老實，你爲什麽不喜歡我，喜歡他們！」

「誰說我喜歡他們？」麥青青冷冷地道：「就算你再英俊一百倍，我也不會喜歡你！後會有期！」言畢展開輕功奔前！

馬天養一呆之後，立即追前，他幾個起落，便攔在麥青青的身前！麥青青扭頭轉身自旁奔去，馬天養仍不心息，依然追上她，攔在身前。「我在山上已經發過毒誓，今生一定要娶你做老婆！」

麥青青哭笑不得，半晌才怒道：「鬼才肯嫁你這個醜八怪！」

馬天養大叫一聲：「你說什麽？你，你罵我醜八怪？」他目光充滿難信之色。

麥青青心頭一軟，暗道：「他怎會以爲自己是潘安再世？」當下道：「一個人醜或美是天生的，勉強不得，但却能勉強別人的意思！」

馬天養失望道：「青青！我有什麽不好？」

麥青青輕嘆一聲：「份沒有什麽不好，就是……有點討厭！」言畢她又標前。

馬天養怪嘯一聲，再度把她攔住。「我什麽地方討厭，你告訴我，我以後一定改，我求求你，你快告訴我，好不好？」他說此話時，眼淚已淌了下來。

麥青青長嘆一聲：「像這樣強人所難，便是令人討厭的地方！」

「但……我是喜歡你呀！」

「這只是你的事，我根本不喜歡你！」麥青青衝口而出，心頭一跳，雙眼登時發直。「他對我如此，安知我對谷大哥不是如此？也許谷大哥覺得我跟着他，會惹他生厭！我，我……」

她只覺得滿天星斗，情緒難以自制，大聲叫道：「我會令人生厭？」

馬天養吃了一驚，心念一轉，喜道：「不會不會，天下間，最可愛的姑娘便是你！」

麥青青滾下兩行清淚。「我若是最可愛的，又怎會孤零零一個……」

馬天養心頭一陣激動，熱淚盈眶，沙着聲道：「我永遠陪着你……」雙臂一張，把麥青青攔腰抱住！

麥青青矍然地一醒，大叫道：「你作甚？」

只見馬天養雙眼緊閉，喃喃地道：「老婆，你以後不再會孤零零了……」

月光下，只見他面具邊緣下的肌肉凹凹凸凸，如風乾橘皮般，麥青青從未這般接近看過他，此刻只覺後背似爬上幾條小毛虫般，使她連打了幾個冷噤，接着摑了他幾巴掌！

馬天養雖然戴着人皮面具，但依然覺得火辣辣的一陣疼痛。他呆了一陣，又覺胸膛發緊，低頭一望，只見麥青青雙掌撐在他胸膛上，正在發力！「快放開我！」

馬天養一陣激動，叫道：「你不答應做我的老婆，我便不放！」

麥青青吃了一驚，心想這人刀槍不入，假如他不放手，的確不容易脫困，當下只好道：「你先放了我再說！」

「不！你先答應我，我才放你！」

「你無賴！」

馬天養大聲道：「快答應我！」

話音剛落，忽聞一道尖銳的聲音傳來，接着只聽馬天養大叫一聲，雙手鬆開，麥青青立即退後。原來一枚飛鏢射在馬天養的後背上！

馬天養吸了一口氣，又向麥青青追去，他發了瘋，決心要得到麥青青，是以幾個起落，又攔在麥青青身前！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黑暗中竄出一個幪面黑袍人來，那人一劍刺出，直取馬天養的雙眼。

馬天養雖然皮肉堅硬，但這對眼睛跟常人一樣，揉不了一顆沙子，又怎敢面對利劍？是以連忙後退！

他一退，黑袍人立時跟進，再一劍刺出，這次取的是馬天養的喉頭，這一劍蘊力千鈞，激得空氣「嘶嘶」作響！

馬天養目光大變又再一退，黑袍人聲音粗沙地道：「還不快跑！」

麥青青如夢初醒，轉身急奔，跑了幾步，轉頭一望，只見那黑袍人身裁矮小，那襲黑袍十分寬大，頭上也是遮得密不通

風，只開了兩個小洞，以便視物，可是不知爲何，麥青青却覺得此人有點眼熟！

忽然，那黑袍人雙脚一軟，冲天拔起，馬天養微微一怔，見他離開，又向麥青青追去。

麥青青吃了一驚，連忙縮入一條小巷，向兩旁看了幾眼，輕輕躍起，匿在一棟平房的屋脊後。

她剛藏好身子不久，馬天養便來了，往小巷直馳過去，麥青青待他去遠，才悄悄躍下，奔向另一個方向，她心中不斷忖測那黑袍人的身份：「我在那裏見過他呢？怎地這般眼熟？」

想了一陣，心頭突地一跳，忖道：「好像是師父！」可是再同心一想，又覺得沒有可能，第一，師父發誓不單獨下山，她不在，山上尚有何人陪她？第二，假如黑袍人是師父的話，她斷沒理由不與自己相見，最低限度也會打個招呼！

正在胡思亂想，忽然腰上一麻，身子已不能動彈，只見牆後跳出一個身裁高瘦的漢子，手上提着一桿長槍，正是那楊姓漢子！

只見他雙眼閃過一絲邪意，把長槍往地上一插，張開雙臂，就去抱麥青青。

麥青青驚呼一聲，那人左臂一沉，食指一戮，又封住麥青青的啞穴，隨即輕笑一聲，轉頭向四周一望，低頭伸嘴向麥青青臉頰香去！

麥青青既不能動，又不能叫，只急得淚花在眼眶中亂轉，心中暗嘆一聲：「早知跟醜八怪去廬山，也不必受此恥辱！」忽然希望馬天養又自天而降！

「楊兄，你在作甚？」聲音是自天而來，却不是馬天養，麥青青眼角一瞥 却見那樊姓漢子提劍自屋頂跳下。

「嘿嘿，樊兄來得好快！」

樊姓漢子說道：「楊兄，貴寨既然與本堡合作，便請莫再將綠林中那一套搬過來！」

楊姓漢子冷笑一聲：「樊兄說什麽話？小弟豈是這般無知之人？」

「楊兄此話何意？」

「心照不宣就是！」楊姓漢子尷尬地一笑，拔起地上的長槍。

樊姓漢子解開麥青青的痲穴，劍尖指在她後背。「請姑娘向左轉，你若不想逃跑，咱們自然不會難爲你！」

麥青青此時對他的印象稍好，又知跑不了，只得聽任別人指揮，忽而轉左，忽而轉右，那楊姓漢子對姓樊的好像頗爲忌憚，默默地跟在後面，不一同便返回太白樓外。

樓外那些漢子問道：「樊兄，就是這個妮子麽？」

「唔，這裏沒事吧？」

「剛才有個夜行人，却被堡主發現，請他進去，奇怪的却沒有出來！」

樊姓漢子笑道：「那必是友不是敵，有何奇怪之處？」當下推着麥青青走了進去。

太白樓下只坐着掌櫃及幾個夥計，看見樊姓漢子都點頭爲禮，兩人踏上樓梯，樊姓漢子輕聲道：「等下你態度不可過硬……語氣好一點，總有好處！」

麥青青心頭有點感激，嘴上不作聲，跟住到了梯口，只覺燈火通明，樓上坐滿了人。

「啓禀堡主，抓到一個奸細！」

人叢中立起一個人來，正是劍魂堡堡主齊雲燕，她覺得麥青青有點眼熟，訝然問道：「剛才你去追奸細，便是她麽？」

麥青青見齊雲燕在此，似是首領，料在座之人，都不是兇狠之輩，暗中鬆了一口氣，說道：「堡主，我根本不是什麽奸細！」

座上有人道：「咦，她那天不是去追那個埋劍谷主麽？」

「我認得了，她曾被統一盟的人抓去，後來被青松道長救了出來。」

麥青青認得他那天跟錢老七在一起的，當下道：「我剛好經過這裏……」

話音未落，只見裏面轉出一個人來，叫道：「她是我師姪，什麽奸細，風某就是來找她的！」

麥青青喜道：「師伯，你怎會來此！」像乳燕投林般飛了過去。

齊雲燕道：「樊相彰，這位是『梅花門』的高人，風大俠！」

樊相彰連忙抱拳道：「在下無知，冒犯了令師姪，請風大俠恕罪！」

風從龍問麥青青。「青青，你可有受傷？」

麥青青道：「只掉了幾根頭髮！」

風從龍笑道：「那就算啦，不知者無罪呀！」拉着麥青青走到一邊坐下。

「師伯，你怎會來此？」

「還說哩！你偷偷上岸也不告訴師伯一聲！」

麥青青含羞地道：「師伯，他們在這裏作甚？」

「商量對付統一盟的事嘛？唉，弄得師伯頭昏腦脹，都是你不好！」

麥青青一聽見統一盟三個字，精神便是一振，只聽一個酒糟鼻子的老頭正在說話。「統一盟幹起黑吃黑的勾當，咱們綠林道上的弟兄也不會跟他們客氣。」

風從龍輕聲道：「此人是北七省綠林總瓢把子穆三山！」

齊雲燕笑道：「今夜驚動穆當家的，就是想請穆當家捐棄前嫌，共同却敵！」

穆三山聲音宏亮，穆某坐在這裏聽了甚久，總覺得有人瞧咱們綠林道上的朋友不起！」

座中那些白道領袖，臉色都不甚自然，穆三山大聲道：「你們瞧不起咱們，穆某也無話可說，事實上如今很多綠林上的朋友，都忘記『盜亦有道』這四個字，所謂樹大有枯枝，相信必有敗類出現，使別人看不起咱們，這又怎能怪人？」

衆人心中都忖道：「此人說話坦誠，又有自知之明，難怪他能連任綠林盟主多年！」

穆三山目光在衆人臉上掃過，道：「不過齊大俠那句捐棄前嫌的話，却說到穆某心窩内去了，就衝着這句話，咱們綠林便跟你們合作吧，穆某同去之後，立即吩咐各寨嚴守紀律，服從齊大俠的領導！」

話音一落，便博得滿堂的掌聲，穆三山抱拳道：「多謝諸位給穆某臉上貼金！剛才聽了諸位大俠的話，穆某也有一個看法，只是說了之後，請大家莫見怪！」

齊雲燕連忙說道：「穆當家的有話請說，今夜正要集思廣益，任何話都說得聽得！」

「好！」穆三山清一清喉嚨，「剛才大家都認爲統一盟如何厲害，其實他們也犯了一個錯誤，便是樹敵太多，試問有那個野心勃勃的組織，够胆像統一盟這樣，白道，黑道，綠林都一齊侵犯的？」

穆三山又清一清喉嚨才繼續說下去。

「無論統一盟的實力有多大，也不可能與天下爲敵！所以穆某認爲大家不必太過沮喪，統一盟實在不足爲懼也！」

衆人聽後立即分成兩派，一派認爲穆三山所說的極有見地，另一派則有人認爲：「嘿嘿，火還未燒到你身上，你又怎知道會不會痛！說得輕鬆，他們來個逐個擊破……」

只聽穆三山長笑一聲，續道：「諸位不開腔，一定認爲穆某說得太輕鬆了，因爲穆某指其可怕，是因爲統一盟不能與天下爲敵，基礎便得靠各門各派聯合起來，所謂同心合力嘛，假如大家心存嫌隙，談不上合作，自然不是其敵。

「而且咱們有咱們的打算，他們也必有他們的打算，統一盟可以逐個擊破，而且更可以收多了一部分人，屆時還不是完蛋，是不是這樣？」

只聽一個身裁矮胖，手上提着一柄黑忽忽的摺扇的中年漢子道：「穆盟主正好說出冷某要說的話，不知盟主又有沒有善法解決？」

衆人都認出此乃晉南「鐵扇子」冷清風，此人不但手上一柄摺扇了得，而且口舌伶俐。

穆三山哈哈笑道：「冷大俠之言實在不敢當，穆某乃一介草莽，那有什麽善法？拙見是咱們先下手爲強，莫等對方來逐個擊破，咱們便先合力把它搗碎！」話音一落，他捏拳擊下，助其語氣，只聞「砰」的一聲，那張桌子登時裂開，杯壺撒了一地！

穆三山連聲道：「失禮失禮，穆某魯莽慣了，請諸位莫見笑！」

衆人都發出一陣笑聲，齊雲燕心頭忖道：「這姓穆以前當上綠林盟主多年，豈是省油燈？他故意如此……哼，好一個粗中有細的人！」當下長身道：「穆當家的說得合情合理，齊某佩服之至！如今就請穆當家的繼續爲大家解開茅塞，看看如何才能先下手爲強！」

穆三山道：「齊堡主言重了，穆某還沒有什麽好辦法，還是請齊堡主把計安排好了！」

齊雲燕道：「請諸位繼續發言！」

座中一陣沉默，風從龍輕聲道：「青青，師伯煩得很，咱們回去吧！」

麥青青本來對這種事也不會有興趣，奈何如今谷大俠加入了統一盟，她內心不由自主便大感興趣了。「師伯，你若悶的話，你先去吧，青青還想聽聽！」

她忽然記起那個黑袍客來，輕聲把剛才的經過告訴風從龍，風從龍結結巴巴地道：「不會是她吧？我知道她說過的話一定記得！她是個把諾言看得比生命還重的人，你一定是認錯了！」

麥青青聳聳肩，不再跟他交談，風從龍坐了一陣，終於忍不住道：「青青，師伯實在悶得發慌，我出去走走透透氣！」

麥青青明知道他是要去證實那個黑袍客的身份，也不說破，只見齊雲燕又長身道：「諸位既然尚未有什麽善法，且讓齊某向大家說一件事！」

衆人見他臉色凝重，知道事情必不尋常，都轉頭向他望去，屛息而聽。

「前天，齊某經過飛魚莊，得悉董莊主接到統一盟的勒索信。統一盟擄走了董莊主唯一的孫兒，向他勒索五十萬両銀子！大家都知道董莊主的獨子前年已歿，如今這個孫兒，便是他們董家的傳宗接代的根，所以，董莊主只好忍辱，暗中籌備銀子……」

衆人聽至此，都發出一陣唏噓，麥青青只道飛魚莊的武師爲了籌集銀子化裝江賊打刦商旅的事，已爲齊雲燕知道，但事實却非如此。

「齊某聽後便答應替他想辦法！後來離開飛魚莊，無意中發現一個多年不見的魔頭！他便是『皓首凶龍』上官楚天！」

羣豪都發出一聲輕呼！冷清風問道：「上官楚天還未死麽？」

齊雲燕輕嘆一聲，道：「齊某也以爲他已死了！却料不到他會在江邊出現，當時他顯然正與一個臉戴人皮面具的漢子在談什麽秘密的事，却不料被齊某撞破，其實齊某根本聽不到他們在談什麽？」

穆三山笑道：「上官楚天不但武功高，手段狠，而且心性狡猾，他必以爲秘密爲你所悉……哈哈，上官魔頭雖然厲害，但到底不如堡主！」

羣豪初時皆一呆，繼而都暗嘆一聲：「穆三山說得不錯，以上官魔頭之爲人，豈有放過齊雲燕之理？齊雲燕能够趕來此處主持羣英會，那麽，敗的必是上官楚天了！」

豈知齊雲燕長嘆一聲：「諸位太給齊某臉上貼金了！單一個上官楚天，齊某已未必應付得了，何况對方尚有同伴？這一仗不用打也知道結果！是故齊某立即三十六計……諸位請莫見笑！」

穆三山道：「任何人遇到這種情況，也會脚底抹油，一溜了之！」

齊雲燕臉上發熱，道：「上官魔頭與其友顯然料不到齊某連門面話也不丟下一句便溜掉，一呆之下，被齊某搶出五丈！他們追了一陣，也許因齊某不斷發嘯，他們以爲我在招呼同伴，所以便不追了！」

麥青青暗道：「原來如此！」她想起那天齊雲燕背後根本沒人，他仍在發嘯，顯然心頭極是震驚！想到此，她對齊雲燕的好感大打折扣！

齊雲燕長嘆一聲。「齊某最怕上官魔頭與統一盟勾結……」

冷清風冷笑一聲，「怎知他不就是統一盟的盟主！」

麥青青不及細思，脫口便道：「不！統一盟的盟主是個女人！」

此言一出，羣豪皆轉頭望着她，麥青青頗有悔意，奈何語已出口，要收也收不回來。齊雲燕問道：「姑娘貴姓，恕齊某剛才忘記請敎！」

「不敢。」麥青青長身行禮道：「晚輩姓麥，賤名青青！」

「麥姑娘見過統一盟盟主？」

麥青青沉吟了一下才點點頭。羣豪又是一陣騷動，齊雲燕臉色不變，語氣却有點難聽。「姑娘跟統一盟盟主是朋友？」

麥青青經驗雖淺，人却聰明，那有聽不出齊雲燕不快的心情，當下把臉一沉，不屑地道：「齊堡主這句話令人好生失望！你認識大魔頭上官楚天，難道堡主與他便是朋友？」

劍魂堡的金劍客立即叫罵起來，樊相彰暗中替她捏了一把冷汗。穆三山哈哈大笑。「不錯不錯！齊堡主說這話是有點欠深思！麥姑娘，既然統一盟盟主不是貴友，你又如何認識她？」

「剛巧碰上的！」

「願聞其詳！」

麥青青只得扼要地把與統一盟主相見的經過說了一遍。「谷大哥爲了救咱們，便自願跟她去了！」

齊雲燕問道：「這姓谷的，到底叫什麽名字！」

「他說他的名字已忘記了，只准晚輩叫他大哥或谷主。」

冷清風道：「這人俠骨丹心，行爲令人敬佩！只不知他爲何這般神秘！」

齊雲燕道：「咱們還是研究那個綠衣女人吧！」

穆三山問道：「麥姑娘對那女人還知道些什麽？」

「晚輩只知道統一盟有左右護法，下面還設有什麽職位便不知道了！而上次到石家莊挑釁的三個姓宋的人，他們年紀不止十三四歲，這是他們右護法說的！」麥青青道：「他們的右護法叫谷中樹！」

「谷中樹？」齊雲燕看了穆三山一眼，「這名字齊某從未聽過，有那一位知道否？」

良久，在坐之人雖衆，都沒一個作聲，麥青青道：「谷大哥也說過這名字是假的！」

齊雲燕問道：「麥姑娘可知道他們下一步要對付的是那一個門派麽？」

麥青青不耐煩地道：「晚輩已把所知道的全部告訴你們了！」

冷清風忽然問道：「你師伯去了那裏了？」

「他回船休息了。」

「姑娘爲何不去？」

麥青青一怔，想了一下，隨即知道對方的意思，不覺怒道：「冷大俠這是什麽意思？」

「沒有，冷某問問而已，因爲冷某風聞統一盟的手段十分卑汚，嘿嘿，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麥青青輕哼一聲。「說來說去，你們還是當我是奸細！」

穆三山忙道：「誰沒證據敢胡捏罪名的，咱綠林道上的朋友便跟他决絕！」

麥青青道：「還是盟主公道……多謝你啦！」

語音剛落，只聽樓梯「砰砰」數响，羣豪心頭都是一緊，轉頭望去，只見那尤姓壯漢快步奔了上來。「不好啦，發現敵踪！」

穆三山吃了一驚，長身道：「尤青，你說清楚一點，沒頭沒腦的！」

尤青吸了一口氣，道：「剛才小周來報說外面來了不少神秘的人，我跑去看看，却發現城外江邊多了好幾艘大船，而城內也的確有生面人在走動！」

穆三山道：「他們怎會知道咱們在這裏聚集？」

冷清風冷笑一聲：「這就說明咱們這裏人之中有人做奸細！」

齊雲燕道：「現在已無時間討論這個問題！穆當家的你有什麽應敵的辦法？」

「首先問大家一句，咱們是要退，還是就在此刻跟他們决個生死？」

一個尖細聲音，臉皮白皙，書生打扮的漢子道：「咱們根本不知道對方的實力，如何决定進退？」

穆三山道：「尤青，他們多少人？」

「多少人我不知道，但大船則有四艘，都是雙桅的！」

另一個漢子道：「人數多少固然是個問題，但最重要的是統一盟有多少個高手在陣！」

齊雲燕心想這樣再談下去，終無結果，當下立即道：「既然大家都沒意見，請恕齊某說兩句：齊某認爲這時候——不知對方虛實前，最好便是撤退以保存實力，未知諸位認爲如何？」

羣豪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就地跟對方决一死戰，因爲要去找尋統一盟，並不容易，而且現在羣豪齊集，也不一定會輸給對方，另一派則贊成齊雲燕之議，認爲以謹愼爲上。爭持不下之間，忽然有人問道：「冷大俠，你認爲如何？」

冷清風搧一搧手中鐵扇，道：「冷某遵從大家的决定！」這句話實在模稜兩可之至，羣豪都有點失望。

只見一個身形如同鐵塔的漢子大聲道：「還爭個屁！索性分兩路，不怕死的便留下來跟俺與對方拚個死活，要溜的便趁早走吧！」這句話惹火了很多人，他雖然沒有說贊成齊雲燕的那些人是怕死之輩，但含意至明，那些人都對他怒目而瞪，而贊成跟統一盟决戰的，則發出一陣采聲！

穆三山道：「不論進或退都該統一行動！合則可勝分則必敗，請諸位三思！」

羣豪又叫了起來：「那咱們到底是進還是要退？」

「請穆盟主表决！」

穆三山爲難地望了齊雲燕一眼，正想開腔，忽聽樓梯又「砰砰」地响了起來，只見一個漢子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了上來。「堡主，統一盟的人已全部入城，正向這裏走來！」

齊雲燕問道：「對方共有多少人？」

「兵分四路，每路起碼有四十人！都是手提兵器，尚有一些揹着長弓硬箭。」

齊雲燕再問：「帶頭的是什麽人？」

「屬下不知道，因爲他們都戴着人皮面具！啊，對啦，還有一些女人，臉上都幪着綠色的輕紗！」

齊雲燕眉頭一皺道：「再去查探！」

穆三山心念一轉，立即大聲道：「敵衆我寡，穆某認爲此戰打不得，因爲對方人數三四倍於我！」

那身裁鐵塔似的漢子道：「但咱們就這樣溜掉，不嫌長敵志氣滅己威風麽！」

穆三山笑道：「所謂君子報仇十年未

晚，咱們要爭的不是一時之氣，而是最後的勝利！」

此語一出，羣豪一齊鼓起掌來，「中原大俠」劍魂堡堡主齊雲燕心頭甚感不快，不過穆三山總算是贊成自己的意見，終也隨衆鼓掌。

穆三山忙說：「至於如何撤退的事，請堡主宣佈，綠林上的朋友們都得聽齊堡主之令，否則便等於違了綠林規矩！」

一個黑漢道：「這可只是指今夜而已！今後咱們還是聽你的！」

齊雲燕道：「這個自然，齊某怎敢越俎代庖，統一盟的人既然是乘船而來，趁他們包圍圈未形成前，咱們望南面退吧！請穆盟主先行，冷大俠居中策應，齊某率領本堡的人殿後！」

綠林好漢見他把最危險及艱巨的任務，挑在自己的肩上，對他印象稍好。當下穆三山先行，衆人魚貫下樓。

齊雲燕抬頭見麥青青仍端坐在椅上，不由問道：「麥姑娘，你怎地還不走？」

「堡主不必爲我担心！晚輩還得去找師伯，師伯在漢水江畔的船上哩！」

「那裏已爲統一盟佔據，你還是先避一避！」

麥青青淡淡地道：「堡主放心，料他們統一盟雖然兇殘，也不會難爲我一個初出道的小女孩！」

齊雲燕心中暗怒：「我好心勸你，你倒會說風涼話！」但爲了保持大俠之風，仍担憂地道：「無論如何你也不能坐在這裏！須知統一盟也許知道咱們在這裏敍會，萬一他們找到你，說不定要迫你說些什麼？」

麥青青心中暗道：「好啊，我以爲你關心我，原來是怕我把你們商量的事告訴統一盟！」她生性聰明，知道齊雲燕既有此顧慮，便忙長身道：「堡主說得是，多謝您關心！」言畢長身向齊雲燕行了一禮，然後才跟在羣豪後面下樓。

齊雲燕走在最後，出了酒樓，把散在四處佈防的手下召集過來：「本堡承起殿後這光榮的任務，希望大家走在最後面，敵人追上時，除非其他人都已到安全之地，否則戰至一兵一卒也不退！」

那十多個金劍客轟應一聲，齊雲燕見羣豪已離開，才統衆跟在後面向南前進。

麥青青跟他們走入一條小巷，她見衆人都沒有留意她，便竄入一棟廢屋內去。

過了一陣，劍魂堡的人也過去了，麥青青正想出去，忽聽到一個輕微的說話聲：「你快回船吧，叫青青帶你到大茅山找我就是！」

麥青青一怔，繼而大喜，因爲這是師父的聲音，她正想開口，便聽到風從龍道：「你爲何不跟她相認？你們師徒不是有什麼事吧！」

丁蕙輕啐一聲：「有什麼事？我現在不想見她而已！」

麥青青暗暗奇怪，要現身相見的念頭倏地隱去。風從龍道：「阿蕙，你好像有點變了，你以前一向是敢作敢爲，明刀明槍的！」

丁蕙冷笑一聲，道：「你懂得什麼？師徒之間會有界限！」

風從龍過了半晌才嘆息道：「咱們三十多年未見一面，此刻匆匆一見又要分別，我實在捨不得！」

丁蕙急道：「我，我一定要離開！」

「我不給你離開！」

風從龍的語音甫落，便聽到一陣悉悉的聲音，似是他扯住了丁蕙的衣袖。只聽丁蕙氣急敗壞地道：「我在青青面前發過誓，不單獨一個下山的！」

風從龍「啊」地輕呼一聲：「對啦，我倒忘記青青曾經告訴我！」

「所以，我一定不能讓她知道，否則她……」

風從龍笑嘻嘻地道：「她會怎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難耐寂寞，所以偷偷下來找我！」

「臭美！我來是找青青的！」

「找青青爲何不讓她知道？分明是你不知在何時發現她跟我在一起……」

麥青青身子一震，心中暗道：「師伯說得不錯，師父是把信諾看得比生命還重的人，她一定是耐不住寂寞，敵不過腐心蝕骨的對情人的思念，所以甘願違誓偷偷下山！却自欺欺人，蒙住面不讓我發覺！唉，情是何物，竟能使人性格大變！」

這刹那，她眼前又似浮上了谷晴風的影子，正寒着臉對她道：「麥姑娘，你以後還是叫我谷大俠吧！」

心神恍惚間，忽然「啪」的一响，接着風從龍結結巴巴地道：「阿蕙，你怎地打我？」

（未完・七）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繼承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警方人員以及私家偵探均認爲石志謙是冒假的，所以希望從指紋上查出眞僞，張雪兒等人正想由藍采兒處拿些石志謙寫給她的情書以查核石志謙的指紋，但却慢了一步，石志謙已來到藍采兒家裏，花言巧語，要藍采兒拿出以前情書重新閱讀，而使情書上留存新的指紋……藍采兒接到一個神秘電話，她匆匆離家赴約，却不幸遭人殺害，張雪兒雖然跟踪藍采兒，但慢了一步，被兇手逃脫了，至此，警方知道殺人兇手是個女的，而且手段極爲狠辣，可能小丁、沙百年均是死於她的手下……

警花扮女傭　入房探綫索

苗警司靈機一觸：「既然如此，我們正好乘機利用他。」他突然又按動案頭上的內部通話機，說道：「吩咐下去，將游天虹扣押，同時叫公關部向報界發表：警方有理由懷疑游天虹就是殺人犯，所以正式拘捕他。目前正搜集證據，以便起訴他！」

門外的秘書助手透過內部通話機，表示明白了警司的意思。但坐在一旁的林浩，却整個人呆住了。他怔怔地問：「這是什麼意思？」

苗警司笑了笑：「你不必替他緊張，我們只是演戲而已！」他又詳細解釋道：「我們要外界替我們宣傳，讓老千集團的人放心下來，其實我們却另外有一套計劃──」

林浩探長這才明白，苗警司並非存心難爲游天虹。

× × ×

石家之內，女管家梅姑正受到石志謙的質問：「那個年青女傭阿娣，是否你請回來的？怎麼你完全不教她規矩？在這裏她怎麼可以亂闖？」

「大少，她做錯了什麼事呢？」梅姑道：「我只是請阿娣回來侍候大少你的。」

「怎麼你事前完全沒有問起我？」

「大少回來之後一直在忙，況且這些小事我以爲只要請示老太就夠了。」

「家裏已經有這麼多的下人，何必再請一個？」

「這是老太的主意。」梅姑道：「她要我找個年青的女傭回來，侍候大少的。」

「嗯，」石志謙想了想又說：「你要好好的告訴她，不要到處亂搜，否則我就立即辭退她。」

「我明白了，大少。我回頭會好好的教訓她！」

豈料就當他們在交談時，阿娣這個新來的女傭人，正在石家一角偷聽。

突然之間有隻怪手自背後伸過來，攔腰攬抱住阿娣；阿娣嚇得幾乎尖叫起來。出現在阿娣背後的，原來是石家的花王石榮。

石榮用手掩住阿娣的咀巴，示意她切勿作聲，然後又示意她跟他到後面花園裏去。

阿娣無可奈何，惟有跟他走。

豈料到了花園假山後面時，石榮竟然毛手毛脚的，阿娣在極力掙扎中警告他：「你再這樣，我就會高呼非禮。」

「好哇！你叫，你儘管大聲叫好了，」石

榮好像有恃無恐地，笑了笑道：「你別以爲你的身份沒有人知道，哈哈，要是我向大少去告密……」

「我根本不明白你說什麼。」

「你還敢在我面前裝蒜麼？」石榮又嬉皮笑臉地說：「我知道你被人收買，正爲私家偵探服務，大概正在向大少下手，暗中查察一些什麼吧？其實，自從你入來之後，我便開始注意到你的行動，所以你根本不可能瞞騙得住我的。」

「那麼，你到底想怎樣？」阿娣似乎軟化了。

「我只想與你交個朋友，」石榮又指指假山的山洞裏面，「那兒是最理想的偷情聖地，黑夜之中更加不會有人理會。」

「嗯——」阿娣含羞答答地，咬咬下唇說，「好吧，不過我有條件。」

「有什麼條件，你說好了，是不是要我助你一臂之力？」石榮問道。

「不，我有個習慣，每在做愛之前，一定要吃些東西才能引起興趣，」阿娣又說：「你溜出去，偷偷買一包鹵水掌翼，再購兩罐啤酒回來好嗎？」

「好極了，」石榮大喜過望，「那麼，什麼時候我們在山洞內會合？」

「今晚十一點好嗎？」

「好吧，就約好十一點！我等你。」

石榮眞想不到會這麼順利。

他的年紀只有四十歲左右，是石家的堂兄弟，年前才由鄉間出來，負責料理石家花園裏的一切事務。石老太對他本來也不錯。

爲了跟阿娣有約，所以石榮就偷偷溜出石家去。

豈料石榮剛走到街口彎角處，就被一名瘦瘦削削的男子，鬼鬼祟祟地截住他的去路：「嗬，阿榮哥，怎麼你要我等你等得這麼久呢？」那狀似吸毒的道友又說道：「錢呢，帶來了沒有？」

石榮一頭霧水，他還來不及答話，就撲出了數名彪形大漢，一邊包圍他，一邊發出警告：「我們是CID，懷疑你販毒、藏毒，請你舉起雙手！」

石榮一怔！他還未及答話，已被人推向牆角：「我們現在就要搜查你，請把你的雙手扒在牆上。」

剛才那個瘦瘦削削的男子想乘機逃去，却被另一名警探一手抓住，警探循例警誡一番，然後就問他：「你們可是認識的？」

那男子瞥了石榮一眼：「當然認識。」

但石榮却呱呱叫道：「不，我絕對不認識他。」

「不要吵！住口！」一名警探立刻制止他：「現在還未輪到你開腔！」

警探又問那個瘦男子：「你叫什麼名字？」其實當時警探已將他的身份證搜了出來，持在手中。

那瘦男子吶吶地說：「我姓鄧，排行第九，人人叫我鄧九。」

「鄧九，你說你認識他，你可知道他姓甚名誰？」

「他——他姓石，叫石榮！」

「你們如何認識的？」

「他——他是我的熟客。」

石榮忍不住又呱呱叫：「你胡說八道，我從來就沒有見過你，怎麼會認識你呢？」

「你才是胡說八道。」鄧九瞪他一眼：「雖然我們大部份的交易是靠電話往來，但是，你怎麼可能不識我？」

這時一名探員已從石榮的口袋裏搜到了一包用白紙包裝着的粉末。至此，石榮才面色大變。

石榮喊冤地說：「我從來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對不起，我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警探道：「不過，我們却相信我們警方的化驗師有辦法查出它是什麼東西。」

另一名警探道：「少跟他嚕囌，快些帶他走！」

其實在場的人都知道這是什麼東西，那一定是俗稱「白粉」的三號海洛英——毒品。

石榮生氣地想撲向鄧九那邊揍他，但被警探制止。

他咆哮着說：「我與你無冤無仇，爲什麼你要陷害我呢？」

警探把手一揮，立刻有二輛私家車開過來，石榮和鄧九分別被押上車子裏去。

在車內，一名探員問石榮：「你可知販毒的刑罰很重嗎？」

「請你們相信我，我根本什麼也不知道。分明是那傢伙插贓害我。」石榮道。

「單是你這番說話就夠矛盾了，剛才你不是說並不認識鄧九麼？那麼爲什麼他又會插贓嫁禍於你？」

「嗯——」石榮無法自圓其說，結結巴巴地又說不下去。

那警探又問：「剛才我見你由石桂河先生的家中出來，你可是他什麼貴親？」

「是的，我是石家的鄉親；我替他們料理花園裏面的園藝事務。」石榮反問道：「我可否通知他們，把我担保出去？」

「當然可以。不過你也不必太過緊張，如果我們證明鄧九冤枉或插贓於你的話，我們不會起訴你，那你又何必找人來担保？相反，要是證實你販毒的話，相信石家也不會出面担保你，以免惹禍上身。」

石榮聽了這一番說話之後，也覺得很有道理。當時他的心裏有兩種想法：首先當然是希望警方不會起訴他；萬一警方要落案起訴他，只怕石家的人也未必再來理會他。正如剛才那警探所講，販毒是很大罪的。

石榮的另一種想法就是：爲什麼鄧九要陷害他？他們根本就互不相識。難道另有內幕？

石榮想到這裏，就有些恍然大悟：此事會不會跟阿娣有關？

於是他靈機一觸，順口說道：「我知道石家一些秘密，要是你們能放我一馬，我可以告訴你。」

車內二名警探交換了一個眼色：「什麼秘密？」

「這件事開始於石志謙失踪之後重返家門，有人懷疑他是個冒牌貨；最近我發覺有人潛入石家偵查，最低限度有個女工人是私家偵探扮的。」

「你有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過別人？」警探反問道。

「沒有，絕對沒有。」

「那就讓我告訴你吧，她不是私家偵探，是我們派入去的。要是你肯合作，這件事可以暫時擱置；否則，我們惟有秉公辦理。」

至此，石榮終於也明白了；剛才他遇到的只是一個「局」。但他却怪不了別人，要不是他企圖非禮阿娣，此事根本就不會發生。

警探說「可以暫時擱置」，分明是留有餘地，也是「留有後患」；換句話說，他們隨時可以再告他「藏毒」。如果他不合作的話。

因此，石榮當然要千依百順，聽從他們擺佈了。

× × ×

阿娣是一名女警探，她潛入石家做女傭，一方面要小心觀察及偵查石志謙，另一項更重

要的任務，就是暗中保護石老太。

根據警方的想法，假如石志謙是冒充的，其目的，一定就是爲了石桂河那一份可觀的遺產。

石桂河的遺囑外人雖然不清楚，但是，石老太和石志謙肯定是直接受益人。也就是說：他們兩個直接受益人之中，只要任何一個死去，餘下的另一個便順理成章的，獨享其成。

因此，假如眼前這個石志謙若是冒充的，那麼，他爲了獨佔石氏那份龐大數目的遺產，殺死石老太是極有可能的事。所以阿娣這位受過訓練的女警探，經常留意着石志謙的一舉一動。

那天晚上，石老太正與石志謙閒話家常。客廳裏面就只有他們兩母子。

「媽媽，你最近有沒有聽過一項謠言？」石志謙瞪住他母親問道。

「嗯——」石老太反問道：「你的意思是指那方面的謠言？」

「有人竟然說我是冒充的，你相信麼？」

「誰說的？簡直胡說八道。」石老太又端詳着與他面對面坐着的石志謙：「你怎麼可能會是假的呢？嗯——我知道是誰造謠言，一定是黎柏剛；我拜托過他，想不到他走火入魔。不過，這也很難怪他胡思亂想的，因爲他爲了他開設的私家偵探社火警，精神可能有些困擾吧。無論如何，他也是我家的朋友，我會賠一筆錢給他的。」

「爲什麼要我們賠呢？」石志謙道：「又不是我們放的火。」

「這些事我會處理的，你不必理會。」

石志謙又若有所思地左張右望，但客廳裏根本就再也沒有第三個人。

他說：「你覺得梅姑這個女人怎麼樣？」

「她是我們的女管家，很忠心的。」石老太說。

「但是我總覺得她的性格像老姑婆，鬼鬼祟祟的，老是令我看不慣。」

「那麼，你想怎麼樣？」

「我想辭退她。」

「她帮我很多，沒有了她，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一樣，很不方便啊！」

石志謙道：「我們可以另請一個。」

「你有這種人才嗎？」石老太道：「做管家看似容易，其實一點也不容易。就像目前的梅姑一樣，她不但要向我們負責，同時還要管東得住我家所有的下人們。」

「你放心好了，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石志謙拍拍胸膛說。

石老太想了想，終於也無可奈何地說：「好吧！你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我沒有意見。」石志謙這才滿意地笑了笑。

× × ×

這時在石志謙的房間之內，正有一個黑影在移動。

黑影是一個人，但這個人肯定不是石志謙本人；因爲石志謙正與他的母親在客廳交談。

那人顯然對這裏面的環境十分熟悉，所以不必亮燈，只用一支小電筒亦可以到處搜索。

從身形看，她是個女人。

她搜索了好一會兒，似乎仍無所獲。

突然之間，有人開門入來。那黑影急忙閃過一旁躲了起來，但是，燈光很快就被按亮。

「誰？」進來的正是石志謙。

石志謙顯然發覺他的臥室中有人，所以他迅速飛撲過去。

豈料就在這剎那間，驀地「砰」的一聲，突然有一枚硬幣自房中一角飛出，直揷向天花板，那盞吊燈的燈泡迅速破碎，房間中立即變成一片黑暗。玻璃碎片散播下來，石志謙也感覺得到，他的頭髮之上也有碎片。

但是，石志謙是這間房的主人，即使完全沒有燈光，他也可以辨別出方向，所以當他發覺那個女人要越窗而出時，他立即奮不顧身地飛撲過去，眼看就要擒獲那個女子，黑暗之中却捽了一脚，身不由主地跌向後面。

當他狼狽地爬起時，那人影已越窗而出，由後花園中遁去。

石志謙心有不甘，一邊嚷着有賊，一邊也爬出窗外。

他依稀發覺花園假山那邊有人影晃動，於是急急衝了過去！冷不提防就在彎角地方有人閃出，與他剛好撞個滿懷。「哎唷」一聲，雙雙往後仰倒。

石志謙跌得一腔怒火，當他發現那是花王石榮時，就忍不住破口大罵。

石榮手持木棒，一邊摸住額頭「噓噓」呼痛，一邊追問：「賊在那裏？」

石志謙問道：「你有沒有看見一個女人由此走過？」

「沒有。」石榮說：「我只是聽見有人叫有賊才匆匆趕來的。但除了大少你之外，我並未見到其他人啊！」

石志謙不服氣地放眼四望，只見花園之內，樹影婆娑，花叢假山之外便一無所見。

石志謙抓抓後腦，莫名其妙地說：「沒有理由的，我明明看見她往這邊走過來，除非她會隱身，否則不可能你見不到她的。」

石榮道：「可能我來遲一步，也可能她已經繞道逃去；另一個可能就是躲進假山裏面去了。」然後他又問道：「大少，要不要致電報警？」

就在這時候，閘門外傳來一陣狗吠聲，跟住就有人按响了門鈴。

石榮率先走到閘門那邊去，石志謙則尾隨而來。只見出現在閘門外面的是個巡邏警員，以及一頭警犬。

那名軍裝警員隔住鐵閘問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剛才我聽到你們這裏有人大聲呼叫有賊呢。」

「是的，我家裏發現有賊，剛才是我叫有賊的。」石志謙順手將鐵閘拉開，一邊又說道：「我相信賊人還未逃出我家，請你立即通知你的同事前來協助。尤其是在警犬的協助下，一定可以抓到她。」

那名警員亦以職責所在，透過無綫電通訊器，知會了其他同僚。

其實就在石家對面馬路不遠處，就有警方人員，他們是與私家偵探張雪兒的下屬在一起的。這時他們正爲此事而感到萬二分焦急。因爲他們老早已知道潛入石志謙房內搜索的女人是誰。

潛入石志謙臥室搜索的，正是女警探假扮成的女工人阿娣。

警方心知肚明。

因爲警方深信石志謙的行動不可能是獨立的，他必有同黨。今天較早時，負責跟踪監視石志謙的人，發覺他挾了一些文件返家。因此，負責指揮的警官，就暗中通知石家裏面的阿娣。

一直在石家外面監視的私家偵探，是由張雪兒派來的，他們與警方特別行動組的人員取得了默契。

而只是因爲石家在當地很有名望，在未有確實證據證明石志謙是個冒牌貨之前，警方必須小心從事。

但是，萬一出了事，例如被石志謙反咬一口，而他又不是假冒的，那麼，就由私家偵探出面，屆時警方就可以置身於事外。

但是，剛才那名帶了一頭警犬巡邏的警員

，却不知道這許多複雜的內情。

現在那警員一邊帶同他管理的警犬入內，一邊知會剛剛趕到現場的另一名警員，叫他守住大門口。

入到石家之內，石老太才知道家裏鬧賊。

石老太聽說是個女賊，又想起石志謙較早時候提過的梅姑，不禁將二者連想在一起。

石老太帶了另一名女工人直闖梅姑臥室。梅姑的房門緊閉。石老太親自伸手扣門，片刻之後梅姑睡眼惺忪地起來應門。

石老太看不出她有甚麼可疑，却順口問道：「剛才你去過那裏？」

梅姑一頭霧水地說：「我今晚有些不舒服，所以早睡。」她揉揉雙眼，又反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志謙的睡房發現有賊，警方正派人搜索。」石老太只好乘機說道：「你起來打點一下吧！」

梅姑只好抖擻精神，一邊整理衣服，一邊抓抓蓬鬆的秀髮，朝住走廊那邊走去！

走廊那邊，一片吵閙。拉住警犬的警員，正十分賣力地追捕「可疑的在逃女賊」。

石志謙把發現女賊的經過情形，告訴了那名警員之後，警員立即指揮帶來的警犬，在房間之內到處嗅個不停！

突然之間，只見那頭警犬狂吠一聲，就由石志謙房間的窗口跳了出去！

石志謙冲口而出：「對了，那女賊正是逃到花園裏面去了！」

這時候，大批警方人員已奉召趕到現場來，只是急壞了與私家偵探混在一起的特別行動組的警探們。

他們目睹大批軍裝警員湧入石家捉賊，偏偏又不可以出面告訴他那女賊乃「自己人」阿娣。

他們明知警犬受過極嚴格的訓練，憑着靈敏無比的嗅覺，很快就可以找出了「目的物」。屆時阿娣眞的不知如何解釋，亦難脫身。

特別行動組的警探們，惟有以便衣探員的身份，混入石家裏面去，見機行事。

回頭再說那頭警犬，憑着牠的靈敏嗅覺，直撲進花園的一座假山山洞裏面去！

親口答應過警方特別行動組負責人的花王石榮，見狀大吃一驚，只有他最清楚，阿娣當時被石志謙追到走投無路時，正是逃進假山的山洞裏去了。

石家花園裏的假山，山洞入口處並不大，僅可容納一個人進入，所以那頭警犬在狂吠聲中，只可以帶一名警員入內。其他警方人員以及石家的人，則留守在洞口的外面。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假山的山洞口那邊。而最緊張的當然就是石榮。

石志謙則乘機狠狠地責罵女管家梅姑，說她身爲這裏的女管家，不應該睡得這麼早，以至家裏出了事也不知道。梅姑雖說身體不適，似乎也得不到石志謙的諒解。

片刻之後，那頭警犬已由假山裏面走了出來。守候在洞口的人看見犬咀裏只咬住一件黑色的衣服，都爲之怔住了一陣！

大家都以爲女賊稍後會被警員押解出來，豈料尾隨而出的警員，却是兩手空空如也，手上一點東西也沒有。

「人呢？」一名在場的警官和石榮，幾乎異口同聲地，不約而同的問道。

「找不到人啊！」那警員道：「裏面根本沒有人，只有一件黑色的衣服！」

「嗯！」石榮道：「你有沒有看清楚？我明明見到好像有個人影，她一剎那便閃入山洞之內的。」

警員瞥了他一眼，要不是有個上司在場，他已詛咒石榮了。但是現在他只回答道：「我已看得很清楚，裏面只有方寸之地，用電筒一照，什麼都可以一目了然！」

剛剛趕到現場來的特別行動組探員，乘機叫那名管理警犬的警員：「拉住牠，讓我們檢查這件黑衣。」

警員於是喝令那頭警犬把那件黑衣放下，讓探員們檢查。其他人則在旁議論紛紛，有人說「女賊」已逃出了石家，也有的人說可能仍藏匿在屋內其他地方。

特別行動組的探員們，心中有數。他們看見阿娣未被警犬找到，都悄悄舒了一口氣！石榮當然也是一樣。

探員們也一致認爲「女賊」已施展「金蟬退殼」之計，逃之夭夭，至此一名警官則示意收隊。

× × ×

游天虹、張雪兒和黎柏剛等三個人，正在張雪兒的辦公室之內，討論着一連串事件最近的發展。

張雪兒道：「石志謙可能已經知道我們派人跟踪他，所以最近以來，他的姿態變得十分悠閒，除了正常的商務來往之外，根本沒有其他應酬。偶然也只會到紅燈區的酒吧去喝一杯，但總是單獨一個人，並未與其他人接觸。這就是我的私家探員所得到的資料。」

黎柏剛道：「現在幾乎不必再懷疑了，他根本就是假冒的，可惜我們還未找到證據。而最令人氣結的，就是死了一個又一個，大都直接或間接與他假冒石志謙的事有關。」

游天虹則說：「證據一定有的，就是可惜我們找不到；而找到的，對我們又沒有實際用途。看來我們要從頭再檢討一次。」

游天虹本來受嫌殺人，被警方拘捕，但是，苗警司聽了林浩探長的說話，將他放了。苗警司也認爲憑游天虹的一股幹勁，對一連串無法偵破的命案，可能會有些帮助。

游天虹等三個人正在閉門密談之際，張雪兒的女秘書忽然透過內部通話機，說林浩探長來了。

林浩是個大忙人，正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他不但是游天虹的好朋友，也是黎柏剛的舊同袍，他與張雪兒這位私家偵探的交情很好。

他們這幾個人就在互有默契的情況下，結成了一條無形的陣綫。

林浩探長進入張雪兒的辦公室之後，笑了笑，道：「這裏有些東西，雖然是用不正當手段得來，但却可能對各位會有些用處。」

各人的視綫都集中在林浩的手上。

林浩探長正將一個棕色厚紙信封，遞了過去。

首先把它接過的，就是這間辦公室的主人張雪兒。

她把信封打開，看到裏面是一些文件的影印本。

游天虹和黎柏剛都可以看見了那些文件上面一些較大的字體。

游天虹冲口而出：「這好像是遺囑。」他又仰頭問林浩：「探長，這是從那兒得來的？」

林浩探長笑了笑：「石家之內，昨夜鬧賊；我們派入去臥底的一名女探員，潛入石志謙房間裏偷到手的。」

游天虹開玩笑地說：「原來兵即是賊！」

黎柏剛道：「可是石桂河的遺囑副本？」

「不！你們又猜錯了。」林浩探長故作慢條斯理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又伸手去取過了一支香烟，慢慢地燃點着了。

而這時候，張雪兒已約略地參閱過那些影印本的內容。

她驚奇地說：「爲什麼石老太也預先立定了遺囑？」

游天虹和黎柏剛同時驚嘆地說：「怎麼會是石老太的遺囑，而不是石桂河的？」

林浩探長不久之前仍爲他携來新的資料而感到高興，但在這刹那之間，他面上那一絲笑容也跟住消失了。

「是的，我也覺得奇怪，爲甚麼石老太這麼快便立定遺囑？」林浩探長喃喃地說：「她的丈夫才死了不久，同時她也明知我們正在偵查她兒子的身份。萬一證明是假的，大筆遺產便會落入外人的身上了。」

張雪兒道：「這可能是石志謙的主意。」

黎柏剛道：「她眞笨，在我們未能證實石志謙的身份是假之前，怎麼可以胡亂簽下遺囑呢？」

這時，游天虹已將張雪兒手上的文件影印本取了過來，正在閱讀。黎柏剛於是問游天虹：「遺囑中是否註明，當石老太死後，一切石氏夫婦的遺產盡歸石志謙——亦即她的唯一獨生子？」

「是的，正如你所說的一樣。」游天虹一邊看，一邊點點頭。「當石老太死了之後，石家一切動產與不動產，均盡歸石氏夫婦的獨生子石志謙。不過，這影印本之上並未見石老太的簽署，可能只是草稿；又或者是由石志謙委託的律師擬就的。當晚石志謙帶返家，是準備將這份草稿給石老太看看，有沒有需要更改的地方。」

「嗯！好狡猾的傢伙，還好我們及時發覺這項陰謀。」黎柏剛道：「看來我們必須找石老太說個明白，以免她糊糊塗塗地中計。」

林浩探長在旁提醒他：「你不要忘記，這些文件是我們用不正當手段偷得的，要是你自動上門去，就等於承認當晚石家鬧賊的事，與你有關。」

張雪兒也說道：「是的，你犯不着太焦急。目前階段，石志謙發覺失去了遺囑的影印本，必然提高警覺；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可以讓石老太輕易上當。因此目前我以爲：我們必須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游天虹沉思着說：「從這張遺囑影印本中的內容，我們不難忖測到石桂河那份遺囑的內容。石桂河一定不大喜歡他那唯一的獨生子石志謙，所以才會在他的遺囑中聲明：他死後大部份遺產，甚至全部遺產均由其妻子石老太繼承。」

「對了，你的想法我同意了。」林浩探長道：「石桂河的遺囑一定註明大部份遺產由石老太承受，所以石志謙才會動腦筋另擬這一份遺囑，要石老太簽署。萬一石老太簽了字作實之後，悲劇隨時就會發生。」

「因此，無論如何，我一定要盡快去找她談談。」黎柏剛道。

「我不反對你去找她，但要婉轉一些。」游天虹又說道：「我們看來又要再做一次賊，設法偷看一下石桂河的遺囑內容。」

張雪兒道：「是的，石桂河死後，他的遺囑還未公佈，但看情形，作爲死者唯一兒子的石志謙，可能已知道了其中內容。當他知道石桂河並未把全部遺產由他個人承受時，他就想出了這個方法——要石老太簽署遺囑，以使石老太死後，一切盡歸他所有。」

林浩探長道：「我又帶來了一項新消息，就是石家要換女管家，不知在座各位高明有些什麼高見？」

「他們要更換梅姑？」張雪兒反問道：「誰的主意？」

「當然是石志謙的吧。」林浩道。

游天虹沉吟着說：「我猜這只是他計劃中的一個步驟，漸漸他會安排更多人進入石家，阿娣失業只是遲早問題而已。」

「那麼，下一個步驟將會是：漸漸令石老太死掉！」黎柏剛霍然站立起來：「所以我認爲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先去看看她老人家。」

張雪兒提醒他：「你去找石老太時，最好揀石志謙不在家的時候，否則，我倒担心下一個被殺的對象可能就是你。」

室內四個人商商量量之後，終於作出了決定，就是由黎柏剛以石家朋友的身份，往訪石老太，用巧妙的方法提醒她防範被殺。

張雪兒負責偷看石桂河的遺囑內容。

林浩探長又要求游天虹設法引誘石志謙入局，迫他提早暴露出醜惡面目來。

林浩的意思就是：明知石志謙是假冒的，但他却做得很技巧，每一步驟都步步爲營，因此要等他自暴其醜，將會是很困難的事。最低限度亦要用很大的耐性等下去，當然這樣亦未必有用。

但是，要是游天虹能令石志謙輸上一大筆錢，說不定他會加速進行已經擬好了的計劃。這對他們的偵查工作反而有利。

各人商量好之後，就分頭進行。

× × ×

黎柏剛以前是石家的常客，但是，自從石志謙回來之後，石老太漸漸少見到他。今天難得黎柏剛又出現在她的面前。

石老太很客氣地招呼着黎柏剛，然後又很關心地問：「你那間私家偵探社發生火警之後，現在怎麼啦？」

「嗯，正在裝修，快要復業了。」

「事情乃因我們而起，我已告訴過志謙，叫他賠上一筆金錢給你。」

「你千萬不要誤會，我此來並非爲了追討那一筆錢，主要還是爲了探望你。」黎柏剛又問：「近來你的身體好吧？」

「算是托賴了。」石老太又輕輕嘆了一口氣：「自從桂河死了之後，一直都給一些事情煩着。唉！」

「嗯，你所講的事情，可是指有關志謙身份的傳說？」

「對了。你以爲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正想問你。」黎柏剛道：「你自小見到志謙長大成人，要是他是假冒的，在情理上一定瞞不過你吧。」

「是的，但很可惜我的說話似乎沒有人相信。」

「你的意思是：曾經有人向你調查過這件事麼？」

石老太點點頭：「而且不祇一次，甚至本市警方也在懷疑志謙是冒充的。我相信你也不會例外吧？」

「是的，不怕坦白對你說，這件事本來只是你們石家的事，但是，我是石家的朋友才說，萬一志謙眞的是假冒的，這件事就變得複雜。」黎柏剛又說：「比較重要的幾點，包括石家的家財，眞正的志謙的安全問題，以及老太你本身的安危等等。」

「你的意思是：我也有危險？」

「對啊！只要他是假的，你肯定會有極大的危機存在。不怕坦白對你說，今天我專誠造訪，正是要好好的跟你討論一下這件事。」

石老太沉吟片刻，然後又很冷靜地說：「你放心吧！我不會有事的。」

黎柏剛又問道：「聽說志謙主張換個管家，是不？」

「是的，本來這是我們的家事，你怎麼知道？」

「你不是怪我多管閒事吧？其實，我也只不過爲了你的安全才這麼緊張。」

「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一直都很安全。」石老太又說：「其實對我們石家來講，一切噩夢都已經成爲過去。你們這班朋友關心我，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事實上志謙對我很不錯，我以爲你們根本就不用杞人憂天。」

「嗯，既然你也這麼說，我們的確無話可說。在這裏我惟有請你小心保重，萬一有什麼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就請你以第一時間通知警方吧。」

「我不會有事的，你放心！」石老太笑了笑！她這一笑，表面看上去似乎十分輕鬆，但看在私家偵探的黎柏剛的眼中，却有隱憂。

於是黎柏剛在心裏想：石老太爲什麼要故作鎭定？

× × ×

游天虹和張雪兒已經偷進了一間律師辦公室。因爲這是晚上，所以他們只要避過警衛的注意，就可以順利進入那間律師樓。

但是，當他們摸黑入內時，却發現有些不妙。就是這兒律師樓其中一個房間，有些微的光綫透出。爲什麼會這樣？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游天虹和張雪兒是老拍檔，所以他們在黑暗中只須做出一些簡單的手勢，雙方就可以取得默契。

於是他們迫近那間房的房門口去。

在正常的情況下，游天虹和張雪兒都明白到此時此地，這兒根本沒有人存在才對，因爲現在已是接近晚上十一點了。

當然，有些事業心太重的人，有時亦會通宵達旦地工作；但是，要是房間裏的人是正在工作的律師或律師樓的文員，房內應該光明正大的亮燈才對啊；然而現在，那間房只透射出一些兒的燈光。這是什麼意思？

游天虹悄悄抬頭，由一塊茶色的玻璃望入內。

透過那塊茶色玻璃，游天虹發覺裏面原來是律師的辦公室；而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只是供衆多男女職員辦公的地方。但是，出現在裏面的人却是鬼鬼祟祟的，而且不祇一個人，而是兩個。

的確令人有些意外，他們竟然會是同道中人。

游天虹和張雪兒他們發覺來遲一步時，都忍不住在黑暗之中苦笑起來。

「你怎麼攪的？」裏面辦公室突然傳出了其中一個男子的聲音：「今晚已是第三晚了，你竟然一籌莫展，再過兩天，律師就渡假完畢，只要他回來上班，我們的計劃就失敗。」

「不要再埋怨好嗎？你也看見，我正在盡我所能。」另一個也是男子的聲音：「除非他突然把保險箱的暗碼改變了，否則沒有理由開不了的。」

張雪兒也探首於玻璃外窺望入內，只見兩個男子正分別蹲在牆角，用手電筒照射着保險箱的密碼鎖，其中一人正企圖將保險箱開啓。

張雪兒附耳對游天虹道：「你猜他們是什麼人？」

游天虹順口說道：「可能是石志謙派來的人。」

「不管他們是誰，這一次我們也可以坐享其成。」

「但是，你剛才也聽到他們講過了，今晚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他們已經來過了的。」

「那個動手開鎖的，大概是被人收買的律師樓職員吧？」

「不管怎麼樣，總之他們的目的，就是石桂河的一紙遺囑！」

正當游天虹與張雪兒在竊竊私議之際，房內又傳出了一陣交談的聲音。

「怎麼啦？」

「看來我無能爲力了。」

「再試試吧，會不會是你記錯了密碼？」

「不會的，一定是他悄悄改變了另外一組不同的密碼。」那男子站直了身子之後又問：「那東西對你眞的這麼重要？」

「是的，無論如何，我也要在律師渡假回來之前得手，我覺得這件事對我太不公平！」

忽然之間，游天虹又覺得這個男子的聲音很熟。

礙於當時的環境，游天虹既不可以將他的想法告訴身邊的張雪兒，也不可以入內看清楚那男子是誰。

房內又傳出二名男子的談話聲。

「說句坦白話，我很後悔答應你去做這件事。」

「你不要忘記，我們是好朋友。而且，這件事我會分兩次付給你一大筆錢。動手之前我已付給你一部份，事成之後你得到的好處會更多。」

「無論如何，這却是一件犯法的事。萬一事發東窗，我的職位固然不保，相信你也無法解釋。」

「算了算了，別再嚕嗦了。聽你這麼說，大概你是故意不將保險箱打開，並非保險箱的密碼改變了。嘿！」

「不！你千萬不要誤會。我收了你的錢，怎麼敢耍這些花樣？」

「是與否只有你心裏明白。不過我以爲你最好還是用實際行動證明你並非欺騙我。」

「你要我如何證明？」

「快些將這個保險箱打開！」

「剛才你也看見了，我已盡全力。」

「他媽的！」有人在生氣，「老子沒有時間跟你再嚕嗦了！」

「嗯？怎麼你——」

「我也不怕對你說，目前我是騎上了虎背，除非你能滿足我，否則，我唯一的方法就是殺了你。」

「石奇，你千萬不要亂來——」

在這刹那間，游天虹恍然大悟，房間裏二名男子之中原來有一個是石桂河的侄兒石奇；亦即石志謙的堂兄弟，怪不得那聲音聽來這麼熟悉了。

雪兒低聲對天虹說：「我們這個時候出現，大概也可以及時制止一宗慘劇的發生了。」

游天虹也感到房間裏面的氣氛非常之緊張，假如他們再不及時衝入去，石奇就可能會動手殺死另一名男子。

因此他出其不意地將房門推開，同時迅速伸手到門旁的牆壁上，企圖及時按亮房內的燈光。

豈料說時遲那時快，刀光一閃，一柄鋒利無比的利刀，已自石奇的手中飛擲而來。實在是快得出奇。

幸好游天虹與張雪兒都是身手矯捷的江湖中人，一個側身一閃，乘機衝了過去！另一個矮身避過時，却來不及亮燈，已見到一條人影撲向房門外！

游天虹伸腿一撩，石奇身不由主地往前仆倒。張雪兒却沒有理會他，因爲與此同時，另一人正企圖乘住黑暗中遁去！

那男子顯然非常熟悉這兒的環境，眨眼之間，他已逃到入口處那邊。

張雪兒絲毫也不肯放鬆，直追出去！

那男子剛想拉開一扇大門，却被張雪兒伸手抓住了他的衣領。他眼見無法脫身，情急之下，回頭就是一拳，打向張雪兒的臉龐。

豈料給張雪兒連消帶打，「隆」的一聲，把他摔在地上，撞向一張辦公桌的枱脚。

那男子感到一陣暈眩，還來不及爬起來，張雪兒已經竄到了他的跟前：「你這笨蛋，簡直不知死活！」張雪兒詛咒着說：「假如我是你，我才不會蠢到招來大厦的警衛員——」

那男子痛得淚水直冒，張雪兒已抓住了他的衣襟，把他由地上提了起來。

這時辦公室的燈光已經亮了，原來游天虹亦已制服了石奇。張雪兒把另一名男子推入來時，只見游天虹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那柄鋒利的刀，本來是石奇用來擲擊游天虹和張雪兒的；但現在游天虹却緊握在手中，對住石奇的咽喉。游天虹冷冷地說：「如果你再玩下去，遲早也會被送到警局裏去。」

石奇表情尷尬地，眨着眼睛道：「難道你們不打算報警麼？」

游天虹道：「只要你乖乖的合作，或者我可以放你一馬；萬一你迫我，我當然也不會害怕警察。」

張雪兒也對被她抓住的男子說道：「我猜你一定是這兒的一名職員。」然後她又問：「你叫什麼名字？」

「嗯——」那男子哀求地說：「我和石奇是朋友，這次只是他拖我落水，你們可否放我走？最多我把那筆錢還給他！」

游天虹道：「誰稀罕你的錢？我只想知道：石奇是否要你偷改石桂河的遺囑？」

「是的——」那男子在吞吞吐吐，瞥了石奇一眼。「但是，保險箱的密碼分明改變了。否則，我一定有辦法將它開啓的。」

「即使你能够把保險箱打開，取得那份遺囑，相信也沒有用。」游天虹說：「遺囑是須要法庭批准才生效的，所以，法庭一定有副本的。」

張雪兒也說：「是的，你們實在枉費心機。」她又對石奇道：「不過我却非常同情你，你不但是石桂河的親侄，事實上你也替石家立過不少汗馬功勞，在情在理，在石桂河的遺產之中，也應該分得一杯羹。」

游天虹聽得出，張雪兒這麼說，分明是存心慫恿；看來她大概是想在石奇與石老太那一家人之間製造一種矛盾。因此他忍不住又問石奇：「石桂河的遺囑尚未公佈，你如何會知道石老先生的遺產之中沒有你的份兒？」

石奇瞪住那年約三十許的男子：「是老許告訴我的。」

「原來你姓許？」張雪兒瞥了她的手下敗將一眼：「如果我沒有猜錯，你大概是律師的主要助手之一，否則又怎麼會知道石老先生的遺囑，以及保險箱的密碼？」

那姓許的男子輕輕點了點頭。

他又說道：「正因爲整份遺囑都是經我手草擬的，所以，我十分清楚它的內容。同時又因爲石奇是我的好朋友，故此我才替他覺得不值。」

游天虹道：「既然你明知把遺囑偷到手也沒有用，又何必多此一舉？」

老許道：「你們不會明白的，那份遺囑還未經石桂河先生在死前簽字，他老人家便已去世，所以只能算是草稿。因此，我們根本未送去法庭備案。假如能偷到手，從中做一些手脚，大概不成問題。」

張雪兒忍不住冲口而出：「老許的說話如果是眞的，這才是一個大秘密。」

游天虹却問老許，說道：「你既然說石老先生的遺囑是由你草擬，可否將其中內容告訴我們？」

「嗯——」老許正在猶疑，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步聲。

有人揚聲問道：「誰在裏面？」

「可能是警衛員！」房間裏面四個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說。

石奇靈機一觸，說：「老許，你是這兒的職員，這裏大厦的管理員和警衛員一定認得你，爲避免他們左問右問，還是由你出去應付一陣吧！」

當時房間裏已經亮了燈，而這兒辦公廳與房之間的間隔，又是用玻璃的；外面辦公廳通往公衆走廊的出口處那一扇門，也有部份是玻璃構成的，所以負責在這幢辦公大厦之內巡邏的管理員和警衛員，當巡經門外時發覺這裏面有人，一點也不出奇。

老許恐怕外面的警衛員會闖入來，所以一邊揚聲招呼他們，一邊就離開這房間走到外面去。

由於其間已由辦公廳隔開，所以門外的警衛員根本見不到這間房內的情形。游天虹他們暫時可以鬆一口氣。最低限度，警衛員會因爲老許的出現，大概暫時不會硬闖入來吧。

張雪兒趁住老許去應付警衛員的時候，低聲對石奇說道：「其實你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分享石家的財產。」

石奇也覺得這句話很吸引，忍不住問道：「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張雪兒道：「你有沒有懷疑過石志謙的身份？」

「你可是指他可能是假冒的？」石奇反問道。

「對了。」張雪兒說：「只要石老太健在，而石志謙的假冒被揭破，你的處境便十分有利。」

游天虹也說道：「是的，你是石氏子侄，眞的石志謙可能已被殺死，假的如果被揭發，自然要下牢，整份石氏的家財，當然由石老太分配；只要你在這方面立下一功，石老太一定不會少了你這一份吧！」

「嗯！我也確實這麼想過了，他的身份的確十分可疑。但是，可惜石老太根本不相信有人可以冒充她的獨生子。」石奇嘆了一口氣！

張雪兒望向外面：「老許怎麼啦？」她又說：「讓我出去看看，怎麼他沒有回來？」

石奇制止她：「不！你是陌生人，千萬不要出去讓警衛們見到，且讓我去看看好了。」

游天虹問道：「難道你就不怕麼？」

石奇道：「我許多時會來找老許的，起碼有些管理員也認得我。當然，我會很小心，否則他們隨時會致電報警，那時就麻煩多了。」

張雪兒和游天虹交換了一個眼色，終於也同意讓石奇出去看看外面的環境。

游天虹趁住這空檔，對張雪兒說道：「今晚我們雖然未能達到目的，也總算不枉此行。眞想不到，原來石桂河遺囑尚未簽字，他就死掉了。」

「是的，你猜那份遺囑的內容究竟是怎麼樣的？」

「那個律師助手老許講的如果是眞話，他當然最清楚；此外石老太一定也知道。石奇也只不過是聽了老許的說話之後才知道的。當然，還有受委託的律師。不過，可惜他正在外地渡假。」

「我和你携手合作，先後也辦過了不少大案。但是似乎從來就未試過像今次一樣，竟然死掉了這許多人。」張雪兒感慨地，輕輕嘆了一口氣。

游天虹道：「雖然暫時還未能證實所有死掉了的人都與此案有關，但是，彷彿我們準備去找誰，誰就被殺似的；結果我們總是遲來了一步。」

（未完・七）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龍形劍客 (十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吳福礎以爲將雲中岳迷失了部份神志，可以帶去見單曉初，單曉初委他爲副總領，並將作客的人都迷失了神志，由雲中岳領隊在蘇門山先埋伏。雲中岳將清源大師、宋志高、藍文蔚兄妹救醒；還有戴崑山、谷長庚、宗大德，但不敢將他們救醒，因和他們鬥毆過，恐怕誤事，另一個是總管吳福礎派來監視雲中岳，相機在蘇門山附近引爆埋下火藥的叫阮文新，由他帶領將火藥綫毀壞，雲中岳等人才飛掠樹上隱蔽，等候捉拿單曉初等人。此時單曉初、區古柏各帶領兩帮人進來。唐生智、于文彬是來爲兩帮人馬排難解紛的，大家坐下來互相爭論……

陰謀難得逞

吳福礎越說越憤慨，切齒的道：「二位公證人可以想得到，咱們的船，跟在廣帮的後面，廣帮船尾爆炸，雖然也波及敝帮的船，還不算嚴重，但他們船尾冒起的毒烟，却正好全數籠罩在敝船之上，縱或敝帮的船中艙不起爆炸，船上的人也一樣會被毒死……」

于文彬又站了起來，說道：「吳掌櫃，敝帮船尾遭歹徒預置火藥，引起爆炸，敝公所也有一名管事和七名水手，十數名正在放烟花的人分別受到輕重傷，這件事，因爲事出意外，只可說你我兩家都疏於防範，才會被歹人所乘……」

「歹人？歹人是誰？誰又敢在廣帮和懷帮的船上做手脚？」

吳福礎連聲冷笑，接着道：「敝帮的船，炸在中艙，自是蓄意要給敝帮顏色看，貴帮的船，炸在船尾，那是敝帮的船炸了，貴帮的船也不得不跟着爆炸，何況毒烟又是往船後吹的，中毒的依然是敝帮的人……」

供出幕後人

于文彬一臉怒容，虎的站起，喝道：「吳福礎，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吳福礎冷冷的道：「在下這話不是說得很明白麼？連二位公證人都聽得懂，你于文彬還會聽不懂？我說炸了別人的船，自己船尾總得賠上了，以免貽人口實，但天下事，往往欲蓋彌彰……」

「你胡說！」于文彬氣極，大喝道：「我說是你們懷帮故意炸了中艙，才好作爲找咱們尋釁的藉口，咱們船上，你的手下無法在中艙暗置炸藥，才只好把炸藥偷偷安置在船舵之上，所以只好炸毀船尾，虧你們還反咬咱們一口。」

吳福礎獰笑道：「天下歪理可以說得出十七八條，但眞理却只有一條，事實俱在，狡辯是沒有用的。」

雙方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執一詞，就是說到天亮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搖頭獅子大笑一聲道：「福礎，不用說了，咱們縱然說破了咀皮，他們廣帮也不會坦然承認……」

區古柏洪聲道：「單老哥這話是咬定咱們廣帮暗中置放的炸藥了？江湖上講求的是一個理，咱們來此評理，更要心平氣和，尋求出眞正原因，或是什麼人的陰謀，想藉此引起咱們兩家火併，豈可如此武斷，一旦咬定是咱們暗施手脚？試問炸死你們大通藥行一個副掌櫃，和二十幾個貴帮弟子，對咱們又有什麼好處？」

搖頭獅子說道：「那就要問你區老哥了。」

區古柏聽得臉色微變，怒笑道：「看來咱們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搖頭獅子洪笑道：「懷帮二十九條性命，豈能白死，今晚之事，本來沒有什麼好談的。」

區古柏怒聲說道：「那麼你們要待如何？」

搖頭獅子大笑一聲道：「江湖上了斷過節，本來就是勝者爲直，負者爲曲，唐老哥，溫老哥二位，調解雖然不成，但他們兩位可以替咱們兩家作個公正的裁判，廣帮，懷帮放手一搏，以定孰勝孰負？也是一樣的了。」

就在此事，只聽一聲淒清的哭聲，傳了過來，一個全身素衣的中年婦人連哭帶奔，朝草坪上趕來，到得近前，她目射兇芒，朝右首投來，切齒道：「你們之中，誰是區古柏？」

區古柏身爲廣帮領袖，當着這許多人，自然非承認不可，這就站起身，抱抱拳道：「在下正是區古柏，這位大嫂……」

那素衣婦人目光一注，突然厲聲道：「區古柏，你這心思惡毒，陰謀害人的老賊，還我丈夫命來。」

刷的一聲，從腰間抽出一把寒鋒銳利的匕首，刷的一聲振腕刺來。

區古柏只覺她刺來的這一記手法，十分毒辣，招式變化，奇幻莫測，心頭不禁暗暗一懍，忖道：「一個懷帮的婦女之輩，竟有如此高明的手法？」

身形趕緊往後移開一步，說道：「大嫂是什麼人，不知尊夫是誰……」

素衣婦人一匕未中，口中恨恨的道：「我丈夫就是被你陰謀炸死的齊大元，我不找你報仇，還找誰報仇？」

幾句話的工夫，匕首揮動，已經連續刺出七八記之多。

區古柏自然不肯和她動手，連退了三步。

于文彬眼看這素衣婦人一上來就出手，他知道區老大是不肯和婦道人家動手的，這就橫跨一步，嗆的一聲長劍斜發，把後面四五記匕首的攻勢攔了過去，說道：「大嫂，這是評理會，有話好說，不可先動手。」

素衣婦人道：「除非你們還我一個齊大元來，否則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她因于文彬攔住，撲不上去，心頭急怒交迸，手中匕首一緊人隨匕上，刷刷刷寒鋒飛捲，白光繚繞，快得如同電閃一般，只是朝于文彬左右急攻，招式愈出愈見奇詭，攻勢也愈來愈是快速，一支匕首能使到如此凌厲，江湖上已不多見！

于文彬不願和她動手，手中長劍除了封架，很少出手反擊，因爲只守不攻，便成了挨打之勢，形勢自是極爲險惡。

區古柏看出于文彬處境艱苦，不禁大聲道：「單老哥，今晚咱們是評理來的，有話好說，老哥快要齊大嫂住手才好。」

搖頭獅子洪笑一聲道：「區老哥，她是齊大元的未亡人，爲夫報仇，乃是天經地義之事，兄弟如何阻止得了？」

正說之間，忽聽山麓前哭喊之聲大起，二十幾名身穿素服的婦女，手持鐵尺、釘鈀、菜刀、鋤頭，蜂擁而來，口中大聲叫嚷着：「廣帮還我丈夫的命來！」

「咱們要區古柏償命！」

這些婦女居然個個都是健婦，衝到會場，就朝區古柏和他四個弟子圍了上去。

「區古柏拿命來。」

「姓區的老賊，還我丈夫命來！」

這些人那和你計什麼江湖過節，哭叫聲中，揮動手中兵器，就一擁而上，鐵尺、菜刀、釘鈀、鋤頭，亂砍亂殺，遇人就打。

區古柏洪聲喝道：「大家請住手，火藥不是廣帮放的，懷帮和廣帮應該合作找出偸放火藥的陰謀份子來，事情總會查得出來的，現在請大家保持冷靜……」

這時有誰還會理你，只聽大家叫嚷着道：「不是你們廣帮，還會是誰？」

「他就是區古柏，先剁了他，替咱們枉死的丈夫報仇！」

這時還有誰有理智可言，刀尺如風，攻了上來，區古柏到了此時，也不得不掣出長劍，和四個門人，聯成一圈，背貼背舉劍封架攻來的兵刄。

等到雙方這一接觸，區古柏立時感覺出不對！

這二十幾個婦女，自稱是懷帮遇難弟兄的未亡人，手中拿的也不是什麼兵刄，只是極普通家中用具，有的拿着菜刀，有的拿着鋤頭，這一情形，應該說她們聽到懷帮和廣帮今晚在此間評理，才一齊趕來的，臨時抓起一件鐵器就隨着大家而來。

照說該是如此吧？但區古柏和四個門下聯手拒敵，才發現這二十幾名健婦，雖然手中拿的只是鐵尺、菜刀、釘鈀、鋤頭等不是兵器的兵器，但她們居然個個身手矯捷，武功大是不弱！

尤其像這般許多人一擁而上，應該是亂砍亂殺，毫無部署才對，但這二十幾個健婦，你看她們擁上來，揮刀揮鋤，出手甚亂，實則她們居然進退攻守，絲毫不亂，對聯手攻敵，似是久經訓練一般！

使釘鈀和鋤頭的人支援使鐵尺和菜刀的，一長一短，互相配合，互相呼應！譬如使釘鈀的人攻出一招，區古柏這邊自然有人用劍封架，你長劍堪堪架住釘鈀，另一個使菜刀的，就會使出「地趟刀」一滾而入，一連可以砍上七八刀，刀刀砍你的雙脚，你如用劍去擋，使釘鈀的可能使一招「泰山壓頂」，朝你當頭砸下。

這叫做遠拒近攻，近拒遠攻，長短兵刄，此攻彼守，此進彼退，連環運用，有時正面封架，左右夾擊，有時左右封拒，正面攻擊，反正她們人數衆多，二十幾個人對付五個人，幾乎是五對一的局面，忽聚忽散有如擺下了一座「娘子陣」，把廣帮的區古柏師徒五人緊緊困在陣勢中央！

「哈哈！」區古柏幾招下來，已經心裏有數，洪笑一聲道：「唐老哥，溫二哥，你們二位是公證人，現在總看出來了，這些人久經訓練，以陣勢圍攻兄弟，豈會是新寡文君，懷帮遇難弟兄的未亡人？這是不是懷帮早就佈置好的陰謀？二位老哥快快促請單老哥要她們住手，再不住手，兄弟總不能久處挨打的局面不還手吧？」

搖頭獅子不待唐、溫二人開口，接着也洪笑一聲道：「區老哥已經殺了她們丈夫，又何在乎多殺幾個人？不錯，她們都是懷帮弟兄家屬，她們平常練武防身，守望相助，練習聯手攻敵的陣勢，這也是普通之事，難道懷帮弟兄的家眷就不該習武嗎？」

唐崇智道：「單老哥，今晚這是評理之會，如此搏鬥下去，難免互有傷亡，怨仇宜解不宜結，單老哥還是先要她們住手，是非曲直，總可以談的。」

溫二先生也道：「單老哥，唐兄說得極是，今晚本是評理之會，如果雙方再增加傷亡人數豈不是仇恨越結越深了麼？」

搖頭獅子大笑一聲，還未開口，吳福礎已經接着道：「二位老哥說的原也不錯，但此仇不報，懷帮二十九條性命，難道就白白的死了不成？」

溫二先生道：「方才區老哥已經說過，這是雙方疏於防範，也許眞有第三者陰謀破壞，好使你們兩家引起爭端，目前最好的由單老哥喝止她們，雙方免得各走極端，烟火船爆炸一事，應由雙方合作查個水落石出，才是眞正解決紛爭的辦法。」

吳福礎冷笑一聲道：「溫二先生，兄弟聽說你和區古柏私交不錯，難怪說的話，都是偏袒廣帮的了。」

溫二先生聽得一張老臉變了色，怒笑道：「不錯，兄弟和區老哥有數十年交情；但今晚却是爲兩家調解糾紛而來，兄弟說的話，可質諸天日，完全爲了息事寧人，免傷兩家和氣，若是認爲兄弟說的話，偏向廣帮，那麼你吳掌櫃的心目中，大概只有偏向你們，才是公正的了？」

搖頭獅子皮笑肉不笑道：「溫二哥莫要誤會了……」

溫二先生不待他說完，忽然站起身來說道：「兄弟和唐大兄，此刻還是公證人的身份，對不？那麼兄弟要說句公道話，今晚之會，是單老哥邀約的評理會，單老哥是懷帮的龍頭，單老哥說一句話，江湖上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會聽你的，評理會，評的是理，姑不論這二十幾位未亡人是不是受人挑撥，或是有人事前安排，照理說，她們可以提出意見，提出要求，至少目前偸放炸藥，炸毀兩家烟火船的主使人是誰，尙難確定，她們不應該手持兇器，圍毆廣帮的人，單老哥連一點都壓不下去，兄弟實在不敢相信，所以不論放置炸藥的主使人是誰，只此一點，懷帮就已理虧了。

「好了，兄弟這些話，吳掌櫃當然聽不進去，但懷帮領袖究竟不是吳掌櫃，單老哥認爲兄弟說的是對的，就該立時制止她們，別遺江湖上的口實，也有失單老哥的威信，如果認爲兄弟說的不對，那麼從此刻起，兄弟這公證人就不用當了。」

他這番話，說得義正詞嚴，把搖頭獅子單曉初一張臉說得陣紅陣白，一時答不上話來。

吳福礎獰笑道：「你溫老二本是和廣帮區古柏一鼻孔出氣的人，本來就不配當公證人。」

溫二先生大笑道：「懷帮究竟是單老哥負責，還是你吳掌櫃負責？單老哥還沒說話，你吳掌櫃却對江湖同道，如此放肆說話？」

搖頭獅子抱抱拳道：「溫二哥，福礎也是一時氣憤之言，還望老哥海涵。」

唐崇智眼看吳福礎和溫老二言語上起了衝突，搖頭獅子竟然沒有一句話攔阻，心中也大不爲然，淡笑一聲道：「方才單老哥已經說過，今晚咱們這調人是做不成了，溫二哥也不用再說了。」

溫二先生道：「調人縱然做不成，咱們既已到了這裏，總不能讓區老哥師徒幾個給這些娘子軍殺了，也不能讓這些已經作了未亡人的傷在區老哥手下，兄弟認爲調解不成，兩家一定要訴諸武力，也應該另約日期、地點，公平決戰，亦未嘗不可，但絕不應該在今晚這樣胡亂混戰，到最後落個兩敗俱傷，依然於事無補。」

唐崇智點點頭，也站了起來，道：「不錯，咱們兩個公證人是幹什麼的，事情到了這一個地步，只有咱們出面加以制止了。」

搖頭獅子虎的站起，巨目精芒暴射洪笑道：「怎麼，二位也有興趣出手麼？」

唐崇智道：「咱們既是公證人，自然不能眼看着雙方再混戰下去，好歹也先要大家停下手來再說。」

吳福礎嘿然道：「我早就看出你們兩個是區古柏邀來的助拳的人，還來混充什麼公證人？」

搖頭獅子單曉初自恃早有安排，縱然唐、溫二人不好對付，但今晚他們既然來了，自然就得一併除去，以絕後患，這就拱拱手道：「唐老哥，溫老哥，二位和我單某相識數十年，今晚若要强自出頭，干預敝帮之事，那就成了敝帮的敵人，咱們這朋友，也只好到此爲止了。」

他在說話之時，舉足橫跨一步，攔在唐崇智的面前。

唐崇智大笑道：「單老哥這是和咱們劃地絕交了？」

搖頭獅子深沉一笑道：「兄弟對四川唐門善於用毒，心儀已久，只是從未向唐兄討教過，今晚就借此機會，正好領教領教。」

唐崇智聽得暗暗一怔，忖道：「聽他口氣，好像要和我較量用毒，我怎的從未聽說過搖頭獅子單曉初也會使毒，此人如此深藏不露，倒是不可小覷了他！」一面含笑道：「好極，原來單老哥也是使毒高手，兄弟倒是失敬了。」

搖頭獅子深沉道：「好說，好說。」

兩人相距不到一丈，搖頭獅子話聲一落，就沒有再開口。

唐崇智心頭有了戒心，也不再說話，只是靜靜的面對面站着，四道目光，互注對方，誰也沒有再說話。

吳福礎也在此時，一下搶到了溫二先生面前，陰笑道：「溫老二，吳某也想跟你討教幾招。」

刷的一聲，從身邊抽出一柄兩尺長的闊劍來。

溫老二後退了兩步，笑道：「兄弟已有十幾年不和人動手了，吳掌櫃要和兄弟動手，豈非找錯了對象？」

吳福礎又逼進了一步，陰沉的道：「你想不動手，只怕辦不到呢？」

闊劍往前一挺，喝道：「溫老二，你再不亮兵刄，吳某可要出手了。」

溫二先生又後退了一步。

吳福礎跟着又逼進一步，沉笑道：「你以爲區區溫家的麻人草，能阻止得住吳某麼？」刷的一劍朝前刺來。

溫老二連退三步，確已在地上佈下了「麻人草」，但看吳福礎居然若無其事，心頭暗暗一怔，忖道：「準是老三和他們勾結了無疑！」

身子往側讓開，手中已經多了一支旱烟管，朝前一指，含笑道：「吳掌櫃大概認識舍弟了？」

吳福礎還沒開口，突覺忽然之間頭腦昏脹，幾乎站立不穩，心頭也大吃一驚！

他確是逼着溫老三交出溫家迷藥的解藥，但溫老三從二先生那裏取來的「解迷化毒丹」，僅止一瓶，自然不肯再獻出來了。（現在已落到雲中岳手中）溫老二因溫家「迷經」，被老三盜走，他數十年精研迷藥，改進了祖傳迷藥，是以他使出來的迷藥，已不是溫老三照祖傳配製的解藥所能奏效。

（溫老三的解藥，只有對麻人草是有效）。

溫二先生也沒去理他，正待朝區古柏等人的戰場中閃去，那知這一轉身，突覺全身骨節，在這一瞬間，好像完全僵化了一般，再也無法邁出一步，心頭也不禁大吃一驚，暗道：「自己這是什麼時候中的暗算，居然會一無所覺，就中了奇毒，原來這吳福礎竟然也是使毒能手，可惜『解迷化毒丹』被老三盜走，不然何懼這區區無形之毒。」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吳福礎已經砰然一聲倒了下去，溫老二只比他多支持了半响，也跟着身子一橫倒了下去。

原來這無形之毒乃是搖頭獅子使的，他和唐崇智兩人，雖然面對面站立不動，但兩人早已在暗中較量上了，用毒高手，在使毒之時，可以用本身眞氣內力逼出，是以無須舉手投足，拂袖彈指等動作，才能置敵人於死地。

搖頭獅子使的是無形之毒，對唐崇智並沒發生什麼效力；但溫二先生在不曾防備之下，就中毒倒地。

唐崇智使出來的是唐門最厲害的「七絕散」，但使到搖頭獅子的身子，也毫無作用。

不，兩人都會使毒，也都是使毒高手，使的毒，又是以本身眞氣逼出去的，是以視之無形，嗅之無味，只有當事人才會有感覺，至少在外表上是看不出來的。

這雖然並不是比拚內力，但和比拚內力也是差不多，不，這可比拚鬥內力還難，因爲你使出來的內力上含蘊着奇毒，我使出來的內力上也含蘊着奇毒，既要在兩種毒藥上互較長短，又要在內力上互作攻拒。

這種比拚，不僅要內力强，而且還要毒藥厲害，才能獲勝，因此在外表上雖然

兩人相距一丈，除了四目互相凝視，外人看不出一點朕兆，但在兩人來說，這可是生死繫於一髮的拚搏。

此時他們除了不住的使出本身眞氣，也在不住的加强毒量，惟有誰的毒藥佔優勢，誰的內力較悠長，誰就可以獲得勝算，目前以他們的修爲，一時之間自然很難能够分得出勝負來！

× × ×

于文彬攔住自稱齊大元妻子的素衣婦人，先前一直並未還手，只是東躲西閃，用長劍封解對方攻勢，那知素衣婦人一支七首愈出愈奇，源源不絕，于文彬手中空自有着一支長劍，依然有捉襟見肘，處處挨打，幾乎有封架不住之勢。

幸好這時那二十幾名健婦已經發動攻擊，把區古柏師徒五人困在羣雌粥粥的聯手陣勢之中，區古柏看出對方陰謀，口中大聲道：「爲師來的時候，告誡過你們，設若懷帮的人先要動手，咱們不到萬不得已，不可出手，現在情勢已經十分明顯，這裏的一切，都是懷帮事前安排好的，咱們若是再不還擊，只怕大家都要暴屍在蘇門山麓了，事到如今，咱們也不用考慮後果了，大家只管出手還擊就是了。」

喝聲甫落，他們下四個弟子不覺精神大振，他們一直只守不攻，處於挨打局面，心頭早已鼈不住了，聽到師父這一宣佈，可以出手反擊，四支長劍，登時氣勢如虹，展開一輪反擊。

二十幾名健婦，縱然武功不弱，那是區古柏門下四大弟子的對手？一時之間，驚啊、慘呼之聲，就此起彼落，不時的傳出。

尤其區古柏喝聲出口，劍招突由守勢變爲攻勢，一片青光，從他身前像扇面般朝外展開，同時左手駢指如戟，在劍光飛洒之中，錯落點出。

他雖然發出了反擊命令，但對方這些人，總是女流之輩，不好痛下殺手，因此他揮洒出去的劍光，看去雖然攻勢綿密，實則還是攻少守多，迎擊對方攻來的兵器，眞正攻敵的，還是他左手，指力勁急，猶如捏着一支點穴钁，專取敵人穴道，令人防不勝防，瞬息之間，就被他制住了五六個之多。

對方二十幾個健婦，本身武功並不很高，只是仗着此進彼退，互相策應，互相支援，使敵人無暇兼顧，如此而已！若論眞實功夫，她們和區古柏以及四個門人相比，那就差得很遠了。

先前區古柏因對方都是未亡人，只守不攻，是以看起來這批娘子軍好像佔盡了上風，此刻一經展開還擊，她們自然不堪一擊了。

何況有五六個人被區古柏制住了穴道，就阻碍到其餘的人進退速度，聯手陣勢自然會立呈滯鈍。

這是互相關連之事，陣勢進退稍見滯鈍，聯手之勢也自然立呈鬆懈，就給敵人更多下手的機會。

不過頓飯工夫，二十幾名健婦，雖然沒有一個人死在廣帮的劍下，但斷臂缺手，却是難免之事，其中有大半以上，還是被點了穴道，動彈不得的，一場混戰，漸告平復下來。

這二十幾名健婦，絕非區古柏的對手，也困不住區古柏，這一點搖頭獅子也清楚得很，他指使出這些人來，無非增加區古柏的困擾，製造藉口，同時也可以多拖延些時間而已！

在區古柏發出反擊命令的時候，于文彬左肩吃素衣婦人七鋒劃過，傷口長達三寸，滲出血來，不覺後退了一步。

素衣婦人得理不讓人，緊迫跟上，身形一個急旋，貼近于文彬身前，揮手一七，朝他胸腹劃下，這一招十分毒辣，她身子貼着于文彬，他長劍無法運用，頓使于文彬處於危急之地。

于文彬心頭怒極，大喝一聲，左手奮力一掌，朝外推出，把素衣婦人推出了三步。

素衣婦人突然左手抬起，三支袖箭朝于文彬咽喉射來。

雙方相距極近，袖箭是由機簧發射，至少可以打中二三丈以內的目標，如今有三尺距離，勁力自然極强，于文彬左手五指夾住了兩支，肩頭一偏，另一支擦着耳朵射出。素衣婦人打出三支袖箭，人又急欺而上，七首閃電般朝于文彬攻到。

于文彬連退了兩步，素衣婦人一點也不肯放鬆，同時跟上了兩步，七首左右疾翻，起落如風，着着緊逼，記記都是狠招，口中大喝一聲：「好個不知進退的賤人，你當于某怕妳不成？」

振腕還攻，連發三招，劍光繚繞，疾劈而出。先前他只是處處忍讓，才落盡了下風，這回長劍出手，一步不讓，素衣婦人手中總究只是一支七首，招數雖然毒辣，但和長劍拚搏，未免吃虧，不出十招，便已落了下風。

于文彬一劍橫削，素衣婦人竟然不避不閃，這一劍若是削上，她可能會人頭落地，于文彬只當她閃避不及，只得劍勢稍偏，劍鋒掃過，削落了她一股長髮。

好個素衣婦人，她原來是故意賣的一個破綻，于文彬劍勢稍一猶豫，她已身如陀螺，一個急旋，轉到了于文彬面前，左手上揚，食、中二指如鈎，使了一招「二龍搶珠」，朝于文彬雙目勾來。

她這一記原是虛招，聲東擊西，志在引敵注意，左手遞出，身形往右急旋，一記「順水划船」，右手七首却在身形右旋之際，反手朝後刺出，刺向于文彬右肋。

于文彬左手五指還夾着她兩支袖箭，她身形右旋，于文彬左脚跟着跨上，這一來變成到了她的身後，左手迅疾下拍，把兩支袖箭，一齊插入她右肩。

紅衣婦人驚「啊」一聲，朝前竄了出去。

于文彬也不追擊，長劍一收，便自站停下來。

這時只有搖頭獅子單曉初和唐崇智兩人還面對面凝立不動，兩人比拚的是劇毒，沒有第三個人敢上去。雖然兩人尚未分出高低來，但雙方的人，已可從兩人身前一片地面上，看出兩人拚鬥的形迹來了。

兩人面對面相距約莫一丈光景，如果從中間劃一條綫，那就是兩人面前各有五尺光景，現在兩人面前五尺的地面上，已經有了很明顯的毒迹！

搖頭獅子脚前五尺土地上呈現出一片

烏黑，正在冒着裊裊黑烟。唐崇智的脚前五尺土地上，較爲鮮艷悅目，因爲地上七彩斑爛，有紅、有黃、有綠、有藍，冒出來的也是七彩烟霧，其烟裊裊，其聲滋滋！看得雙方的人目怵心驚，怕聞到毒烟，都離得遠遠的觀看！

這一情形，很明顯搖頭獅子使出來的劇毒，只有一種顏色，唐崇智使的唐門「七絕散」，却有七種不同的顏色。

他們是以內功使毒，本來是無形的，但兩人內力不相上下，誰也並沒輸給誰，因此兩人使出來的劇毒，到了中間，誰也無法越雷池一步，就紛紛落到地上去了。

好在兩人使的劇毒都是毒性極烈，腐蝕性也極强，因此落到地上，就往地下鑽了下去，也腐蝕了一大片土地。

就在區古柏師徒制住二十幾個健婦，于文彬也以收來的兩支袖箭傷了素衣婦人，雙方戰事暫時停止的稍後，突聽搖頭獅子單曉初大笑一聲道：「唐兄可以住手了，唐門『七絕散』，兄弟領教了。」

大袖一揮，人已朝旁閃出丈許開外。

唐崇智也跟着掠開，大笑道：「兄弟眞想不到單兄居然也是使毒的大行家。」

兩人比拚劇毒，生死俄頃，險惡無倫，但一旦停下手來却依然說得極爲客氣。

溫二先生道：「唐兄，咱們調人沒有做成，反而引起了懷帮的誤會，差點要把咱們也留下來了，單兄，現在咱們可以走了吧？」

他口氣之中，還是對懷帮憤憤不平。

區古柏走上一步，拱拱手道：「唐兄，溫兄，二位是兄弟邀請來的，原意希望二位是超然的第三者，不偏不欹，可以替咱們兩家充任中間人，調解誤會，也許可以化干戈爲玉帛，沒想到單兄並不諒解，反而認爲二位是兄弟邀來助拳的，而且還動上了手，這使兄弟對二位感到非常抱歉之事，不過在兄弟的心目中，二位還是今晚這場評理會上的中間人，因爲今晚之會，除了懷帮和廣帮之外，只有二位是第三者，因此兄弟還要請二位稍留片刻，讓兄弟和單兄說幾句話，這幾句話，還要請二位作個證人。」

話聲一落，不待唐崇智，溫二先生二人開口，轉身朝單曉初拱拱手道：「單兄，咱們廣帮和貴帮都是藥材商人，並非江湖上的帮會，咱們到百泉鎭，是採購藥材來的，數十年來，一向是兄弟之帮，沒想到會在泉會上放烟火這個餘興節目上，因隙成仇，三天前這一爆炸事件，雙方都有死傷，眞正兇嫌，也尚未查明，在兄弟想來，今晚這一評理會，雙方定可心平氣和的商討出一個結論來，却沒想到貴帮居然聲勢洶洶，一口咬定是敝帮做的手脚，而且還出動了這班自稱未亡人的婦女，只要敝帮的人稍一忍不住，刀劍無眼，又有了死傷，敝帮豈非更百口莫辯？好在這些人，今晚除了略有輕傷，並無一人死在敝帮刀劍之下，今晚之會，到此爲止，咱們兩帮的恩怨，似乎已非你我兩人幾句話所能了結，那麼咱們只好另訂日期，把兩帮過節，作個總結，也免得兩帮的人，日後仍是糾結不清，單兄如果同意，兄弟就聽候單兄吩咐，一定準時赴約。」

「哈哈！」搖頭獅子單曉初仰首一聲大笑，說道：「區古柏，你制住了幾個女流之輩，以爲就可以走了麼？老夫讓你們見識厲害！」

他說到最後這句「老夫讓你們見識厲害」，聲音特別洪亮，這是他通知埋伏在樹林中的張宜生，要他及時告訴副總領雲中岳率領金獅堂高手，截住對方的人的暗號。

區古柏聽得方自一怔，怒聲道：「單兄之意，那是要和兄弟放手一搏了？」

隱身在松林上的雲中岳聽到暗號，立即一拉藍文蘭的手，低喝一聲：「我們出去！」

兩道人影一下穿林而出，落到草坪上。他身後清源大師，宋志高，藍文蔚，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等人相繼掠出。

掠出去的一共是八個人，這和搖頭獅子的計劃，一點沒錯，張宜生又是領路的人，武功也不高，當然不會露面，（其實他和金八阮文新都被雲中岳制住了）金八是要等雲中岳等人衝出松林，去點燃火綫的，當然也不會跟隨雲中岳出去的了。

八個黑衣人掠出松林，手中已經亮出了兵刃。

區古柏看得一怔，因爲這八個黑衣人面貌冷漠，看來一個也不認識，（雲中岳等人都戴了面具）只當是搖頭獅子訓練的殺手，心下不覺一寬，這八個黑衣人，既非成名人物，武功也未必會高到那裏去，這就大笑一聲道：「單兄原來還在松林中埋伏了高手！」

搖頭獅子因爲金八（阮文新）已經在松林中點燃火綫，急於脫身，右手一抬，指着區古柏等人喝道：「截住他們，格殺毋論。」

然後左手向後一揮，示意吳福礎（他中迷倒地業已救醒）率領五個門人後退。

雲中岳也右手一抬，指着搖頭獅子、吳福礎和他五個門人喝道：「截住他們！格殺毋論。」

自己却向搖頭獅子單曉初走了過去。

搖頭獅子看得駭異的道：「老夫是要你去截住他們。」

抬手指指區古柏，說話之時，急於離開，身形一閃，打算從雲中岳身側閃出。

雲中岳隨着他一側身，依然攔在他前面，說道：「只要截住你就好。」

搖頭獅子因火藥即將爆炸，心頭甚急，口中怒喝一聲：「你瘋了！」揮手一掌，迎面拍來。

雲中岳右手抬處，迎着擊去。

搖頭獅子爲了急於脫身，這一掌上使出了十成掌力，在他想來，縱然不能把雲中岳擊斃，或者擊傷，至少也可以把雲中岳震退幾步，他就可以脫身了。

但聽「蓬」的一聲大震，搖頭獅子只覺對方掌力極强，身不由己被震得往後退出一步。

雲中岳也後退了一步，笑道：「在下只是神智被迷，人却一點也不瘋，單老爺子急什麼呢？火藥爆炸了，也有這許多人陪着你呢！」

就在雲中岳攔住了搖頭獅子單曉初的同時，清源大師也一下攔在吳福礎的面前，宋志高、藍文蔚、完大德、谷長庚、戴崑山五人，也一齊攔住了搖頭獅子門下周

振帮等五人。

區古柏眼看搖頭獅子埋伏的人，忽然窩裏反起來，截住了自己人，心裏雖覺奇怪；但這狗咬狗，與他無關，不覺冷笑一聲，朝于文彬和三個弟子揮揮手道：「咱們走！」正待轉身離去！

宋志高不過幾招，已把周振帮拏住，抬頭大聲叫道：「區大哥，別忙着走，還有唐老哥，溫二哥也請留步。」

區古柏聽得大奇，駐足問道：「閣下何人？」

宋志高點了周振帮的穴道，一手撕下面具，笑道：「兄弟丐帮宋志高。」

這時藍文蔚、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四人也先後制伏了搖頭獅子門下其他四個門人。

唐崇智驚奇的道：「宋長老，這是怎麼一回事？」

宋志高道：「說來話長，總之今晚是懷帮的一個大陰謀……」

這時只有四個人還在動手，一對是清源大師和吳福礎，另一對則是雲中岳和搖頭獅子單曉初。

雲中岳邊上，還站着一個人，那是和雲中岳一起掠出來的藍文蘭，她手仗長劍，目光緊盯着單曉初，怕被他逃走了。

搖頭獅子簡直氣瘋了心，但他害怕的還是即將引爆的地底炸藥，只須「轟隆」一聲，就會山搖地動，血肉橫飛，他越想越覺心寒，也越要及早脫身。怎知雲中岳偏偏糾纏着他，就是脫身不得。

這是性命交關的事，他焉得不急？幾乎連拔劍的時間都來不及，口中連聲大喝，雙掌像開山巨斧一般，急攻而出。

這也是他的老謀深算之處，如果他拔出劍來，和雲中岳動手，雲中岳縱然不濟，也不可能在一兩劍之內，把他刺死；但如果用掌，他有數十年深厚的武功，雲中岳強煞也只有這點年紀，內力不用說自然不如自己遠甚，那麼不消三兩掌可把他震傷內腑了。

他有了這一想法，所以出手就用上全力，雙掌輪替，擊劈而出。

雲中岳也早已撕下了面具，口中大笑一聲：「來得好。」身形迎起，有如虎步龍行，雙掌交替，同樣一記接一記的迎擊過去。

一時之間，但聽雙掌交擊，發出「砰」「砰」之聲，搖頭獅子一口氣劈出了十四五掌，雲中岳絲毫不讓，也接了他十四五掌。

獅頭搖子單曉初全力擊出，一記重過一記，這十四五掌下來，內力消耗甚巨，已經額見汗水，氣喘如牛，雲中岳雖然不如搖頭獅子的氣喘，但一張俊臉也已脹得通紅。

搖頭獅子睜大雙目，喘息道：「龍形十八掌，你……是崑崙山門下？」

突然身形一弓，一個人凌空躍起兩丈來高，雙手化爪，朝雲中岳當頭抓落！

不，他雙爪抓落之際，雙腳也連環踢出，一個人就好像一隻大蜘蛛，利爪划動，凌空攫來。尤其他雙爪在這一瞬間，竟然變得色呈烏黑，有如黑骨鷄爪一般。

原來他氣喘如牛，只是一種僞裝而已，好像你鬆懈戒備，他再出手凌厲一擊。

寫到這裏，讀者也許要問，搖頭獅子單曉初方才和唐崇智比試使毒，分明是一位使毒的高手，他既然急於脫身，何以對雲中岳不用毒呢？

這一點，搖頭獅子自然也想到了，他在第一掌沒把雲中岳震出去，早就使了，是以無形之毒，也傷不了他，搖頭獅子沒有說出來，雲中岳沒有絲毫感覺，大家都不知道而已！

雲中岳看他突然縱身撲起，雙爪烏黑，不知他使的是什麼毒爪，也立即功運雙臂，雙掌翻起，吐氣開聲，期上拍去。

這一招名爲「雙手托天」，招式極爲普通，但用來迎擊搖頭獅子這一記怪招，却是恰到好處！

這回雲中岳雙掌之上，凝聚了九成「九陽神功」，雙手托起，「九陽神功」一股無形內勁，就像浪潮一般，掀天而起，朝上湧去。

搖頭獅子滿擬這一擊是他最厲害的壓箱子本領，雲中岳定可立斃掌下，那知人還沒撲到雲中岳的頭上，但覺一團奇猛內勁風起雲湧，朝自己撞到，他連悶哼都來不及，一個人就被撞得往空中拋起，連翻了四五個觔斗，摔落到三丈外的地上。

清源大師以上一雙肉掌和吳福礎二尺長的闊劍，已經搏鬥了五十招以上。

你別看吳福礎身軀矮肥，這一使起來，劍光繚繞，一個人就像包在一片劍光之中，不但身法靈活，忽左忽右，走着盤龍繞步，俐落已極！

清源大師雙掌開闔，掌風拍在他劍光上，發出「錚」「錚」鳴聲，一時居然奈何他不得。

吳福礎自然也知道地下埋了火藥，心頭焦急，豈肯戀戰，他舞起一團護身劍光，是爲了清源大師的掌力深厚，先求自保，清源大師每一掌擊到他劍上，他總是被震得後退出幾步，這一陣功夫，兩人劍掌翻騰，好似激戰得甚爲猛惡，實則他步步後退，離門場已退出了數丈之外。

宋志高眼看兩人越戰越遠，口中大聲叫道：「大師當心他逃脫！」

他話聲已出，吳福礎緊接着大喝一聲：「老和尚，吳某眞的怕了你不成？我和你拚了！」

闊劍突然一緊，刷刷刷一連三劍，劍光大盛，全力反擊過來，把清源大師逼退一步，立即廻劍護身又舞起了一團劍光。

清源大師被他逼退一步，運起掌力，呼呼兩掌，追擊過去。

吳福礎早已把闊劍舞得個風雨不透，又是「錚」「錚」兩聲，兩記勢道奇猛的掌力，擊在他一團護身劍光之上。吳福礎早已等待着這兩記掌風，等到掌風劈到，他雙腳一點，連劍帶人化作一個銀團，隨着掌力滾了出去。

清源大師這兩記掌風力道何等強大，立時把他一個人一路滾出去三四丈外，吳福礎濶劍一收，雙足連縱，幾個起落，已逃出了十數丈外，再也追趕不及。

清源大師怔怔的道：「好個狡猾之人，這等於是貧僧把他送出去的了。」

宋志高道：「走了一個吳福礎，並不重要，咱們只要拏住搖頭獅子就好。」

搖頭獅子單曉初給雲中岳摔出兩三丈

外，他究竟功力深厚，立即一個「鯉魚打挺」翻了起來。

雲中岳身法何等快速，搖頭獅子站起身時，他也早已跟了過來。

這同時，大家因搖頭獅子是懷帮的首腦，豈能讓他逃走，他挺身站起的刹那間，藍文蘭、藍文蔚、清源大師、宋志高以及區古柏、唐崇智、溫二先生等人聽了宋志高簡單的述說之後，也紛紛圍了上來。

雲中岳道：「單老爺子，你是在江湖上經過大場面的人，失敗了，就該承認失敗，此時此地，你已是四面楚歌，萬難脫身，不如……」

「哈哈！」搖頭獅子忽然仰首大笑，聲震山谷，笑聲一落，巨目掄動，點頭道：「很好，老夫承認失敗了，有少林清源大師，四川唐門當家，廣帮龍頭，丐帮長老、嶺南溫家、雲南藍家、還有林慮、王屋，析城三派的掌門人，這許多人陪葬，單曉初死得也不寂寞了！」

雲中岳微微一笑：「單老爺子……」

底下的話還未說出口，搖頭獅子突然雙足一點，一道人影拔空掠起，他早已看好方向，從武功較差的藍文蘭頭頂飛越而過。

藍文蘭及時驚覺，口中一聲清叱，揮手一劍，朝上追擊過去；但搖頭獅子身法何等快速，這一劍自然沒有襲上，人已虹射出去。

清源大師、宋志高、唐崇智、區古柏等人紛紛發出叱喝，要待縱身撲起！

雲中岳忽然朗笑一聲：「單老爺子這樣走法，不是太不漂亮了麼？」

雙手齊發，朝搖頭獅子背後招了招手。他使的是崑崙派「縱鶴擒龍功」中的「擒龍手」，本來只須右手向空一招就可以；但他知道搖頭獅子單曉初功力深厚，僅憑一隻手施展「擒龍手」，吸力不強，他還可能掙得脫，這雙手同發，已用上了十二成功力。

搖頭獅子最担心的還是火藥爆炸，這一長身掠起，也用上了全身的功力，一個人宛如大鵬展翅，從藍文蘭頭上掠過，一下已飛射出去三丈開外，突覺被抓回去的一般，連半點掙扎的餘地也沒有，隨着吸力又倒飛回去，「拍達」一聲，背脊落地，跌墮在原來的地方，這一下直跌得他兩眼一黑，幾乎昏了過去。

這下，也直看得區古柏、唐崇智、清源大師，宋志高等人莫不神色爲之一動，大家雖然知道這位年輕人武功極高；但誰也想不到他輕輕年紀，居然練成了崑崙派失傳已久的絕世神功「縱鶴擒龍」！

清源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雲少俠這一手使的大概就是崑崙派獨步武林的『縱鶴擒龍』神功了？貧僧一向只有傳聞，今晚總算大開眼界了。」

區古柏道：「這麼說雲老弟果然是崑崙高弟了？」

搖頭獅子跌坐在地，一張本來紅潤的臉色，此時面如灰土，雙目包滿了紅絲，望着雲中岳齒切道：「姓雲的，老夫和你無怨無仇，你爲什麼老是和老夫作對？」

雲中岳淡淡一笑道：「單老爺子怎不反躬自問，所作所爲，都是……」

「哈哈！」搖頭獅子又大笑了一聲，說道：「這樣也好，凡是和老夫作對的人，來個同歸於盡，是怨是仇，豈不一筆都勾銷了？」

他這意思是自己既然走不了，火藥一經爆炸，誰也休想活命。

雲中岳含笑道：「方才在下的話，尚未說完，單老爺子就急着要走，在下現在不妨說出來給單老爺子聽聽！」

搖頭獅子沉聲道：「你說！」

雲中岳道：「單老爺子認爲你走了，咱們就會同歸於盡，對麼？現在在下可以告訴你，咱們不會同歸於盡的。」

搖頭獅子道：「此話怎說？」

雲中岳道：「因爲單老爺子要『大家見識厲害』的『厲害』已經不存在了。」

搖頭獅子道：「你怎麼知道的？」

雲中岳笑說道：「自然是阮文新說的了。」

搖頭獅子忽然長嘆一聲，頹然道：「完了！」

雲中岳道：「大家既然不至同歸於盡，單老爺子自然也不會死了。」

搖頭獅子搖着頭，苦笑道：「你們不死，單某却非死不可，單某一家老少二十一口，也非死不可了。」

「阿彌陀佛！」清源大師合十道：「單老施主，泉會期中發生了許多事故，所幸有驚無險，只要老施主覺今是而昨非，大家相交多年，自可原諒，目前只有懷帮、廣帮因烟火船爆炸傷亡的人，已經人死不能復生，你們兩帮只要優予撫䘏，也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一場干戈儘可化爲玉帛，老施主還有什麼不可解的事呢？」

搖頭獅子重重哼了一聲，說道：「大師很少在江湖走動，以爲事情就這麼簡單可以解決的麼？」

宋志高已經聽出似乎另有原因，這就接口道：「單兄還有什麼難言之隱呢？」

「一言難盡！」搖頭獅子只是搖着頭，苦笑道：「兄弟說出來了，只怕也難以讓大家相信。」

區古柏道：「單兄一向豪氣干雲，今晚怎麼如此吞吞吐吐，不論有什麼困難，只要單兄說出來，咱們廣帮也負担一半，赴湯蹈火，區某决不皺眉。」

搖頭獅子臉有愧怍之色，緩緩從地上站起，拱拱手說道：「區兄，兄弟實在對不起你，你老哥多多原諒。」

區古柏道：「單兄何用說這些話，事情已經過去了，就不用再提了。」

「事情並未過去。」搖頭獅子沉痛的道：「兄弟一死，也許另有一個人會冒出來，總之……以後還會有事……」

唐崇智道：「單老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兄弟……唉……」搖頭獅子長嘆一聲道：「單某活了幾十歲，還在江湖上混過了這麼多年，臨死還是弄不清楚，因爲兄弟只是被人牽着鼻子走路的傀儡而已！」

他這話聽得大家不由一怔，在大家想來，這一連串發生的事故，懷帮龍頭搖頭獅子單曉初應該是幕後的主謀了，他居然說出只是被人牽着鼻子走的傀儡，那麼包藏禍心的陰謀份子，又會是誰呢？

雲中岳攢攢眉道：「單老爺子可否說得清楚一些？」

（未完・十二）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可飛·圖

骷髏畫（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唐肯和丁裳衣在房裏，正談論着關飛渡的俠義事蹟，忽然魯大人——魯問張駕到，進入房裏，唐肯躲入衣橱，魯問張見丁裳衣冷漠對他，心頭大怒，說出他們一夥是想叛亂，指出她是藍羅刹，要她束手就擒，二人繼而動武，丁裳衣不敵，唐肯偷襲得逞，二人且戰且走。菊紅院被衙差包圍，魯問張纏住他們，此時來了一個幪面人持一大刀將魯問張擊傷，而幪面人亦被他擊傷，唐肯和丁裳衣護住幪面人殺出重圍，「飛騎」袁飛已等在門外，四人乘坐駟馬車逃走，後面追捕的還出現易映溪、言有信、言有義等人，而馬車車輪被言氏兄弟拆掉停下……

名捕施援手　不冤枉好人

言有信道：「如果我是你們，我就不逃了，因為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逃，也是逃不掉的。」

言有義道：「何必逃得那麼辛苦呢？安安樂樂的束手就擒，不是比作無謂掙扎聰明百倍嗎？」

幪面人在車篷內咳嗽。

言有信道：「就算你們逃得過我們的合擊，還有『老虎嘯月』聶千愁在等你們，難道你們還鬥得過聶千愁？」他這句話是對車篷上的丁裳衣說的。

言有義道：「還有『捕王』李玄衣守在城門，『四大名捕』之一也在城中，這件案子，牽涉頗大，又殺了李大人的兒子，你們怎可能逃得了！」他這句話是向車篷內的幪面漢說的。

幪面人緩緩自車中步出，每一步都看好了才踏下去，彷彿生怕地面上的茅草裏有十七八隻老虎鉗一般。

他站穩了，撫了撫胸，深吸一口氣，才說：「言家二位昆仲，大家都是江湖人，這次擺明了是冤情，您們高抬貴手，我等永誌不忘，他日必報！」

言有義道：「你看我們作得了主嗎？高鏢頭，我看您也無需躲頭藏臉的了，扯下遮羞布，跟我們回去吧！」

唐肯聽得叫了一聲。

他一直覺得這人出手義助，身形招法俱頗為熟悉，沒料竟是失踪多時的「神威鏢局」局主高風亮。

這時，只見幪面人緩緩扯去臉罩，月光下，出現一張英偉而略帶滄桑的中年人臉孔，咀邊掛一絲苦笑，道：「我沒瞞過你們。」

言有信道：「不是沒瞞過我們，而是誰也遮瞞不過。李大人和捕王李玄衣算定你會在這攻打菊紅院消滅無師門裏出現，你果然鷩不住，現了形。」

高風亮沒有答話，他突然用手自胸口用力一拔，拔出了嵌在胸前的鐵梳。

血水，不住地滲了出來。

丁裳衣皺眉問：「痛不痛？」她蹙眉的神情，像小母親疼惜孩子的胡鬧，小女孩愛惜小狗貓的淘氣，稚氣隱現在成熟而有韻味的臉容上，端麗得令人輕狂。

唐肯看得痴了。

高風亮悶哼道：「痛。」

然後又笑道：「江湖上的英雄好漢，痛字都是不輕易出口的。」

丁裳衣微微浮起的笑容，她的臉靨稍大了一些，像滿月時的氣氛，越發襯出紅唇的搶艷，女性的魅力。「痛就痛，有什麼出不出口的。英雄好漢也一樣痛，只有充字號的才啞忍不說！」

高風亮和丁裳衣這番對答，好似根本沒把言氏兄弟的話放在心裏。

言有信雙目射出了狂焰。

高風亮道：「痛歸是痛，但無大碍。大的交你，小的歸我，如何？」

丁裳衣點點頭，她用極自然而美麗的手勢，拔下髮上的一支金釵，用唇含着，然後用雙手把頸後的頭髮束起來，束成一個小髻，然後把金釵插入髻去。

也不知怎的，這月下的姿影，使得言有信，言有義竟不想打斷，是故都沒有出手。

然後丁裳衣道：「好了。」轉首向唐肯、袁飛道：「你們去吧。」

話一說完，劍疾地已到了言有信的咽喉。

高風亮的大刀也呼地盪起，飛斬言有義。

× × ×

丁裳衣和高風亮的意思，是非常明顯的。

他們要纏住言氏兄弟，決一死戰，但這一戰結局勝負都難以逆料，他們都希望唐肯和袁飛先走。

袁飛明白。

他咬一咬牙，飛掠而出，可是唐肯不走。

唐肯不走，袁飛折了回來。

「你留在這裏，也沒有用，要洗雪冤屈，就得先逃命再說！」

唐肯堅定地搖頭。

「我知道。但我不走。」

袁飛長嘆，終於一跺脚，躍上一匹馬，絕塵而去。

唐肯也知道憑自己這身低微的武藝，既幫不上丁裳衣、高風亮什麼忙，也沒有什麼用處，留着也是白送死，可是他這種人，就是無法忍受別人為他們拚死，他自己去逃命。

所以他留下來，已經準備必死。

高風亮是他的主人，這次冒險闖入菊紅院救他，他不能獨活；至於丁裳衣，奇怪的是，他覺得跟她同時死，是一種快樂，一種榮幸。

他自己也不明白何以會有這種想法。

袁飛走的時候，局面已瞬息數變。

× × ×

丁裳衣的劍雖然突兀，但劍至半途，改刺言有信肩膊。

因為她還不肯定言有信是敵是友。

言有信盯住他，一伸手，中指「啪」地彈出，彈歪了劍鋒，揉身進擊，一面低聲道：「你儘管走，到脾腹村灌木林裏等着。」

丁裳衣扳了扳嘴，道：「你放我們一起走。」

言有信目光閃動，佛然道：「只有你可以走！聽着：我只放你走！」

丁裳衣冷然道：「為什麼？」

言有信一雙森冷的眼睛迅速遊過她的身子一遭，道：「你就會知道，我為什麼對你這樣好。」

他們邊交手邊說了這幾句話，高風亮和言有義那邊已分出了勝負。

× × ×

言有義在高風亮攻出第一刀的時候，他就攻出第一輪快拳。

這一輪快拳迫得高風亮迴刀自守。

言有義一輪快拳未完，第二輪快拳又至，高風亮好不容易才接下四、五十拳，第三輪快拳又如石雨般打來。

言有義的拳勢指不折，腕不曲，臂不彎，膊不動，是失傳已久的正宗言家僵屍拳法。

等到第四輪快拳開始的時候，高風亮知道自己再不反擊，只怕沒有機會再反擊的了。

高風亮長吸一口氣。

他吸氣的時候，猛脹紅了臉，血水自在胸膛創口猛標出來。

然後他就出了刀。

言有義全身骨節，格格作响，就像一具木偶，忽然給人拆散了幾一般。

在這刹那之間，他整隻手，軟得像棉一般，竟蛇一樣的纏住了刀身。

刀鋒何等的銳利，却切不入言有義雙臂。

高風亮猝然棄刀，拔草，茅草飛斫而出！

言有義大驚，捲住大刀的雙手一架，奇怪的是，那一記「茅草刀」並沒有經過他的雙手，却已攻到了他的胸前！

言有義驟然吐氣，整個人似突然癟了下去。

但他的胸膛還是標出一道血箭。

高風亮一擊得手，抄回大刀，再砍。

言有義急退，言有信看在眼裏，登時捨了丁裳衣，迎擊高風亮。

忽聽一人道：「以無厚入有間，庖丁刀法，名不虛傳。」

只聽他淡淡地接下去說道：「昔時庖丁解牛，把刀法融為一體，舉手投足皆成韻律，你雖已舉輕若重，刀隨心意，但可惜——」

說到這裏，就沒有再說下去了，只聽一陣緩慢的馬蹄聲，馬蹄聲中，隱有一兩聲悽心的狠嗥，似有似無。

高風亮的臉色變了。

開始闖入菊紅院救人的時候，他雖然幪着臉，但眼神炯炯，元氣充沛，精銳逼人。

後來與魯問張互拚受傷，眼中那一股逼人的神采也顯著地消失了。

在擊退言有義之際，他剛又回復那一股神氣，却聽到那鈴聲話語，整個人都變得緊張，甚至有些恐懼。

丁裳衣也是。

只不過她不是恐懼，而是不再從容淡定了，誰都看得出來她已不寄存希望。

——究竟來的是什麼人呢？

只聽那野獸般的長嘷漸杳，但馬蹄聲也得落落，得落落的緩緩逼近……

× × ×

馬蹄愈漸慢了——

得落落，得拓拓……

蹄聲更漸近——

一匹馬。

一個人。

唐肯一看見那匹馬，就忍不住大叫了一聲：「袁飛呢？」

那匹馬是袁飛騎去的。

現在馬回來，馬上的人已不是袁飛。

唐肯在叫了一聲後，才看清楚那坐在馬上的人。

這人一頭黑髮，披在肩上，臉無表情，但整個看去令人有一種倦乏的感覺，這人整張臉都是皺紋，積聚在一起，可是又不是給人老弱的感覺，就像他的皺紋是五官之一哩，應生在臉。

馬蹄聲終於停了。那人腰際繫了三個葫蘆，他打開一個的塞子，仰首喝酒。

人却非常熟悉。

唐肯左看右看，就想不起在何時何地曾見過這個人——不過這個人，他一定見過。

——他是誰呢？

高風亮一看見這個人，就出現了一種「既生瑜，何生亮」的悲憤神色，他問：「是你？」

披髮人道：「是我。」

高風亮道：「你剛才的話，還沒有說完。」

披髮人道：「我說可惜。」

高風亮道：「可惜什麼？」

披髮人道：「你刀法已臻巔峯，却未入化境，摘葉飛花流水行雲皆可成刀，既是如此，你却不能無刀！」

高風亮怔了一怔，長嘆道：「是。以無刀勝有刀，還要長時間浸淫，我開的是鏢局，俗務煩身，無法專心練刀。」

披髮人道：「所以你因小失大，事業有成，却失去性命。」

高風亮苦笑道：「神威鏢局是完了，但我還活着。」

披髮人說道：「鏢局完了，你也該死了。」

高風亮忍不住恚怒，眼神一熾，道：「你現在是替官府做事？」

披髮人道：「我只替李大人做事。」

高風亮道：「你要殺我？」

披髮人緩緩的搖頭，看着他，好像在看一個蠢到無可救藥的人一樣。「打從這件事一開始，你和鏢局的人，早都應該自戕了，一個死定了的人偏偏不死，這不是在浪費自己和別人的時間是什麼？」

高風亮慘笑，大刀一揚，道：「你來殺我吧！」

他的刀才揚起，言有信就在搖頭，眼色就像在看一個死人一般。

「我想起了！」

唐肯突然大叫起來。

「我知道你是誰了。」

他這一叫，使高風亮和披髮人都莫名其妙，唐肯指着披髮人叫道：「我見過你，就在牢裏，你跟他們三個人和李大人的公子，想剝我的皮……可是，那時候，你的頭髮是——」

披髮人淡淡地接下去一句說道：「白色的。」

唐肯一副百思不得其解地說道：「對了，是銀白色的。」

披髮人却反過來問唐肯：「那是什麼時候？」

唐肯想了想：「早上。」

披髮人唇上的法令向兩頰振了一振，算作笑容：「早上就是白天。」

唐肯仍不明白。

高風亮接下去說：「唐兄弟，你有沒有聽過，江湖上，有一個人，頭髮隨着太陽昇沉而變色的？」

唐肯立即道：「有。可是那位武林名宿，是白天黑髮，晚上白頭的，而且，那位前輩已死去好多年了。」

高風亮嘆了一口氣，道：「這位名宿，不但沒有死，而且隨着年紀增進，武功增進，同時人心大變，性格大變，變成了白天銀髮，晚上黑髮，還活生生的活在這裏——」

唐肯愓然地望着披髮人說道：「他就是——」

高風亮道：「廿年以前，他被人號爲『白髮狂人』，十年前，突然失踪，直至七年前，江湖上出現了一個神秘莫測武功極高的黑髮白頭人，便是這位『老虎嘯月』聶千愁。」

唐肯怔怔地道：「他是？」

聶千愁問道：「現在，是晚上還是白天？」

唐肯看了看天上的星月：「當然是晚上。」

聶千愁道：「那麼我理應黑髮了。」

唐肯還是禁不住要問：「你……你就是當年的『白髮狂人』？」

聶千愁道：「怎地？」

唐肯不可置信地道：「昔年的『白髮狂人』，何等狂，何等傲，但不欺弱小，只抗强權，行事乖桀，却除暴安良，當年連朝廷和『絕滅王』等大力拉攏尚不得其効力……而今……怎麼會——？」

聶千愁的臉上終於有了表情。極複雜的表情，他聽着，聽着，忍不住喝了一聲：「住口！」

他這一喝，聽來也不怎麼大聲，可是在唐肯聽來，心頭一震，好像給擊了一捶，搐痛了一下，四肢都發痲。

在這種情況之下，誰也不會再說話。

可是唐肯這個人脾氣之拗執，性情之倔强，也到了極點，他强忍一下痛楚，即道：「以前我是打從心裏敬重『白髮狂人』，我以爲他傲然站立天地間，不畏强權不怕死，誰知——」

聶千愁的身子波動起來。他黑髮波動的節奏像一種波濤的韻律，甚是好看。然而他雙目發出深山大澤裏野獸般的寒光，令人如墜冰窖之中！

唐肯却不理他，逕自說下去：「——誰知今日一見，却變成了不分青紅皂白，跟在狗官左右爲虎作倀的可憐蟲！」

高風亮見情勢不妙，叱喝着道：「唐肯——」

唐肯把胸一挺，把聲音調高，大聲道：「什麼『白髮狂人』，早死了還好！現在這個『老虎嘯月』算是什麼？（這時聶千愁全身劇烈地巔簸起來，口中發出厲嘯，樹搖地動，眼中寒采更是逼人。）武功高又有何用？（這時聶千愁已向唐肯走出了第一步，只不過一步已到了唐肯面前，唐肯居然眼也不貶，直着嗓子把話夾雜在聶千愁的厲嘯中傳出去。）就算是一掌打死我，我也不當他是東西！」

他說完了那句話，心紋如裂，終於忍不住嘴邊溢血。

聶千愁黑髮蝟張，戟指起來又落下，一字一句地說道：「好，好！我就一掌打死你。」

唐肯一面吐血一面道：「好，你打，打得死二十年後一條好漢，打不死你姓聶的揑着鼻子遮顏面。」

丁裳衣禁不住尖呼道：「唐肯——」

高風亮身形一幌，想攔在聶千愁與唐肯之間，力謀挽救。

可是，聶千愁已經出手。

聶千愁在厲嘯聲中出手。

風動，草飛，樹木搖。

彷彿連月亮都變了顏色。

唐肯覺得自己雙耳，像給一千條固體的蜘蛛絲扯拔着，痛入心肺，那厲嘯聲似一下子把他的眼球充血，把他五臟六脈打翻搗碎一般！

唐肯已失去抵抗的能力。

這一剎間，掌風已冷沉地，毫無生氣地，甚至無知無覺無情無性命地掩近至胸前。

出掌的手，彷彿沒有生命。

中掌的人，也必死無疑。

丁裳衣手中的劍光自披風裏發出奪目的厲芒，直奪聶千愁的咽喉！

聶千愁突然偏首向丁裳衣，發出比剛才更悽厲的狂嘯。

白的牙，尖的舌，紅的唇，黑的髮，這一聲厲嘯，虎地宛似地底裏捲來一道狂流，把松針倒射上空。

丁裳衣也覺得身體周圍捲起一道逆流，捲起身上的披風，整個人連根拔起而失去了依憑；等到能够勉强穩下步樁時劍已嵌入松幹裏！

高風亮在同時間一刀砍向聶千愁。

他的刀一出就切斷聶千愁的嘯聲。

那可怕的厲嘯！

× × ×

聶千愁只做了一件事。

他倏然打開了腰畔左邊第一隻葫蘆。

葫蘆塞子一開，「嗖」地白光一閃。

然後高風亮只覺手上一輕。

他的刀碎了。

碎成千百片，落在地上。

高風亮怔了一怔，這時，丁裳衣也被嘯聲激飛，聶千愁那毫無生命且摧殘生命的一掌，依然向唐肯胸膛按下去。

三人聯手，尚且抵擋不住聶千愁這一掌！

× × ×

就在這時，唐肯左膝後關節處，突然一痲，這一下來得十分突然，唐肯脚一軟便跪倒，聶千愁那一掌，僅在他頭上三寸不到之處擊空。

這一掌是沒有掌風的。

也沒有氣勢。

只有死。

掌擊空，唐肯就死不了。

唐肯自己却不知道自己是怎樣避得了這一掌的。

丁裳衣，高風亮又驚又喜，還帶一點錯愕，他們也不知那一掌爲何沒有擊中唐肯。

聶千愁也怔了一怔，他的掌就停在唐肯頭上，只要他再往下按，便擊在唐肯的天靈蓋上，唐肯一樣是死定了。

可是聶千愁並沒有那麼做。

他只冷哼一聲：「你幸運。」便緩緩的收了掌。

唐肯馬上跳了起來，大聲道：「我不是要避你，我只是——」

聶千愁冷冷地道：「不管怎樣，你都已避開我一擊。」

唐肯想一想，自己也想不通，何以能適時躲開那一掌。便道：「你一掌打不死我，可以再打第二掌。」

聶千愁冷笑一聲，不理他，逕自向高風亮行去。

高風亮嘆道：「沒料到十年不見，你已練成了『三寶葫蘆』。」

聶千愁道：「你刀法好，我不得不用了其中之一。」

高風亮苦笑道：「現在我連刀也沒有了。」

聶千愁往地上一指：「還有草。」

高風亮沉吟了半晌，道：「這件事徹頭徹尾都是寃枉的，你非殺我不可？」

聶千愁木無表情地道：「打從這件事一開始你們就死定了，你自戕，我便不動手。」

高風亮毅然道：「好，我死。但你放了他們倆。」

聶千愁淡淡地道：「我一掌打不死的人，決不再殺；至於丁裳衣，魯大人吩咐，要生擒。」

高風亮狠狠地說了一聲：「好。」

聶千愁的黑髮又波動了起來，他用一種很低沉，很緩慢，很悲憫的聲音問：「可以了麼？」

高風亮高聲豪道：「可以了。」突然卸下帶子，迎風一抖，衣帶如長刀。

可剛可柔的長刀！

高風亮解帶時帶已成刀，帶化作刀時刀已砍到聶千愁頭頂上。

聶千愁沒有避。

他似來不及閃躲。

高風亮立即又砍第二「刀」。

聶千愁還是沒有反擊。

他似連招架也來不及。

高風亮揚氣吐聲，又砍了第三刀。

聶千愁還是木然不動，月色下，松樹旁，他披髮如狂，就像座不動明王。

高風亮砍了三刀，收手，丟掉帶子，氣咻咻的道：「你殺吧。」

聶千愁問了一句：「你還要不要再試試？」

高風亮氣苦地笑了一下：「沒有用的，你剛才已用手在刀鋒砍中之前擋了三下，但在我們看來，你好像連動都沒有動一下。」

聶千愁道：「眞正的速度，反而不讓人感覺得出來有多快。」

高風亮苦笑道：「就像天體運行，日出月落。」

聶千愁道：「也像光綫、聲音、歲月、自然的反應，快得像沒有讓人感覺到速度。」

高風亮道：「所以我不打了。」

聶千愁道：「畢竟你曾經是我朋友，我不忍殺你——」

高風亮眼神一亮，聶千愁接道：「可是你仍是非死不可……你還是自決罷。」

高風亮「哈、哈、哈」笑了三聲，道：「好一個朋友，好得逼死人的朋友！」

聶千愁的臉色突然變了，變得無比的激動，使得讓人看去，感覺到他的黑髮如潮汐湧動，臉上的皺紋像海水褶騰。

「朋友？沒有朋友，我會有今天？」聶千愁厲嘯的聲音悽厲得直如割切入腦：「你以爲我不愛朋友？當年『白髮狂人』什麼都沒有，就是有朋友，最自豪的就是朋友！」

晚風徐疾有致。

松針簌簌而落。

聶千愁如狠嗥月，又如夜鳥一般悽戚，像厲鬼在追索魂魄：「你沒有被最好的朋友出賣過，又怎麼知道朋友的無義？你未曾被至親的朋友傷害過，又怎麼瞭解朋友的無情？」

高風亮囁嚅地道：「我……我沒有出賣過你……」

聶千愁如夜叉般狂笑了起來，松針如雨一般折落，茅草如風般激揚。

「你當然沒有，你只是我普通朋友，如果是你暗裏給我一刀，我倒無所怨，只怪自己不帶眼識人……而眞正致命的朋友，是在我身陷囹圄之中，仍維護他，仍不惜爲他犧牲。仍信任一至於把財產武功權力全授於他的人。」

他瞇着眼、切着齒問：「你被人這樣害過嗎？」

「你被你救過的人冤枉過嗎？」

「你被你一手栽培出來待他如兄弟一般好的朋友誣陷過嗎？」

「你被那個人陷於萬刦不復之境，但仍然以爲他是你一生最要好的朋友，你嘗過這種屈辱嗎？」

「你一生的前程、理想、親人、伴侶、名譽、性命、財產，全給你最信任的人一手毀了，而你還是信任着他，不虞有他，連最後一綫生機也泯滅在他手裏，你試過這種味道嗎？」

聶千愁哈哈大笑三聲，又說了八個字：「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唐肯虎地跳了起來，叱道：「他是誰？他是誰？」

聶千愁瞇起眼，嘴唇下扨：「他？他們！」

唐肯急着道：「他們究竟是誰？」

聶千愁橫了他一眼：「你要知道幹什麼？」

唐肯瞪大雙眼，逼視過去：「爲你報仇呀！」

聶千愁臉上的皺紋又翻騰了起來，悶哼了一聲。

唐肯大聲道：「像那樣子的不義之徒，人人得而誅之。」

聶千愁冷笑道：「要是這樣，你到街上去，隨便掀十個人，起碼有八個是該殺的。」

高風亮喟息着道：「其實朋友好聚好散，你放的感情陷得越深，悲喜越强，喜則比兄弟還親，悲則翻臉無情，這又何苦呢？」

聶千愁瞳孔收縮，一字一句地說：「不是何苦，而是你未眞正受過這種椎心之苦。」

他冷冷的加了一句：「你幸運，因爲你沒有被人如此深切地背棄過，你不會知道這種痛楚。」

高風亮揶揄地道：「那你就大開殺戒，傷害無辜，以現在的殺戮來推翻以前的慈悲了？」

聶千愁盯住他，問：「你說得漂亮，眞是菩薩心腸，要是遇到這種萬刦不復、非人遭遇的是你，看你還那麼瀟洒不？」

他目光閃着電針也似的尖銳光芒，說道：「那時，只怕你又有另一套殺人的宏論了。」

唐肯怔怔的看着他，突然大聲道：「不值得的。」

聶千愁皺眉道：「什麼不值得？」

唐肯認眞的說：「爲了小部份人的無情無義、心狠手辣，使到你帶着深仇過活，那是多麼不值得呀。」

聶千愁格格笑着，也不知是笑還是哭：「有什麼不值得？這樣活着，我覺得很振奮，很强悍、很充實、很痛快！」

唐肯反問：「但比以前快樂嗎？」

聶千愁一時答不出話來。

唐肯又道：「難道仇恨能使你從前一切失去的都能復活過來嗎？」

聶千愁盯住他，臉上的皺紋又震動了起來，說道：「但却可以使我爲報仇而活下去！」

唐肯也怔了怔，最後道：「難道殺我們會令你快樂？」

聶千愁答道：「不殺你們我就要被人殺；」他狠狠地道：「現在我學會了一件事。」

「與其我死，不如你亡。」最後道。

高風亮長嘆道：「我們都不是你對手，你殺吧！」

聶千愁霍然地轉身，說道：「你不自戕？」

高風亮道：「我俯仰皆能無愧於天地，決不自絕於江湖。」

聶千愁的黑髮、皺紋、衣褶又似潮水般翻騰起來，雙目寒如黑夜海角的兩點飛星。

「好，你這是逼我親手殺你。」

陡然之間，突兀到頂點的，聶千愁長身而起，腰間左首第一隻葫蘆，「噗」地激射出一道電也似的白光，雷霆萬鈞的劈擊往丈外一棵松樹，隨着他的一聲暴喝：「着！」

× × ×

轟然一聲，千數百松針如暴雨般倒射上天，松樹幹中折，樹枝四分五裂，聶千愁已掠到樹後。

他腰畔葫蘆的光芒，是何等强烈。

他一落到樹後，積聚多時的掌力，就要發出。

樹後有人。

還有光。

厲芒。

他腰畔葫蘆的光芒有多燦目，這光芒就更燦亮十倍！

如同電炸星分的奇芒中，他居然看見了一個人。

在這時候，無論他看見誰，他都不會感到震訝，同時手上的一掌，也必定會發出去。

可是他感到不止震訝的驚詫。

他那一掌也發不出去。

因爲他看見的居然是自己。

× × ×

——自己又怎麼會在樹後？

松樹裂開，怎麼竟然還會有一個聶千愁？

聶千愁一怔，這一震間，他立時已明白。

可是一道劍光，在聶千愁這樣的高手感覺到和發覺的時候，已到了他的後頭三寸。

聶千愁右手按在腰畔中間的葫蘆上。

劍陡止。

劍鋒沒有再逼進。

聶千愁也沒有拔出葫蘆塞子。

一時間，劍和人都頓住。

松樹，喀勒勒地墮落倒下來。

× × ×

松樹折落，發出蓬然巨响。

聶千愁整個身體僵硬，他甚至可以感覺到，最接近那劍鋒的部份肌膚，已炸起了痲皮。

可是背後的人，站在那兒，無疑比劍鋒更淬厲，銳利。

——這是個什麼人？

——誰的殺氣那麼過人？

聶千愁知道，今晚在這劍鋒下的人不是自己，早已倒下了。

他不是被劍鋒所刺倒，而是被殺氣擊倒。

——這簡直是無堅不摧的殺氣！

聶千愁苦笑。

他看到自己苦笑。

他面前是一面鏡子。

鏡子雪亮，映趁着月光，人形般的大小。

敵人匿伏在松後，給他發覺了，不動聲色施於一擊，但敵人居然放了一面鏡子，人却躲在另一處，讓他擊了個空，乍見自己，錯愕之下，陡然出手！

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不能算敗。

可是先機盡失。

——對付這樣可怕的敵人，先機盡失的結果會怎樣？

想到這裏，他握葫蘆的手緊了一緊。

× × ×

背後的人說話了，道：「你最好不要動。」

聶千愁冷冷地道：「你還沒有勝。」

背後的人道：「我還沒有出劍。」

聶千愁道：「我仍可能反擊。」

背後的人道：「我不想殺你。我不刺出去，你不開葫蘆。」

聶千愁的姿態沒有變，也沒有說什麼話。

他從鏡中只看到一個人自腰以下的身子。

雖然這人的下盤有衣服緊緊裹着，但他知道裏面沒有一寸多餘的肌肉，沒有一分浪費精力的站着。

這人腰部以上給坍倒下來的松枝遮掩着，或許是這人故意在那裏，讓人看不清楚。

聶千愁臉肌抖動了一下，正要開口，背後的人道：「別問我是誰。」

聶千愁道：「你準備在我背後站一生一世？」

背後的人道：「我可以收劍。」

聶千愁道：「請。」

背後的人道：「但我有條件。」

聶千愁長吸一口氣。

吸氣的時候，黑髮又如海濤般波動起來。

然後他緊緊抓着葫蘆，一個字一個字湊成一句話：「我從不在受威脅的情況下談條件的。」

× × ×

他沒有想到背後的人馬上做一件事。

即刻收劍。

聶千愁沒有立刻回身。

他陷入沉思，過了一會，才道：「你說罷。」

背後的人道：「三個條件。」

聶千愁感覺到背後猶如萬箭在弩，但又固若金湯的堡壘：「什麼條件？。」

「第一，不要回頭。」

聶千愁點頭。

「第二，不要殺他們。」

聶千愁沉默。

背後的人也沉默。

唐肯、丁裳衣、高風亮、言有義只見月色時暗時明，斷松前，聶千愁披髮而立，殘枝旁，一個屹然獨立的人影。

「我今晚不殺人。」

聶千愁即刻接下去道：「可是，無論他們走到那裏，遲早死在我手上。」

「我知道。」

「除了那個叫唐肯的；」聶千愁補充的說道：「我一掌沒打死他，決不殺第二次。」

「我佩服。」

「我也知道他之所以能躲過我那掌，是因爲你用松果在他腿彎撞了一下；」聶千愁附加地道：「不過我說過的話絕不反悔。」

「我瞭解。」

「第三個條件呢？」

「不是條件，是要求。」

背後的人聲音十分誠摯：「不要因爲部份的人奸詐狠毒，而對所有的朋友失去信心。」

聶千愁忽問：「你說完了沒有？」

背後的人答：「說完了。」

聶千愁道：「我跟你講條件，那是因爲你是我的敵人，不是朋友。」

他說一個字好像擊响一記雷鳴：「我寧信任何敵人，也不再相信朋友。」

然後他斬釘截鐵地道：「所以你第三個條件，我不能答應你。」

背後的人沉重地道：「我明白。」

聶千愁忽然舒了舒身子，伸了一個懶腰問道：「既然今晚不殺人，我可以走了

罷？」

「請。」

聶千愁走了一步，言氏兄弟連忙跟在兩旁，聶千愁忽然止步，笑道：「你不要我回頭，是不希望我認出你。」

「可是，」他嘴角有一絲極詭異的笑意，「我雖然沒有回頭，但我認得出你的劍，你的氣勢，你的殺氣。」

那在陰影中的人也沒有什麼動，突然間，卻令人感覺到這不是個人，而是一具冷硬又無瑕可擊的石像。

「我不希望眞的是你。」

「要眞的是你，別忘記了捕王巳經來了。」

聶千愁拋下這兩句說話，人巳上了馬背。

這兒總共有四匹馬，言氏兄弟上了另外兩匹，三騎放蹄而去，冷月下，孤清清的只剩下一匹馬和坍倒了的松樹和毀壞了的篷車，那馬吊了吊前蹄，發出一聲寂寞的嘶鳴。

× × ×

冷月下。

斷松旁。

大地無聲。

那人仍在陰影下。

本來人處於黯影籠罩之下，輪廓難免會模糊起來，但那人的形像却更鮮明的標立在那裏。

高風亮舒了一口氣，臉色一陣青白，搖搖欲跌，丁裳衣急忙扶住。

暗影裏的人說道：「你剛才跟魯問張搏鬥時，巳受了外傷，傷得不輕；搏戰言有義時，再傷了元氣；而砍聶千愁那三刀，是聚平生之力，發而無功，就傷得更重了。」

高風亮笑笑道：「不要緊，我運氣調息一下便沒事；」他指指唐肯，說道：「他受傷比我更多——」

唐肯立即道：「局主，我壯得像頭牛，捱幾杖子算得了什麼？」

丁裳衣抿嘴微笑：「那有人說自己像頭牛的！」

高風亮也欣賞地道：「他眞像一頭豹子。」

唐肯道：「笨豹！」他這麼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

連暗影中的人也有笑。

這人似乎不像他的殺氣一般冷酷無情，也不像他的身份一般神秘玄詭。

唐肯突然問了一句：「袁飛呢？」

原來他還是惦記着丟下他們先行逃離的袁飛。

暗影中的人微微一嘆，道：「給聶千愁殺了。」

唐肯居然很不悅的問了下去：「你既知道聶千愁要殺袁飛，爲何不出手阻止他呢？」

高風亮截道：「唐兄弟，如我沒猜錯，那時候，這位大俠正把追騎打發掉，只怕他也沒法子兩頭兼顧。」

唐肯楞了楞，道：「對不起，我以爲你見死不救；」他頓了頓又道：「其實我很感謝你的救命大恩的，但我又不敢問你貴姓大名。」他自從在菊紅院拚鬥時很不適宜的去問了高風亮的名號，以後便警惕了起來。

丁裳衣忽然道：「你瞞得了別人，却瞞不了我。」她很肯定地道：「我知道你是誰。」

唐肯很吃驚的望向丁裳衣。

丁裳衣在月下溫柔得像在夜晚裏觀賞一朶靜眠的玫瑰。

「你是許吉。」

× × ×

「你一定是許吉。」

丁裳衣道：「我是女孩子，而且，關大哥說，我很細心，聽過一次別人說話，十年八載後一樣辨認得出來。」

她說到關飛渡時，笑得很溫柔甜蜜，幸福洋洋洒洒的望在她的臉上，正孕育一場夢境：「甚至只要聽過一個噴嚏，一次呵欠，我都可以分得清楚。」

暗影裏的人沉默半晌，道：「我看到別人劍上的血，就知道是傷了敵手的手還是脚、肝還是臟，連傷得重不重，會不會致命，只要見到一滴血，就可以推測出來。」他的聲音冷硬，但聲調溫暖：「看來，你比我還要有本領。」

他說着，緩緩的自那陰影裏踱步出走來。

這個人一走出來，正好月亮也自雲層裏全露了出來，大地亮了一亮。

馬嘯了一聲。

遠處有松風。

高風亮乍看，還以爲是在叢草裏走出了一隻精壯的野獸，再看第二眼的時候，却感覺到溫暖。

一種活力的，朝氣的，而又帶着堅忍的，瞭解的溫暖。

在一個年輕人身上，竟有那麼多相近而不相同的個性，强烈而不侵人的氣質，高風亮的「神威鏢局」以知人善任稱著，畢竟却不曾見過。

唐肯却很高興的叫了起來：「許吉，我一直都惦着你，原來你還沒有死掉的許吉，害我白担心。」

許吉的神態與先前那小跟班許吉全然不同，然而他還是許吉。

許吉笑道：「我知道。」他銳利的眼睛望着唐肯，神情却出奇的溫和。「我們只不過才見過一次面，難得你有這樣的情份。」

唐肯道：「我們共過患難嘛，共過患難還不算是好朋友？」

高風亮道：「如果他不當你是好朋友，怎會兩次出手救你！」

唐肯不明白：「兩次？」

高風亮道：「一次在菊紅院門口，他以一支蠟燭截下『巨斧書生』易映溪的追襲。」

唐肯還弄不明白許吉幾時出過手，許吉道：「高局主好眼力……」說着，身子微微一顫。

丁裳衣眼尖，一瞥便看見許吉的嘴邊微微溢出血，立即叫道：「你……你受傷了？」

許吉抹去嘴邊的血，映着月光看一看手掌上的血迹，有一種很奇異的表情，像一頭狠回到巢穴上舐身上的傷口一般平靜，平靜得有點像在欣賞自己的血，有一種文靜得獸性的感覺。

許吉道：「不礙事的。」

丁裳衣關切地問：「怎麼受傷的？」就像關心自己的小弟弟摔倒流了血，見他不哭不嚷，反而怕他傷重，便耐心的問下去。

許吉花崗石似的輪廓微有一絲笑容。

「我刺聶千愁那一劍，是全力一擊，但在半途阻止，內力反挫，震傷自己——不過，不礙事的。」

——這是何等可怕的劍術！

一劍既出，別說敵手無法招架，連自己也無法控制，一旦停手，竟然反震傷自己！

這巳不是劍的招式，而是劍的生命。

用劍的人巳使劍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傲然獨立，不受人駕御！

這種劍法的威力是劍本身和人本身合一的至大力量，一旦出擊，生死巳置於度外！

可是，使這一劍的人寧可震傷自己，都不讓這一劍殺人——這是何等的胆氣心懷。

許吉解釋道：「聶千愁在十年前『老虎嘯月』的絕技，巳非同小可，而令他再練成『三寶葫蘆』，更不可輕視，可是我不想殺他。」

丁裳衣說道：「你不是巳把他擊退了麼？」

許吉道：「我是攻其無備，以一面鏡子，奪去了他的注意力……何況，三個葫蘆裏，他只用了一個。」

他仰望明月，道：「這個人，性格極爲偏激，行事易走極端，又至爲驕傲，一擊不中，便不再擊，一旦處於下風，亦肯直認不諱，不過，他日他總要再決勝負不可。」

唐肯不禁問：「那你……你也沒有把握能勝他？」

忽聽高風亮道：「他不能勝？別的人勝不了『老虎嘯月白髮狂人』，我還相信，如果『天下四大名捕』也勝不了，那教誰會相信？」

唐肯張大了口，望向高風亮。

高風亮冷冷地道：「有誰的劍，殺氣那麼大？有誰劍法那麼好，却這樣年輕？有誰一招能逼退聶千愁？有誰一劍陡止，反震傷自己？」

他懷有些許敵意一字一句地道：「冷血，冷捕頭，你要抓我們歸案，就請吧，別再貓玩老鼠，擒而縱之了。」

唐肯睜大了眼，望定「許吉」。

× × ×

月色冷！

劍鋒也冷！

人心冷不冷？人血冷不冷？

「許吉」笑了笑道：「我是冷血。」他一笑的時候，猶似春陽暖和了寒冬，燭火照亮了深夜，教人沒法抗拒他那一股溫暖。

「我本來是要抓你們的。」許吉繼續的說道，「不過，看起來，我不會抓你們了。」

高風亮即問：「爲什麼？」

「因爲你們是被寃枉的，」冷血道：「我是從來不寃枉好人的。」

高風亮的眼眶突然濕潤了。

沒有被眞正地全面地寃枉過的人是不知道的，被人寃枉，不被人信任，到處像過街老鼠一般給人追擊，是一件多麼可哀的事。

而今居然有人一開口就道出他們是寃枉的，而且，說的人還是追緝他們的最頂尖高手。

唐肯這次是望向丁裳衣：「丁姊，這是……？」

丁裳衣貝齒咬着下唇，也瞅着冷血，道：「我也不知道。他加入『無師門』，日子很短，而且常常不在，是大哥介紹他進來的。很多行動，他都沒有參與，有一段日子，還無緣無故失了踪……直至這一次破牢救大哥的行動裏，他才有出色的表現……」

她的神情不知是喜是嗔：「我不知道許吉就是冷血，一個『無師門』新入門的小兄弟竟是『天下四大名捕』裏最年輕兇狠的冷血。」

冷血道：「對不起，因爲要辦案，我的身份不得不隱瞞。」

丁裳衣柔媚的眼色在月下更柔媚，一個女子在這時候的臉靨醞釀着一點點的春意最好看。「那你這次救我們，就沒有準備再遮瞞下去了？」

冷血點頭。

丁裳衣像不許一個孩子亂吃東西一般地搖首，笑着說道：「你還是騙了我一件事。」

這次到冷血有些詫異。

丁裳衣抿唇笑道：「你說，你只看血便能測出傷口，但據我所知，冷四捕頭還過目不忘，過耳不忘，我這聽聲辨人的功夫，比起冷少俠你，還是差足了十萬八千里。」

她格格地笑着，笑完之後，神情一冷，道：「冷捕頭，謝謝你的讚美，但我不要聽到假話，無論得意或失意的時候我都不想聽到不眞誠的話。」

剛才她憑聲音認出是「許吉」，當時冷血讚她聽音辨人的本領，但冷血除了著名的「劍狠人勇，拚命第一」外，一樣能細心入微，凡過目入耳的事物和聲音，都能牢牢記住。

冷血沒料丁裳衣在這時候會說這樣的話。他似怔了怔，笑道：「是。」

丁裳衣定定的望着他，問：「我有幾個問題要問你。」

冷血的心，有人說，是用劍磨成的，所以，不怕痛，不怕苦，不怕傷，也不怕死。

而今冷血的心忽然亂了。

丁裳衣站在那兒，豐腴的身姿使得裏在她身上脹綳綳的，雙靨像包着美味餡子的小籠包子，她定定看着他的時候，他却感到「媚眼如絲」這四個字。

但他還是很定。

「你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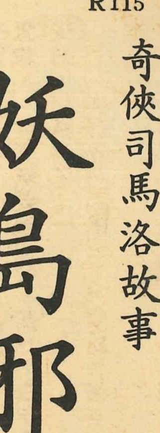
他說。

丁裳衣却在懷裏掏出了一支香枝，點燃後，當風拜了一拜，長長的睫毛，在尖挺的鼻子上輕輕顫着，有說不盡的意虔心誠。

然後把香插在土地裏，回過頭來。

（未完・四）

奇俠司馬洛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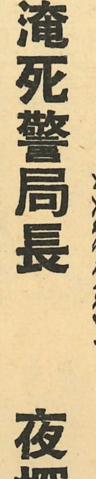
妖島邪神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將殺手陳心殺了，總算替狄柏靈夫婦報了仇，總督韋多也很高興，請司馬洛和婉兒在府邸吃飯，女秘書蘇絲暗中放一點春藥在飲料裏給婉兒喝下，原來是魯奴奴指使蘇絲幹的，目的是引誘司馬洛入彀，說他破壞島上的風俗，藉詞入罪。司馬洛向韋多提出一定要把魯奴奴本人捉住，才可眞相大白，在島外購置一批現代化的設備佈置在山洞內，然後到廟裏挾持廟祝，取到簽紙向警局長和島民降簽，說是魯奴奴將權力移交給司馬洛，警局長和島民都信以爲眞的。魯奴奴當然很氣憤，指使蘇絲引誘婉兒出來，施展他的計劃……



淹死警局長

那貪心的當地人在第二天早上，從那條路上走回下來了，人們看見他像一具行屍似的，眼睛呆呆地瞪着，脚步遲鈍，有人和他講話，他却不會回答，他的手裏，就捏着一枚金幣。他的家人趕來了，他也不認得，他的家人焦急之餘，請來了醫生替他檢驗，醫生的診斷指出，這個人是受到了過度的驚嚇，他的神經已經失常，人變成了和一棵植物差不多了。有什麼會把他嚇成這個樣子呢？當然是有鬼了、這是島上的人推斷。

這個人進去偷東西，但是，那個獨裁者的冤魂不息，把他嚇得變成了白痴。

沒有人敢到那堡壘去調查，於是，那

夜探狂人堡

座堡壘就自然而然地成爲了禁地。

「我們小孩的時候，」婉兒說：「大人們也習慣了用這間堡壘來嚇我們的！我不想告訴你這個故事是因爲人們都認爲，那個獨裁者是給你們的政府逼死的！」

蘇絲聳聳肩：「誰逼死誰的都好，都沒有關係，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這麼久！現在的世界，和以前已經不同了！」她似乎充滿了好奇心地看着那座堡壘：「現在是白天，那裏面總不會有鬼吧？」

「誰知道？」婉兒說：「那裏面，陰暗得很呢！」

蘇絲露出了一個頑皮的微笑：「讓我們到那裏去探一探吧！」

「不！」婉兒驚叫起來，「別開這種玩笑，我們不能到那裏去的！」

「一定說不能做的事，我就偏偏要去做！」蘇絲這樣說着，脚便踏了下去，車子忽然開動了，直向那座堡壘衝上去。

「不要！」婉兒大聲尖叫着說：「不要！」

蘇絲祇是在咭咭地笑着，却不肯停車。那部車子十分之迅速地接近了那座堡壘。婉兒目瞪口呆地發覺，傳說中被亂石塞住了的堡壘門口，現在却有一個開口。

車子通過了吊橋，進入了堡壘的門口，衝進了一座大堂之中。

那是堡壘的飯堂之類吧，裏面是破落的，蛛網封塵，很是陰暗。婉兒在毛骨悚然地着捉蘇絲的手臂，搖着她：「我們不能逗留在這裏，快走吧！」

蘇絲又是吃吃笑道：「我倒沒有看見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呀！」

「我們得快走！這裏有……」婉兒這樣堅持着時，已經太遲了。門口處發出一「轟隆」一聲。

幾塊大石，不知從何處跌了下來，把那個唯一的出口也給堵住了。那大堂之內，更加黑暗了，婉兒尖叫了起來，恐怖地抱着蘇絲。

這時，連蘇絲也不禁抖了一抖，她向四面張望着，低聲地說：「這是怎麼回事？」她並不是問自己，也不是問婉兒，而好像在問一個人。

她的問，也得到了答覆了。在黑暗之中，一把雄壯的聲音響起來：「安靜一點，不要怕！」

蘇絲馬上安下心來了—雖然在迴聲縈

繞之中，她也可以聽出，這聲音正是屬於她的主人魯奴奴的。

相反地，婉兒却是恐懼得接近了暈厥的邊緣。如果有路可逃的話，她也會下車逃走的，但她明明是無路可逃了，所以就祇好躲在那車子上，緊擁着蘇絲。

蘇絲繼續演戲。她是奏魯奴奴之命，把婉兒引到這裏來的，現在她低聲說：「不要害怕，我們是女人，也許他不會把我們怎樣的！」她提高聲音，向對方說：「你是鬼嗎？」

魯奴奴哈哈大笑起來：「不，我不是鬼，我是神，我就是魯奴奴！」

婉兒忽然放開蘇絲，憤怒地而坐直了身子，她並沒有忘記，魯奴奴就是殺死她的姊姊的仇人！如果她現在可以看見他，說不定她會撲過去拚命的。

「魯奴奴，」蘇絲在聲音裏注入恐懼的神情，「你怎樣？」

「你們兩個人送上門來，我很高興！」魯奴奴的聲音又在說：「我正需要兩個女人！」

「你——不是神嗎？」蘇絲吶吶着說：「你是人？」

「我是神，」魯奴奴哈哈笑着：「不過，我却也要得到人們的享受！」

「不！」婉兒嗚咽着叫起來。

「不過不要緊，」魯奴奴的聲音又安慰着，「你們祇要順從我，那妳們就不會受到什麼傷害了！」

「你想我們怎樣呢？」蘇絲又鎭定地問道。

「很簡單，」魯奴奴說：「妳們先進那裏面去吧！」這樣說着的時候，大堂的右邊，忽然發出了一點異聲，隱約可以看到，是有一度門打開了。

「不要！不要！」婉兒執住蘇絲的手臂。

「目前還是順從一下他的意思吧！」蘇絲低聲說。

「用不着害怕，」魯奴奴又哈哈笑道：「那裏面不是受刑的地方，那裏面是設備齊全的！」

「我們過去吧！」蘇絲輕輕地推一推婉兒的背，兩個人便戰戰兢兢地向着魯奴奴所指的那個門口走過去。

他們踏進了門口，發覺那果然是一間房間，地上鋪了地毡的，有張大床及梳粧枱，不過由於窗簾都已拉攏了，所以光綫是相當暗的。

「這間房間，倒不太壞！」蘇絲自我安慰地說。

「他打算拿我們怎辦？」婉兒還是慌張地提着同一個問題。

「也許是要我們的身體，」蘇絲說：「但用不着怕的，這一點，可以由我來應付。」

「但妳——妳不是處女嗎？妳怎能——」婉兒慌張地問。

「我們兩個都是，」蘇絲笑着說道：「但是，對於這種事情我是比較妳們隨便的！」

「但——我已經不是——」婉兒嬌羞地把頭低着。

「妳已經不是——噢，原來妳和司馬洛已經——」蘇絲咭咭地笑着，忽然又一驚地轉過頭去望向門口方面。原來這個時候，門口發出「轟」的一聲，一度門關上，而且那是一度鋼門。

婉兒跳了起來，跑過去推那度門，推不動的時候，又用拳頭去搥，但是那門却不動分毫的。

她回頭，這一次是跑到窗前去，拉開窗簾，望出去。窗子是有的，可惜，窗口所對着的，却是堡壘的內部，那座陰暗而破落的院子。她們呼救也沒有用的，不會有堡外的人聽見。

婉兒轉過來看着蘇絲，蘇絲却還是安靜地坐在床上。婉兒焦急地：「現在，我們怎辦好？我們得想個辦法！我們得想個辦法！」

「起碼，我們知道他不是一個惡鬼了！」蘇絲說：「也許，當我們見到他時，可以和他講個道理！目前，我們用不着害怕，等着好了！」歇了一會，當婉兒也稍爲安定下來了時，蘇絲又搭訕着說：「對了，關於司馬洛尋鑽石那一件事，現在情形如何了呢？」

婉兒沉默了一陣，但終於還是告訴了蘇絲。雖然司馬洛吩咐過她不要跟任何人談這件事，但蘇絲是不同的，蘇絲是總督的女秘書，是自己人。

不過婉兒却知道得不詳細，婉兒祇是把她所知的部份說了出來。

「他大概是已經找齊了，」她說：「但是他在一個地方收藏了起來，連我都不知道的！」

「唔，很好！」蘇絲說：「現在，把妳的衣服脫下來！」

「什麼？」婉兒錯愕地看着她。

「把衣服脫下來，」蘇絲又命令，「我要你的內褲！」

「我的——但爲什麼？」婉兒的嘴巴大大地張了開來。

蘇絲則「哈哈」地望着她笑了起來。她一手執住了婉兒那件簡單的衣服，發力一扯，「勒」的一聲，那衣服便整件撕了下來，婉兒的身上，便祇剩下了乳罩和三角褲。

「你——你瘋了！」婉兒吶吶着。

「我說要你的內褲！」蘇絲以低沉的聲音說：「聽到了沒有？」

「爲什麼？」婉兒張望地問。

「拿來！」蘇絲就像瘋狂了似的，忽然蹲了下來，執住了婉兒的兩隻脚踝，一扯，婉兒的雙脚離開了地面，人便仰玉倒在那地毡上了。蘇絲以迅速的手法把那條內褲從她的身上褪了下來。

婉兒連忙交叠起兩腿，隱藏了自己的神秘的地方，一面嗚咽起來。「妳——妳在幹什麼？」

蘇絲祇是冷笑，拿着那條內褲，退到門口，在門上敲敲，那門便倐地開了，蘇絲退出了門外。

「原來妳是——」婉兒望着蘇絲的背影指責地叫着，但是，那度門又「轟」的關上了。

蘇絲顯然是把她引進一個陷阱來的，那麼，蘇絲究竟是什麼人呢？

× × ×

三天之後，剛剛過了中午時分，司馬洛離開了總督府。總督韋多親自送他出來

。他到總督府來，主要是爲了探聽蘇絲的消息。由於婉兒是與蘇絲同時失踪的，首先必須把蘇絲找出來，然後可以知道，婉兒是到那裏去了，但是，蘇絲並沒有出現，而婉兒也沒有出現。

總督韋多，是比司馬洛更焦急的。他主要急的是蘇絲，在他的心目之中，蘇絲的重要性是如同生命一樣的。

「我猜是魯奴奴幹的事！」司馬洛說：「他要用兩個女人來威脅我，針對我今夜在你的府邸前面的集會。」原來今晚，就是司馬洛那些簽所聲明的集會之期了。

「你打算怎樣應付呢？」韋多問。

「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接到他開出來的條件了，」司馬洛說：「但無論如何，今晚黃昏時分，我是一定要來的，我要給人們以良好的印象！」

「你要做另一個魯奴奴？」

司馬洛微笑：「可以這樣說，我把威信從魯奴奴的身上取了過來，然後，我又可以以同樣方法，把權力移交給你的！」

總督韋多的眼睛立即一亮。「我？」

「有什麼不行？」司馬洛微笑眞道：「他不是有他那簽嗎？這比較用支票更方便了。開一張簽，寫明把權力移交給某某人，人們就尊敬某某人了，就是這麼簡單的！」

總督撫着下頷。「唔，這倒是一個不錯的主意，一個很不錯的主意，假如你能加以實行！」

「能夠實行的，」司馬洛點着頭：「不過，當然，我們却得先把蘇絲和婉兒找回來，以及先把這個魯奴奴解決掉！」

總督欣賞地看着司馬洛：「如果你能夠做成功這些事情，我眞不知道會多麼感激你了！」

司馬洛聳聳肩：「我不單是爲了你而做這些事情的，我也爲了自己！」他和總督握別了，就返回他的山洞去。

× × ×

當他到達了半山腰的時候，他就看見，那山洞已來了不速之客。這個不速之客，就是警察局長。警察局長正坐在那火山口的邊緣上等着，一面抽吸着一根雪茄。

他的臉上是毫無笑容的。司馬洛走到他的面前，微笑：「局長，什麼啦？」

局長向他噴了一口難聞的雪茄，司馬洛用手掌把那雪茄的烟撥開。「我一向討厭雪茄的臭味，」他說：「所以我跟大亨們從來合不來的！」

局長的臉上還是沒有什麼表情。他說：「你找鑽石，找得怎樣了？我已經等得不耐煩起來了！」

「我正在盡力，」司馬洛說：「我可以保證，我不會使你失望的！」

「但是我却聽說，」局長道：「你已經把鑽石找齊了，你祇是把它們收藏了起來！」

司馬洛的眼睛一眯。「聽誰說！誰告訴你的？」

局長這一次臉上露出笑容來了。他的手向懷中一伸，掏出一塊捲着的布料狀的東西，向司馬洛的脚下一丟，說：「我給你帶來了一件東西！」

司馬洛把那件東西拾了起來，心就跳得快了一點。因爲那是一條女人的尼龍三角褲。

「這算是什麼？」他問。

警察局長哈哈笑：「你應該認得，這是誰的，你一定不祇一次，替她脫過下來了！」

「婉兒！」司馬洛叫着，就向局長衝前去。但是局長的手上已出現了一把手槍，槍嘴指着他。

司馬洛愕了一愕，但隨即臉上的表情就轉爲了冷笑。「你不敢開槍的，否則總督會剝你的皮！」

「我並不要開槍！」局長哈哈地說：「除非你逼我，我祇是想你帮我一個忙吧了！」

「你想要我幹什麼？」司馬洛也冷酷地問。

「那些鑽石，」局長吃吃笑道：「剛才，我們不正是在談那些鑽石的嗎？你把那些鑽石交給我，這條內褲的主人就會安全了，否則——」

「蘇絲呢？」司馬洛問：「你一定也把蘇絲捉去了！」

「蘇絲也可以交換的，」局長說：「當你把鑽石交出來之後，婉兒就可以得到自由了。但是，要交換蘇絲，你却還要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天黑之前，你到總督府的前面去，向那些人宣佈，你不要接受魯奴奴的權力，一切都如舊！」

「唔，」司馬洛冷冷地說：「你們得到一切，我呢，則什麼都得不到！」

「這是條件，」局長說：「而且，你也沒有選擇餘地的！」

司馬洛再上前一步，局長冷笑，退後了一步。「不要撲過來！」他說：「你也打不過我們的！」

司馬洛忽然感到頸背上汗毛直豎，連忙回過頭去看着。原來，在火山口的入口處那洞口出現了六七名壯漢，都是土人，而他們的手中都拿着刀棍之類的武器。加上局長手上那把槍，司馬洛是很難和他們對敵的：司馬洛呆在那裏了。

「你想活下去，你想你和你的女朋友都活下去的話，」局長說：「那麼，你就是把鑽石交出來！」

「原來你也是魯奴奴的走狗！」司馬洛鄙夷地說：「我果然是一直都沒有猜錯的！」

「人是要擇主而事的！」局長得意地微笑着：「我才不會去選擇那個昏庸的總督韋多！」

司馬洛仍然覺得不寒而慄。他不相信，如果他交出鑽石的話，局長就會放人。現在，局長既然已暴露了眞面目，就不能不防他去告訴了總督了。如果讓司馬洛活下去，那司馬洛是自然會去把眞相告訴總督的，總督知道了眞相之後，局長的前途就完了。

因此，無論如何，局長都是打算殺死司馬洛的。

「怎麼樣？」局長說：「我們沒有很多時間！」

至於總督府門前那個集會，司馬洛也不一定要出現的。他到時不出現，也可以收到相同的效果。

但是，如果他現在不聽從命令的話，他們可能馬上把他打死了，而且，還會在

施行過一番酷刑之後才把他弄死的。

司馬洛說：「我已經把鑽石收藏了起來，我告訴你收藏在那裏，你去拿吧！」

「你自己去拿！」局長擺擺槍，「我們跟着你好了！」

「在水底！」司馬洛說。

「那麼你下去拿吧！」局長又把槍擺了一擺，「我們在水邊等着你！」

司馬洛無可奈何地聳聳肩，祇好把局長帶領着，向那山洞的進口走回上去。那幾個打手讓路，讓他先行進去。踏進洞口內時，司馬洛又停了一停，回頭看着局長：「我有一個問題：你就是魯奴奴嗎？」

「當然不是！」局長勃然地說。

「那麼，」司馬洛說：「魯奴奴究竟是誰呢？」

「他是一個神！」局長露出了嚴肅的神情，「每一個人都知道的！」

「別騙我！」司馬洛鄙夷地說。

「反對他的人，都不得善終，」局長又說：「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假如我結果死裏逃生，」司馬洛忽然哈哈笑了起來，「那他豈非什麼面子都沒有了？」

「走吧！」局長命令。

司馬洛帶領着他們進入了洞內。他的槍已被繳去了。在他們的監視之下，他在他的營地裏換上了潛水的服裝，潛下了水底。局長以及他的手下們，顯然都不懂潛水的事的，因此，他們並沒有看出，司馬洛是帶了好幾個額外的東西下去的。

他們在風燈的照耀之下，看着司馬洛下去了，而他們則在水邊等着。司馬洛下去，好久，後來，當冒出來時，却是在另一個洞口。那是一個他們看不見的地方。

司馬洛在那邊叫道：「喂，在這裏！」

他們衝了過去，局長拿着槍走在最前頭。馬洛正在水邊冒出上半身，面罩已經托起了，手伸出來，手掌上托着一件東西。在風燈的照耀之下，可以看到這件東西發着耀眼的亮光。這就是一顆鑽石。

局長蹲下來，拿起了那顆鑽石，臉上馬上就露出歡容了。不過他仍然皺起了眉頭。「祇有這一顆嗎？」他問。

「還有，」司馬洛說：「我得一顆一顆取出來！這需要很長的時間！」

「你慢慢取吧！」局長哈哈笑着，「我們有的是時間，不過，最好不要太慢，因爲，婉兒一直沒有吃過東西，她可能會餓死的！」

司馬洛心中一緊，嘴巴也喃喃地咒罵着，但是，他沒有發作，他反而很柔順地說：「好吧，我盡我的能力吧，你們在這裏等着！」

局長和他的手下，就在那片平坦的山洞內的平地上等着，他們却不知道，在這時候，司馬洛已經潛到了他們的身下，與他們相隔不過四五呎，他們之間，就是一層鬆鬆的岩石，而這一層岩石的組織，就像海綿一樣，中間是充滿了氣泡的。現在，司馬洛正在水底的那一層在弄着，他把他帶下去的那幾件額外的東西，裝進了這岩石的縫隙中，這些東西的其中一件，還是像一隻腕錶似的，似乎是用以計時的。

他把這些東西裝好了之後，就放開了，鑽過了那些四通八達的水底山洞，終於在相當遠之外的洞口再冒了出來。他就在這裏等着，而他們是看不見他的。

那個腕錶狀的東西，它上面的針在繼續行走着，向其上的一條紅綫行過去。大約在五分鐘之後，指針便與那條紅綫相疊，而就在這個時候，水底就發生了爆炸。

與「腕錶」連在一起的那幾件東西爆炸了起來。不是很嚴重的爆炸，不過却嚴重到足以使那層岩石崩潰了。

局長和他的手下們覺得脚下的地面在動搖着，他們想跳起身來逃走，脚下的地面，却承不住他們脚底之力，跟着，那層岩石就全部都塌了下去，塌進了那冰冷的水中。

這些人之中，當然不會是一個都不懂游泳的，事實上，可能他們每一個都懂得游泳。可是，現在情形不同了，他們是和許多岩石墜下去的，那些岩石即使沒有把他們夾扁，也把他們撞得頭昏腦脹。跌進了水中之後，他們就都和岩石一起沉了下去。一時，那水面好像在沸騰一樣。後來，當那水面終於平靜下來時，就沒有人再浮起來了。

司馬洛慢慢地爬上了他那個洞口，走到這邊洞口來，低頭看着。本來是平坦的地方，現在已經成爲一個洞口。而洞口的邊緣參差不齊。那水面仍然是很混濁的，不過並沒有什麼在動，這些人都已經死掉了。

司馬洛微笑，這是唯一的辦法了，這樣做，對婉兒及蘇絲的性命可能會有威脅，但是，至少可以救了他自己的性命。他不相信他們這麼快就會把蘇絲和婉兒殺死的！他相信他會有機會把她們找出來的，如果不是藉他自己之力，也可以藉魯奴奴之力。

他看着手腕上那隻防水夜光的腕錶，知道時間也已經不早了。他喃喃着說：「唔，我也得到總督府的前面，榮登寶座去了！」

他離開了那個塌了的洞旁邊，走回了他的營地。他的營地那裏，並未受到爆炸的影响，但這完全是運氣所使然而已，他控制那爆炸之力，並不是很有把握，如果連他自己也同歸於盡，也並不是出奇的事，不過，事情總算是如他所計劃的了。局長他們沉了下去，而他則安然無恙。

司馬洛換好了衣服，但可惜他的槍已經失去了，但沒有辦法，事情必須現在就快點辦好！

司馬洛騎着一匹馬，離開了山脚之下，馳向總督府那邊。在路上，他看見已經有不少人正在趕路前往，這些人，都是他派了簽，召去「朝見」他的那些人，司馬洛禁不住微笑了起來。

他一直騎馬到達了總督府，在那裏，總督韋多正迷惑地站在花園的邊緣上，凝視着下面廣場之中那些愈來愈多的人。

當司馬洛到達時，那裏聚着的人，總數大約總有二百個了，他們之中，有些是直接奉簽之命而來的，也有另一些，却是簽上命令他們的朋友通知他們。這些人都是愚昧而迷信的人，他們都不明白，這件事情是有着如此複雜的內幕的，他們都深信簽上的命令，因此，他們用尊敬的眼光看着司馬洛來到。

司馬洛和總督會合在一起，總督表示憂慮地皺起了眉頭：「這個情形，你控制得來嗎？人似乎太多一點了！」

「不要緊，」司馬洛搖頭，「有我在這裏，這些人都不敢妄動的。但，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說的！」他把警察局長的事告訴了總督。

總督呆了半晌。「他死了？」總督低聲地道：「那麽，警局誰來管？」

「就讓那胖警官去料理好了，」司馬洛說：「他也許不會好過那局長，至少也不會壞過他！」

總督緊緊地皺着眉頭。「那麽，蘇絲怎辦？她可能會因此而死的！」

「蘇絲和婉兒命運是一樣的，」司馬洛說：「難道你以爲我就不担心？現在我就要設法了，這些人之中，一定有一些人供應有用的情報的。」他說着，站到花園的短垣旁邊，望着下面。那些人尊敬地看着他。

「阿立！」司馬洛以森嚴的聲調說：「你上來一趟吧！我有話跟你說！」

其中一個人從下面上來了，受寵若驚地看着司馬洛。

「阿立，」司馬洛低聲地對他說話，使下面別的人都聽不到，以使阿立更加受寵若驚了，由於知道司馬洛是正在和他談着秘密，「我問你一件事，也許你會知道的。」

「什麽事呢？」

「你可知道，蘇絲和婉兒是在那裏嗎？」司馬洛說：「不是你負責捉她們的嗎？」司馬洛嚴肅的問。

「不是我！」阿立搖着頭，「最近我沒有捉過什麽人！」

「魯奴奴告訴我是你捉的！」司馬洛聳聳肩：「也許是我弄錯了吧！那麽，你知不知道是誰？」

「我不知道！」阿立又搖起頭來。本來，阿立是專門負責做捉人之類的事情的，司馬洛還以爲蘇絲和婉兒被捉，阿立是有份參加的，所以問問阿立，但是原來阿立却是並不知情的。

「那麽，」司馬洛的心有點發緊地問，「你知道誰負責這工作的嗎？你知道的，婉兒就是和我一起的那個女人！」

「我沒有聽過這件事！」阿立還是搖着頭。

「這樣好不好？」司馬洛拍着他的肩，「你替我到處去問問，如果你問出來了，將來你就會成爲我的第一位助手了！」

這使阿立爲之精神一振，如果他能成爲司馬洛的第一位助手，這倒是一個好消息，他在這島上的地位，會大大提高了的。他連點着頭：「好吧，我去問問！我去問問！」

他連忙回到了人羣之中，去查問這件事了，而總督韋多，則小心地來到司馬洛的身邊，問道：「怎麽樣？」

司馬洛點着頭：「你放心好了，他在替我去問，他是一定可以問得出來的！」

阿立在那些人之中走來走去，查問着這件事。過去被魯奴奴差遣做壞事的人，差不多全都在這其中了，因此，假如捉蘇絲與婉兒的人也在這中間的話，他是可以問出結果來的。

但是，由於捉婉兒的是蘇絲，而蘇絲根本不是被捉去的，因此，阿立雖然是很忠心地查問，却都查不出什麽來了。最後，阿立垂頭喪氣地回到了司馬洛的面前。他攤開兩手：「我問不出什麽來！他們都說沒有做過這件事！」司馬洛也失望地皺起了眉頭。

「還有什麽我可以爲你做的呢？」阿立問。

「沒有了，」司馬洛仍然發緊着，「好了，你先回到下面去，我有話要跟你們說的！」

那個阿立，於是又回到了下面去，與那羣人在一起。他們期望地看着司馬洛。現在，有總督在背後爲他撐腰，又沒有了警察局長在碍手碍脚，司馬洛就說什麽都不怕了。他宣佈道：「現在聽着，大家大概都已經知道，這是怎麽回事了！你們的神把權力移給我，今後，我是會盡我的能力爲你們謀福利的。你們的神已經對我作了啓示，當我任滿的時候，我就會把權力移交給一個我認爲適合的人。你們聽明白嗎？」

「我們都明白！」那些人都嚴肅地應着。

「但是，你們之中却有一些壞份子！」司馬洛說：「這些壞份子，不願意接受這種新的改變，他們就進行破壞！他們把總督的女秘書蘇絲小姐和我的女助手婉兒小姐捉了去，收藏起來，用以威脅我。但我是不受威脅的，而且，他們這樣做，最終一定會受神所罰，你們要帮助我，把她們找出來，你們現在就去偵查這件事，一有情報就盡快回來向我報告，明白嗎？」

那些人又面面相覷起來了，大家都在懷疑，自己身邊的人，就是司馬洛所指的壞份子。

司馬洛這時轉身對總督低聲地說：「我需要一些現錢！你有三千元左右嗎？」

「爲什麽？」總督愕然地看着他，「你要這許多錢幹什麽？」

「我打算每人派給他們二三十元，」司馬洛說：「你知道的，財可以通神，要人們對你心服，那就更非給他們一點利益不可！」

「我叫管家去拿出來好了！」總督韋多說。

管家果然拿出來了大約三千元現錢。司馬洛又宣佈：「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蘇絲和婉兒找出來！你們必須替我做好這件事，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

那些人又歡呼着上來領錢了。果然，鈔票使他們對司馬洛的印象大大改善。他們對司馬洛不單是畏，而且還有敬的成份在內了。

當他們走光了之後，司馬洛轉向總督，總督表示担心。「你認爲這樣做是安全的嗎？」他問司馬洛。

「爲什麽你覺得不安全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總督聳聳肩，「但是，如果這樣傳開了，很可能會加速魯奴奴把她們殺死了！你得知道，我們現在是還沒有找到魯奴奴的！他仍然在跟我們作對的。」

「他仍然在跟我們作對，」司馬洛點

點頭，「但是，他用以和我們作對的人則已經沒有了，他們已經沒有人可用。這更是另一個理由，他要留兩個女人活着，作爲手裏的皇牌！」

「我倒希望是如此，」總督十分之缺乏信心地說。

司馬洛看着別墅下面那空無一物的廣場。他又看看錶，說：「時間不早了！」

總督伸出一隻手按着他的肩：「不要走，司馬洛，留在這裏陪我喝酒吧，我——覺得孤單！」

實在，他要說的兩個字是「害怕」，他祇是不想說出來吧了。司馬洛聳聳肩，留下來了。他也覺得孤單，不過是眞正的孤單，而不是害怕。

於是，他們在那偌大的廳中坐了下來，對酌着。總督又開始叙述起昔日的光榮史來了。這樣過了兩個鐘頭，司馬洛忽然坐直了身子，側着耳朵細聽。

「有人來了！」他說。

「誰？」司馬洛沒有回答，祇是迅速地走了出去。

「不要，司馬洛，不要走！」總督帶着醉意，含糊地叫着，向他伸出手。

但是司馬洛沒有理會他，已經走了出去。總督想站起身跟出去，但是酒已經喝得得太多了，使他四肢慵倦，他結果還是坐了下來，而且在桌上伏下來了。

後來他聽到一些悉索的聲音，一聲呻吟，連忙抬頭，就看見了一幅難以置信的景象，那就是，司馬洛把蘇絲扶了進來。

這一下，他的酒意消退了一大半，連忙跳起來撲過去。「蘇絲！」

蘇絲軟弱地挨在司馬洛的懷中，嗚咽地哭着。她蓬首垢臉，一身都髒了，全身的衣服都已經幾乎完全破掉。司馬洛把她扶向廳中的沙發，但是總督叫着：「到她的房間裏去，到她的房間裏去！」

司馬洛把蘇絲扶進房間，把她放在床上。總督已經跑出去吩咐僕人們：「找醫生來！快！找醫生來！」

「發生了什麽？」司馬洛關心地問蘇絲，「婉兒呢？」

蘇絲的嘴巴也張了一張，跟着又乏力地閉上了。

「酒！」司馬洛對總督說：「給她斟杯酒來！」

總督果然遵命，給蘇絲斟來了一杯酒，現在，他簡直像一個小廝一樣，服務周到了！

司馬洛把那杯酒灌進了蘇絲的喉嚨，這酒果然使蘇絲的神經稍爲鎮定了下來。

「發生了什麽？」司馬洛搖着蘇絲的肩，「說出來，告訴我吧，婉兒呢？」

「在——狂人堡！」蘇絲說：「他們把我們捉到了那裏去！」

司馬洛瞥了一眼總督，看見總督的眼睛也大大地張了開來了。「狂人堡？」

司馬洛一動腦筋，也想出那個地方來了。「唔，」他點着頭，「這個地方，倒是合邏輯的！」

「我派人去，」總督憤怒地說：「婉兒也在那裏嗎？她在那裏嗎？」

「我猜婉兒仍然在的，」蘇絲軟弱地說着：「我和她關在不同的房間裏，我逃了出來……我……不敢去救她了，我祇是拚命跑……」

「我派人去封了那地方！」總督咬牙切齒地道。

蘇絲又搖頭：「不行，這裏的人，沒有一個敢到那裏去的，就是那些警察們，也不會肯去！」

「我去好了！」司馬洛冷冷地說。

「一個人去？」總督看着他。

「也許一個人去更好！」司馬洛說。

「但那些人，你可以——」

司馬洛搖頭。「他們也不會肯進去的，而且，假如我進去了，又活着出來，他們才眞正會心服呢！」

「但你連槍都沒有——」

「我有辦法的！」司馬洛咬着下唇。

蘇絲閉上了眼睛，嗚咽地哭了起來，總督愛憐地擁着她。司馬洛已經悄然踏出了屋外。

× × ×

司馬洛是步行着到達那座狂人堡的。他來得靜悄悄的，毫無聲息的，好像一個黑影一樣，他的身上，現在穿上那一套比深夜更黑的夜行衣，而他的腰間，還束着一隻黑色的布袋，他這裝扮，是和出動做賊去偷東西時裝扮一樣，不過現在他却不是去做賊，如果一定說他是去做賊，那麽他去偷的就不是物件，而是人了。

他悄悄地到了堡壘的後部，走在最難走，最隱蔽的地方，如果堡壘中有人防守着，大概也不會料到他會走這一條路。

不錯，司馬洛的身上是沒有槍的，但是，他那隻黑色布袋裏，却是別有乾坤。他的武器，並不單祇槍一種而已，他是一個古怪多端的傢伙。

他越過了一叢很密的樹林，在差不多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到達了古堡後的牆脚。顯然，他是還沒有被人發現的。

他抬頭向上面望望，那牆壁比他預算的更高，總有七八十呎，那是普通樓宇四樓那麽高了，七八十呎，垂直地伸上去的牆壁，這牆壁是用大塊的石頭砌成的，那些石縫間，許多地方已長出了野草甚至小樹來，但也有許多地方，則是長滿了潺滑的苔蘚的，要就這樣攀登上去，實在並不容易，不過司馬洛却是另有法寶的。

他探手進那隻黑色的布袋裏，取出一隻小小的三叉鐵鈎，大約有他的手掌那麽大吧，這隻三叉鈎子的柄處，則縛了一條細細的黑色繩子，而這條黑色繩子的另一頭，則是通進他那隻黑布袋裏的。

現在，他拿着距離鈎柄大約一呎之處的繩子，提着那隻鈎子，揮動起來。揮到勁時放手，那隻鈎子，便帶着繩子，直往上空飛去，飛過牆頂，搭在那裏。在下面，司馬洛把繩子慢慢地拉回頭。鈎子在牆頂間滑動着，滑了幾呎，鈎住了一條石縫，便勾穩在那裏了！

司馬洛這樣拉着繩子，迅速地向上揉升。那條黑繩子雖然幼細，却顯然是很韌的，足以支持他的體重，於是司馬洛就這樣爬到了牆頂。那牆頂上是一條約七八呎寬的路，由於在古代的戰時，是有防守的兵士，在這牆頂上巡邏的。

從牆頂的另一邊望進堡內，也是一片黑暗，祇有星光，而沒有人工的亮光。

司馬洛又用同樣的方式，攀了下去，

他仍然未感覺到恐懼，他祇是希望能快點找到他的對手。婉兒在這裏，那麽，那個藉魯奴奴而嚇神騙鬼的傢伙，一定也是在這裏的。

司馬洛的脚踏到了堡內的地面，站定了，那裏就是一叢很長的草，他就這樣站在那裏，傾耳而聽，忽然，他隱約聽到了哭聲。

是一個女人的哭聲，自堡內傳出來的。司馬洛的心一動，如果婉兒的哭聲繼續下去，他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她的所在的。

他通過那長草，向屋子的方向進發，婉兒的哭聲，果然繼續着。

司馬洛悄悄地通過院子，到達了保壘的後部。

這座保壘之中，門已經破落蝕了，所以，他這個夜盜，並不需要撬門而入，他祇是一閃就進了門口。

裏面是更加黑暗了，他根本沒有辦法前進，他必須有一點光綫才行的，於是司馬洛伏了下來，小心地傾聽着，留心着其他的聲音。當然，婉兒的聲音，就是他可以聽到的其中一種聲音，他現在留心的，則是是否還有其他別的聲音，但他祇聽到有蟲聲。

如果蟲聲也會响，那他的周圍，暫時大概是沒有什麽人在着了，有人在的地方，蟲聲是不會响的。事實上，當司馬洛再移進了一步，那蟲聲就停止了下來。

司馬洛掏出了一隻電筒來，冒險扭開了，向四面照射着。他發覺他現在是處身於一座古宅之中，而這座大堂有着四通八達的走廊，還有兩度樓梯，是通到樓上去的。他就像處身於一座八陣圖的中央，周圍有無數的路可走，他不知道該走那一條路才好。

但是，婉兒的哭聲，對他是最佳的指引。那哭聲歇了一陣之後，又响起來了。司馬洛傾耳細聽，斷定了這哭聲就是來自正對着他的那個走廊的門口，並不是來自樓上的。

司馬洛於是就開步向前，繞過一張塌倒而且發霉了的大木桌，走向那個走廊的門口。

婉兒的哭聲更响了。當他到達了走廊的中段時，忽然，他聽到了一點異聲，好像有一個男人在發出「哼」一聲，司馬洛僵在那裏了。

接着，燈光忽然亮了起來。

那是一盞風燈，就放在走廊中央的地下，而在那盞風燈的後面，距離司馬洛大約三十呎，就站着一個極其高大的男人。他的身材接近七呎，全身沒有多餘的肌肉；由於他祇在胯間穿着一條泳褲，所以這一點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他的臉上有很多橫紋，再配上一隻鷹鈎鼻，看起來就像一個凶神一樣。他正在對司馬洛獰笑。

「你是誰？」司馬洛問。

「神！」那人嚴肅地回答：「我的名字就是魯奴奴！」

「你並不像一個神！」司馬洛冷笑：「讓我猜猜，你就是這座堡壘的主人，那個貴族的後代，你並沒有死，不過你也和你的老頭子一樣，已經瘋了！」那人的眼睛危險地閃爍着。

「但你倒瘋得不壞！」司馬洛說：「你冒認是魯奴奴，利用人們的迷信，又恢復了控制這座島！」

「這座島本來就是我們的家族的！」那人說，這樣一說，他雖等於承認，司馬洛所猜的全部都是眞了。

「很可惜，你們的作風太落伍，不受歡迎，」司馬洛說：「不然，你也用不着用這種方式來恢復控制了！」

那人臉上的肌肉顫着，使他的模樣看來更猙獰。「司馬洛！」他冷冷地說：「你搗了很多亂，也給我造成了很大的損失，我要你死！而且我要你死得很慢，很辛苦！」

司馬洛又上前了兩步。無疑地，看這人的身型，就知道他的力氣相當大，不是那麽容易對付的。但還好，他的手上沒有武器，司馬洛是應該可以憑藉着靈活的身手而把他鬪倒的。

「過來！」那人攤開着兩手，「過來，讓我把你的頭給扭下來！」

「在我殺死你之前，」司馬洛說：「你總該報上一個名字來吧？」

「我就是魯奴奴！」那人冷笑：「魯奴奴！神！」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司馬洛說：「魯奴奴已經退休了，已經把權力移交給我！許多人以爲，這是表示，魯奴奴在害怕，魯奴奴怕我！」

那人一陣急怒地震了一震，一時，他就像要直衝過來似的，但是隨即，他又把自己控制住了。

司馬洛不再耐煩和他說話了。司馬洛的脚步迅速移動，向魯奴奴逼近，一面就探手進身上那隻布袋的裏面。他究竟是要拿出什麽來，祇有他自己知道。可是結果，他要拿出來的東西並沒有機會拿出來，他祇是發現了，爲何魯奴奴自制着不衝上前。

離開魯奴奴還有十呎的時候，司馬洛脚下的地面忽然陷了下去！

他要跳開也來不及了，陷下的範圍太大，他盡了他的能力跳，也離不了的。那地底下面原來是空的，而那塊巨大的石板就好像是一塊巨大的板蹺一樣，司馬洛壓在這一頭，這一頭就陷了下去，司馬洛找一些攀手的地方也找不到；那地板是光滑的，他根本摸不到什麽可攀的地方！

終於，他跌了下去，跌進了絕對的黑暗中，而在下面，那塊石板沒有了重量的壓逼，便又擺正了。

司馬洛一直跌下去，好像跌了很久很久，才跌到了底。他跌着的是一個很軟的地方，顯然是一個微濕的、鬆鬆的土堆。但由於他是從太高跌下來，所以他還是震暈了過去。

在那漆黑之中，眼前一陣金星亂冒，然後他就陷進了更深的黑暗中。

在暈倒之前，他也以爲自己是死定的了，他也担心，那個魯奴奴不知會如何對付他。但是結果，他醒了過來，却似乎並沒有被對付。他祇是落到了一堆土堆的上面，現在，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首先就嗅到了一陣觸鼻的臭味。

他的手邊，正按着一條長條型的東西。摸清楚，那好像是一根骨頭，而且像是一根人類的肋骨。

司馬洛感到有點噁心，忙把手拿開了，這一拿開，却在旁邊觸到另一件東西，那是一件圓圓硬硬的東西。司馬洛一摸，就已經摸出，這乃是一隻骷髏頭骨。

不由自主地，他又感到了一陣顫慄；他現在也分辨出來了。他所嗅到那氣味正是腐屍的氣味，這顯然是一處黑牢，在地底的，永遠不見天日，人掉到這下面，伸手不見五指，就是有可以爬登回上面去的路也看不見，所以，可以說是死定的。

這裏的骷髏骨，顯然就是屬於那些枉死着的。司馬洛一咬牙，好在，他情形却是不同的，他並不致於完全看不見，由於他有電筒，而且，他還有其他的用品。

小心地，司馬洛從他的腰那隻黑色布袋裏摸出了電筒來，扭亮了，向四面照射一下，他看見，這下面這座黑牢，很是寬大，幾乎像是一座敎堂一樣。而這其間則堆滿了纍纍白骨，起碼有一百具之多，新新舊舊的，有很新，也有很舊。原來歷年而來，竟然曾經有這麽多人枉死在這裏！

最近死在這裏的是誰，也看不出來了，因爲這個人已經變成了一副白骨，就祇剩下了那股腐屍的氣味了，仍然在空氣中瀰漫着而已。

司馬洛的電筒光提了起來，向較高地方照射。那四面的牆壁，全部都垂直的，其間因爲年代久遠，却也有不少崩缺的地方，他是可以爬上去的。

既然着得見，他就可以爬上去，他和以前在這裏的人是不同的。那些人伸手不見五指，往那裏爬也不曉得，因此是死定的。但，爬到頂又如何呢？那頂部給沉重的石板蓋住，他又如何能够出去？

司馬洛却是一個沒有那麽容易放棄的人，他又從那黑色的布袋裏取出了他那隻用以爬牆的三叉鐵鈎。

這一次，工作是比較困難了，三叉鈎子可以勾着的地方不多。而且，他要在電筒的電還沒有用完之前就把這件事情做好，電一用完，黑暗下來也就一切都完了。

司馬洛看清楚了方位，才小心地揮動着那隻鐵鈎，愈揮愈勁，最後放手，讓它飛了出去。

這隻三叉鈎子，直向上飛去，把那根細細的黑繩子也拉上去了。

鏗！它擊中了一處凹入的地方，然而，由於飛行得太速，衝勁太強，所以它並沒有勾住那凹入的地方，而祇是反彈回來，又跌回了這黑獄的底下。

司馬洛喃喃地咒駡起來，但他並未失去耐性，他祇是把那隻鐵鈎拾起了，然後小心地再度揮動，那隻鐵鈎又飛上去了。

這一次，它準確地勾住了一個凹入的地方。司馬洛拉拉繩子，肯定它是已經勾穩了，便把手電筒在腰間插好，使它的光仍然向上面照射着，便拉着繩子，用脚踏着崖壁，向上面爬去。

那崖壁是滑的，其上長滿了苔蘚之類的東西，在完全沒有陽光的地方也能生長，大概這是一種相當特別的苔蘚了。

司馬洛大約爬了二十呎的時候，繩子才開始鬆起來，他冒了一額的冷汗，但是沒有辦法，現在已經到了半空中，他是進退兩難了，而且，也不是他的鈎子不穩，而是那塊石頭不穩，原來，那塊石頭是已經鬆了的，在那牆壁上勾得不太強，當司馬洛的重量一墜上去，這塊石頭便從牆壁上脫了出來，向下直跌。這塊立方形的石頭，說小不小，說大不大，總之重量是有相當的，如果給它壓中了，一個人也休想活下去了。

這石頭一跌下來，司馬洛也隨之而跌下去了。司馬洛的額上不禁冒了一陣冷汗。因爲，這石頭下跌的速度，當然是比他快的，因此可能追上他，把他壓在地上！

這樣想着的時候，司馬洛的雙脚就向外一撐出來，撐中了牆壁，而人也離開牆壁而飛開了。這樣，他與那塊大石就不會是跌在相同的地方。

他與那塊大石是差不多同時到地的，雖然他先跌，但是石頭重量大，比他跌得快，所以終於追上了他了。

他跌在那軟軟的泥土上，本沒有什麽大碍，可是後腰却給一隻骷髏頭骨一擱，痛得他差點叫了出來，他懷疑自己的腰骨也可能因爲這一擱而出了毛病了。

與此同時那塊石頭跌在地上，也引起了一陣劇震，司馬洛知道它跌到地之後又反彈了起來，正在那裏滾來滾去，他的電筒光照不到那麽廣闊的範圍，因此他着不見，也無法閃避了，他祇能够伏在那裏，聽天由命，過了好一會那塊石頭才停止了滾動。

司馬洛抬起頭來，舒了一口氣，慶幸自己未成爲肉漿。

慢慢地，他又再度爬了起來。

電筒已經跌得遠遠的，橫在地上，向着一個沒有用處的地方照射着，司馬洛過去把電筒拾了回來，又向上面照射着，那個掉出了塊石頭的地方，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方形的黑洞，司馬洛發覺，這個黑洞，對他是有利的，由於那個黑洞，是一個供他的鐵鈎扳勾得更可靠的地方。

他又把那隻三叉鈎子提了起來，揮動着，把它揮了上去，那隻鈎子準確地搭住了那個黑洞的邊緣，他把繩子拉緊了，又沿着繩子爬上去，很快，他就爬到了那個黑洞的所在，在那邊緣上坐了下來，用手電筒向天花板上照射着，觀察着形勢。

現在，他坐着的這個地方，距離天花板大約還有十五呎的，而這十五呎之內，是別無可以攀援的地方了，他怎樣上去呢？而且，上去了之後，是否又保證能够使這天花板張開來，讓他出去？

這樣想了一會，他突然把頭低了下來，同時手中的電筒也轉了過去，好奇地向那個黑洞的內面照射着，他的心忽一跳！

爲什麽這個洞，會如此地深呢？他的電筒向裏面照射，竟然照不到盡頭！

司馬洛的心與奮地大跳着，就向着這個洞爬進去。

他整個人爬了進去之後，又發覺原來那裏面是一條相當寬大的隧道，可以容他站立起來的，用電筒向四面照射着，司馬洛就發覺，那隧道是四通八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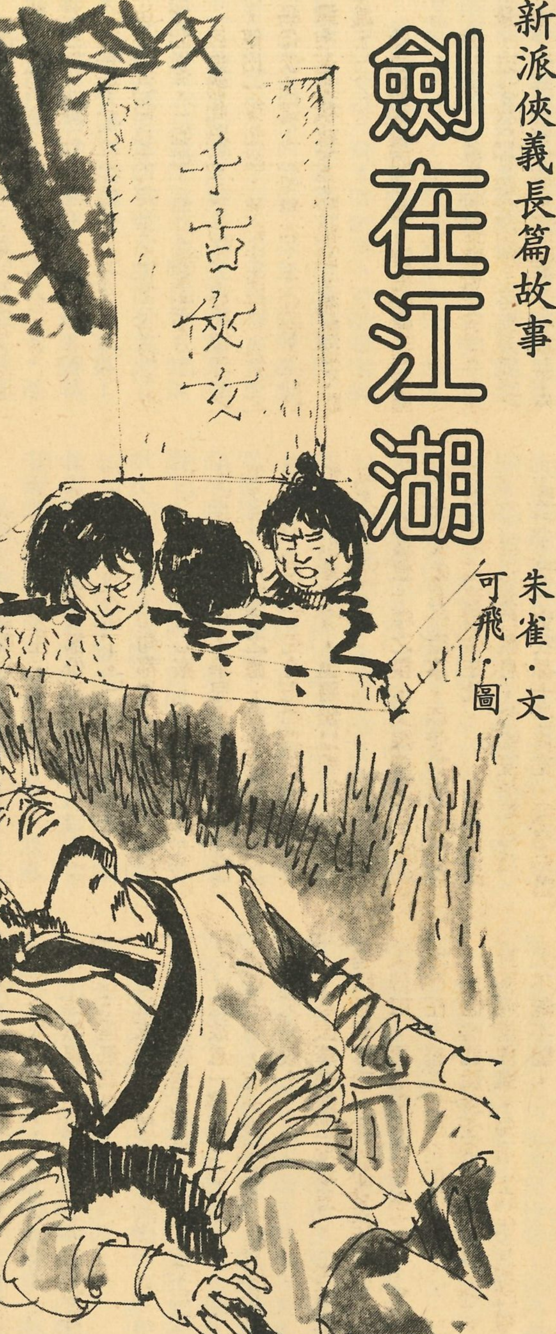
現在他有點明白了。這座堡壘的底下，本來是充滿了隧道的，那塊石頭脫落的地方，並不是隧道的進出口，祇不過因爲年代巳久遠，石頭巳經鬆了，給他拉脫下來，就讓他有一條攔腰進入隧道裏面去的路。

（未完・五）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天痴老人，武林三傑請北山狼主夫婦在落葉秋林的竹林裏聽他們追述一頁武林恨事。夏振華也在旁聽着：原來二十五年前武林各大門派因門戶之見互鬥，元氣大傷，江湖敗類如一尊子、五惡乘機得手，當時衞道俠士如美劍客——巨無霸勉能爲人類揚一口正氣，他和妻子飛花仙子行俠仗義，他們定情是在這落葉秋林，後來飛花仙子被五惡、千毒上人、翠蓮觀主等魔頭所傷，不治而死，也葬在落葉秋林…… 衆人聽後，不勝感嘆，此時荒蕪老人誘走北山狼主，二人又劇鬥，兩敗俱死，衆人將二人也葬在此林立碑悼念……

林中羣豪鬥惡魔

巨無霸道：「十八年了，我始終未以眞面目示人，何況那次我離開落葉秋林之後，我就假定自己死了。現在活着的，祇是那蒙面人……」他微微一頓之後，又低聲地說道：「但因爲要出這口氣，故不願默默無聲地死去，但爲要報仇，也就祇得隱藏起眞面目來。」

一聲歎息之後，他的話，倏然而止。

「滴血傳書之日，晚輩不才，定當將那些自命爲羣魔之首的英雄一掃淨盡。那時老前輩總可報仇洩忿。」夏振華朗朗之聲，震得四野皆動，天痴老人等人也無不喜形於色。

「天下第一劍，你的盛意老朽終身銘感。尤其你此番相助……」他邊說又將那黑布蒙上。

三顆人頭祭亡魂

別人又祇能看到那高大身軀，以及那痲衣長衫蒙面黑巾了。

追風叟却不待他的話說完，也朗笑道：「你就別婆婆媽媽了，天下第一劍管天下人的事，你的事，自然也在他要管的範圍之內。」他微微一頓，又指了一下墳前擺的三顆人頭說道：「你還是說說這三顆人頭是誰？」

蒙面黑巾微微飄起，低沉之聲也從黑布中傳出，道：「中間那顆，就是萬惡不赦，創造鬼域的幽冥主人。」

他的話故意一停，又低低地說道：「左邊的就是鼎鼎大名，甚至擾得整個武林不安的惡魔，且與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勾結，無惡不作的墨竹君。」

他的蒙面黑布，無風倏地飄起，好半晌，才冷冷地說道：「至於右面那顆頭，諸位應該認識得出。」

羣豪果然注目而觀，惟血肉模糊不清，甚難辨認。

巨無霸的聲音，又冷冷地說道：「他就是荒蕪老人。」

此言一出，羣豪都不覺一震，因爲他們都知道荒蕪老人是巨無霸的結義金蘭，在荒蕪老人與北山狠主惡鬥受傷後，他顯然還要救他，何以此時又將荒蕪老人的頭斬在此地，當起祭物來了呢？

此事不僅連天痴老人武林三傑，大惑不解，連北山狠母，亦楞楞地，一時竟不知所措起來。但他們都未問出，因爲這件事太費人猜疑。

本來巨無霸就是謎一樣的人物，這落葉秋林也是一頁難以揭開的謎，而這一件事，更增加了神秘和恐怖。

沒有一個人開口，空氣靜得怕人，連各人的心跳都能聽得清楚。

好半晌，才又聽見巨無霸低沉之聲響起：「諸位如果還未忘記北山狠主的話，當不難想見。許多武林恩怨，都將是荒蕪老人所促成，甚至他才眞是惡之因，禍之首，祇是大夥兒都未曾注意罷了……。」

他微微一頓後，又輕輕一聲短喟，繼續說道：「誠然，這件事令人費解，諸位都是證人，好在荒蕪老人非我所殺。至於爲什麼我要以他的頭顱，來權充祭物。我祇想請諸位見諒。到時候這頁武林秘辛，

總會有人揭開。」他淡淡地一笑，痲衣長袖一擺，正打算幌身而走。

「老兄！別走！落葉秋林之秘，今日必得全部揭開，否則，老朽一口氣不來，對於天下第一劍而言，將爲……」天痴老人邊說，邊用兩手一震，一股潛勁暗流，硬將巨無霸拉住。

但他的話倏地止住，顯然他仍然有着幾分顧忌。

夏振華也知道天痴老人必有所云。尤其望着他那神態。手扶着墓碑，面目嚴肅，根根白髮隨風飄起。顯出一幅霜雪不改寶相的莊嚴圖畫，令人肅然起敬。

他與夏振華之間，有着亦父亦師的情感。故此夏振華對這位亦父亦師的武林聖哲有着敬畏之心，亦有着依賴與視若神明之感。

此時他見天痴老人忽然現出此種情形，雖然他阻止巨無霸離去，却無惡意，而武林三傑亦靜立一側，有着無窮心事。

夏振華心中數百種念頭幌過。但都未說出，他祇是移走趨近天痴老人身邊，低低地問道：「師傅！有什麼事情嗎？」

巨無霸此際也走了回來，幪面黑布之內，傳出一聲短嘆，他却未說話。還是北山狠母淡笑道：「美劍客！天痴老人說過，還有落葉秋林下半段秘密，你難道不願知道？」

她的聲音粗而且大，震得四野迴音歷歷。

好半晌，才聽見夏振華朗笑道：「老前輩，剛才我們曾聽北山狠主說過落葉秋林中，這一樁可歌可泣的秘密，我們不僅寄予無限同情……」

他邊說邊扶着天痴老人的肩頭，又繼續說道：「師傅！你趕快說出下半段事，不要躭誤巨無霸老前輩，前去準備滴血傳書之事。」

他的雙目倏地射出兩道晶光，道：「我一定要相助巨無霸老前輩一臂，並爲那位含寃負屈的飛花仙子老前輩報仇……」

突然一陣朗笑之聲打斷了夏振華未竟之言：「華兒！我的事，難道你就不管了麼？」

天痴老人朗朗之聲，震得夏振華全身一顫，一時間，竟不知所答，楞楞地呆在那裏。

還是知足翁到來替他解了圍：「老哥哥！你怎麼今日也恁般小氣呢？華兒本性敦厚，對你的事，焉能不管……」

逍遙客也朗聲大笑道：「對啦！何況天下第一劍的大任，托在華兒身上，『玄武聖篇』還有一部份未曾驟集，天下武林的重任，尚未全了。」

這些話，句句都打入夏振華的心扉之中，也點明他的心竅。當下面色一整，朗聲說道：「師傅！華兒自幼由你老人家撫育之恩，僅授藝之德，即終身難忘。更何況你老人家在華兒身上的期望和寄托，那怕就是粉身碎骨，也將無以報答你老人家的大恩。」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繼續說道：「現在你老人家有什麼事，祇管吩咐，當着三位叔叔和諸位前輩在此。」

一聲長長的歎息，打斷夏振華的話。

「華兒！這一切我都十分清楚，我也知道你不會忘記江湖五惡，所加諸於人類的災禍。」

他撫着夏振華的頭，慈愛地一笑道：「我祇是怕你從此不……」

下面的話未曾說完，就現出一個凄涼的微笑，這一笑，顯現了老人心中的寂寞，也顯出了他晚景的凄涼，祇是他不願說出。

夏振華幾番欲言又止，但天痴老人的朗朗之聲又響起。

「老弟！大概他們肚子都餓了罷，按說現在又該進些食物了……」

不待天痴老人說完，逍遙客手中的逍遙扇陡地一拍，人已隨風震起三數丈高，空中傳來逍遙客朗笑之聲。「不出一個時辰，我一定全都取來。」

聲音愈去愈遠，刹那間，已去得無影無踪，天痴老人又向着愣在一旁的痲衣幪面人淡淡地笑道：「老兄！你今日憂鬱成傷，雖然經華兒以內力相助，但最好還是你自己運氣調息一下爲好。」

痲衣幪面人黑巾微微飄起，低沉地回道：「多謝老兄關注，我現在業已痊癒：……」他故意一停，又繼續說道：「不過我丹田之中，有一股清流，激得我冉冉欲飛上雲天一般……」

夏振華也低低地接道：「老前輩！你趕快運氣行功一番，如果能將這股清流納入丹田，再透射各大經脈之中，那麼老前輩的任、督二脈即可暢通了。」

他的話說得十分誠懇，雖然他口口聲聲稱着老前輩，却有一種無比的威嚴，使人不能不聽。

果然巨無霸在夏振華說完之後，即移步在天痴老人身側盤膝坐了下來。枯葉發出一陣沙沙之聲。

天痴老人右手一抬，一縷微而不勁的罡風，即當頭蓋下。

巨無霸驟然一驚，尤其北山狠母，幾乎失聲叫出，但巨無霸仍然無動於衷地，微微納氣，盤坐行功起來。

天痴老人的右手五指，又輕輕彈出幾縷潛勁，在巨無霸的「天靈」和「期門」兩大穴上。

巨無霸的身體又微微一顫，但立即又入於無我之境。

適於此時，林外倏地傳來連聲怪笑，震得林木搖幌不已。

「哼！就在此地，這就是有名的『落葉秋林』。據說墨竹君就在此中失手，而且被那老賊割下頭來。」這些話說得十分緩慢，但却錚錚鏘鏘，震得四野皆動。

夏振華本已躍起，却被天痴老人拉住，並且用傳音入密說道：「這批人總會進來的，而且將有一番惡鬥，何必舍近而就遠？」

夏振華臉上一紅，又復蹲在天痴老人膝前，顯出了那種孺慕依依之態。

林外的聲音，又在響起：「你確看見幽冥主人的頭，也擺在此間？」

「嗯！不過我們以往經過此間，並未發現這座孤墳。那老賊以墨竹君和幽冥主人的頭來祭奠，說不定此墓就是當日飛花仙子賤人之墓。」

夏振華聽此人說話，連死者也不加以尊重，不禁怒形於色。

幾聲風響，數條人影穿林而入。第一個映入眼簾的正是那個翠蓮觀主。

另一個却是又矮又瘦，且滿頭白髮的小老兒，夏振華一見此人，就不覺怒髮衝冠，全身血脈賁漲。

因爲那人正是使他在高山之上，幾乎失手被傷的終南隱叟李鐵夫。

後面那人，身材高大，服飾華麗，他正是江湖五惡之首的一傘子老魔頭。

但十分作怪，一傘子手中却攙着一個白緞勁裝的美少年。夏振華一眼就認出他是被自己追失的——威天。

看他面色蒼白，雙目凝滯，顯然巳受了老魔頭的暗算。說不定幾處大穴巳被老魔制住，故此才由老魔頭攙着走路。

幾人一到林中自是一陣混亂，最激動的要數北山狠母了。

她一見那白緞勁裝的美少年的形狀，又見一傘子握住的右手。

早巳一聲怒喝，鐵杖橫掃千軍，籐籠有若風球一般，隨着她飛起之勢旋轉不停。口中也冷冷地喝道：「老賊！你敢對我的徒兒……」她的話，被她鐵杖呼嘯聲所掩蓋。

追風叟和知足翁也陡然立起身來。因爲這幾個魔頭，顯然都不可輕敵。

巨無霸依然行功未醒，夏振華則站在天痴老人和巨無霸之間。

因爲他們兩人都在墳墓附近，墓前又擺了三顆人頭。他是防備老魔們向天痴老人和巨無霸暗襲。

追風叟也冷冷地向一傘子喝道：「老賊！死到臨頭，猶且不知自愛，還要胡作非爲，徒造殺孽。」

翠蓮觀主手中拂塵一指，一縷勁風直向追風叟前胸點到，口中也冷喝道：「老賊拿命來。」

他的出手在先，冷喝在後，所幸對方是武林三傑中的追風叟，否則怕不立時喪命在他拂塵之下。

追風叟也冷冷地一笑，說道：「老賊！當日我們體念上蒼好生之德，毁去你一條左臂，滿以爲你可以此爲戒，從此隱息山林……」

不待追風叟說完，翠蓮觀主的拂塵有如雪花飛湧，連連點出。別看他祇有一條右臂，十數年來他全身功力，均可藉獨臂發揮出來，而且凌厲絕倫。

追風叟右手劍招一指，劍虹化作經天長虹。硬將翠蓮觀主的攻勢阻住，口中更是連聲冷喝。

「老賊！這十數年，大江南北，巳遍傳你的脚踪，南北十數個省份，有多少寃鬼要與你拚命，今日遇上我們武林三傑，豈能再容你活下去！」

「呼」地一掌，硬向追風叟劈來。「武林三傑就能嚇人，我終南隱叟倒要試試武林三傑是何許人物。」說完，又是一掌劈到，如果他再硬接，勢非被那股潛勁暗流震傷不可。

當下舌綻春雷，也是猛地一掌劈出，兩股勁道驟然相遇，空際蕩起一片塵揚，兩人都被震退一大步。兩人心中都不覺一驚，因爲對方的武功，却非徒負虛名的泛泛之輩可比。

「嗯！武林三傑，名不虛傳，再接我三掌試試。」終南隱叟說完，果眞又是三掌劈出。但聽得呼呼呼一片破空銳嘯。

夏振華早在一邊冷喝道：「叔叔！別上當，不可用掌力相接。」

他的話尚未說完，追風叟的身體巳向後倒去。而此刻翠蓮觀主的拂塵，也同時點去。

知足翁正欲去扶住追風叟的身體，但翠蓮觀主獰笑連聲，拂塵業巳點出。

一點白影幌過，「噗」地一聲，翠蓮觀主的身體，蹌踉踉一連退出七八步遠。

夏振華則雙目晶光畢露地橫立當前。

終南隱叟故意冷笑道：「小兒！你還未死？」但他也顯因夏振華凌空一彈，將翠蓮觀主震傷，而十分怔愕。

「哼！神魔掌功力不弱，我願意領敎幾招。」

「神魔掌」三字一出，連天痴老人也一陣愕然。一傘子和受傷的翠蓮觀主，顯然因這三字，深受激勵。

「哈哈！小兒！螢光之火，欲與皓月爭輝，你眞不怕死，胆敢向老夫挑釁，想嚐嚐神魔掌的滋味？」

終南隱叟白髮飄飛，笑聲不絕，得意之極。

「老賊！休得賣狂，嵩山之上，我是不願取你狗命！」夏振華朗朗之聲，顯得十分激動。

「哼！那時我的神魔掌，尚未完全練成，我不願先喪銳氣……」

他故意一頓後，又朗聲說道：「小兒！你不瞧瞧那個武林三傑之一的追風叟，也未逃過神魔掌下。」

夏振華果然回過頭來，見追風叟面色死灰，頭髮業巳散亂。心中不由一酸，但鋼牙一咬，咯咯有聲。

「老賊！我叔叔天下奇人，武林異人，心地正大，豈知你存心暗算，好！我今日必取汝命，以爲武林除害。」

夏振華說完，右手掌也頻頻拍出，左手五指也是伸而復張，不斷彈出。

剎那間，流雲飛洒，落花片片，銳嘯之聲，不絕於耳。

終南隱叟也不禁大驚失色，暗忖道：「這小子武功，眞是三日不見，便當刮目相看。」

正當夏振華的「流雲掌」和「浮雲指」功力同時施出時，天痴老人的朗朗之聲，也同時傳到。

「華兒！快將『千年蛹』取出，好救你追風叔叔性命。」

夏振華顧不到兩種功力聚到之後，出手傷敵，忙飄身退後，探手入懷將那玉瓶取出，逕向知足翁擲去。口中也揚聲說道：「叔叔！快接住玉瓶，將『千年蛹』交追風叔叔服下。」

他的話說得很快，人又同時飄進，翠蓮觀主此際，也忍着傷勢惡化，手抖拂塵向知足翁點到。

他出手一擊，顯然欲阻止知足翁相救追風叟的性命。但不知從那裏湧到一股潛力，硬將翠蓮觀主連連迫後。

任是這位老魔頭，功力深厚，心思歹毒，此際面對武林中第一流高手，豈敢絲毫大意。何況還有一個武林聖哲坐在那裏，宛似一座莊嚴的佛像。

而那個厖衣蒙面人，則籠罩在一團清氣之下，顯然似巳熟睡，但從那呼吸中，又可看出他正在以一種最上乘心法，在修爲另一種武功。

夏振華本來將玉瓶擲交知足翁之後，準備即將終南隱叟除去，但翠蓮觀主突然向知足翁暴襲。

他不暇再找終南隱叟晦氣，祇得先打出一股勁風迫退翠蓮觀主，好使知足翁安心爲追風叟療治毒傷。

但終南隱叟則乘機縱開，因爲北山狼母巳將一傘子迫得團團亂轉，不出三數招定當遭殃。

按說一傘子並非如此不濟，因爲他的手中還拉着一個白緞美少年。

那少年人如痴如呆，雙目遲滯，顯然失去知覺一般。當北山狠母凌厲威猛地攻到時，他竟毫無所覺，甚至也祇是隨着一傘子老魔頭團團亂轉。

終南隱叟早巳看出一傘子的危機，但他對一傘子並無守望相助之義，祇是他看中了北山狠母那隻籐籠，以及籠中那隻綠色金絲小雀。

故當夏振華送藥及分神對付翠蓮觀主之際，他早一幌身趨近北山狠母身邊。

呼、呼、呼！連續三掌劈到，有如天崩地裂一般。

北山狠母雖然向一傘子猛攻，但對週圍變化，仍能兼顧。故追風叟的輕敵受傷，她亦清楚。

此時見這瘦老鬼，也是對自己連續發掌，而掌心更是出現一片綠焰，大概就是天下第一劍所說的「神魔掌」了。

北山狠母心思偏狹，本來也是介乎邪正之間的人物。祇因她與北山狠主，與巨無霸相交甚厚，他們又對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由衷敬佩。才不致被羣魔所羅致。這當然要歸巨無霸的潛移默化之功，所謂「近朱者赤」的道理。

但此際她却處於極端不利的情況中，眼看自己就將遭受毒手。

倏地，耳際响起一陣蚊語：「狼母，老鷹雙手練有奇毒，你要小心了——」

當下，北山狼母冷笑連聲道：「老魔崽子！你別當衆出醜了，什麼神魔掌，狗魔掌，豈能奈何得了老娘？」語落那隻綠色金雀的籐籠，舞得花圈兒轉，剎那間，一抹綠光硬生生將那股掌力吸住。

「老賊魔！再來三掌試試。」當北山狠母的喝聲甫落，終南隱叟的掌力也就凌厲無儔地劈到。

「老賊！狗魔掌，祇管施爲。」其實北山狠母也活生生地，被他那凌厲掌風完全罩住。

一傘子好不容易透過一口氣來，一帶那白緞勁裝的美少年，打算先自一走了之。他的心意，好似早爲夏振華發覺，冷冷地喝道：「老頭魔！我今日雖不想殺你，但今日却饒你不得。」

一傘子見夏振華迫近，心頭一震，當下把心一橫，身軀疾退，兩脚釘立，他那半截殘肢，長袖一捲堪堪套住白衣少年的頸項。口中也冷冷地喝道：「小賊！你是想救他嗎？祇要你再移動半步，我就先砍下他的腦袋來。」

夏振華一覩他那拚命作風，果然不敢再前，因爲他料到自己固可將老魔擊殺，但白緞少年也勢必喪命。衡量之下，終於被他脅迫住了。

一傘子見自己奸計得售，獰笑一聲，正欲抽身就走。夏振華的冷喝之聲也同時響起。「哼！賊魔！你如妄動一步，我拚着你和那位威天兄同歸於盡，也要你濺血荒林。」他說得雙目晶光畢露，一傘子老魔頭看得全身微微一抖。

知足翁此時巳將那顆千年蛹餵追風叟服下，手中長劍劃出一道劍虹，人也趨近天痴老人身邊。「老哥哥！追風叟也交給你啦！」

夏振華一聽知足翁之聲，心中一定，凝神靜氣而立，他這麼一凝神而立，雙目神光陡現，有似兩道烈焰，亦似兩泓池水。一傘子不自覺又退後一步。

這時北山狠母又和終南隱叟拆上了七八招，雖然尚無敗象，終南隱叟的神魔毒掌，也還傷不了她。

但北山狠母的本身功力，顯不如終南隱叟雄厚。當然能勝過他的人，知足翁自可對付，但翠蓮觀主也必須他去應付。

如果換上夏振華，即可穩操勝算，但一傘子祇想借故溜走。

夏振華見巨無霸運氣行功，最快也得一盞熱茶工夫，追風叟必須等「千年蛹」藥力功效發作，最少也得一個時辰以上。

故夏振華目光不住打量，心中却有了驚人的決定。他必須一舉先救下那個白衣少年——威天，再去換下北山狠母，由她來對付一傘子，自己去與終南隱叟老魔頭狠拚一場。此念陡轉，掌臂微抬，十數縷指風，快如閃電一般奔出。

剎那間，彩霞飛洒，如落花片片。一傘子冷哼一聲，拉住那美少年的手不由一鬆，人也向後邁退。

夏振華一幌而前，一股凌厲無比的勁風硬向一傘子迫到，一手巳抄住那即將撲倒的白衣少年的身體。

夏振華也不暇顧及，右掌一翻，一招「推窗望月」排空濁浪般向一傘子劈到。一傘子萬未料到夏振華出手如此快捷。陡覺勁風掩體，全身各大要穴都被勁風所制。老魔身經百戰，心思何等迅捷，尤其經驗更是老到。

身軀向後倒去，雖然胸際隱隱作痛，但仍能猛地向後竄去足有一丈有餘，才堪堪逃出夏振華凌厲的一擊。

夏振華一擊中敵並不窮追，一帶那白衣少年，並在他背上連拍三掌後，人即幌身趨近北山狠母身邊。

此際正是北山狠母步步退後，情況十分危殆之時，夏振華先未出手，祇是迫出一股無窮罡力，逼得終南隱叟，不自覺地向後連連退去。

夏振華則朗聲笑道：「狠母！令徒受傷甚重，我巳拍過他十處大穴，你先照顧他一下，這個老魔頭，讓我來對付。」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不過最好不要讓一傘子老魔頭逃走了。」

他邊說邊將那白緞少年，推到北山狠母身邊，人即向北山狠母與終南隱叟之間擠身而入。

北山狠母正在滿頭是汗，鐵杖巳呈千斤重荷，籐籠亦巳失去當初那種威風，此

時聽夏振華一說，心中一陣高興，但也一陣悽然。

不過她並未說出，更不顧週遭狀況，竟將白衣少年抱起來，並迅速自懷中摸出一顆藥丸，塞入白衣少年的口中後，人即向一尊子撲去。

口中怒叱着：「賊魔！看我的鐵杖，今天可能饒你狗命。」鐵杖立時洒出一片杖花，向着一尊子當頭蓋下。

別看她一手抱着白衣少年，但力道却是奇猛，尤其她雙目發赤，滿面殺氣，牙齒咬得咯咯作響。

一尊子對這個女羅刹心情上早有幾分恐怖，故一面凝聚功力，頻頻出手，也頻頻退後。

北山狠母的鐵杖，則如怒海狂蛟一般，銳嘯之聲不絕於耳。

一尊子手中雖然有一柄金光閃閃的長劍，但碰上北山狠母不僅力道威猛，兵器更是沉重。故不敢相與硬拚。北山狠母雖然還抱着一個白衣少年。但她的鐵杖却毫不減色。因爲她顯然別有用心，從她出手的招式，就可看出全般。

本來在北山狠母的半生經歷中，冒險和拚命要佔多數。但像今日面對江湖五惡之首的一尊子；則是破題兒第一遭。

因爲她每一次出手，都是拚命招式，不僅自己門戶洞開。甚至對一尊子的攻勢毫不閃避，也同時攻去。

迫得一尊子每每攻出半招，又倏地收招，甚至更要去避開北山狠母的攻勢。

就在這情況下，北山狠母顯然搶盡攻勢，一尊子則主動全失，步步向後邁退。

夏振華也似察覺此一變化，故此朗笑連聲道：「狠母！對付此魔頭用不着如此拚命打法。」一句話，將北山狠母提醒，鐵杖一捲攻出三招，人也倏然退後，一尊子被她凌厲攻勢所阻。

但北山狠母並不乘勝挫敵，反而退後，任是一尊子心思週密，鬼計多端，一時竟猜不出所以，祇有楞楞地呆在那裏不知所措。

夏振華這才面向終南隱叟冷喝道：「老鬼！你既不知自愛，也不珍惜你往日在武林中的成就，居然安心作賊，與羣魔爲伍……」他微微一頓之後，又繼續說道：「上次在嵩山之上，我一時不料你竟執迷不誤……」語落身起，一陣嗆啷啷嘯天龍吟之聲。夏振華手中巳取出一柄斷金截玉的上古奇珍——追雲劍來。

他一劍在握更是豪氣萬千，冷冷地喝道：「老魔頭，不給你些厲害你會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因爲井底之蛙……」

他的話尚未說完，却被一陣冷笑所打斷：「天下第一劍何必同他多費唇舌，這廝由我來解決。」

蒙面麻衣人巳站在夏振華身側丈許之地。

當然以天下第一劍之尊，自不便兩人合力鬥他，祇得朗朗一笑道：「好！老前輩，我就是留着給你打發呢？否則北山狠母早送他返老家去了。」

他的話說得十分刻薄，顯然此人巳成爲其囊中之物一般。

蒙面麻衣人在短短時間，運氣行功，本來他導眞元於物外，並不知道巳經展開了一場生死搏鬥。

直待夏振華取出追雲劍來，一股劍氣金光四射，他的精神也爲劍光一怔，倏地醒來。

一經打量形勢，這一批魔頭，都是他欲一個個手刄的對象。

故才先去阻止夏振華動手。但夏振華則惟恐其眞力未復，一面欲使其恢復正常，一面以言語激起老魔的怒火。

蒙面黑巾微微飄起，身軀一閃，堪堪站在夏振華前面。

終南隱叟幾聲怪笑，但沒有說出話來。不過從他那笑聲中，巳可聽出這老怪巳被夏振華幾句不冷不熱之言，氣得七竅生烟了。

「寃有頭，債有主，一手遮盡天下人耳目，許多人都被你蒙在鼓裏，現在你的狐狸尾巴巳完全露出，也用不着我再去說明。」

蒙面人低沉之聲。微一停頓後，又繼續說道：「老賊！你自己瞧着辦吧，是自己解決，還是要我來動手？」他說得十分緩慢，後面的話竟是一字一句，但却是冷峻之極。

終南隱叟厲笑連聲，鬚髮直豎，「呼」地一掌，淩厲無儔地向麻衣蒙面人的前胸劈到。

蒙面黑巾微一飄起，雙掌交錯輕輕推出，一股潛勁暗流，有若長江大河一般湧出。

夏振華本來想出言提醒，但見老怪物的掌無異象，也就往上一擋。

但兩股功力陡然相遇，空際震起一片揚塵，銳嘯之聲不絕於耳，兩人都被震退一大步。從兩人交手這一招，足見兩人功力，都是半斤八兩，勢均力敵。

但終南隱叟却巳臉色大變，因爲他萬未料到這個一別二十年的勁敵，武功竟然如此突飛猛進。

他自己隱居在終南山下潛心二十年，精研武林絕技簡直白廢時間，能不使他大驚失色。在他當初應許翠蓮觀主之約，原祇認一個天下第一劍，是自己唯一對手。故在北山之會中，他憑藉天時地利的條件將夏振華纏住。

但却沒有在北山之會中，按魔頭們的預謀，將武林各派的高手一網打盡，甚至還損失不少精銳。

不過在他們的想象中，終南隱叟確可以對付一個天下第一劍，這是決無疑問的事實。

終南叟隱且誇大其詞地，放眼武林中，除了一個天下第一劍之外，誰還是自己的對手。那裏想到這個麻衣蒙面人，功力竟不在天下第一劍之下，甚或有過之，而且口口聲聲要償還老債。

這就不能不使老怪大爲吃驚，因爲他剛才是以全力撲擊，而對方則祇是輕描淡寫一般，隨意一推。

雖然對方被自己掌力震退一步，但自己亦被震力掌退，甚且全身血翻氣塞，幾乎當場跌倒。他對面前這人，在他的腦際，巳泛出當日雄視武林的美劍客身影，但因他用黑布蒙面，一時還辨識不出。

他也曾在五惡口中，聽見過巨無霸之名，却不知這麻衣人是巨無霸，抑是美劍

客，或者就是一人。

因爲從他的形態中，對終南隱叟的仇恨，並不下於對江湖中任何一人。

終南隱叟的心頭如閃電般湧現過各種疑團，但對方的掌勢又巳迫到，口中也冷喝道：「老賊！再接我一掌試試。」

飄身上步，右手一招「指天畫地」，疾掃終南隱叟上半身各大要穴。左手一招「驪歌初唱」，直搗終南隱叟胸膛。這兩招看似十分平常，麻衣蒙面人也並未施出全般功刀。

但終南隱叟巳經吃過一次苦頭，故預先有準備，忙將全身功力聚於雙臂之上，雙掌交錯，左乾右坤也同時推出。

就在兩人功力快要相遇之間，麻衣蒙面人的掌力，倏地易掌爲爪，直向對方扣去。

終南隱叟初時亦未覺出，尤其他那左乾右坤之勢，正是他「神魔掌」中，有數絕招之一。

不過，他萬未料到對方在易掌爲爪時，也巳施展了「陰爪神功」。

這種功力，表面看不出威勢，尤其他是以普通招式發動，誘使對方注意力分散，但唯一特徵，就是此種功力一經施展，如將全身肌肉放鬆，承受一擊或者還不致喪命。

若以全力相抗，但却適得其反，如反抗之力過大，則化解和猛抓之力也就大到無可形容。

終南隱叟一時不察，就是知道對方陰爪神功厲害，也决不會平白地遭受他淩厲一擊。

本來這是人之常情，何況高手對招，半招一式之間，就可以使人血濺當場，遺恨千古。

終南隱叟在魔頭中，地位既然如此特殊，自不便輕易失去身份，若一掌被對方擊傷，那以後如何還有面目對江湖同道交代。

故寧可拚却全力，相與硬拚一招，那怕落個同歸於盡，亦將在所不計。

心意既定，故「神魔掌」功力又倏地加強幾分，使全身功力畢聚於雙掌之上。

兩聲脆響，震得終南隱叟神智一清，因爲他身上長袍巳被撕裂。

老怪雙臂功力也幾同全失，身上更在隱隱作痛。這一驚自是非同小可，那還顧得身份。

身形猛地向後倒去，一招金鯉穿波人巳縱出丈許，但全身上下巳是破洞百出，連花白長鬚亦被掃斷，狼狽之極。

蒙面黑巾微微飄起，冷喝之聲又起：「老怪！走嗎？拿命來。」語落，人到，掌力爪風，早在人前先到。

終南隱叟一咬牙，翻身拔出長劍來，一招「遙指江濤」，硬向蒙面麻衣人奔到之處封去。這一招，是他畢生功力所聚，挾忿怒於一身，故劍勢銳嘯有聲，劍虹搖幌，劍氣漫天。

逼得蒙面麻衣人攻勢一緩，但他的大袖一捲，一道冷鋒也向那長劍上削去，原來他手中也取出一柄長約尺許的寶劍來。

劍虹出手，終南隱叟臉色陡變，人也不自覺地退後二步，口中吶吶地問道：「這劍如何……在你……身……上？」

「既知寶劍在此，就當知道，當日贈劍之人所托何事，老怪，你拿命來罷。」蒙面黑巾微微飄起，冷冷之聲，震得四野皆爲之動。

終南隱叟面色蒼白，仰天一陣長笑道：「美劍客，明人不做暗事，這事雖然祇有你我知道，但你自己的把柄也在我的手中，我……」

「老怪！你還想徒逞口舌之利，豈不知殺人者償命。」蒙面麻衣人截斷終南隱叟未竟之言。

夏振華呆立一邊望着天際，聽兩人一唱一和，此中定有一番秘密，尤其巨無霸手中短劍，顯然是女人之物。

那麽，巨無霸口中所說的，自然也就是終南隱叟所爲害爲虐的結果，一向好管閒事的夏振華，自必須打探一下此中秘密的必要，說不定還要從這段秘密中，再找他許多恩怨是非來。此念陡轉，黑巾之內，又冷冷地喝道：「老怪！歸心聖尼，德備端莊，清修二十年，武功固屬平平，但其大智慧，則非常人可及。」

他微微一頓後，牙齒咬得吱吱作響：「老怪！你的借刀殺人之計，雖爲當時江湖中所信，但是你的陰謀，我必須向武林揭開。」

他似十分憤怒，言詞巳不大清楚，好半晌才冷冷地喝道：「你知我那伴兒，與歸心聖尼情逾手足，給你奸計惡言故意中傷，不料你却乘人不備，潛赴棲霞點住歸心聖尼的啞穴，再出其不意暗下毒手。」

他邊說邊劈出一掌，顯出了他的無比忿怒，又繼續喝罵道：「老賊！你在歟慾得逞之後，原想嫁禍於我，却不料我們趕到……」

他的話，巳因內心無比的激動，甚至祇有用掌力，來發洩其委屈。

好半晌黑巾之內才又響起：「老賊！本來我們料理歸心聖尼後事之後，就打算來找你算帳，你却與江湖五惡會合，並隱去眞面目，充了一次劊子手……」

他的話倏地一頓，又是一股潛勁打出，終南隱叟不自覺地，退後一大步，巨無霸那低沉之聲，又緩緩地說道：「老怪！本來我想留着這些事，在巫山之上，滴血傳書大會中，公開宣佈，但你這老怪，多留一日，就增加一天社會的災禍，實在留你不得……」說完，兩股潛勁有似排山倒海一般奔出，逼得終南隱叟劍虹搖弔，不自主地連連退後。

就在巨無霸攻到之際，終南隱叟雖非弱者，但其實巳表現勢將不敵。

但身後倏地一聲大喝：「老兒！你不能傷他。」

其聲如巨雷，震得林木搖幌，枝葉飄飛，四野迴音歷歷。連夏振華也爲之一愕，不知何事。

麻衣人長袖一罷，微微側過身來，原來是武林三傑之一的追風叟。

這位風塵老人面色十分嚴肅，手中倒提長劍，望着蒙面麻衣人朗聲一笑，道：「老兒，本該讓你斬了他，以便你洩忿，但我與他不僅有一掌之仇……」

他倏地一頓後，又望着終南隱叟咬牙切齒道：「歸心聖尼之事，我們既然查明了眞兇禍首，你固然有劍可憑代爲報仇，

但我們更有理由，爲那位冰清玉潔的女俠，忍辱含冤而死的人洩恨……」說時，又朗聲笑道：「故此，我要你讓我來打發他。」他的笑聲，已不是平日那種狂放不覊之笑，而是悽厲落寞之笑，令人聞之有毛骨悚然之感。

夏振華早已趨身而前道：「叔叔！華兒來代你擰下這厮的腦袋。」

「華兒！你是怕我受了這厮的惡掌，功力未復嗎？老實說，三十歲的老娘倒繃了孩兒，眞還是生平第一遭，我如果不討回這一掌之債。哼！」

他的話被他最後一哼所止住，夏振華也不好再強自出手，但他却欲以內力，相助這位待自己如骨肉的叔叔一臂之力。

終南隱叟本來也是硬着頭皮，與巨無霸相鬥，此時見追風叟來相逼，心中倒也一定。在他的心中武林三傑雖然也是冠絕一時的人物，但剛才他有在自己掌下一敗之記錄，故此精神大振。在他的想法中，祇消再度如法泡製，必可以竟全功，却沒想到武林三傑之一的追風叟，不過是大意失荊州，那裏眞是如此不堪一擊。

否則，武林三傑的稱譽，也就未免在江湖上太言過其實，徒具虛名，毫無實際可言了。

兩人多了兩種不同的心情，也各有各的想法，故當巨無霸身軀一側之時，追風叟的長劍已然出手。

小啓：「飛花逐月」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

·編者·

劍勢如迅雷急浪，虎虎風生，終南隱叟也就一斜劍身，劃了半個圓弧，虛作拒敵之狀。左手却凝聚了七成以上功力，緩緩指向追風叟下腹輕輕拍出。

其實追風叟的劍招，素以奇奧見稱，尤其他練就意會神功之後，對劍招更有特殊變化。當然他出手之勢，自不會用得太滿，而且他也看出這個老怪，非普通對手可以隨便對付。

故一聲龍吟之聲落，劍虹如長空萬里，劍影似出岫春雲更爲神秘莫測。

招式倏變俱都如山劍影似疾風迅雷漫天蓋下，四週林木搖幌不已，當眞是威力驚人。

終南隱叟這才知道自己太過自大，小看了武林三傑的潛在力量。趕緊身形向下一矮，隨着一個翻滾，長劍護身，打算向外滾出。

但武林三傑豈同等閒可比，尤以追風叟的追風劍法，施展開來風雷之聲暴響，有如影附人身，那還能甩得開身？

就在此時，一尊子已將北山狠母迫退，高大身軀疾向林外縱落，口中也一聲暴喝：「各位！我先走了，不必多留。」

話落，人已在數十丈之外，北山狠母因抱了一個白衣少年欲追無及。夏振華也一心一意，注視着追風叟對付終南隱叟，也不暇去追。

那面知足翁與翠蓮觀主相搏，雖然兩人都勢均力敵，但翠蓮觀主早有預謀，不願施全力。此時聽見一尊子高聲喝叱，拂塵疾向知足翁前胸點到，知足翁本打算他欲行逃走，不料他反易守爲攻，而且特別凌厲。

忙微微蓄勢，人也跟着退後兩步，但翠蓮觀主則將拂塵舞得風雨不透，大有一拚生死之勢。知足翁被迫得連連退後，翠蓮觀主一招得勢，不進反退，冷笑之聲落，人也疾射而去。

他在林梢微微一停，順手向追風叟背後打出一記劈空掌力！

追風叟雖然面對終南隱叟這一號強敵，但四方八面仍在他耳目視聽之下，陡覺背後風響，忙一側過身來！

翠蓮觀主的喝聲，亦同時響起：「老大，此時不走，還待什麼？」

終南隱叟被老魔一語提醒，乘追風叟側身之際，長劍化作萬丈驚虹，硬向追風叟刺到！

追風叟不由又是一個迴旋，人也退後一步，終南隱叟也是冷笑一聲，向後退走，他快逾閃電，瞬息失去踪跡。

追風叟的身體本已縱起，却聽得天痴老人之聲在墓邊響起：「賢弟！不必去追，就留他多活幾日。」他的話說得甚輕，知足翁和追風叟都停下身來。

倏地一聲風響，林中飄下三數片樹葉，他們還以爲又有其他強敵到來，忙微微蓄勢而待。

一聲朗笑震得四野皆動，逍遙客一手提着一個黑布包袱，一手提着一個食盒。

「你們的口福眞還不差，我弄來三隻肥鴨，七隻燒鷄，一籮飯……」

逍遙客微微一頓後又嚥了一口口水，饞涎欲滴地說道：「可惜祇弄到半罎老酒，否則倒可以喝個痛快。」他邊說邊飄下身來，但一見滿地殘枝落葉，又望了各人面色一眼，不由「咦」出聲來。道：「難道我離開這一段時間，還有敵人到來？」

「他們是想爲這些死人找場來。」夏振華指着擺在墳前的三顆人頭，朗聲地回答着。

逍遙客又望了一下北山狠母身邊躺着的那個白緞少年一眼，道：「此人是誰？爲何弄成如此模樣？」

夏振華嘴角微動了幾次，終於淡淡地笑道：「別看他年紀甚輕，倒極風流，連一尊子的外室，也被他勾搭上了，所以今日一尊子要拿他洩忿。……」

北山狠母睜大眼睛靜聽着，但瞬即現出一個會心的微笑，也未反駁夏振華的話，祇是低下頭來。

逍遙客又向北山狠母問道：「狠母，此子資質不錯，武功根底如何？」

北山狠母嘴角抽動了幾下，幾番欲言又止，但始終未曾開口！

夏振華又代爲說道：「此人武功基礎，比起狠母的另一高足迎風女的武功，略高一籌。」

「華兒何時與他相遇過？」追風叟也淡淡地問着。

夏振華雙頰一紅，終於將那次旅邸聽琴聲，以及遇威天及紅姑的事，一字不漏地說出！

北山狠母口中也跟着唸了兩聲「威天」，別人都未曾注意，祇有天痴老人目不轉睛地，望着那白衣少年和北山狠母。好半晌，終於問道：「狠母，此人與紅姑娘，如何稱呼。」

（未完·廿八）

